

# 梧桐

第二輯

碧落黃塵

WU TONG II  
From Heaven to Earth



書院中文經典  
SHUYUAN CHINESE  
CLASSICS



ISF 弘立



弘立書院  
THE ISF SHUYUAN  
PROGRAM

梧桐 (第二輯) WU TONG II

碧落黃塵

弘立書院  
THE ISF ACADAMY



弘立書院 香港薄扶林鋼綫灣道一號  
The ISF Academy, 1 Kong Sin Wan Road, Pokfulam,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2202 2000 傳真 Fax +852 2202 2099

ISBN 978-988-8740-11-6



9 789888 740116



梧桐

(第二輯)

# 梧桐

第一輯

碧落黃塵

WU TONG II  
From Heaven to Earth



書院中文經典  
SHUYUAN CHINESE  
CLASSICS

# 序

自二零二一年《梧桐》第一輯《故事新編》出版，已過去整整一年。這一年中，香港和世界很多地方經歷了封閉、停滯，但人的想像從來不為現實空間所阻，很高興我校又有更多充滿想象的學生作品湧現出來，得以輯成讀者面前的《梧桐》第二輯——《碧落黃塵》。

「故事」，究其本意，乃發生在過去的事情。日光之下沒有完全新鮮的故事，所有的故事都來自於過去——過去的故事。「合抱之木，生於毫末。」故事往往始自同學們學習經典的過程中，某一個瞬間所引出的感發和遐想：李白《長干行》中，長干里的女子站在江邊苦苦期盼的身影，讓人不由去探尋在漫長等待中她所經歷的一切；蒲松齡《畫皮》中，惡鬼被收服時眼神中一絲閃爍的人性，讓人不由探尋她此前的生命歷程；莊子《蝸角之爭》中，伏屍數萬、追亡逐北的慘烈戰場，讓人不由探尋蝸角上的兩個國家之間到底發生了怎樣的糾紛……

火花點燃想像，作者們駕馭幻想之馬，踏上幽遠的探尋之路。他們有時去到西王母的崑崙仙庭，有時去到詭譎的黃泉地府，有時去到陰冷飄雪的架空國度，有時去到唐代金陵的船民里巷，有時來到法老的金字塔，有時去到南宋臨安的皇宮……故此，本期定名「碧落黃塵」。「碧落」，來自白居易《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黃泉」——臨邛道士去到碧落之上的永恆仙境，於蓬萊尋訪楊玉環的靈魂；「黃塵」，來自李賀《夢天》中的「黃塵清水三山下」——李賀在黃塵滾滾的變幻人世，於驢背上搜尋最奇麗的詩句。古往今來的作者，都在幻想中上天入地，不停探尋。

同學們的文字或幹練灑脫，或陰冷豔異，或純真稚嫩，讀者會在本書看到完全不同的風格。不管表面上多麼絢爛多姿乃至光怪陸離，在指導和閱讀這些故事的過程中，作為已與這些作者熟識的老師，字裡行間，我看到的是同學們內斂、奔放、純真、冷峻、靈動、柔軟等不同個性氣質的呈現；他們對正義、美醜、性別、時間、自然、善惡、道義、家國等永恆主題的思考，以及青少年特有的對世界的強烈感受。希望讀者也能透過幻想的表象，看到以上這一切在文字背後的真誠呈現。「夢中之事，何必非真？」所有放飛的幻想之旅，最終都回到了作者自身，這是作者對自我的精神探尋。

創作過程並不容易，同學們要不停面對老師的追問，並努力增改：唐代從金陵販運到三峽地區的貨物可能是什麼？親生父母為何要把她

賣入豪門為妾？自然之母、妖精和人類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同為一場陰謀的受害者，他為何執意要向另一受害者復仇？……所有故事從人物塑造、情節鋪排、遣詞造句乃至標點符號，都經過了反復的修訂，有同學甚至幾易其稿。在指導、編輯的過程中，很欣慰地看到一個個激發想像的瞬間，如何在作者的精心護養修剪下，成長為一顆小樹。

願這株梧桐，不斷成長，枝繁葉茂。

書院「中文經典」項目

張玉龍

本輯刊載的每一篇故事都獨具特色，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其中，有希望帶領讀者一同探尋寶藏的《尋根石》、《尋寶記》和《末日重啟》；有置身大唐，與詩仙不期而遇的《長干行》；有以《聊齋誌異》為靈感，向讀者展現世間愛恨情仇的《喜》、《荷怨》和《月船傳》；有在神話傳說的基礎上，大膽想象再創作的《大劫》、《蠶女》、《冰玉散》和《蝸島之爭》；更有頗具金庸筆意，供大家快意江湖的《血染殘垣俠影孤》。然而，抵達故事終點的過程是不易的，我們可以從「作者的話」中品味出個中焦灼坎坷，但我們更欣喜地發現作者們對創作的熱情絲毫不減，過程中的那些歧路伴隨著美景，豐富著創作體驗。只管把筆給他們，他們會還你一顆酸澀卻甜蜜的青梅、一片藏有精靈的森林、一段驚心動魄的旅程……

故事或許不完美，但它們已然春意盎然，令人難以抗拒。因為故事永遠不止是故事，它是少年心中的山海黃塵，雲漢九霄，是無拘無束的風，是無可不為的勇，是一個個綻放的生命。為此，本輯在每篇小說結尾處增加了一個二維碼以供讀者留言。我們期待更多的聲音在此交匯，碰撞出更多火花，用梧桐的清香，吸引更多同學吮吸文學創作的甘露。

願打開此輯的每人都收穫閱讀的快樂。

書院「中文經典」項目

黃詩琦





# 目錄

序	004
月船傳 (呂佩希)	008
蝸島之爭 (孫宇琦)	016
長干行 (王一多)	030
蠶女 (沁棠)	048
囍 (高小祺)	064
荷怨 (章舒卿)	098
大劫 (柏皓仁)	106
冰玉散 (陸安萌)	112
末日重啟 (白秋)	118
尋根石 (陳芋橦)	148
血染殘垣俠影孤 (陳聰靈)	178
尋寶記 (馬浩軒)	218

學生中文創意寫作集

# 碧落黃塵





# 月船傳

呂佩希 著  
(九年級)



我名為月船，死時十八歲，即使在形形色色的商女中也算驚才絕艷。

我父親本在朝中覓得六品官職，母親也隨封敕命夫人，家中條件雖稱不上富比陶衛，卻也至少錦衣玉食，足夠我在閨中安心養顏、繡花，閒時再擺幾盤棋局，與一知半解的丫鬟同下，輕鬆愉悅地消磨著出嫁前的日子。但十三歲生辰那日，一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皇上一道聖旨頒下，我家父輩全因莫須有的「謀逆」被判梟首示眾，未滿十五歲的小兒女則通通流放。我聽著被遠遠架走的母親口中不斷呼喊同一句話：「好好活下去，菱歌。」句末那兩個代表著我的音節遙遠到模糊，現在已然被盡數遺忘在蒙塵的角落。

次日寅時，太陽還未來得及給雲層鍍上金邊，家中某個老僕便引我從隱蔽的側門悄悄出了宅院，在街巷僻靜處將我託付給了一位婦人。那婦人在老僕未走前對我滿面憐憫，承諾必然會待我如己出，但確認老僕已經匆匆走遠後，她便轉了態度，一個手刀打到我意識不清，待我醒來，便已然身處歌管靡亂之中。一個更富態些的婦人端著架子走過來，將我家世來由、身體情況、是否學過歌舞等情況一一問清，最後滿意道：「你從今往後不能再叫菱歌了。姓氏太過顯眼，去掉。換個名字，叫月船罷。知道這名字所從何來嗎？」

我答：「明月滿船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聲」。

兩年難捱的訓練後，我熟識了古琴笙竽、各派書畫，便開始以商女的身份賣藝為生。雖經歷了許多常人難以料想的命運跌宕，我卻還在心底柔軟處對愛情抱有尋常少女般的期待。我期望有個不拘於外貌條件，真正注重修養的少年郎將我救出這個地方，從此過上如傳聞中那樣舉案齊眉的生活。這種期待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沒有消失，反倒愈發膨脹，在十八歲那年達到了頂峰。也就在那時，我遇見了某某——他的名字我亦然忘卻了，只記得他常穿的那一襲白衣上繡著燦金的團花，我的心隨著理智一道消融在裡面。他很會討我歡喜，他說我的雙眼如星辰般明亮閃耀；他說我的歌善於變古調為新聲；他說我的畫秀麗婉約，堪稱絕品；他說他和我之間是心與

心之間的契合，並非肉眼對外貌的賞識。

我幾乎已經準備好要跨越一切階層的障礙，義無反顧地嫁給他了，但一切都毀於一場意料之外的大火。我在火中因堅持搶救古琴而燒傷了頰側，秀麗面容上烙下了永久的傷疤，自此只能蒙著面紗過活。他聽聞後對我避而不見、音訊全無。過了許久，我才收到一封他寄來的長信，上面除了贅述他這些個月的歸所外，便無非寫著「我心愛的女子當才貌雙全」云云。我以一炷香的時間細細讀完，而後將它折疊起來，扔到了面前蠟燭的火光中。

當晚，我用琴弦絞殺了自己。我看著那副再熟悉不過的皮囊倒在地上，被聽到聲響前來探看的人發現，又在夜色的掩蓋中草草下葬。第二天的朝陽升起時，我在世間遺留下的不過一堆正被風吹散的新土而已。沒有任何人會記得我的掙扎、我的遭遇，我與某某結下的仇也永遠無法得報——也許是這種不甘和怨恨過於強烈，轉瞬之間，我忽覺自己在劇痛之中再度產生了新的形體，雙手可以觸碰到旁邊的物什，雙腳也可以踩到地面了。我匆匆避開人群跑到河邊去看倒影，竟然是一副青面獠牙的厲鬼皮相。

我心道：儘管法力甚微，但某某一介凡人，報仇倒是綽綽有餘。轉身方欲去尋某某所在，卻聽一陣狂風吹過，黃土如雨滴般擊打在我的身上，遠處隨之傳來了妙齡女子的尖叫聲。我不由得又聯想到自己生前的模樣。

就這樣，一個更加惡毒的計謀在我腦海中初現雛形。某某難道不是喜愛年輕貌美的少女？那便送一個上門。只趁情到濃時，在床上變為厲鬼，先嚇得他靈魂出竅、哀嚎求饒，而後使用繩子將他吊死。

見左右無人，我便悄悄退回到墳包處，將昨晚新填上的土挖開，露出自己的尸首——幸而尚未開始腐爛，只是手腕、腳踝處略有青黑斑點，用衣服首飾遮住便罷。我邊盤算邊將埋在土裡的身軀拔出來，平整地擺在地上，又用長而尖利的指甲作刀，從頸後嬌嫩處開始一寸寸揭開皮膚，不時調整角度，直到一張完整的人皮被剝下來，地上只剩血淋淋的一團肉塊。我打量許久，自覺這第一次動手的成

果尚能說得過去，便抬手隨便折了枝柳條，沾上血作筆在人皮的臉部描畫了幾下，那塌下去的五官就變成了我方才改正過的樣子。隨後，我舉起人皮抖了抖，像披衣服一樣將它蓋在身上，頃刻間便化成一妙齡女子，裊裊婷婷。

我披著嬌弱的皮走在街上，只是低頭沉思的姿態就吸引了許多目光，或欣賞、或貪婪、或飽含慾望……這些男人對於女性的審視都只流於表面：正如我現在披著美女的皮相，即便真實身份是惡鬼，他們也渾然不覺地貼上前來百般奉承；但若我頂了惡鬼的外貌站在這裡，縱使我內心再千嬌百媚、柔美萬分，他們也避之如疾，不會投來任意一瞥了。

像曾在腦內排練多次的那樣，我弑殺了某某，他死前那因痛苦而扭曲的神色使我無比快意。我解下他脖頸上的繩索，輕盈地跳下床，含著笑向門外走去。

成為鬼之後，生命乍然變得無窮無盡。該如何利用，或者說——揮霍這些時間？

我找到答案了。

自今而後，我便披著美艷的皮相去勾引某些書生，亦或是大戶人家一表人才的公子，待到他們上鉤，暴露出掩蓋在文質彬彬、相貌堂堂之下的粗陋本性，我就徑直殺死他們，破開胸膛、吃下心臟以增長修為，並剝下完整的皮膚捲起來備用，等身上這張皮相的有效期過了，便換上另一張新的。

但若有君子竟能抵禦住美色對感官的諸類誘惑，進而更深一層地關注眼前人是否具有蘭心蕙質，並以此對她做出公正的評判，我非但不會殺他，還會給予獎勵。可惜至今為止，我還從未見過這樣的人。

太原王生是我的第五十一個目標。

某天清晨，我為自己披上十六歲少女的人皮，持嬌美疲倦之態在王生住處的百米外徘徊，裝作艱難趕路的模樣。正如所料，他一見到我的身影便急忙湊上來以示關心：「怎麼在這個時辰獨自一人

走在路上？」於是我極為順口地編造了一套通用的說辭，不外乎身世悲慘、出逃在外、無枝可依云云，配上柔弱哀傷的神色，更顯楚楚可憐。

王生明顯動容。寥寥幾句對話後，他便主動接下了我手上的包袱，提出要帶我去他家中暫住。我微微頷首，擺出一副感激的表情，一路上都乖順地走在他身後半步的位置。我隨便填充的行李究竟太過笨重，因而整整歷經了一炷香的時間才終於到達房門。我探頭進去看，裡面空無一人。儘管在下手前我已經查清了他的家眷，但為了將戲演得更為逼真些，我還是象征性地問了此處無人居住的原因，並引出「如果垂憐妾身，請不要外洩秘密，否則妾身就無法生存了」一類話語，在遣詞造句之間將王生原本與我平等的身份大幅拔高，「示弱」的魅力被我展現到了極致。

最終，王生將我藏進了密室，而後幾乎每天都來探望我。

而我只感到無聊。

這個書生是典型的好色之徒，那套天天念誦的禮儀道德僅僅是層浮於表面的偽裝，根本不需要動用什麼智謀就能戳穿它，露出中間野獸般的本性來。在這種情況下，畫皮就是我生活中唯一的樂趣了。

我如今披的這張皮相已然在耐用期限的末尾，需要常常補墨，否則五官會淺化失真，王生來找我的頻繁程度更使我不敢怠惰。畫皮時，我首先會插上院子、屋室兩道門，而後在床榻上鋪下人皮，拿以丹朱、墨黑為主的彩筆在上面作畫，結束後留出一分鐘自然風乾時間，然後重新披到身上。

第八次補墨後，我打算殺死王生了。他早已無法以蒙昧和愚蠢來取悅我，那充滿慾望的眼神也開始令我厭惡，換言之，他的價值已經用盡了。

但就在我實行計劃的那個午夜，我發現王生與其妻子的寢室門口竟掛著一條道士驅鬼所用的拂塵。我用靈魂特有的力量去探測它，得到的結果是「最好敬而遠之」。於是因為對強大力量的恐懼，我在第一次嘗試中咬牙切齒地退縮了。第二次嘗試是半個時辰之後。





在這段好似千萬年一般漫長的等待中，生前的諸多回憶再度湧入腦海，我一段段地仔細看過去，孤注一擲的決絕緩緩在我心中升起。既然已經決定去殺死那些只顧皮囊的好色之徒，那便要堅定信念，在這條路上徑直闖下去，不能因為任何外力的阻擋而主動放棄。否則，豈不是親手摧毀了自己生存的意義？

於是，我罵道：「道士嚇我！總不能將到嘴的獵物放出去吧？」而後，我忍著手心的灼痛，一把將拂塵扯下來撕碎，閃移到王生床上將他開膛破肚，順便拿走了他的心臟，以供恢復方才被拂塵燒毀的那部分力量。

第二天，我吃盡了王生寡淡無味的心臟，但能量供給仍舊嚴重不足。為了躲避來復仇的道士諸人，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畫了除妙齡女子外的皮相，那是個白髮蒼蒼、背脊挺拔的老嫗。我以這幅形象拜訪了王二郎家，試圖說服其妻子收我作傭人，但未果。我正欲再度辯白，卻只聽開門聲響起，道士與王二郎一同走進屋內。我看著表情高深莫測、身周圍繞著大量真氣的道士，一時間驚慌失色，某種對於未知的恐懼情緒籠罩了我。

我下意識想從房子的另一個門逃跑，卻被抓了回來。道士將桃木劍高舉在手上，向下輕輕一劈，我便感覺身上那層人皮保持著完好的形態滑落了。所有掙扎都停步於我化為煙霧的那一刻。我清楚地明白，這就是此世的終結，現在我不可能再度復活了。

我這一生之中，所有美好與快樂都是在鏡子中倒映出的模糊輪廓，極不真實、片刻即逝。而哀傷和痛苦卻如花朵一般簇簇盛放，熱烈喧鬧、處處留情，幾乎耗盡了生命之樹所吸收的一切養分。算下來也不過一場鏡花水月罷了。不過，在這一切的虛無之中，我至少始終懷有某個自己深信的「正義」。究盡一生，我是為這「正義」而死，也同樣是為它而活。

在王生一家接連不斷的道謝聲中，微風將流雲和我軀體的灰燼一同吹向遠方。木桌上置放的清酒微微晃動，將湛藍的天映成了海。對面的山林中，三月的桃花謝了。

## 作者的話

這篇小說原是學校「中國古典文學」課程在幾月前的一次作業。空出時間打開文檔後，筆者並沒有著急下筆，而是將原文又通讀了一遍，仔細思量著：蒲松齡筆下的女鬼噬食人心，當真是沒有緣由的嗎？換言之，她若是生前沒有執念，死後又怎麼會變成厲鬼呢？看來太原王生的遭遇背後，還極有可能隱藏著一個百轉千回、動人心弦的故事。良久，懷揣著這樣的信念，筆者終於開始撰寫本文。

本文開篇時正值三更，而截稿日期被定為次日上午十點。筆者絲毫不敢怠慢，喝下兩大罐咖啡以保證思維活躍，披星戴月地寫了起來。正當交代完成身世背景，開始構思月船的性格時，耳機中的網易雲音樂剛好播放起《步戲》。筆者聽著熟悉的歌詞，忽地抓到了靈感，於是趕緊將進度條拉到起點，順著歌曲的感覺順暢地繼續寫了下去。

「情難肆意的懣 / 深藏眼底的火種 / 塵埃中心潮暗湧 / 幾多猶豫換一場沖動。」這幾句對應著月船尚在花柳之地時與某某陷入愛情的過程。這時的她表面是懷春少女，而內心卻是無比堅韌的，與傳統文學中一般的風塵女子並無甚不同。

「筆鋒至此怎能平淡而終 / 故事開始便不承認普通 / 用過度燃燒的每一分鐘 / 認定情節該何去何從。」而這數句歌詞則對應著死後變為厲鬼的月船。這段時日中，她的靈魂之火完全被執念所激發，這使她變成了為「正義」寧願付出一切的瘋狂之人——即是作者最喜歡的角色性格。

本篇文章雖使筆者熬了個通宵，但回看這精心打磨過的一字一句，筆者並不後悔在它身上投入的心力。或許世上所有著名的美麗詩文背後，也都隱藏著這種痛苦又快樂的創作過程吧。





# 蝸島之爭

孫宇琦 著  
(九年級)





## 序

太平洋中有一島，似圓形。其長不過四十里，面積約莫三萬頃，乃彈丸之地，而名蝸島。此島雖小，但五臟俱全。島上高峰入雲，清流見底。百草花木，飛禽走獸，應有盡有。

島中存有二國，各治蝸島一半，然糾紛不斷。島西曰為觸國，島東曰為蠻國。

觸國器重鑽研學術，自古文人學士輩出。其社會安定，管理有條。觸國過量開採資源，致土地匱乏，無法耕種，因而須依賴蠻國糧食進口。蠻國乃由若干部落組成，由一國王統領。其科技落後，全數依靠農耕。近來，蠻國人口暴增，故必須依賴觸國之技而治。

因此，觸蠻兩國達至制衡。



一朝，蠻國將軍蠻劍與謀士蠻睿會大王蠻天於國都。蠻天曰：「十年來，蠻國人口暴增，但糧食生產不增。如今食物幾乎供不應求，因此吾等處危難之中。各位有何應對高見？」

蠻劍答：「依小人之見，吾等應停止觸國之糧食出口。」

蠻睿速駁之：「不可！觸國依靠蠻國之供應，若止，必藉此而入侵吾等。」

蠻劍曰：「何懼之有？觸國需以一當十，吾國又可固守山河之關口，平原之要地。」

蠻睿曰：「如今觸國科技與軍事之優勢非吾等可比。其武器之破壞非吾等可想象。若與之衝突，吾等定折戟沉沙，而觸國不傷分毫。」

蠻天忙問：「汝又有何高見？」

蠻睿答：「吾早有對策。如今人口過多，必用先進農耕技術以增糧食產量。現時，蠻國未擁有此科技，可租賃觸國之土地以耕種。」

蠻天沉思片刻，曰：「妙哉！若觸國不許，吾亦可以武力奪之。速速通告觸國！」

蠻睿曰：「不可！蠻國軍力遠下於觸國，若出兵則必敗。」

蠻天假意聽取，實私下不信。

片刻，觸國總統觸政收報，喚智者觸賢來見。觸政曰：「今日師傅遠道而來，在下想請教如今之天下大事。」

遂令觸賢閱蠻國之信函。觸政問：「蠻國討要土地，但土地乃至貴重。何況，近來兩國關係緊張，蠻國常竊吾國邊疆之地。奈何吾等依賴蠻國糧食，不敢阻攔。如今蠻國明目張膽，索取土地。吾如何應對？」

觸賢沉沒良久，即曰：「蠻國據山川之固，擁農田之地，君臣固守以窺觸國。蠻天乃非常人也，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自蠻天掌權，蠻睿佐之，遂國富兵強。乃大敵也！但觸國乃有骨氣之國家，寧捨生命，不捨土地。」

觸政點頭曰：「言之有理。但蠻國必斷我國糧食，豈知餓死多少百姓？」

觸賢答：「在下認為，總統可以此為藉口打蠻國。吾國可利用兵甲之優勢拱手而取蠻國農田。由此，觸國可以自給自足，無需蠻國。況且，吾國如今科技發達，擁有毀天滅地之威力。不費吹灰之力，便令蠻國臣服。如今天時地利人和，萬事具備。您何不揮兵東下，滅蠻國，統一蝸島？」

觸政點頭曰：「言之有理，言之有理！糧食乃一國之命脈，觸國不可再依賴於蠻國之糧食。吾等必拒蠻國之無理要求。命令舉國兵甲聚於邊境，只待吾一聲令下，便揮軍東去！」

次日，逾百架觸國飛機載數萬兵卒至邊境。觸平乃處其中，為軍中一小官，因剿滅土匪稍有名氣。

觸平於機上放眼望去，見觸國國土之壯麗。山峰高聳入雲，河流清流見底。觸平又望見蠻國之土地，平原與農田一望無際。觸平忽大驚，只見數千輛卡車置於蠻國邊境，皆為運送兵甲而來。話說蠻國兵甲，好似墨綠色潮水般囤積於山峰河水彼岸，人數不下十萬。原來蠻天得知觸國無意租借土地後大怒，便欲武攻觸國。正值觸國亦欲攻蠻，於是，蠻劍統率十萬大軍至觸國邊境，峙觸國。

謀士蠻睿自知蠻國軍力不敵觸國，便欲以逸待勞。於是蠻國日夜修建要塞，砲台堡壘不計其數。近看好似一隻隻猛虎盤踞山頭，遠看如一條條巨龍連綿不斷。蠻劍見之曰：「蠻國防線果真威武，觸國休想侵我國一步。」

蠻睿搖頭，曰：「吾等尚未能與之匹敵，此役萬萬不可打。必速速增設機動部隊，方足以拒敵。」

蠻劍即曰：「此防線已是掘地三尺，上蓋三層，可謂是固若金湯。觸國便是炸它百次也無法破之。何必準備機動部隊？以在下之見，應修第二防線方才合理。」

蠻睿曰：「大將軍低估觸國也，觸國科技日新月異。如今觸國已不同於十年前之觸國。況且，想必您亦未忘記十載前蠻國慘敗之情景。誰知如今觸國科技已達至怎樣之境地？」

蠻劍曰：「先生高估觸國也，如今觸國兵甲不足吾國十分之一，有何可懼？」

蠻睿歎曰：「觸國科技不可小看，吾等落後其數十年。況且汝等可聞，蠻京突發糧食短缺之危機？數萬百姓於街頭搶糧。」

蠻劍稍怒，曰：「那又何如？觸國亦缺糧。如今吾估計觸國食物已不足以食半月，若立即開戰，觸國不攻自敗。」

蠻睿擺手曰：「非也，非也！吾等民心無存，無力開戰。如今百姓皆不信吾等可擊敗觸國，若開戰，必不得百姓支持。汝可知，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如此下去，必定官逼民反。蠻天之統治亦不復存在。」

蠻劍曰：「汝欲反？」

蠻劍便上報蠻天，聞知，大怒曰：「蠻國兵卒饒勇善戰，視死如歸。何來不敵觸國？蠻睿竟敢亂我軍心，散佈謠言。立刻處死，不可拖延。」

於是左右立斬蠻睿，示其首級。不久，黔首皆傳文曰：「如今大龜生毛，兔生角，兵甲將興之象也。蠻天之統治不久也。」

蠻天聞之，大怒。於是命人取其縣居民誅之，以滅其言。從此，百姓皆懼蠻天，再無人敢直言進諫，無不對其奉承。次日，蠻國又增兵十萬人，同時修築第二防線。

數日後，觸政又於國都會觸賢。觸政曰：「吾國糧食已不足三日之食，士兵皆起勢低迷。不知何時可入侵蠻國？」

觸賢曰：「今日恰為合適。」

觸政曰：「吾亦知時日不多，但蠻國防線令吾不敢小覷。」

觸賢笑曰：「蠻國防線無用至極，有何可懼？不過蠻國自欺欺人之做法耳。吾國軍隊大可繞路而行，免去正面交鋒。況且，蠻天如今一意孤行，固執己見，執意修建第二防線。此舉耗費蠻國大量人力物力，開銷不計其數，削弱蠻國實力。」

觸政曰：「言之有理，吾當即下令攻蠻。」

當日下午烏雲密布。蠻國守軍見一觸國小卒靠近界碑，便心生提防。一蠻國軍官厲聲曰：「觸人，汝已入蠻國土地，速退去！」

小卒佯裝落荒而逃，不料，其已暗裝炸彈於界碑。頃刻，界碑毀於火光。蠻國人皆怒，一長官呼曰：「觸國毀吾國界碑，乃動武之舉也，不可饒恕。必儘誅觸國人方可解恨。上有所許，吾等可殺之。」

於是蠻國兵甲槍炮齊鳴，眾兵卒便衝入觸國土地。兵甲鋪天蓋地，有排山倒海之勢。觸國兵卒心生長懼，皆落荒而逃。如此，蠻觸兩國便交戰，和平不復存在。

觸平見敵來勢兇猛，便命部下暫避，免與其正面交鋒。於是觸平領殘兵至城郭內，以地勢之險要以拒蠻國。觸國士兵以優良武器，以一當十，大挫蠻國主力。奈何蠻國兵甲依舊源源不斷，觸國士兵唯有步步後退。

觸平見不敵，便報上級曰：「吾等皆有死無降，奈何蠻國兵甲人數超百倍，敵將破吾之防線，速速救援！否則蠻國將長驅直入，國都亦難保。」

語畢，一蠻國炮彈便擊中指揮室，毀其通訊電台。

觸政得報，面色平靜。左右皆疑惑，問：「君何不懼乎？」

觸政乃曰：「有何可懼？此乃吾預謀之中也。如今蠻國中路深入，其左右皆有觸國精兵，如此已被圍也。時機已到，可用吾之秘密武器，大破蠻國兵甲。」



自數十載前，觸國便日夜打造先進武器求出其不意以敗蠻。久之，已擁眾多利器。如今觸政乃云時機已到，便發第一利器。

傳令官速傳令至前線。數十棚車置於山頭，各車內載有一隻長筒，長三十尺。其兩側帶翼，全身漆黑，似鳥狀。一軍官接旨，謂各兵卒曰：「受總統觸政之旨。三、二、一，放！」

各圓筒尾部冒黑煙烈火，直衝雲霄。須臾，飛至一千尺，便變化隊形，直至排列為方陣而止。數分鐘便至蠻觸交戰之城郭，可見蠻兵。圓柱自尋徑至蠻兵密集之處，於是頭指地面，直飛而去。蠻國兵卒見之，皆驚慌失措，此情景好似鷹隼撲食之象。

刹那，火光即起，未幾又散。千萬蠻兵已無影無蹤，只留數十彈坑與縷縷黑煙。蠻國兵甲損失大半，而觸國卻未損一兵一卒。觸

平見之曰：「不料吾國科技如此高超精湛。蠻國乃真落後我等數十年，竟如此不堪一擊！」

觸平身旁有一學者曰：「不錯，吾國科學乃蝸島第一！君有所不知，方才乃觸國最新之神器，高超音速逡巡飛彈也。其可隱蔽於車上發之，待近便以超音速撞敵。在下亦有助此研發工作，故略知一二。此武器，古書中便有記載。書云：神火飛鴉，以細竹編成，內填充火藥。可飛行百丈開外，敵人無以防備，皆聞風喪膽。」

觸平聞之曰：「其可謂觸國至上之利器也，觸國科學家乃創新無疆，蠻國不可與我國匹敵。」

片刻，蠻天接報，即大怒曰：「我蠻國之兵饒勇善戰，無人能擋。誰料觸國操如此奇技，實防不勝防。吾國大軍數十萬人攻觸，一日便損數萬。不出幾日，便將燭盡光窮，無以戰之。」

話音未落，一人便前來拜見。原為謀士蠻睿之子，蠻智。蠻智拜過便曰：「吾父親生來懼怕觸國，因此壞我軍心，被斬之亦應當。吾愿為國效力，欲補其過。」

蠻天問曰：「汝又有何妙計？」

蠻智答：「君已忘之？吾國自有超級武器，可與觸抗衡。在此乃小人之戰略，請君過目。」

蠻天閱之，猶豫不決，謂手下曰：「待吾斟酌片刻。」

蠻智曰：「君不可再等，如今觸國初敗我軍，便鬆懈警惕，正是時奇襲而攻之也。」

蠻天不應，智只好退下。

次日，蠻智再拜見蠻天曰：「今觸國又放神火飛鴉，吾軍損五千，觸國損不過一百。吾軍雖損兵折將，但軍心仍高漲，可反攻。必用吾計攻之，否則耽誤戰機。不知君是否有意？」

蠻天又不應，智不悅良久，只好退下，待隔日再勸說。

次日，蠻智前來拜見，曰：「雖佳時已過，但如今依舊可反攻。再拖延，吾軍必敗。不知君是否有意反攻？」

蠻天又不應，智心灰意冷，便不再拜見。



## 五

數日後，蠻國又失利，處處皆慘敗。於是蠻天呼蠻智曰：「吾低估觸國之實力，如今我軍敗不旋踵。先生有何妙計可扭轉大局，轉敗為勝？」

蠻智拜見曰：「大王，在下曾三番五次勸告您，惜時機已過。雖在下知數計可使我軍捲土重來，奈何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如今已太晚矣。」

蠻天大怒曰：「汝竟如此無用？空有四書五經之學，又不敵區區觸國，尚言有妙計可敗觸？匹夫，安敢欺我焉！汝同於汝父，斬立決！」

於是左右便斬蠻智於殿中。蠻天又曰：「待我親統精兵，破觸國都城，生擒觸政！」

眾臣見蠻天如此剛愎自用，皆暗自歎曰：「蠻國不久矣。」

翌日，蠻天率舉國兵甲于京誓師，曰：「觸國侵佔吾國土地良久，是不可忍。如今又戰我軍數日，皆大敗我軍。全因將領與謀士無能，吾已斬之。如今吾親自督軍作戰，只可勝不可敗。」

遂至前線，蠻天見觸國已防禦完備，處處要塞皆高城深池，不易攻之。蠻天命兵卒苦攻三日，奈何觸國皆於掩體反擊，於是蠻兵死傷過半。蠻天怒不可忍，罵曰：「觸國膽小如鼠，龜縮於城郭之中。吾兵雖精，將雖勇，無計可攻之。」

蠻天便心生一計，命左右曰：「備毒氣三百桶，飛機數十，各載十桶毒氣，擲於要塞中。必大敗觸國，殺敵片甲不留。」

當日下午，蠻國飛機連數個時辰，擲毒氣過百桶。頃刻，觸國兵卒無不中毒身亡，死傷無數。些許毒氣不幸中市井城郭中，在場黔首即暴斃身亡。觸政不料蠻國竟用如此手段，悲憤萬分，曰：「自古交戰亦有義，降兵不殺，百姓不殺。蠻國屠殺平民，天理不容。吾必以百倍報之，誓誅盡蠻國老少。」

觸政於是喚來觸賢，曰：「蠻國殺我百姓，毫無道義，勢必報之。先生有何想法？」

觸賢答曰：「古人云：一報還一報。如此將永無休止，直至無窮矣。吾等非不敵蠻國，何須以小人之行報之？當以君子之道敗蠻，方為正義之舉。世人亦頌此義舉於千世萬世。」

觸政不語。

次日，蠻國又擲毒氣於觸國要塞，奈何觸兵皆備防毒面具以應，毒氣無能為力。蠻天憂愁良久，謂蠻劍曰：「蠻智已被吾斬之，再無謀士。大將軍有何妙計可破觸國要塞？」

蠻劍非博學之士，便閱諸多文件，遂答曰：「吾知一利器，更強於毒氣，必可破蠻。」

## 六

次日，蠻國僅遣單一飛機至要塞，觸國兵卒皆怪之，遂笑曰：「蠻國山窮水盡，已無兵也。尚有一架飛機，待我等火速射下！」

話音未落，蠻國飛機機艙頓開，現數百小球如雨水般落下，飄至半空。觸國兵卒惶惑不已，不知何等武器，未嘗耳聞。忽然，小球接連炸裂，空中火球閃現，大火自半空燃至地面。須臾，小球皆化火球。觸國士兵及黔首無處閃避，無不頃刻燒為灰燼。要塞，營寨，城郭皆連焚為一片火海。此火晝夜燃燒，三日不滅，樹木河流乃至土壤岩石皆焚。待大火熄之，無人生還，蠻軍輕而易舉佔此城郭。

蠻天甚悅，謂蠻劍曰：「大將軍用何等神威武器破觸？」

蠻劍曰：「乃白磷彈也。白磷本有毒性，遇空氣則焚。遇生物亦焚，燒至骨乃止，無以防之。」

觸政聞訊，喚觸賢，大驚曰：「蠻國乃野蠻人也，何時竟擁如此利器？蠻天實為暴君也，屠千萬觸國百姓而無悔意。何時報此仇？」

觸賢答：「蠻國乃蠻夷之地，居蠻夷之人，無道可云，無仇可結。無需報仇，自可以君子之道滅蠻。」

觸政不喜，曰：「先生所言甚善，奈何蠻國辱吾國威，又無視

道義。以毒氣、白磷等攻觸，傷數萬百姓，害天理。汝不可再阻攔，吾必以蠻國之道還治其身。」

於是，觸政密遷特使至觸國之最高山，山頂終年降雪，寸草不生。此山雖為自然，其實乃假山也。觸國耗費巨資，掘其至空，又築樓閣高塔於內。而樓閣高塔亦非供居住，而藏匿機械。又一管道自頂至山腳，寬足數人並肩而立。乃一頂天立地之武器也。接觸政之令，遂發。

一道電光現於山腳，自下至上，衝至雲霄。頃刻，晴天萬里轉烏雲密布，雷電交加。蠻國亦變天，百十條閃電天際而來，擊蠻國各處高塔，又轉瞬即逝，近臨之電子產品無不火星四射，遂罷。有觸電者，即化為焦炭，站立而死。須臾，蠻國全境皆失電力，眾電子物件亦不可用。蠻國兵甲大亂，無以報知上級，又無以命下級。黔首亦驚，無不手足無策，遊於街頭。

是時蠻天於地下室中，忽見燈火皆熄不見五指，持電話大呼曰：「來人，何等狀況？」

不料，候數分鐘，仍未見答復。蠻天急走，至指揮室，見一人於桌下，問曰：「大將軍蠻劍何在？」

見其不答，蠻天把其袖，引起，定睛視之，乃蠻劍。蠻劍曰：「大事不好，觸國以電磁武器攻我，我等無以防之。兵卒無不四處躲避潰逃，無以成軍。」

蠻天不信，曰：「蠻國士兵乃勇中之勇，不失軍心，汝敢造虛言以欺吾？隨吾出營一望便知。」

出轅門，蠻天視眾兵亂作一團，四處逃避。蠻天厲聲曰：「吾乃大王蠻天，命汝等速速列隊！違抗者斬！」

不料，無人應之，兵卒妄顧逃命。蠻天抓一小卒問曰：「何不遵王命？」

小卒答曰：「觸國擁天降神威，破吾等電子裝備。神明輔佐觸國，尚何戰之？」

言罷，便駕車與同伴逃離。蠻天奈何擁區區王位，而無人從之，便率殘部反指揮室，歎曰：「蠻劍、眾將軍、謀士留步。」

眾將士皆詫異，不知何意。蠻天怒曰：「排兵佈陣乃王命也，豈敢不服？領兵卒之眾皆匹夫也，安敢欺吾焉！」

蠻劍勸曰：「大王，吾國士兵確實不敵觸國，奈何觸國又擁如此利器。」

蠻天斥曰：「汝等皆逆賊，數年嘗違吾命，蠻劍更為甚者！」

說罷，便一槍中蠻劍心口，大將軍一命嗚呼。蠻天又曰：「事到如今，無奈百萬兵皆卒，已無力回天。一切皆定，伐觸當以敗而終。然誓以血償此恨。」

語畢，蠻天自去，終已不顧。眾將軍擅自與觸國議和，欲定條約而休戰。黔首聞之，無不呼推翻蠻天，與觸議和。



少時，蠻天至京郊機場，眾兵卒未聞投降之事，尚從蠻天之命。蠻天詐曰：「觸國又欲攻吾國，此處尚存數架飛機，可反攻觸國。蠻國之兵卒，乃誓死不降，奈何如今時不利兮，需備此特殊炸彈方可破觸。」

眾兵卒速登飛機，載特殊炸彈達觸。俄而，至觸，駕駛員問蠻天曰：「擲炸彈於何城郭？」

蠻天曰：「非擲至城郭也，至農田也！」

語畢，遂擲於農田而後反。炸彈置地未暴，而放縷縷氣體。氣體遂成雲狀，又散如輕煙，淡至薄不可見。煙霧所到，有機物無不凋零敗萎。須臾，眾稻米皆爛，農田亦化烏有。大樹遇之便中裂斷也，又腐為朽木。人獸不慎觸之，輕則臥床不起，重則喪命。

蠻天大喜曰：「生化武器真為利器也，細菌頃刻便可毀觸國稻田。」

不數日，觸國糧絕。百萬百姓非因飢，便因細菌炸彈而亡，黔首減過半。細菌又散至蠻國，蠻國百姓亦亡百萬，不亞觸國。

眾將領謂蠻天曰：「大王，觸國雖毀，奈何吾國亦受波及，亦

且亡矣！且電子產品廢，何能救之？眾臣皆欲與觸國議和，今已於壇上成盟，只欠大王之印。如此，吾國尚可重建，不至毀於一旦。過數年，亦可東山再起，再與觸國敵。」

蠻天答：「吾意已決，如今蠻國已毀，焉許觸獨存？必令其與蠻共亡，方解吾心頭之怒。奈何汝等雖曰謀士、將軍，實廢物也！於學堂、書院習文武數年，盡不從王命。事到如今，吾已無可命之，汝等乃蠻國百姓之叛徒，敗類也！」

語畢，遂自刎，眾將領無不大驚。頓時，朝野上下一片混亂，將臣諸多不合，數謀士欲組臨時政府與觸議和，數武將欲戰至無兵無卒。

此時，觸政亦聞訊，急喚觸賢曰：「細菌炸彈盡滅蝸島之糧食，觸國絕矣！吾等本大敗蠻國，奈何蠻天施以小人計。若非汝嘗曰觸國因以君子之道以敗蠻，蠻國早已毀於無形，而觸國一統蝸島。」

觸賢歎曰：「實是吾誤判情事，亦未預蠻國盡施此計，實有愧於觸國。」

觸政曰：「如今吾已無糧，觸國數日便至其末矣，豈能留蠻獨存？蠻國誅觸國百姓，又施數小人之技，比與觸同亡，方報此仇。吾已命發核彈於蠻京，數日蝸島即毀於放射性，眾生必盡滅。念與先生相識多年，又為智者，方告先生此事，望速離蝸島。」

觸賢搖頭曰：「吾負觸國百姓，焉能蝸島亡，吾獨活？且蝸島乃全宇宙也，離之而去又至何處？吾老矣，無力遠行，若汝執意遣之，請遣吾子。」

於是，觸政遣觸賢之子攜蝸島史書登船，於核爆之時穿風暴離蝸島而去。數日後與蝸島失聯，料蝸島已毀，遂一路西行，竟至異地。其子乃悟蝸島實為一小島也，世界大其百萬倍，便歎曰：「蝸島真可謂於蝸牛角上之地也，若知自身之小，是何為蝸角而爭之？」

孫子曰：

吾初聞蝸島之事，亦覺有異，謂其虛言。後於香港遇一人，稱觸國學者也，因幸而離蝸島，述其事本末，信之，故作《蝸島之爭》

以紀之。蠻、觸皆愚也！本可和睦相處，何為爭之？又謂蝸島乃彈丸之地，而其人未嘗見外世，故視其島乃宇宙也，目光何其短淺？然今世之列強亦為彈丸之地而爭至生靈塗炭，又何異於蠻觸二國？



請掃描左方二維碼  
與作者交流讀後感

### 作者的話

這個故事的來源是莊子的《蝸角之爭》，故事中講述了蝸牛角上面兩個部落的戰爭。我認為世人為了一點小小的利益而爭奪的這個主題很有意思，值得更加探討，所以創作了這個故事。我創作的這篇故事設定在現代，在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原因就是為了讓人覺得很難以置信，但是仔細想想，現在的很多世界大國不也是像蝸島上的蠻國和觸國一樣嗎？這樣更能讓讀者意識到這種行為的愚蠢，凸顯故事的主題。故事本來是用白話文寫的，但是考慮到字數可能多到讓讀者覺得無聊，所以改成文言文，同時又結合了中國的古典文學的形式。創作這篇故事讓我感受到了莊子和很多其他思想家的智慧，他們寫的故事即使過了幾百年還是準確的描述了現今社會，而且相似度讓我吃驚。我希望這篇小故事可以啟發現代的世人，叫他們不要為了一點點利益而發生爭執，當他們把視角放遠之後，也會覺得自己和蠻、觸兩國一樣可笑。



# 長干行

王—多 著  
(八年級)



## 一 · 摘青梅

春天午時的長千里與夏天沒有分別，燥熱的天氣讓鳥兒們都躲在了大樹的陰影裡，更別提人們了。湖藍色的天空乾淨透徹，雲朵們沒有抱團，也沒有哭泣。金黃色的太陽在天空中顯得格格不入，耀眼的陽光灑在長千里旁邊的長江上，一閃一閃的，讓人們彷彿看到了在白天出現的星星。長千里位於南京秦淮河以南，這一帶是南京人口最密集地區，人們依水而居，靠江而生，不是打魚，就是跑船。當然，馮羽和林翠兩家也是這些人中的一部分。

十五歲的林翠坐在抖動的轎子裡，頭上的紅色蓋頭讓她看不見身邊的環境。林翠仔細地聽著轎子外面的聲音。震耳欲聾的鞭炮、有節奏的腰鼓、刺耳的嗩吶、還有人們的歡呼聲。她不知道自己現在的心情是什麼，畢竟現在在外面帶隊的男人是自己十多年的好朋友，準確來說，青梅竹馬的玩伴。在一片喧鬧之中，林翠回憶起了他們初見面時的樣子。

當時的林翠還是一個剛滿五歲的小孩子，披著娘給自己剛修剪的頭髮，在自家院子裡蹲著玩折花的遊戲。林翠小時候的鄰居都是看不起自己的大孩子，沒有人願意跟一個五歲的孩子玩。但是在那天，在他們家的旁邊搬來了一家子。娘看到他們來了以後，顯得格外的開心，馬上就出來幫他們搬東西。林翠自然沒有在意，看了一眼娘以後就又繼續玩起了遊戲。可讓林翠萬萬沒想當到的是那個小男孩竟然來到了自己的身邊。男孩當時手裡拿著竹馬，表情很無奈，但又有一點害羞。他說，是他娘讓他來找林翠玩的，便蹲下問林翠在玩什麼。林翠同時也有些許害羞，但是還是回答了男孩的問題。

「我在玩折花的遊戲。」林翠說完後停頓了一會，便又問道：「你知道怎麼玩嗎？」

男孩搖搖頭，說道：「不知道，但看起來很有趣。」

林翠笑著點了點頭，因為自己也很同意這個男孩說的話。接著，她向男孩介紹要如何玩這個遊戲。男孩很感興趣，隨後他們玩了很久，突然男孩的娘從他們的家裡出來並喊著讓男孩回家吃飯。男孩站了起來，抖掉了身上的泥土，在他正準備離開時，林翠突然想到自己並不知道這個男孩的名字，就問道：「你叫什麼？」

男孩看了看她，回答道：「嗯……我叫馮羽，你呢？」

「林翠。」林翠直爽的回答道，「那我們以後可以一起玩嗎？」

馮羽想了想，一邊轉身一邊說：「嗯！」隨後便跑掉了。

就這樣，林翠和馮羽一當鄰居就當了十年。因為爹娘也成了好朋友，兩人大概每天都能見到。他們一起去學堂，一起去摘果子，還一起幫爹娘捕魚。林翠只要被娘罵了就會去找馮羽，馮羽就會帶她去河邊扔石子。兩人當著彼此最好的朋友，陪著彼此長大。

到了現在，兩人已經長大。馮羽已經十六歲，林翠也已經十五歲。女子成年後就要待字閨中，等待良人。還記得那天下著濛濛小雨，雨絲就像絲綢一樣般細密。林翠打著油紙傘在青梅樹下看著馮羽摘青梅。他每摘一枝，就瞄準林翠旁邊的竹筐並扔下來。

摘著摘著，馮羽突然說道：「林翠，你到定親的年紀了吧？」

「是啊。」林翠抬起頭說道，怕馮羽爬的太高聽不到。

「那你不准嫁給別人。」馮羽一邊扔著青梅一邊說道。

「不嫁給別人，難不成嫁給你？」林翠裝作不在意地問道。

「對啊。」

在那一瞬間，林翠的臉像成熟了的西紅柿一樣紅。她用油紙傘擋住了自己那通紅的臉蛋，並沒有再說什麼。不久後，馮羽的爹娘就找媒人上門來提親了。他們兩人從小一起長大，門當戶對，林翠的爹娘自然想都沒想就同意了這一門婚事，並把新婚的那天定在了春天陽光最燦爛的時候。



## 二 · 向暗壁

轎子停了下來，林翠從回憶中回過了神。下轎後，雖然蓋著蓋頭，但是林翠還是可以感受到身旁馮羽緊張的樣子。兩人步入了爹娘給準備的新房，林翠沒想到自己有一天也會舉行小時候看到別人做的那些結婚禮儀。緊張的婚禮儀式結束後，家人們也慢慢離開了。就這樣，林翠嫁入了馮家。

林翠低著頭面向暗壁，她不知道說什麼，但是心裡就是有些不適應。她感覺結婚後，兩人的關係變得尷尬起來，她不能再在馮羽面前像原來那樣放肆地說話和行動，因為他們現在已不再是朋友，而是夫妻。

「林翠？」

林翠還是沒有說什麼，低著頭一動不動。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當時就不應該這麼早跟爹娘說。」林翠想到。

馮羽見林翠低著頭面向暗壁也猜到了林翠的害羞與不適應。他沒再說什麼，而是打算讓林翠自己冷靜並適應下來。

一夜過後，林翠早早的起床，為自己打了一杯水。林翠睡不著，她並不適應婚後沒有爹娘的生活，也不適應與馮羽住在一起的生活。她並沒有叫醒馮羽，而是開始收拾起了房屋，像從前在家那樣。收拾了沒多久，不知不覺間她對著房間暗角的牆壁發起呆來。她想到以前和馮羽當鄰居的時候，每當她開始打掃，馮羽過一會就會到她家用各種方式來阻止她，林翠自己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有一次，林翠剛打掃沒多久馮羽就出現在了她家，「走啊，摘青梅去！青梅熟得都掉到地上了。」馮羽一邊說一邊拉著林翠往外走。

「哎？你沒看到我在打掃嗎？」

馮羽沒有搭理她，林翠見狀，在快出房門的時候也就放棄抵抗，把掃帚扔在地上了。所以因為馮羽，林翠做家務時總是要忙一忙停

一會，忙一忙停一會。「看來以後可要多練練了，現在家裡這麼多活也都是自己了。」林翠想到。

過了一個時辰，馮羽從屋裡走了出來，「早啊，林翠。」

林翠如夢初醒，但還是對著牆壁，沒有轉頭看他。不知為何，她突然害怕和他有眼神和語言的交流。她能聽到馮羽愣了很久才離開的腳步聲。儘管林翠已經知道馮羽離開了，她還是選擇等了一會才將頭轉回來，繼續著自己在做的事。

午飯時，兩人吃著林翠在出嫁之前與娘學的幾道飯菜。雖然林翠只會這幾道，但是味道還不錯。可是，林翠還是沒有正臉看著馮羽，更別提跟他說話了。兩個人突然好像成了陌生人。林翠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變成這樣。

午飯過後，正當林翠想將碗筷拿去廚房洗掉時，馮羽也拿起了這些碗筷，並說道：「我來吧，你去休息。」

林翠看著碗筷，默默地點了點頭。沒有說話，也沒有看馮羽，但是她可以感受到馮羽開心地笑了。可能是因為自己至少做出了回應吧。

就這樣，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林翠慢慢地開始與馮羽對話，適應著沒有爹娘的生活。雖然兩人的關係還是沒有想像的那樣美好和恩愛，但是已經進步了不少。早上兩人會互道早安，中午和晚上林翠會給馮羽做飯，到睡覺時兩人還會道晚安。

對話雖不多，但是心裡有著對方就足夠了。

## 三 · 塵與灰

今天又是林翠和馮羽結婚後普通的一天，時間飛逝，二人已經結婚一年多了，一開始的不適與尷尬已經慢慢的減少，兩人的關係慢慢回到了婚前的那般熟悉。



五月的早上陽光如水，又如音符一樣燦爛地流動，彷彿可以沖走一切負面情緒。淺藍色的天空像一幅光滑的絲絨，鑲著白色的雲朵。林翠和馮羽幸福的小屋在這金燦燦的陽光下也顯得更加閃亮。

積極的公雞用它高昂的嗓門叫醒了沉睡的人們。林翠走出了房門，在燦爛的陽光底下伸了個懶腰。隨後，馮羽也從房門裡走了出來抱住了正在看著樹上小鳥的林翠並遞上了一杯水。兩人相視一笑，準備開啟這美好的一天。

「夫君，你一會要去捕魚嗎？」林翠在二人吃早飯時問到。

「是啊，怎麼了？」

「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嗎？我也想試試呢。」林翠停頓了一會，又說：「你也不是不知道，出嫁以前我一直幫爹捕魚，也算是一把好手呢！再加上天氣這麼好，我幫幫你唄。」

「嗯？」馮羽吃完了最後一口飯，震驚又驚喜地說道：「好啊，那我不用自己一個人了！」

吃完飯後，他們幫彼此戴上了斗笠，披上了油衣，一起走到了房後的碼頭，上了許多船中的一隻小漁船，開始打魚。馮羽一邊給林翠唱著歌一邊打算將漁船開到長江正中央。

「要不，我們比一下誰網裡的魚更多吧！」馮羽不懷好意的看著林翠，見林翠沒理他就又說道：「怎麼，怕了？」

「怎麼會呢，我就是怕我網裡的魚比你的還多。」林翠一臉必贏的表情。

「好啊，那我一會把船停穩了以後你就先扔網！」

等馮羽將小船停穩了以後，林翠使勁的將漁網大片的扔到了江中。隨後馮羽又將另一隻網扔到了船的另一面。漁網扔完以後，兩人坐在船上慢慢的等著收網。他們唱歌，聊天，看風景。時間過得很快，到了可以收網的時候了。兩人一起合力將林翠扔的網拖了上來，沒想到漁網裡有好幾條大魚。林翠開心地笑了，並覺得馮羽

扔的那個網裡的魚肯定沒有她的多。他們說笑著將另外一隻網收了上來，果然，馮羽扔的那個網裡只有三條小魚。

「我就說吧！」林翠開心的笑著。

馮羽沒有說什麼，寵溺地看著林翠，也笑了笑，「好好好，你厲害。我們再扔一次，我這次網裡的魚肯定會比你的多！」

可沒想到，這次林翠網裡的魚還是比馮羽的多。「我比你厲害吧？」林翠一邊收著網一邊說。

「是是是，我認輸，林翠最厲害啦。」

林翠和馮羽就這樣捕魚一直從早上忙活到了中午。在陽光下待了許久的他們滿身大汗，衣服都濕透了。回家後，兩人決定將打來的魚送給鄰居們，正好當作禮物謝謝他們前幾天的幫忙。兩人熟練地分工，馮羽去拜訪每家每戶，林翠就會在家把飯菜做好，等著馮羽回家然後一起吃飯。

等馮羽回到家後，林翠也早就準備好了飯菜。「怎麼樣？」林翠一邊接過馮羽手上的籃子一邊問。

馮羽笑笑說：「嗯，都挺好的，還在隔壁聊了一會天。」

「那就好，那就好，快來吃飯吧。」林翠欣慰的說道。

林翠吃了幾口以後便不再吃了，她看著狼吞虎咽的馮羽突然覺得自己好幸福。爹娘都很健康，還能與自己心愛的人過著雖然平淡但是快樂的日子，還有什麼比這更幸福的事嗎？林翠抬頭看了看天空，夜晚的天空真美啊。天上的星星似一顆顆珍珠，撒落在深灰藍的玉盤上。閉上眼睛，深吸一口氣，有水稻的香甜，有野花的花香，還有江水的清新，林翠的心瞬間充盈了起來。

「夫君，今天我想買鞋東西，一會兒我們一起去集市吧。」林翠突然問。

馮羽抬頭看了一眼林翠，笑著說：「好啊。」

晚飯後，兩人換上了較正式的衣服去了長千里最大的集市。集



市裡很熱鬧，馮羽讓林翠挽著自己的胳膊，生怕林翠走丟。集市上什麼都有，林翠第一眼就看到了一個賣青梅的小攤。林翠知道，青梅是兩人從小到大都喜歡吃的水果，也算是他們的定情物。酸酸甜甜的又解暑又開胃。二人買了一斤青梅後又逛了逛其他各種各樣的小商鋪。集市上的商品五花八門，但他們卻只買了他們需要的生活用品。家裡雖然不富裕，但是有愛著對方的人就足夠了。

逛完集市後，兩人一起牽著手依偎著回家，林翠突然看向馮羽，看了很久很久。然後問道：「我們會一直在一起，一直這樣生活下去對吧？」

馮羽笑了，覺得林翠的問題很可愛，「當然了，從我六歲那年第一眼見到你的那一刻，我們倆就被綁在一起了啊。」

「那如果我去世了，或者你去世了呢？」

「就算我變成了塵，你變成了灰，我也會一直跟你在一起的！」

林翠開心的笑了笑，「嗯！我也會一直跟你在一起的，永不分離！」

## 四·君遠行

兩人沉默著，在院子裏吃著林翠做的晚飯，沒有任何心情看夜晚中閃亮亮的星星。突然馮羽打破了這晚上的寧靜，「林翠啊，我打算去一趟上游瞿塘峽那邊。」

「前幾天李叔父跟我說了個能致富的方法：運一趟咱們這的竹木炭薪去瞿塘那邊，就可以足足賺得將近兩年的藥費！我想了又想，還是決定去，只有這樣咱娘的病才可以治啊！」

「瞿塘？離我們金陵有多遠？」

「順利的話，半年就可來回。」

「夫君……」林翠不知道現在是什麼心情。她不想讓馮羽去冒

這個風險，但又想有錢給娘治病。

「沒有辦法林翠，我知道這很有風險，但是我們別無選擇。」馮羽皺著眉說道：「我明天就收拾東西出發。」

林翠沉默了……

就在兩個月前，兩人發現馮羽娘身體越來越虛弱。去過醫館後，郎中給娘開了許多藥，說這樣一直吃才能讓身體有好轉。兩人就得每兩週跑去醫館給娘買藥。現在的藥錢還付得起，可家裡的積蓄不夠娘這樣一直吃下去。郎中也跟兩人說過，如果藥停了，娘的身體就堅持不了太久。所以到現在馮羽說要去離家千里遠的瞿塘峽，林翠無法阻止他。因為他說的都對，只有這樣才能給娘買藥治病。

轉眼一天就過去了，太陽在朝霞的迎接中，露出了紅彤彤的面龐，馮羽就已經起床準備離開了。他不想吵醒林翠，但是林翠還是早早地起了。林翠給馮羽做了很多可以在船上吃的飯菜，準備了馮羽的換洗衣服。

「到了那裡一定要給我寫信報平安啊！」林翠喊道。

馮羽坐到了船上，朝林翠揮了揮手，「我會的！不用擔心我！你回去吧！」說完後就轉頭划船離開了。林翠看著馮羽的背影，雙眼忽然模糊，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掙扎著湧出了眼眶，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淌。林翠很清楚自己為什麼會哭，從小到大她和馮羽從來不曾分開過這麼久，而且，聽馮羽爹說這趟去其他村莊的路線的河流有的時候會很急，沒有經驗的話，很有可能受傷被困。

林翠滿是思念和擔心。她看著馮羽的小船慢慢消失在水天相連之處，到最後只剩下滾滾江水在天邊奔流。



## 五·灩澦堆

林翠愛鑑：

我發現路途中有一個村莊，所以我會在這裡停留一會，你不用擔心。

我找到了一個不錯的旅館，環境可以，價格也不算貴。停留過後就會往瞿塘峽去，江上竟沒有一人，水流有的時候會很急，晚上有的時候會有霧看不清前方的路。我還挺欣慰找到這個村莊的，要不然現在可能就會遇到困難了呢！我聽村里的人說往前會經過一個叫「灩澦堆」的地方，五月那邊的水流已經很急了。但是我一定會小心，然後早早地回到你的身邊！

你呢？有沒有好好吃飯？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嗎？

我好擔心你，好想你。

這裡的青梅又大又甜！我一定會給你帶回去一筐青梅，還有三個月，等我啊！

夫，馮羽

林翠放下了手中的信，開心地笑了。這是馮羽走後的第一封信，別看是第一封信，但實則已經過去了一個月。林翠很知足，至少她知道馮羽現在是安全的，自己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了。僅僅這一封信，就能讓林翠開心許久。林翠有許多想跟馮羽說的話，也還有許多想問馮羽的問題。馮羽寄來的這小小的一張紙條並沒有回答林翠想知道的所有事情，所以她只能期盼著馮羽寄回來的的下一封信會帶給她更多的安慰和幸福……

下午林翠出門給娘買補身子的藥膳時，偶然聽到了站在她旁邊的二人的對話。聽了一會兒，林翠就從他們的對話裡知道了其中一人也是在長干里出過遠門的人，前天才好不容易回到長干里。

林翠立馬打斷了二人，打算從他那裡打聽一些關於瞿塘峽的消息。「公子，我剛才站在這裡不小心聽到了您二人的對話，知道了您也是出過遠門的人。我的夫君去了一個叫瞿塘峽灩澦堆的地方，不知您曉不曉得？」

「哦？灩澦堆？離這裡上千里遠啊！」那位郎君說道。

「是，灩澦堆。您有什麼了解嗎？」林翠又問道。

「嗯……我倒是知道一首關於『灩澦堆』的歌謠。我唱給你聽？」

「那太好了！」

此君點了點頭，吟道：「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袂，瞿塘不可觸。灩澦大如龜，瞿塘不可窺。灩澦大如鱉，瞿塘行舟絕。」停了一會又說道：「這地方可不安全啊。」說完，那個郎君便搖搖頭，和他的伙伴離開了。

等林翠緩過神來，才發現自己連聲「謝謝」都沒說。聽完這首歌謠後，讓林翠本來就擔心的心情雪上加霜。

回家後，林翠坐上了她和馮羽上次去捕魚的小船，自己劃著小船，大腦是空白的。

## 六·生綠苔

馮羽已經離開林翠，離開長干里四個月了。林翠似乎還可以在門前看到馮羽離家時徘徊的足跡。離開太久，房前的石台階上漸漸長滿了厚厚的青苔。可惜青苔不會開花，也不會結果，所以林翠不想讓它出現在門前，但無論怎麼清掃都清掃不淨。林翠發現門前的青梅樹葉已開始掉落，黃黃的樹葉像蝴蝶一樣翩翩起舞，在空中盤旋，又緩緩地落到了西園草地上。讓林翠知道，秋天早早地到來了。



離馮羽上次寄信已經過了三個月，再沒有任何動靜，沒有任何消息。這讓林翠惴惴不安。「夫君會不會出事了？難道是他忘記寫信了？也可能沒有地方寄信？不會是……」她一直在想著馮羽為什麼沒有寄信，連手邊的事情都做不好了。林翠經常徹夜不眠，即使睡著了也常會因為噩夢而被嚇醒，身體虛弱了許多。爹娘看著女兒茶飯不思的樣子實在心痛，將女兒接回了自己家中，為她做飯收拾。可惜林翠每天飯吃得也很少，有的時候甚至吃不下。連從小到大沒有一次拒絕過的青梅都沒有胃口吃下。

長江、小鳥、水稻、青梅樹，這些都讓長千里這一幅畫變得格外美麗，但是林翠看到這種場景卻只有悲傷。整天整夜的擔心與悲傷，讓林翠的容顏和身體瞬間衰老了許多。

村里的人都知道這件事後每次見到林翠都會安慰她說：「沒有事的啊林翠，估計再過幾日就回來了。」「馮羽可能就是太忙了，沒時間寫信，不會有事的。」這類的話。

但是真正擔心的只有林翠自己和爹娘。爹娘也試探著勸過林翠，叫她要自己慢慢適應。可是無論怎麼勸，林翠還是很難走出傷心。

直到一天，虛弱的林翠像往常一樣沒有表情地躺在床上，聽到了一串急促的腳步聲，突然林翠的娘走了進來，一邊大喘氣一邊說到：「快，林翠，快起來去看看馮羽他娘！身體不知道怎麼了，你快帶著去找郎中！」

林翠馬上從床上坐起，穿上了她的鞋子，「娘，怎麼了？」

「你快點帶她去看郎中！」

林翠疾步走到了隔壁馮羽娘的屋內，看到娘滿身大汗，咳嗽不止。林翠馬上攙扶著她到了醫館，並找到了郎中。

「嗯……病情加重了。」郎中把完脈後說，「我再給你開點藥吃吧。每月來抓一服新的，那邊給錢拿藥。」

隨著馮羽娘病情的加重，林翠該買的藥也越來越多，越來越貴。

「我要是再這樣頹廢下去，家裡就沒有錢給娘買藥了。我得做點什麼，掙錢養家。」林翠從醫館出來後想。

## 七·長干行

時光荏苒，歲月蹉跎。如今的林翠已二十歲，一直在自己開的酒肆裡做老闆，給娘掙藥費。在馮羽離開了一年以後，很多人都認為馮羽要麼是船出事死在了瞿塘，要麼就已經把這裡的家拋棄了。

「再加上他娘的病又算是一個負擔，都堆在了你的身上，讓一個女孩子照顧家裡，這哪行！王嬸看啊，林翠你就改嫁吧。王嬸身邊正好有……」

「不了，王嬸，我願意等他，我知道他不是這樣的人。」

王嬸聽完握住了林翠的手，「林翠啊，王嬸這都是……」

「嗯，我知道，王嬸，謝謝您。我也不小了，我可以自己做決定。」說完就把自己的手抽了回來。

「我倆從小一起長大，馮羽的性子我也很清楚……他跟我說過如果我變成了灰，他也寧願變成灰與我一起……他這一輩子沒做過對不起我的事，所以……我也選擇相信他，等他回來。」

王嬸搖搖頭，也沒再說什麼。

林翠看了看窗外，她實際上自己也沒抱什麼希望，但是她願意這樣一直等著，想像著在某一天他回來抱著她說自己掙到了大錢。可現在自己不能一直這樣什麼都不干頹廢下去，林翠想開一家酒館，一方面為了維持生計，一方面為了可以繼續收集旅人的信息，打聽馮羽的下落。所以她用了家裡所剩的錢在長千里開了一家酒館——青梅酒館。

就這樣，林翠沒日沒夜地在酒肆里工作，靠這些錢養著自己的



爹娘和馮羽的爹娘。當然，有了足夠的藥錢，馮羽娘的病也有好轉。不知不覺間馮羽已經失蹤四年了，長千里的村民們好像漸漸地都把這件事給忘記了，但是林翠始終忘記不了。她表面上看起來熱情開心，可當客人們都離開了以後卻自己傷心起來。

初春的長干里很安靜。春風拂過，河邊的柳樹都發出了沙沙的聲音。林翠將青梅酒館的大門敞了開來，讓柳絮隨意的進出。酒館裡的酒香加上溫柔的春風，讓人愜意得很。今晚跟往常一樣，林翠為所有到來的客人們端上了新釀的酒，客人們還是一如既往的喜歡。在她為一桌新到的客人上酒時，林翠聽到了隔壁桌客人們的對話。

「太白兄，我們可都記著呢！」

「對啊李兄……」

林翠震驚得都不小心將酒杯掉落到了客人的桌子上。

「抱歉抱歉，我幫您拿一個新的。」林翠說完就急促地回到了廚房。「大名鼎鼎的詩人李白就在我的酒館喝酒……他的詩可是大江南北廣泛傳唱。那我可得抓住這次機會，盡快地找到夫君。」林翠一邊拿酒杯一邊想到。

林翠將新的酒杯放到客人的桌上後，便慢慢地走到了李白和他朋友的那一桌。

「客人，打擾您了，奴家是此酒館的老闆娘。剛剛在為客人上酒時，聽說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太白。您的詩連我們長千里不識字的人，人人都可以背上一兩首！」林翠恭敬地說道。

「不敢當不敢當。您酒館釀的酒可是相當的醇厚，我與朋友們非常喜歡。」李白回復道。「話說，怎麼未見老闆呢？」

林翠嘆了一口氣，「此酒肆是我為夫君開的，他在四年前去了灑灑堆，為了賺錢給娘治病，可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這是為何？」李白小心地問著。

「我正在尋找他。我與夫君是青梅竹馬，從小一起長大，從無

猜忌……」

就這樣，林翠把自己與馮羽一生的故事告訴了李白。聽完了林翠的故事，李白和他的好友的心情都有些五味雜陳，不知道說什麼好。

「到現在，他已經離開四年了，一點音訊也沒有。我連他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林翠開始哽咽，她並不想在客人面前哭，嘗試忍了許久，隨後微笑著說這：「我能讓您幫我個忙嗎？」

李白點了點頭，示意林翠繼續說下去。

「像我剛才說的一樣，您在大唐這麼有名，您的詩想必誰都聽過一兩首。所以，您能把我和他的故事寫成一首詩嗎？我想，這首詩肯定會流傳出去，如果他還在世的話，他聽到以後，應該會回來找我吧。」

「好！好！」李白聽後，沒有猶豫，立馬就讓朋友們找來紙和筆。

「我還有幾句話想對他說，如果可以的話……您能不能也幫我寫進去這幾句話？」林翠不好意思地笑著。

「你說。」

「要是他能回來了，你讓他提前給我寫一封信，我好到長風沙那兒的岸邊，早早迎接他。」

「長風沙？此地離金陵可還有上百里呢，你確定是去那裡接他嗎？」

林翠看著他，鄭重點了點頭。

「好！好！我會把這兩句話寫進去的。」李白直爽地說。

過了一會兒，詩就寫好了，李白身邊的朋友都紛紛叫好，有人還不覺吟誦起來：

## 長干行

妾發初覆額，折花門前劇。  
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  
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  
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  
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  
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  
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台。  
十六君遠行，瞿塘滸灘堆。  
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  
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  
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  
八月胡蝶來，雙飛西園草。  
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  
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  
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聽完這首詩，林翠微笑著哭了。



## 作者的話

這部小說改編自李白的古詩《長干行》。我被詩中兩人青梅竹馬，從小一起長大的故事線所吸引，並為沒有確切的結尾而感到遺憾，因此決定將故事改編，寫出結尾。

我故事的環境背景設定在兩人一起長大的村子長干裡。在故事開頭，我運用了倒敘來讓故事變得更有意思和生動。故事中的基本地理位置和一些重要的元素並沒有改變，保留了古詩的框架。

這次的創作經歷了不斷的修改、刪減、潤色讓故事從一開始的構思，磕磕絆絆的故事情節，到最後一個完整的作品。創作過程讓我既享受又痛苦。創作時會有腦子空白，沒有想法的時候。可到最後，看著把藏在心中的想法真實，栩栩如生地寫出來時，讓我倍感驕傲。





蠶女

沁棠 著  
(七年級)





「你是誰？」一個男人的聲音。他的聲音熟悉卻不真實，載浮載沉，飄忽不定。

女孩唇紅齒白：「我是桑榆。」

「你……是嗎？」

少女穿著華貴，淡紫色的衣裳上滿是刺繡和白珍珠。她華麗的層層裙擺看似十分沈重，裙帶卻飄逸。衣裙的材質順滑柔軟，必是極品。但布料不像任何市面上的產物，甚至不像這個朝代該有的。令人倍感怪異。她白皙似玉的皮膚上蒙著月牙般輕柔的光輝，臉上一根根微小的汗毛清晰可見，時而溫婉，時而靈動。淡赤色的唇似兩片淺紅色的秋葉。被野心充斥著的鳳眼與那張美得沒有攻擊性的面龐形成對比。

不過，奇異的是，少女腳下似雲，似霧，就是不像地面。

男子沈默了，一言不發。一滴淚順著臉頰滑下。



天剛亮，桑榆便睜開雙眼，濃濃的困意環繞著她。晚上的夢，細節她已然記不清了，但她記得那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夢。她在昏昏沉沉中洗刷、更衣。床上放著有點皺的衣裳，她也就順勢穿上。那是一襲純白的墜地長裙，貼身的線條把她的身形修飾得更加修長，露出纖細的脖頸，半遮半掩。

她步入前院，那種少見花草的庭院，與富麗堂皇的屋子，似乎都在彰顯她富商之女的身分。但她並沒有從商的興趣，平日裡喜愛種花養蠶。這一點，唯獨娘看不過，爹爹倒是看得開，很是支持桑榆的想法。養蠶難於從商，蠶所食的葉片至今無人找到，只在神話

中有記載。不久後，家養幼蠶會日漸消瘦，最後因頂不住飢餓而相續死去，並無利用價值。

桑榆已經就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其樣貌隨娘，娘年少時本就是家喻戶曉的美人，桑榆更是如此。雖稱不上風華絕代，但也是出塵絕艷的女子。其溫文爾雅性情與舉止，也深得長輩心意。因此，上府提親的人絡繹不絕，卻統統被拒。

娘顫抖的聲線令女孩柔弱的身軀猛然一顫：「桑榆！今日你爹爹即將遠行，你卻穿著如此，難道你是不想你爹爹平安歸來？」她細長的睫毛微微抖動，忽地想到，這一身是自己昨日參加祖母葬禮所穿的衣裳，自己該有所察覺，為何會這樣？昨夜晚歸，自己只是把衣裳隨意攤在被褥上，而並非疊好收入衣箱。

這種行為是娘不可容忍的。桑榆小聲說：「娘，請恕我無禮，我不是有意的。」

爹爹不同於娘的惱怒，只是淡淡的不悅：「桑榆，此衣確實不宜，快點更衣回來。」

「是，爹爹。」她一鞠躬，一路小跑地離開了。

她隱約聽到爹爹跨上馬背，鞍韉發出的叮噠響。娘的話被清晨的微風傳入桑榆耳中：「唉，我們就這一個孩子，她卻這樣不懂世道。該如何是好？」

桑榆嘆口氣，爹爹又該幫她說話了，她已然不知道是這一月的第幾次了。她不願多聽，躲入房內。

桑榆再次走出，一身碧綠把她襯的清純可人。一隻威武的青龍臥在籠裙的下端，天空中的一抹魚肚白，恰好令這身衣服顯得清新、恬靜。娘滿意地點了點頭。

娘向跨在馬上的爹爹揮了揮手。爹爹身材高大，肌膚風因吹日曬而變成了古銅色。他雙眼不大但神采飄揚，鼻骨以奇異的姿態向外突起，雙唇因長時間的奔波而微微發紫，粗而濃密的一字眉令爹爹顯得更有震懾性。爹爹算不上好看，可是總有一種神秘的威嚴。若不是爹



爹身著貴重的衣裳，騎著萬里挑一的好馬，他該會被貿然認為一位危險的大漢。桑榆把行囊遞給爹爹，依依不捨：「爹爹，您可否多待幾日？您才剛歇息沒多久啊。」爹爹不到幾日就得踏上一段新的路程，一去少則幾天，多則半年，見到爹爹的時間少之又少。

爹爹看穿了桑榆的不滿。他跨上名為招塵的馬匹，說：「桑榆，乖乖在家聽你娘的話，你不小了。爹爹去一日就回來。」

桑榆不肯妥協：「不，爹爹，上次您分明答應只去一旬，結果卻去了三月之久，您難道不知娘與我有多麼擔心您嗎？就姑且在家多待幾日吧！」她的聲音逐漸有些激動，娘犀利的目光制住了桑榆，她便抿抿嘴，不敢多說。

「快去吧，孩子他爹。早去早回，路上切記注意安全。」娘轉頭。

娘極美，彎彎的眉活潑生動，精緻的五官鑲在娘小巧的面龐上。眼眸清澈見底，時而慈愛，時而威嚴。娘穿著一身櫻粉色的拖衣長裙，一頭黝黑的齊腰長髮盤成了莊重的元寶髻。她輕柔地拍掉了招塵身上的灰塵。招塵長得極其壯實，肌肉緊實壯碩，馬蹄油光發亮，棗紅色的馬毛紅潤有光澤，根根分明的金黃色鬃毛在微風裡飄揚。跑得極快，極穩當，力大無窮，是一匹萬里挑一的駿馬。桑榆家還有幾匹好馬，卻沒有一匹比得上招塵這般優秀。

桑榆悻悻地望了望爹爹，準備走開，卻被爹爹叫停：「桑兒，別給你娘添亂，空閒時幫她分擔些家事，爹爹很快就回。」她咬著下唇，但也不再吵鬧。她向來懂事，雖明白爹爹的難處，但仍不太情願。

爹爹隨即緊緊拽著韁繩，雙腿踢在馬肚上，大喝一聲：「駕！」招塵隨即眼睛一亮，「噠噠」地向廣闊的荒原奔去。

她目送著爹爹的身影越來越模糊，直至完全消失在清晨的迷霧中。

那一整天，桑榆有些落寞，做什麼都打不起精神。



第二天夜裡，也沒見到爹爹。他總是不遵守承諾，看來這次又要在外一段時間。

許多天後的一個黃昏，一串響亮的馬蹄聲出現。起初，桑榆不想理會，這並不是什麼偏僻之處，馬匹隨處可見。但當聲音越來越響亮，她這才站起來，這絕對是爹爹！不會有錯。她理了理略有些凌亂的髮絲，準備去迎接爹爹。院子裡，桑榆向遠處眺望，是招塵！但，招塵失去了往日的風采，身上傷痕累累。而爹爹，爹爹呢？桑榆一驚。

「娘！爹爹呢？」桑榆慌亂極了，轉身看著同樣無助的娘。

「你爹爹……」娘一把推開桑榆，神情恍惚。往日的端莊不復存在。

「娘！」桑榆跌坐在地上，恐慌的淚水流出眼眶，「啪嗒啪嗒」地落在黃土地上。此時，招塵已經回來了，牠趴臥著，喘著粗氣，但桑榆和娘早就無暇顧及。

「桑榆，你爹爹，或許……路上出什麼意外了？」娘像是強迫自己吐出了這幾個字。

「那我們該如何是好？爹爹必須回來啊！」桑榆的眼淚有如汨汨泉水般流出，家裡怎麼能少得了爹爹？

娘嘆氣：「那就只能看有沒有心善的人，能幫我們把你爹爹找回來了。」招塵豎起耳朵，似乎也在等母親說完。

桑榆自小就腦袋靈活，她強忍傷感，問：「可是，娘，若是沒有報酬的話，又怎麼會有人願意救一個素昧平生的人？招塵滿身傷痕，牠的速度和力量……再說了，爹爹也是武功高強之人，一般的人根本打不過他。若是強盜等魯莽之人，那形勢便險峻了，就算報以巨款，也未必有人願意赴湯蹈火……」說到最後，桑榆已經沒有底氣再說下去了。她知道，爹爹平安回來的機會渺茫，現在爹爹甚

至都生死未卜。

娘猶豫了。她深吸一口氣，慎重地告訴桑榆：「沒辦法，若是巨款，再加上……加上你以身相許，說不定會有人答應。桑榆，不過為娘也不捨，不想委屈你。」如此艱難的選擇，娘卻說得很委婉。

「啊？」桑榆沒有料到娘會提出如此要求，但確實，若不是這麼做，沒有人會願意冒險吧？

桑榆的內心像是針扎般的疼痛，她近乎抓狂。她不甘自己的一生被如此草率地安排。可是，爹爹又是那麼的重要。爹爹是自己從小敬佩的人，也是這個家的頂梁柱，自己怎忍心看爹爹處於火海之中？捫心自問，若能換回爹爹，赴湯蹈火她都願意。她轉頭，看著娘哭腫了的核桃眼，爹爹如果走了，娘會殉情嗎？她不知道，但爹爹在娘心裏的份量那麼重。桑榆沈默良久，內心已有了答案。

桑榆點點頭，默認了。她傷心的說不出話。

招塵往桑榆的臉上撇了一眼，忽然奪門而出，攔也攔不住，看起來十分迫切，眼中的光愈發閃亮。桑榆和娘賣力地跑著，卻怎麼也追不上。

「由牠去吧。」娘也只好說。

桑榆也不那麼關心招塵的去處，他自己會回來的。於是便落寞地應了一聲，回屋歇息了。



第二天清晨，還未吃早餐，桑榆就鑽進了養蠶的房間裡。這時本該在幫馬兒們添水加糧的她也無暇顧及這些瑣碎的事了，她只想自己一人靜一靜。她用手指輕輕地逗弄著蠶，表情凝重，自己昨日的選擇，真的正確嗎？忽然，響亮的馬蹄聲划破天際：「難道爹爹被人找到送回來了？」她的心中閃過一絲渺茫的希望，立刻跑到了

門前。

她看到了一匹棕紅的馬朝她的方向急速奔來，勻稱的肌肉與亮眼的毛髮，是招塵無疑。桑榆睜大眼睛，想看清馬背上的人是誰。

馬背上的人正是她與娘日夜思念的爹爹！桑榆，流出了喜悅的淚水。

爹爹跌跌撞撞地從馬上下來了，衣衫襤褸，破舊不堪。與往日的嚴厲形象大不相同。是怎樣的人才能把爹爹折磨成這般模樣？桑榆的心一陣絞痛。娘把爹爹扶進了屋。她卻心生疑問，救了爹爹的人，怎麼沒有隨招塵跟來？她不信世上真有不求回報的人。招塵的哀嚎把她拉回現實中，她慌忙替牠上藥。

「爹爹，是誰把您找回的啊？」

「說來也怪，那時約莫正午時分，我也走到了最荒涼的地帶。一個書生打扮的男子同我問路。起初，我並未覺得有任何可疑之處，只是好奇他為何出現在這荒原上。他問我最近的街市，我正是要趕去那兒，便邀他上馬。沒一陣子，他就用布料從後背摀住我的口鼻，是一種類似於迷藥的氣味。招塵也隨之受驚，摔倒在地。醒來之後我被網在一顆樹上，雙眼也被蒙著。聽聲音不只有一個人，但旁邊並無馬蹄或馬蕭聲，我希望招塵是逃回去了。我的貨物都落入了他們手中，我很擔憂，不知道他們把我綁起來有何意圖。不知道是過了多久，我聽到了十分強有力的馬蹄聲，我想一定是招塵來了。我身上的麻繩被招塵啃斷，便扯下蒙在眼上的布，跨上馬，逃回家裡。」

「所以是招塵救了您？」

「是吧。」聽到這話，桑榆暗自竊喜，看來自己的擔心是多餘的了。桑榆替招塵削了一根牠最喜愛的胡蘿蔔，放到牠面前，算是表達了自己對牠的感激。

這時，爹爹忽然轉身對桑榆說：「經過這次劫難，爹爹突然覺得該早為你的終身大事考慮了。有位身分顯赫的公子看上了你，改日可與他一見。」



桑榆自然的應道：「是，爹爹。」這樣，自己起碼有些選擇權，至少不需完全順從那人的意願。

回頭看看招塵，牠一反常態，遞到嘴邊的蘿蔔，竟一口都不願吃。

「你怎麼不吃啊？」桑榆有些懊惱，但是也沒強迫牠，轉手把蘿蔔丟進了馬廄。

「不吃也無妨，把牠安頓好，過幾天還要上路。」爹爹與娘進房前叮囑。

桑榆幫招塵卸下馬鞍，牽進最靠內的單間裡，她還專門多放了兩根胡蘿蔔給招塵。再為所有馬兒添好了水、糧，便離開了。

## 五

第二天，桑榆起了個大早，陽光明媚，掛在綠葉上的雨露讓人感到格外清爽。用完膳後，桑榆照例先去了馬廄。馬兒們都把食物吃得一乾二淨，桑榆又是加水又是添糧，愉快地忙活起來了。直到走到招塵的單間前，她發現裡頭的糧食和水一點都沒動，已經不太新鮮的胡蘿蔔，上面連一點啃咬的痕跡都沒有。

招塵不會是病了吧？桑榆掰開牠的嘴巴，牙齒和喉嚨都無異樣，摸摸肚子，沒有外傷。再檢查牠的糞便，很正常，腸胃也很健康。不應該啊？招塵既然身體沒有出問題，經過這麼一番折騰，早該餓壞了。又看看招塵鬱鬱寡歡，耷拉著腦袋的樣子，桑榆無可奈何，只能把已經有點變質了的食物撤走，再次為牠添糧。

她找到在庭院內品茶的爹爹，說：「爹爹，我方才去了馬廄，發現昨日我放進的糧食與水，招塵一口都沒吃。再這樣下去，可能會活活餓死的。」

「這麼反常？我先去看看牠好了。你跟我一起去。」爹爹斟酌一會後說。

馬廄內，招塵臥坐在地。爹爹伸手撫摸招塵，但是在手觸碰到馬毛的一瞬間，招塵忽然暴起。身上的青筋一根根突起，雙蹄一蹬，一下，兩下，木欄應聲而斷。在馬身側旁的爹爹反應迅速，跨上馬背，這才沒有被招塵踩到。沒想到發覺爹爹騎在自己身上，在院子裡狂奔的招塵更是大幅度搖擺，想把爹爹摔下馬背。連臥室裡歇息的娘都被驚動了。因少了鞍韉，爹爹不由自主地向下滑落，娘和桑榆在一旁大呼小叫，但卻無法靠近。最終，爹爹被狠狠地摔在泥濘的地上，馬蹄幾度差點擊中爹爹。爹爹滿身狼狽地衝進屋內，出來時手中握的是鐵絲製成的馬鞭。桑榆的臉瞬間變得鐵青，爹爹從未打過招塵。

爹爹氣急敗壞，舉起馬鞭就往招塵身上抽打，馬鞭約兩尺長，輕鬆便可勾住招塵的皮毛，一條條如紅蚯蚓一般的傷痕浮現在招塵的皮膚上，血流不止，疼得牠嗷嗷喘氣。牠踢向鐵鞭，可是就連牠堅如磐石的馬蹄都被鞭子劃出一道縫隙。

在這凜冽的攻勢下，招塵才慢慢靜了下來。

「爹爹，您還是住手吧！經歷這番懲戒，想必牠今後也不敢這般胡鬧了！」桑榆不由得有些心疼，桑榆很小就與招塵一起玩耍，實在捨不得陪伴了自己近十年的牠受苦。

爹爹似乎也開始於心不忍，便也放下了鞭子。「把他牽回去。若是牠還不吃，便斷糧數天。」桑榆趕快牽著招塵離開了這是非之地。她簡單為招塵上了點藥。

半月後，爹爹又從一次旅途中回來了，招塵的傷好了，也愈發溫順。這天，姑父一家造訪。他們八歲的兒子，子墨對馬匹很是感興趣，爹爹便叫桑榆去把招塵牽來。

招塵順從地讓桑榆為牠係上鞍韉，子墨玩得很是愉快。她也牽著走得穩穩當當的招塵，這一切都其樂融融。姑媽忽然問她：「桑榆啊，上次那公子，你覺得如何？」桑榆紅了臉。

「印象……還不錯。」桑榆回答。不知為何，招塵再一次暴動起來，子墨被摔在地上。我大驚：「子墨！」姑父趕忙把它抱到安

全地帶，他全身都是擦傷，所幸無性命之憂。爹爹上去試圖牽制住招塵，但招塵反而更加狂暴。

「我們走了！」姑媽尖叫，姑父一臉惱火。「沒想到你們家的馬匹竟如此狂躁！」他們摔門離去。

爹爹又拿出了鞭子。

招塵已然傷痕累累，但爹爹沒有就此停手，反而越打越狠，招塵也慢慢地失去了抵抗。桑榆想到了爹爹要做什麼：「爹爹，住手啊！」但來不及了，牠最終支撐不住，「咕咚」一聲臥倒在地。牠受了重傷，躺在地上，氣若游絲，嘴角流下白沫。爹爹舉起鐮刀，娘已不忍再看，摀住桑榆的雙眼，把她拉到屋裡。娘的手掌濕潤了。

娘簡單為桑榆蓋好了被子後出去了。桑榆隱隱約約聽到了娘與爹爹的話，爹爹喘著粗氣：「這馬肉就别吃了，桑榆說這馬什麼都不吃，不知患上了什麼疾病。」

娘應：「這馬皮還不錯，能值個好價錢。放院子裡曬曬，過幾天出遠門的時候再帶去買了吧。」

爹的表情透露著一點遺憾：「好。不過這馬生前還真是一匹好馬，陪我闖遍了大江南北。這馬又是桑榆最喜愛的馬匹，疼愛有加，要不是今日這般反叛，差點鬧出人命，我也不會出此下策。著實有些可惜。」

桑榆夢中，白色的霧霾中走出一位素衣男子，看不清五官。桑榆來不及反抗，強勁的力道就鎖住她的咽喉，掩藏在寬大的袖下是星星點點的血痕。桑榆眉頭一皺，猛然驚醒。自己好像真的感受到了窒息般的痛苦，咳了好一會才喘上氣。

## 六

招塵睜開了眼睛，面對著熾熱的岩漿與焦黑的地面，再看看天空，一片漆黑，了無生機。是地府，牠知道牠死了。可是，為什麼自己沒有灰飛煙滅？

其實，招塵上輩子並非馬，而是人。並且與上輩子的桑榆喜結良緣，二人家庭十分和睦。前世的他是位罪人，桑榆卻仍義無反顧地嫁給了他，他感激不盡。轉世時，桑榆重新轉世成人，忘掉了前世。可是，招塵因生前的罪過，被罰為畜牲轉世。他捨不得忘記桑榆，向閻王祈求不要喝下孟婆湯，以保留此生記憶。閻王答應了他的請求，但提出的條件是，下一世結束後，他將不再轉世，而是煙消雲散。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重新轉世後，招塵成為了桑榆家的馬。牠一直在找機會向桑榆示好，可是礙於種族不同，無法實現，更不可能被接納。在桑榆娘說出可以將她嫁給救出爹爹之人的話時，牠不願放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歷盡艱險救出了主人，卻沒想到落得此般下場。

招塵眨了眨眼睛，看到兩人站在自己面前。一人高大，一人矮小。一人他再熟悉不過，正是閻王。高大的身影所帶來的壓迫感，令他不由自主地後退了一步。另一人，是一位女子，牠從未見過。臉上的青春年華早已退去，只留下了一道橫跨面頰的傷痕。

閻王說：「招塵，我可憐你。我可以收回之前所說的你要付出的『代價』，投胎吧，忘卻一切，對你來說也未嘗不是件好事。」

「我……」

女子發話了：「容我介紹一下自己。我，是孟婆。喝了我熬的這碗孟婆湯吧，可忘卻一切。」

「我不想忘掉。我還想與她在一起！」招塵眼裡燃燒著執著。

閻王有些不滿：「為何？若不是我的憐憫，你早就煙消雲散了。給你機會，你還不珍惜嗎？」



招塵不肯退步：「我是放不下她。你們是神仙，就不能成全我和她嗎？我一定要與她在一起，三生三世永不分離！」

孟婆笑了：「執念啊。看到我臉上的疤了麼？我為心上人擋下了一切，他呢？我死後他不還是照樣吃喝玩樂？放不下可不是什麼好事。上輩子你不是也這樣嗎？現在呢？還是成為了現在這副可憐的樣子。」

「桑榆不一樣！我知道她還深愛著我！上輩子，她為我擋下了箭，為我上刀山下火海。這一世，她爹爹要殺我時，她也挽留了！她哭了！」招塵清秀的面龐逐漸畸形，樣子恐怖極了。

「也罷，我有個方法能助你。」閻王饒有趣味的說。

「哦？怎樣？」招塵的樣子愈發叫人害怕。

閻王譏笑：「讓她變成我們的一員吧。幻化成靈魂的她將只屬於你一個人。」

「成為什麼？」招塵問。

「蠶神。很適合她吧？」孟婆眉眼之間都是邪氣。

「她會快樂嗎？」

閻王的眼光很犀利：「你到底願不願意？若是不肯，你就眼睜睜看著她嫁給某位貴公子吧。」

「我當然願意。」招塵的眼中閃出渴望的光。

「我命令你附身於馬皮之上，執行我賦予你的任務。若是成功，你將獨佔桑榆，永不分離。」閻王指向招塵的額頭。

他手一揮，招塵的魂魄離開了地府。



招塵面前的景色一變，牠看見的是那熟悉的院子：桑榆家的庭院。

一位少女款款走來，是桑榆。桑榆撫著院中曬著的馬皮，「她還是記憶中的模樣啊……」招塵看得出神。

桑榆披上他，望著遠方自由翱翔的飛鳥，摸著馬皮細軟的毛髮，呢喃道：「招塵，爹爹和娘這麼做，該是為我留下些念想吧？」

「果然，你還是捨不得我……」

馬皮一捲，快速把桑榆包裹在內。

桑榆眼前一黑。

「啊！」桑榆驚呼，發生了什麼？

「別怕，很快，你就將得到救贖了。」一個男聲在桑榆的腦海裡迴盪，是誰？她感覺自己像是聽過這聲音一樣。可是，這聲音卻又不像是曾經聽過的聲音。

像，也不像。

桑榆百思不得其解，止不住地顫抖：「我不需要所謂的救贖，放我下來！」恐懼感油然而生，桑榆手腳冰冷，感覺身上的熱量被馬皮吸收了一般。現在分明是酷暑，桑榆卻冷的發抖。

一種詭異的力量把桑榆提起，自己正在緩緩上升，她很忐忑，大喊：「爹娘救我！」可是迎來的卻是空洞的回聲。

「為何？這樣不好嗎？你要跟我永遠在一起了。」那個聲音又在耳邊響起，令人不寒而慄。

「我不想聽！」桑榆想摀住自己的耳朵，可是全身動彈不得。

幾天後，人們在一棵樹上找到了包裹在馬皮中的桑榆。她雖已死去，但面目如生。桑榆父母自是痛不欲生，但因女兒之死著實怪異，於是他們最終將女兒埋葬在樹旁。

此樹的葉片呈鋸齒狀，是人們從未見過的樹種。因為這件喪女的怪事發生在此樹上，人們遂稱之為「喪」樹。再後來，此樹的名

字在後人口耳相傳中，又變成了「桑」樹。最重要的是，人們發現此種樹的葉子，正是蠶的唯一食物，於是家家開始養蠶，剝繭抽絲，將之紡成最精美的一種布料——絲綢。

再後來，為了表示感激，人們在各地修建廟宇，祭拜起「蠶神娘娘」。

所有蠶神廟中，都有一座奇怪的神像高高端坐，那是一位裹著馬皮的少女。

少女和馬，永不分離。



不知是什麼年代，蠶神廟內，一對母女跪拜在蠶神娘娘的像前。母親穿著白色短袖與破了洞的牛仔短褲，女孩穿著潔白紗裙，裙擺到膝蓋，布料粗糙。這裝扮怎麼看怎麼像現代的裝扮。

忽地一陣陰風吹來，一陣竦笑傳入兩人的耳朵，似乎是蠶神像裏傳來的。

竦笑過後是一段不明所以的話：「繭殼，空有其表……」那聲音悽楚慘烈。

風散了。

留下了那對滿臉驚恐的母女。

### 作者的話

這篇小說的靈感來自於七年級中國古代經典課程中，老師所提到的《蠶女》一篇。《蠶女》這一篇文章思路清奇，想法新穎，在看到時我已經萌生出了愈多的想法。後來張老師也讓我們嘗試著改編這些我們學習過的文章。毫不意外的，我選擇了改編《蠶女》這一篇文章，也就是這一故事篇章的原型。

因為故事背景在古代，仍須查閱資料使得人物的舉止、故事的發展貼合當下的背景，使得故事顯得合理。寫作的過程很有趣，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紓壓的方式。







高小祺 著  
（九年級）



## 前傳：《囍》

### 一·雪

十二年前，冬天。

韶華省，汐家。

雪鋪滿地。萬木凋零，傲寒冰爽封鎖韶華城區。連夜風雪，韶華的色彩黯淡了幾分，淪落為黑白一片。唯有少數綴綴色彩，猶如幾朵尚未凋落的梅花零落於此，奄奄一息地望著召喚它們的命運。

當然，汐府除外。

眼前一片火紅。

今日是汐家少爺和洛家大小姐的婚禮。

畢竟是兩大名門的婚事，婚宴蔚為壯觀。光瞧披滿窗櫺的紅緞布，編織稠密、顏色鮮紅，摸起來又格外的絲滑柔順。這般非凡品之貨，來自國內最頂尖的布商。

府內尚未達到酒酣耳熱之際，但眾人已在宴席上蠢蠢欲動、低聲寒暄，時不時望向出口。

一個擁有皇家血脈的軍功顯赫的武將之家和國內的第一大商家，汐家長子與洛家金枝玉葉的婚禮，郎才女貌，一對璧人。百聞不如一見，誰不想看。但沒身份，自然是求之不得。因此，來的都是衣冠輻湊。乍看之下，洛、楚、宋、顏、沈各大名門望族都到了。汐、洛兩家更是為了舉行一個完美的婚禮，正式綁定兩家婚姻而下了血本，整場婚宴隨便拿起一件物品都價值不菲。

另一邊，洛家。

洛府內每人此時正手忙腳亂地為自家大小姐準備大婚。傭人各自匆匆忙忙地你來我往，主人們則爭著朝夕流逝的時間，俱厲聲色地指使著他們。大廳裡忙亂成一團。

昨夜一晚寒風凜冽，今早卻陽光曖昧。

一位衣香鬢影的姑娘在匆忙奔走的眾人中，如站在暴風眼之中。她一身豔紅的長袍，刺繡精緻，顯然花了不少心思與錢。頭上垂墜的金飾返照著外面的縷縷陽光，金光閃閃。圍繞在光暈之中，她是多麼的美，如天使下凡。她，正是洛家大小姐。

大廳門口冒出一個小男孩的身影。男孩子年幼但身手敏捷，如疾風一般來到洛漆燦旁邊。

「弟弟，你怎麼來了，媽媽不是吩咐你待在外面？小心等下被她看見。」

「我這還不是偷偷進來看妳的嗎？」男孩噘著嘴，嘟囔道，「外面多無聊呀，我來陪妳，難道妳不開心？」

洛漆燦挑眉。「你這還牽扯上我了？媽媽讓你不進來，就是怕你礙事。」見男孩張口頂嘴，她嘆氣，嘴角卻牽扯著一絲笑意，「來，到姐姐旁邊坐下。」

男孩乖乖坐下。

「姐姐，妳的大花轎真美。」確實，外頭停著的花轎花了洛父不少錢，肯定靡麗無比。

與男孩說著，洛漆燦眼底浮現一抹不捨。

「弟弟。」

「是，姐姐？」

「答應我，你一定要照顧好自己，要幸福。不管怎樣，要幸福。」

男孩疑惑的歪頭，眼中盡是不諳世事的天真。洛漆燦見狀，撫摸了下他的頭，「答應姐姐好嗎？」

男孩小大人似地爽快地答應著，「好，姐姐。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洛漆燦紅唇輕啓，嫣然一笑。一抹紅唇，配上一身清風中微飄的紅紗，嬌豔嫵媚。



「姐姐，」小男孩繃著小臉盯著她，彷彿看入她靈魂的最深處。  
洛漆燦輕顫。

「嗯？」

「那你也要幸福。」

洛漆燦笑了。

「當然。」

## 二 · 囍

汐府。

洛漆燦從洛家上花轎時約為日中，日昃時分，花轎被迎入汐府。

其實，送洛漆燦入花轎前，汐釗與洛漆燦兩人曾在洛家的牡丹園閒步一陣，交換著甜言蜜語，笑容莞爾。他們早已準備好攜手走入未知的世界，和對方一起面對所有困難。心早已脫離心軌而纏繞在一起，不得不分別時也不捨得說那聲再見。

不過作為韶華省兩大家族，沒有人不相信，這也是一場商業聯姻。貿易的種子，無需肥料，生出一朵豔麗的牡丹。

一聲冷笑消失在旋風之中。

因它誕生的花兒，也要因它而凋謝。

花轎抵達汐府大門，前來迎接的正是剛剛的那個小男孩，他手裡捧著個小酒壺。前段時間還憨憨傻傻的他，現在衣冠楚楚，染了一身豪門正派的嚴肅。但這時，他的冷漠還只是表面上的一層易碎玻璃，沒有後來寒入骨子裡的無情。

男孩向新娘獻茶，是為長途跋涉出嫁的新娘解渴的習俗。高貴綺麗的新娘接過茶杯。

茶色異常的鮮明，但也情有可原，畢竟，這可是她最美好的一

天，必須樣樣都俱備著最高的品質。茶口感意外地青澀，似乎染了一絲辣味。她一飲而盡，將茶壺杯回給男孩。

洛漆燦只感覺一陣焚身的熾熱，然後刺骨的寒意。她搖搖頭並將其拋入腦後，走入汐府。

拜堂之始，燃燭，焚香，鳴爆竹，奏樂。

樂畢，朗誦道：「香煙縹緲，燈燭輝煌，新郎新娘齊登花堂。」

「男女聯姻，一堂締約。良緣永結，匹配同稱。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卜他年瓜瓞綿綿，爾昌爾熾。謹以白頭之約，書向鴻箋，好將紅葉之盟，載明鴛譜。永配此誓，與汝偕老。」

喜今日赤繩系定，珠聯璧合。

卜他年白頭永偕，桂馥蘭馨。

禮同掌判，合二姓以聯姻，

詩詠宜家，敦百年之靜好。

此證！」

新娘心中響起新郎之前在她耳邊低語的誓言：「執子之手，承汝之憂。願為甜釀，盈汝之杯。願為明燭，為汝之光。」

新娘笑了，送出右手，猶如送出她的全世界。

「燕爾新婚，百年嘉偶。」

「吉時已到，拜堂成親！」

「一拜天地，」

汐釗餘光掃落洛漆燦，眉頭一皺。不知為何，她似乎略顯蒼白。

「二拜高堂，」

起身時，新娘顫抖著。

「夫妻對拜。」

新娘新郎同時跪下。動作有些生疏，僅管穿著厚重的禮服也傳出一聲擊地的悶響。

拜完，兩人起身，相對而立。

新郎垂眸透過紅紗搜索新娘的眼神。新娘低著頭，臉蒙上陰影，無法辨別她精緻的五官。這樣的陰影，在眾光的照耀下，被襯托得無比的黯淡，如深淵般幽暗。

新郎莫名浮出一種不妙的預感。

「漆燄？」他小聲叫她，聲線漸變慌張。她依然靜止，無動於衷。

「漆燄？妳還好吧。」他背脊滑過一絲涼，他在黑暗中終究找不到她的五官。心弦拉緊，他抓住紅紗的邊緣。她白皙的喉嚨顫了一下。

「漆燄！」他將紅紗掀翻，她纖塵不染的臉龐暴露在燭火之中，異常的白。她閉著雙眸，垂著臉，如睡著了。不，她似乎並沒有呼吸，如冰封死屍一般站在原地。

新郎的呼吸好像瞬間凝固了。只見她緩緩地睜開眼睛。眼眸深邃，瞳孔吞噬眼白，如黑夜吞噬星辰。

現場一片寂靜。

新娘勾起如婚紗般豔紅的嘴唇，張口撲向新郎。

### 三·歸

洛府後面，種著一片垂柳。

「哈哈哈哈！」一個快得幾乎模糊的淡藍色身影在垂柳中亂竄，小手胡亂揮舞著歡快地飛奔。

「別總是跑得那麼快呀！等一下我又找不到你了。」穿著紫裙的少女優雅地跟在後面，披上棉質斗篷輕聲訓斥，語中流露著歡笑。近看，她面容如琬似花、氣質非凡，十分符合洛府金枝玉葉的名號。

「就是要你找不到我！」孩童瞬間消失無影。

洛漆燄臉上卻不見一絲慌張，她慢悠悠地走到一棵垂柳下，眯著眼睛仰頭道：「還不快點下來。」

樹枝一陣沙沙作響，孩童靈活地從樹上爬下來，到洛漆燄附近便一躍跳進她懷裡。

孩童的小臉因激烈運動紅彤彤的，兩隻漆黑水靈的眼睛睜大地看著她，嘟著嘴，有些疑惑又鬱悶地小聲問：「怎麼又找到我了。」

洛漆燄溫柔地拍了拍他掛在自己身上的孩子，笑道：「不是說了嗎。」

「我一定會找到你的。」

婚宴頓時陷入一片混亂。

新娘咬住新郎的喉嚨，猛地一扯，將它撕碎。

不知是陷於驚訝，或因為感情，新郎沒有反抗。

血濺三尺，新郎的身軀直直落下。

生死的界限永遠將二人阻隔於兩岸。

新娘毫不留情。她如瘋了似地襲擊在場嘉賓，不管是洛家還是終究沒有嫁入門的汐家，都落在她的手裡，包括自己的父母。

當時，大家劍已出鞘，緊張地防衛著自家。當汐家淪陷在妖魔手



中後，她轉身攻擊自家。手指間伸出的利爪滴著血，全黑的眼球內無法反映灼火。她如獵食般的地向洛父走去，腳步中毫無牽絲猶疑。

刀光劍影間，洛父閉眼向妖魔劃去，卻在碰到肌膚前戛然而止。洛母扯著持劍的洛父。

瞬間，一道紅痕劃過他的喉嚨，動作利索、絲滑。洛父轉身抱緊洛母，當銳爪落在背脊上勾出塊塊血肉時，他閉著眼。直到背後已經淪為一塌血肉模糊的慘狀，心臟被刺穿，他才倒下。

洛母隨之殉情。

妖魔轉身，血肉橫飛、血流成河。

有些人早已倉皇逃跑。其餘的人一一倒下。

汐府依舊一片紅。

只不過，這次是由鮮血染紅原本的薑紅。

鮮血淋漓，殘屍佈滿宴廳。

也許，本就註定這樣。

## 四·落

「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

洛漆熒走出腥風血雨的汐府。

洛漆熒望著天際。

淪為塵世間殘渣餘孽，她何去何從？

落日夕暉將其染紅，正如她佈滿血絲的雙眸。

眼底希冀如婚宴上的蠟燭一般，悄然聲息地熄滅了。

夜已深。此時，妖魔出沒的消息已傳遍韶華。

但當軍使守衛帶著大批士兵闖入汐府時，迎來的唯有血淋淋一

幕：殘破不堪的婚宴現場，杯盤狼藉，血花四濺。除此，只有一排浩浩蕩蕩、步伐堅定的血腳印，在殘雪上生出一朵朵紅花，陪著悄然綻放的幾朵梅花。

這一齣戲，就這樣在雪窖冰天的夜晚，落幕了。

直到十二年後再被掀開為止。

## 正傳：《喪》

### 一·血債

好冷。

徹骨的嚴寒正侵蝕著他薄弱的身子，從腳趾到暴露在寒風的臉頰，慢慢地擴及全身。他漸漸失去四肢的知覺，視線逐漸模糊。儘管雙腳早已麻木，他只固執地拖著垂危虛浮的身軀踉蹌向前走，因為他不能回頭。

他倒入茫茫冰雪的擁抱。

十二年後，首都瀛浪省。

煙雨濛濛，天色昏暗。遠處的城市迷離倘佯，只見煙霧裊裊。凌晨的燈火明明滅滅，小巷裡只聽見淅瀝淅瀝的雨聲，及皮靴碰撞地面時沈重的聲響。

染紅的雨水順著洛欽羽的臉頰流下，沒入濕透的黑色衣領。鮮血豔紅流淌，劇目怵心。殘紅入水，隨著雨水無情地流走。

十九歲的洛欽羽繞過幾條小巷，身後抖動的黑披風隨他沒入黑夜。翻身一蹬，他越上一家客棧的窗台。他虛握著藏匿於衣中的小刀，身子貼牆，暗中觀察幾秒，確認身後沒有人影尾隨後，轉身破

窗而入。

進入客棧房間，他無視身上正在淌血的傷口，把衣襟內，扣在背上的刀劍卸下丟在床底。他靠在床邊，閉眼稍息，本已白皙的臉龐襯著赤紅，在昏黃的燭光下更顯蒼白。

再睜眼時，黑眸已經冷漠黯淡。

他把手伸進袖子，取出偷來的紙卷，解開系著的黛色絲帶，緩緩地卷開翻閱。

深邃眸子漸漸吞噬映著的燭光。他的手握成拳，毫不理會手臂傷口處溢出的正一點一點地落在木質地板上的血。

只見紙上列著一排排姓名與數字——煜朝歷代有地位的家族與他們的資產明細。

而洛家及汐家那處，則被一抹紅墨狠狠劃掉。

從濃濃的墨與幾乎力透紙背的筆跡，可看出當事人的急切與暴躁。

艷如落在地板上的鮮血。

## 二 · 年華

十二年前，當洛欽羽從汐府落荒而逃並躲在雪地裡哭泣時，是顏家將他撿走並將他養大。

作為洛家最親近的親信之一，又因多年前曾欠過洛家的恩情，顏家人看著洛欽羽長大，洛欽羽落難後他們便將他養在顏家，改名為顏隱。

久而久之，他便如同每一位普通、年幼、青澀的小公子，同府裡的孩子們讀書習武。

每日勤學苦練從清晨至深夜的他，以驚人的速度成才。六年後，當時渾身浴血倒在雪地裡的孱弱兒童，已經成長為能文善武、風度

瀟灑的俊雅少年。

因為他從未忘記過，那滿目蒼夷的婚禮現場、那漫天遍地刺目的鮮紅。

那年的事，讓商界的名門望族重新洗牌，不少家族都因此淪亡。洛家的新娘作為屠殺幾乎整個婚宴來賓的兇手，身敗名裂，不知所蹤。

十三歲時，他離開顏家去遊歷江湖，翻山越嶺，走遍天涯海角，在各大城市海底撈針地尋找洛漆燦。他隱姓埋名，只為了能自在地蕩漾人間；只為了不背負詭異及驚恐的眼神、怨恨的疏離；只為了能身陷紅塵，在人間俗世中感到自己似個真正的平凡人。

山高路遠，他這麼徒步尋找，便過了幾年靜謐的時光。

## 三 · 醞釀

「羽兒！」

「娘？」披紅掛彩的幼兒懵懵懂懂地跑進大廳。鋪錦列繡的婚宴場地華靡又精緻，他越過鮮紅的地毯，快步到母親身邊。

「這是解渴茶，等下等你姐姐到了，倒一杯遞給她喝，懂嗎？」身穿一襲喜服的洛母指著桌子上的一壺茶，聲調溫和。

「是，娘。」

「等一下在姐姐到之前，你先找別家的小孩們玩玩，好嗎？」

「嗯！」

「好，那我們先回家吧。」

掛燈結彩的禮堂，華燈閃爍，彷彿邀請著新娘的到來。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破曉時分，晨曦穿過縹緲虛無的紗帘，照亮淬葉茶樓。



洛欽羽踏著陽光斑駁的大理石走上茶樓二層，在角落處坐下。他俯視樓底，過了一會兒才擺手叫來茶樓小二。小二聞風而來，站在洛欽羽身旁傾身聽著他的吩咐。記下菜單時，小二的袖子微微擦過洛欽羽的青色長袍，動作細微促狹。

洛欽羽冷漠的視線隨著店裡小二的離去背影，直到他消失在櫃檯後。

過了一會，他起身走下樓，坐在了一個身著赭紅錦衣的男人對面。

「宋公子，久仰了。這裏是否有人坐？」

#### 四·韶光

宋公子撇了他一眼，語氣客氣卻疏離地回答：「請便。找我何事？」

顏家傳來的密函並沒有確定地提及洛欽羽的下一條線索，只引導他至這位宋家的貴公子。洛欽羽也不知為何顏家指引他來尋這位大名鼎鼎商戶的大少爺，但既然有了新線索，那他當然得前去探索。

既然什麼都不知道，只能厚著臉皮上前問候打交道。錯過這次機會，下次能否再遇見這人就不一定了。

洛欽羽暗自觀察他。他錦衣玉食、舉止優雅、儀態端正，即便洛欽羽能看出他明顯地排斥自己，表面卻顯出謙和平靜。此人顯然修養極好，是生在名門望族之人。談吐俐落又不失禮儀，這是混在商業圈中的人士磨礪已久的習慣。果然是北部商界最大的名戶，既然是這樣……洛欽羽垂目掩飾眼底的波瀾。會不會也參雜在十二年前的那件事之中？

洛欽羽多年前的確多次聽過父母提起宋家，但他也記得，當時宋家資產及涉及的貿易往來遠遠沒有現在的龐大，也沒有與洛家多

親近，日常來往也只有表面上的客套虛言以及單純的商業關係。且宋家在婚禮後暗淡無聞了幾年，直到八、九年前才重出江湖，開始發展擴大，於五、六年前達成現在的巔峰，如今也是煜朝數一數二、聲名顯赫的富商家族。至於他有沒有參加十二年前的婚禮……按這個時間線來算，也不是不可能。那他又為何又願意介入我的計畫？作為一個優秀的商人，我的計畫必定是對他有利的。這個原因又是什麼呢……

是好是壞，就不好說了。

「聽說宋公子最近打算涉足兵器火藥行業，在下是否猜準宋公子心意？」

宋公子正眼望向洛欽羽，頷首輕笑道：「的確。兄台為何提起？難道兄台想為宋某提供資源？」

洛欽羽鬆了一口氣。幸好幾天前在路上聽聞了這件事，顏家又剛好新進了一批兵器。真是天時地利人和呀。

「的確如此。」洛欽羽回道，「宋公子是否願意到在下住處，找個較隱蔽的地方談談公事？」

宋公子挑眉，拿起手裡的茶飲了一口：「那當初為何為不直接聯繫宋某，私下約談？更何況，我為什麼要與你合作？暫且不說我不認識你，尚有多少豪門貴族想與我們合作，我為何要與一個無名小卒談條件？」

「說不上是無名小卒，只是湮沒無聞罷了。在下只希望宋公子能紆尊降貴，願與洛某思懷敘舊。隔牆有耳，不如宋公子同我找個較隱秘的地方談談心吧。」

## 五·易逝

穿著紫裙的姑娘坐在一棵垂柳樹上，旁邊依偎著一個小孩童。

「姐姐，」他哽咽道，他似乎還想說些什麼，但委屈的眼淚爭先流了出來。他小聲啜泣，旁邊的姑娘拍著他的背，無聲地安撫著他。

「說吧，羽兒，說出來就好一點了。」

「他……楊鱗他們就這樣走了……」孩子軟軟的聲音顫抖著，眼淚一波波地流下稚嫩白皙的臉龐。「他們離開——他們不要跟我玩了……」他哭得渾身直抽，語無倫次。

姑娘將他摟到懷裏，任他的眼裡浸濕她衣襟，她眼裡的心疼與憐愛一覽無遺。

她溫柔的安慰他：「沒事，還有姐姐在。就算這世上的人都離你而去，姐姐還是會永遠地陪著你，永遠不會離開。」

樹林中掀起一陣風，吹得垂柳沙沙作響，幾乎將她的言語淹沒在其中。

果不其然，宋公子答應了。

若不是迫不得已，洛欽羽絕對不會那麼輕易地透露身世，但他深知，面對如宋大少爺如此巧舌如簧之人，行動得果斷乾脆。

宋嵌浠聽聞時，驟然將茶杯砸在桌上，捏著杯子的指節慘淡無血。安靜了片刻後，他卻若無其事的抬頭，面無表情，神情清冷。「失態了，抱歉。」

見此，洛欽羽瞳孔猛然一縮，心中的猜測又多了幾分。

「往事已成黃粱夢，嗟嘆無用。但是兵器買賣這件事，我倒是可以考慮考慮。」宋嵌浠悠閒地坐在洛欽羽的床榻上，「說吧，你到底想要如何。」

洛欽羽皺了皺眉頭。「宋公子，武器裝備目前聚——」

「別說這些花言巧語了。」宋嵌浠微仰頭，凝視著洛欽羽。「我問你，你到底想從我這裏得到什麼？是關於十二年前的事吧？」

洛欽羽沈默了。這宋公子似乎卸掉了表面的一層偽裝，變得隨和許多。同時，也變得更難預測許多。他到底保留著什麼心機，他深不可知。

「商界每個家族的歷代資產紀錄。」洛欽羽早已知道，洛家與汐家的悲劇是來自某個蛇蠍心腸的家族之手。為了成全自己對於權力錢財的渴望，他們不惜用如此陰狠殘佞的手段對付洛家與汐家，造成一個逆天轉命的悲劇。

「我為什麼要給你？」宋嵌浠並沒有否認自己手上有這樣的東西。他只冷笑地看著洛欽羽，「你知道洛家現在是什麼樣的地位？」

宋嵌浠沒有給洛欽羽開口的機會。他站起身，緩步走向站在客房中心的洛欽羽：「既然不知道，那便由我告訴你吧。」

「洛家及汐家是商界的禁詞，更是在這個塵世上被厭惡，趕盡殺絕的東西。大家閉口不提洛家及汐家，因為他們羞於提到我國曾經存在過如此邪毒的事件。」

洛欽羽低著頭，看似安靜地站著。當宋嵌浠走近時，卻明顯地看見身子緊繃，雙手捲成拳，顯然在隱忍動手的衝動。

宋嵌浠冷笑，眼裡滿是毫無遮掩的仇恨及譏諷。時機還未到。此時，達不到最好的效果。他慢慢的退後，傾身靠在茶几旁。

「你說吧。你想要它來做什麼。難道洛家還有翻身的餘地？」

「壞人放下屠刀可立地成佛，好人做了壞事難道就永世不得超生？沒這個道理。」洛欽羽回道。

宋嵌浠沒說話，只是輕輕頷首，走出客房。



## 六·殘紅

隔日拂曉，旭日東昇。

洛欽羽研究完整理好的資料，正坐在書桌椅上，把臉埋在手心裡。他的頭髮微亂，衣襟領口敞開，臉色稍為蒼白，眼底一抹青，面容十分憔悴。

他通宵達旦地整理從宋嵌浠手中拿到的資料，最終分析出的結果卻無法帶給他任何快感，他只感到冰徹心髓的心寒。有撕心裂肺的痛不欲絕，卻又有悵然若失的平靜安寧。

他拿起桌上的資料，指腹輕輕地摩擦手中的宣紙。紙上刺目的紅墨，染紅了幾個家族的名字。那紅，豔得令人心驚膽顫。

夏家、關家、陵家。

只要近看，便能發現：墨還未乾，未乾濃墨映著即將火燼灰冷的燭光，折出如同刀刀般冰涼刺骨的暗光。

這光，如同五年前那道刀光一樣凜冽：

洛漆燦站在禮堂中央，周圍一片人體與血海。

她的紅眸逐漸黯淡，默默地變回往常的墨瞳。手上的青筋也淡了，蒼白的皮膚恢復成以往的血色。她身上的異常退掉，只剩下一個站在禮堂裡渾身染血紅衣新娘的身影。

突然，她跪倒在地，崩潰似的嚎啕大哭。她纖細的背影顫抖著，白皙的雙手摀著臉，楚楚可憐得令人不禁憐惜。

屍骨未寒的屍海之中，一個人影慢慢的坐了起來，顛顛巍巍地走向新娘。

新娘似乎已經哭得神智不清，她撿起身旁掉落的劍，倏爾就要將利刃抹在頸間。

「洛小姐！」她被一道驚呼打斷。「別！」

新娘驀然回首，見一位身穿寶藍色貴服的男子向她走來。他渾

身浴血，絲綢衣裳多處被撕裂，身上多處傷痕累累。他按著身側一道血流不止的傷口向她慢步走來。

「宋大人？」她的聲音沙啞不堪，失去了平時的那種溫潤委婉。

「洛小姐，你還好嗎？」洛漆燦並沒有回答，只是略顯憂鬱地盯著他。宋昱暉含笑：「肯定不好吧，但我相信，妳一定有個解釋。」他伸手握住洛漆燦手中的劍。

但她不肯放手，嘆道：「鴛鴦雙棲，末路同歸。這樣也挺好的。」

宋昱暉不留餘地地強行取走他手中的劍。「別這樣說，汐釧肯定希望妳活著。」

「是嗎……？」

刀刀依舊滴著血，空中濃郁的血腥味似乎又重了幾分。

洛漆燦突然嫣然一笑，任他取走手中的劍。

「宋昱暉……」她喃喃道。

「嗯，洛小姐？會沒事的。」他笑。

瞬息之間，新娘伸出指尖生出黑色長爪的手，一划，乾脆利落地結束了宋昱暉的生命。暗紅的血液濺過她的臉，卻襯托得她雙眼更加的豔紅，皮膚更加雪白。她慢慢地割著他的臉龐，用爪尖將宋昱暉的皮肉輕輕挑起。

「這幅皮囊不錯呀，作為第一幅……很有儀式感。」新娘挑著嘴唇扯出一抹殘忍的微笑。

「嗯，」「宋昱暉」重新站起，「會沒事的。」

「他」踩過滿目蒼夷的狼藉，伴著骨頭碎裂的聲音走向禮堂大門外的茫茫冰天雪地。

雪地裡，映著月亮的慘白寒光。

「他」身後，留下了一片屍體，一襲靡麗嫁衣，與一雙從寶藍披風裡透出的年幼且充滿無盡迷茫與怨恨的目光。

## 七·明滅

日沒酉時，淬葉茶樓。

洛欽羽與宋嵌浠坐在二樓包間。兩人對坐著，久久未開口發言。

宋嵌浠悠悠地飲了一口茶：「所以，從我這邊拿到的東西，有解析出什麼嘛？」

「……有。」洛欽羽沉聲回答道。

「喔？」宋嵌浠頗有樂趣地挑了挑眉，「說說看。」

「韶華省的夏家、關家。首都的陵家與柳家。」洛欽羽簡潔明瞭，一針見血。

他們在十二年前策劃的那場屠殺簡直是虎口拔牙，必須是萬無一失，可見他們當時是怎樣的焦急與絕望。洛欽羽想起他們現在在生意場上風生水起的模樣，顯然這樣的冒險確實是值得的。

「怎麼說？」

「十二年前，那件事發生之後。」洛欽羽回道，「當時，商界中顯貴的家族本身便去了不少，最後平安脫身的更是寥寥無幾。婚禮之後，商界不少家族的資產大幅崩塌，之後的幾年商界更是了無生機。而在這些家族中，唯一與婚禮不相干，資產沒受到波動，在這場商界崩塌中敏捷又低調地汲取利益，產業發展迅速的，便只剩這幾個家族了。」

當然，還有你。

宋嵌浠並沒有對他的分析做出任何評價，只點頭說道：「那他們又是如何製造那場殺戮？」

「那杯茶。」

男孩向新娘獻茶，是為長途跋涉出嫁的新娘解渴的習俗。新娘接過茶杯。

茶色異常的鮮明，但也情有可原，畢竟，這可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必須樣樣都俱備著最高的品質。

「憑我之前的線索，那杯茶裡摻了妖血。」洛欽羽低頭以掩飾目中的厭惡。

新娘飲茶，一飲而盡，並將茶杯遞回給男孩。

新娘轉身，踩著喜紅的地毯優雅的走入汐府。

他曾經走遍全國大半的省份，以找尋將人變成妖的秘法。妖血的來源至今還是個謎題，但洛欽羽得到的信息已經讓他得知，妖血是人成妖最快捷的方法，會令人痛不欲生、受到錐心刺骨的疼痛，以至於以妖血轉變的新妖通常會暴走、大開殺戒。而他們暫時清醒以後，也會發現自己已經成了一個殺人如麻、吞噬人心的妖怪。

「是嗎？」宋嵌浠似笑非笑的望著他，「原來如此。感謝洛大人的提點。宋某總算明白了。那洛大人打算怎麼處理這件事？何況，您可知曉放置妖血的人是誰？」

洛欽羽少些意外的看著他，忽略他最後一句話：「嵌浠，你沒有感到意外？」

宋嵌浠笑了笑，將茶杯放下，向前傾身，鎖住洛欽羽的眼神，牢牢地將它因為自己的囊中之鱉。

他深眸中的鬼火明明滅滅：「弱肉強食，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洛欽羽沈默不語，只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宋嵌浠嘆道：「洛家與汐家的聯姻，結合了兩家龐大的勢力，只會帶給這兩個家族無限的利益，而對其他家族卻是無限的威脅。你自己也清楚，洛家在商業圈的地位是無人可及的，而汐家則擁有幾乎足以匹敵皇室的軍權。更何況洛漆燦與汐釗又真的情投意合、



兩情相悅，沒有讓其他家族乘機而入的可能。你們已經十分地謹慎了，那天應邀出席的家族無一不是與你們深情厚誼。」

洛欽羽還是微微失神地望著他，沈默不語。

宋嵌浠看著他，唇角扯出一個譏諷的笑容：「人性，不都如此？」

## 八·醉生

晚秋的景象很美。

秋風瑟瑟，光禿禿的枝桠交錯著，儘管是凌晨，灰濛濛的天色依舊昏暗，一片混沌。

宋嵌浠低垂著眼皮望著腳下的石路，眼神中的淡漠挾帶了些陰鬱。秋風刮得很強、很冷，將他的暗灰色的衣襪連同披肩的黑髮一併吹起，吹散修飾面龐的碎髮。暴露在冷風下的俊美面龐此刻顯得刻薄又冰冷，絲毫不見那天在茶樓裡溫文爾雅的面孔。

這是一家較小但在瀛浪內相對而言較高級的酒樓，平常來的人盡是圖那平淡喝酒的清雅時光，而非隔壁昭熙樓那般的笙歌鼎沸。

空中瀰漫著桂花酒的香氣。

宋嵌浠踏入安蕊樓，徑直上了頂樓。

秋風消停了一陣，但他坐在屋頂上，一覽無遺地望著下面的喧囂人間。此刻華燈初上，夕陽將他皮膚染上金黃，眼裡映出幽幽燃燒的金紅色火團。

他安靜地看著夕陽漸漸被大地吞沒，看著底下的人們如螻蟻般渺小，到處亂竄著。

洛欽羽上樓時，看到的便是這一幅場景。

俊美的男人瀟灑地靠坐在屋頂上，仰頭飲酒，衣服上的銀色刺繡反光而亮眼，皮膚也被夕陽渡上一層金。

聽見身後的腳步聲，宋嵌浠轉頭，看見了洛欽羽。那一眼，沉寂中帶著些許驚訝。他不由地想起前幾天第一次看到洛欽羽時的驚艷，但那種燃燒的感覺很快被後面的厭惡撲滅。

他知道洛欽羽身份時是什麼感覺？

自然是恨，滔天的恨。

宋嵌浠答應他，別無原因，就是因為他好奇。他好奇洛欽羽到底能從這些陳年舊事翻出什麼水花，會以什麼方式殺了那些仇人，也好奇洛欽羽最終會如何死。當洛欽羽坐到他對面時，一開始是無法自控的心裏一驚，隨之而來的是海沸山搖、翻江倒海的厭惡。他忍辱負重，試圖覆蓋的陳舊傷痕，就這麼被輕輕一句話揭開了。

他恨他，恨不得馬上殺了眼前這人，但又簡直被他如此單純直白的傻樣給氣笑了，突然起了戲弄的念頭——他挺想看他把自已弄死的。

就像現在，他拼命地克制著殺了洛欽羽的衝動。只是，他這幾年來一直放不下報仇的這份念頭，實在心累了，暫時不想在意這份孽緣，反正最後應來得還是會來。

所以他只是輕輕一笑，低頭掩蓋自己陰沈的目光，開玩笑道：「那我倆真是有緣分。」他入酒樓時確實看到了洛欽羽，只不過裝作沒看見罷了。

「確實。」洛欽羽掃了一手衣襪，坐在他旁邊，「宋兄這喝的是？」

「桃花酒。」宋嵌浠將酒遞給他，「嚐嚐吧。」

「宋兄愛酒？」洛欽羽與他隔不到一臂之遙，自然聞得到宋嵌浠身上濃郁的酒味，「小酌怡情，大飲傷身。」

但他還是笑了笑接過來，仰頭灌了一口：「難道是有什麼心煩之事？」

宋嵌浠意味不明地盯著洛欽羽線條優越的側顏看了片刻，直到洛欽羽轉頭，兩人的視線在瀛浪秋涼的空中交匯。「日有所思，夜

有所夢罷了。」一切盡在不言中。

夕陽斜照在他們身上，將兩人各懷鬼胎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

那天，他們聊了很久。他們有意識到卻不願相信的是，那是他們彼此與人聊天最暢快的一次。

當他們告別而分頭走向瀟浪的南與北時，嘴角都情不自禁地掛著一抹久違而真心的笑容。

## 九·夢死

宋嵌浠在黑暗中驚醒。外面，烏雲翻滾，天上無月。夜深人靜的午夜，他便睜著眼躺在床上，一動不動。只聽見細微的水聲，滴答，滴答。

夜長夢多，等夢縷漸漸離他而去，手心才傳來隱隱一絲疼痛。只見手中握著刀刃，血如泉湧、滴落在雪白的床鋪上，如雪天裡綻放的一朵朵紅梅花。

但宋嵌浠沒有尖叫，沒有驚慌，沒有恐懼。他放下匕首，如一座玉雕一般坐在床上，一動不動地望著血流不止的手心。襯著那暗紅的血，他的手顯得又蒼白又脆弱，似乎一折就斷。

深夜裡的身影，是多麼的孤絕又寂寥。

對影成三人，卻不見明月，也不見最相依無間的影子。只剩他一人，孤高又倔強。

出生便沒有娘親，由父親一手帶大，十歲那年親眼目送父親走向死亡，這是怎麼樣的痛呢？是撕心裂肺、五雷轟頂之痛；是神志錯亂、痛不欲生之苦；是在家裏時，慘絕人寰的寂靜；是徹夜無眠時，望著殘月高照直到月落星沉的空虛。

夜裡，寂靜地坐著一個人，流著血，似流露著些許傷感，散發

著強烈的距離感，沒有哭泣，沒有顫抖。

他望著流淌的血發愣，精緻的面龐浮上孩童般的迷茫與無措。他已經多年沒有發作了，如今卻又夢迴多年前幼童時的那晚。他夢見他站起來，拿起手旁的匕首，提著它走向那紅影……

可每次他醒來時，握著的總是刀刃，而不是刀柄。流血的也是他，而不是他恨之入骨的那人。

第一次發生的時候，當時照顧他的嬭嬭哭著拉著他血肉模糊的手給大夫看。她哭著，那是多麼的悲痛欲絕，但那時年幼的宋嵌浠卻沒有哭喊，不管傷口再深，血流得再多，他也未吭一聲。他望著手心的血口，失措地沈默著，盡是孩童犯事時的天真無助與徬徨無措，不是疼痛、不是苦澀、不是陰鬱、也不是哀傷。他彷彿無感於疼痛，彷彿這觸目驚心的傷口非在手上，而是在他心口；心口上的傷，沒人醫治，所以血流不止、漸漸延伸、潰爛……

那時他想，原來傷口也能這麼痛。

漸漸，身邊人對這件事情見慣了。從一開始的焦灼不安，變成後來的冷靜鎮定與處變不驚，宋嵌浠當時眼裡的迷茫也從未再次出現過。

他只是變得更內斂、冷漠、淡然，似乎把自己像個缺乏安全感的孩子一般捲縮成一團，封存在心裡。

有一天，已年邁體弱的嬭嬭告老還鄉時，他讓她把自己小時候愛蒐集木雕全都帶回去給孫子玩。

她當時十分詫異，他竟然捨得送出自己以前最心愛的雕刻，隨後又笑著拍了他的肩，說她有時也希望他還是那個未經世故的幼兒，因為他現在太累了，太辛苦了。最後，她還是拒絕拿走最後一個象徵他久遠童年的木雕。

那是他父親送給他的禮物，他一直百般珍惜，父親離開後他也曾抱著那心愛的雕刻，默默地流著淚盼著從噩夢中醒來，讓父親回



到自己身邊。

但時間無法倒流，宋昱曄無法再笑吟吟地送他木雕，他也回不到從前那個的時候，更無法還給她當時的自己。

他無法放下心中的恨。

一個夜深人靜的夜晚，宿醉一晚臥倒在窗前，他曾面對在昏暗中泛白的曉日發誓，會讓那些傷害他的人嘗到那種刻骨的痛。

他曾茫然一時。那時他還沒真正地體會過變幻莫測的世界，不會應變，不會靈活變通。是後來經歷過世界的慢慢磨練才漸漸打磨出一面面具，學會藏起自己遍體鱗傷的殘軀，強顏歡笑地去面對世界。

如今，不管遇到多凶險嚴重的事情，他的眼裡也只有漠然與蕭條。因為他早學會，世界是不會善待自己的。

所以他勤奮苦讀，孜孜不倦地投入荒廢至此已經殘破不堪的宋家產業，讓宋家捲土歸來，在商界中混得風生水起，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

他時常望著立在燭燈旁而渡上一層閃爍金色的木雕失神，陷入小時的回憶。回憶中，有他跪在娘親的墓碑前，冷風帶著落葉在耳邊呼嘯，父親熾熱的手心放在他的肩上；有他與父親騎著駿馬在密林裡狂奔，兩人開懷的笑聲迴盪在心裡……

他也曾想撒手放棄，想擺脫牢牢依附在心底的仇恨。他想，沒了這種嗜血欲，他可能能成為一個好人吧。

可是那人走入茫茫雪地的那一幕……

他永遠忘不了。

## 十·假面

穿著紫裙的姑娘在一片垂柳中慢步，華麗嬌艷的氣質中不乏一

抹小家碧玉的矜持。

她花容月貌的臉龐此刻染上愉快的笑意，她停在一棵垂柳下仰頭開懷大笑，猶如風鈴般清脆的笑聲在林子中迴盪。「說什麼呢，我怎麼可能找不到你？」

回應她的只有風聲。

孩童已消失不見。

秋逝冬來，燈火溫暖的房樓外盡是嚴寒風雪。

宋嵌浠告訴洛欽羽，他正打算做一筆生意。這筆生意牽扯到夏家、關家、翡家、陵家的資產，而這筆交易極為關鍵，若是出現什麼閃失，會對他們極其不利。因此，這次來的不是家族之首，就是首級元老，各個都有舉足輕重的權力。因此，這場聚會既是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也是一個極其冒險的行動。

洛欽羽只跟他說，他會到場的。

這秋風，蘊含著晚秋與初冬一絲寒冷。

夏家老爺與關家老爺從韶華遠道而來，渾然不知他們即將踏入一場鴻門宴。居住在首都的凌家與柳家老爺已早早到場，卻也同樣渾然不知他們身處在多麼凶險的龍潭虎穴之中。

「宋公子真是年少有為，前途無量呀！」剛落座的關老爺立馬寒暄敬酒，屋內的他人也紛紛應和。

宋公子爽快的仰頭灌下手裡的酒杯，眼底笑意盡然：「關老爺過獎了。您那筆江南的生意如今發展的可算良好？」

「甚好，甚好！這還得多謝貴公子了。如今江南的那個官鹽生意做得可真是風生水起！對了，凌風瀾你最近不也打算在江南地帶介入一筆軍火生意？」

「顏家批發的貨，確實是要在東南那塊發展。」

「前天從江南提上來的匯報上說左丞……」

外面夜幕低垂，烏雲籠罩蒼穹。此時屋內正是酒酣耳熱之際。燈火明亮而輝煌，眾人語笑喧譁，甚是展示了貴族的絢爛風采與開懷大度。

整場晚宴，宋嵌浠酒來不拒，與客人們談笑風生。

洛欽羽更是言笑晏晏，酒一杯一杯喝得酣暢淋漓。他毫無破綻的笑面下，似乎沒人發現他垂眸時眼底一閃而逝的漠然，以及他桌底下纂著衣角的那隻骨節泛白、青筋支陵的手。他一杯一杯地敬酒，自己也一杯杯灌下肚，彷彿對酒裡的辛辣酸澀毫無知覺。

他隨著眾人起哄仰頭大笑，大大方方乾脆利落地又乾了一杯。酒隨著喉結滾動落入腹中，他猛的將空杯放下，朗笑道：「我給大家講個故事吧。」

他不顧眾人反應，起身在大廳中徘徊道：「我七歲那一年，發生了一件趣事。」

夏老爺笑道：「這莫非要給我們講童年往事？」

「嗯，是的。」洛欽羽頗為認真說道後，嘴角又浮現一抹笑容，「關於幾個壞人的童年往事。」

「不知道為什麼，有幾個壞人聯手想殺我全家。要在姐姐最開心的那一天，將我們一家親手送下黃泉。最後還要將罪置於我之上。」

不知是酒精引起還是情緒波動劇烈，洛欽羽眼角微微泛紅，聲音越來越激烈。

「我才七歲，到底做了什麼？少年無罪，何必如此？」

「我曾嫁禍給宿命，曾怨天命、恨人世。我曾願相信，是我時運不濟，是那場婚禮不合時宜。」

「後來，我想了很久、很久、很久。」

「原來根本無關我的生命，無關我的感受。」

「原來只關乎利益。」

他搖搖晃晃地走到夏老爺與關老爺面前。前一秒還面露笑顏的兩者，現在面色鐵青，目眦欲裂。

「小時候，我如同其他孩子，自以為看懂了人間善惡，自以為分得了是非對錯。」

「原來，我一直生活在迷霧當中。」

洛欽羽的笑聲迴盪在倏然鴉雀無聲的宴廳，放浪不羈中有隱隱的沉痛。他驀然回首，對宋嵌浠笑道：「謝謝你，讓我看清世面。」

他走到大廳另一邊，居高臨下地鄙視著呆坐著的柳老爺，輕笑：「柳老爺，柳、寧、錚。」

「就是你，背叛了洛家吧。」

洛欽羽無視著柳寧的震驚，繼續徘徊呢喃：「就是你，背後勾結著他們其他幾個。就是你，為了利益而不惜親手將他們送上黃泉之路。」

他驟然雙手砸向酒桌，吼道：「他們給了你多少？還是他們一招手你就搖搖尾巴跟過去了？那麼重要的一天，我們不可能容忍任何差錯，只邀請了信得過的人。結果你！你辜負了我們洛家汐家，把那場宴會上的人……」

他突然似洩氣了一般跌坐在地上。「都殺了。」

「是你在茶裡加了妖血。是你讓我親手將妖血遞給姐姐，讓我親眼見她飲下。」

「是你讓我殺了她。」

## 十一·唯情，不死

「姐姐，姐姐！」

「啊哈哈哈哈！你說什麼，我是你姐姐？哈哈哈哈哈哈！」

「姐姐你怎麼了，姐姐！」

「我怎麼了？羽兒……不對，你是誰！」



「姐姐，你不記得我了？」

「記得一個人類？我不會記得我的獵物。」

「姐姐，你別這樣！」

被汗水浸濕的烏髮貼著洛欽羽的額角，他雙手抵著胸前的劍，落在刀面上的那隻手早已鮮血淋漓，但他幾乎感覺不到疼痛，只驚恐地望著架在劍上不停往下壓的尖爪。他望著那陌生的臉龐，驚恐與抗拒中夾雜了些僥倖與安心。本來悅耳的聲音如今猙獰又尖厲，但他還是認得出來，這是他姐姐。

他姐姐，不知十二年來灑了多少血，扒了多少人皮，將它們套在身上後光明正大地走在街上的洛漆燦。

「姐……」洛欽羽將頭難耐地偏過去，露出白皙修長的頸脖，手上漸漸流血過多而失去力氣。利刃慢慢逼向他的致命處，貼上肌膚，淺淺的劃出一道傷口，血漸漸地滲出……

「呼！」宅門被強行破入，一群士兵如潮水猛獸般湧了進來，一槍刺入女妖的肩，將她往後推，她猝不及防地向後翻，爪子離開洛欽羽，落在了別人身上。又一槍刺入她身體，她被穿刺在地上，動彈不得，但她依舊掙扎著，佈滿血絲的雙眼與猙獰扭曲的臉龐完美地符合了女妖的形象。

洛欽羽翻身落到地上，站在那裡看著那場景，臉上浮出些許掙扎與無措。可是他雙腳似乎被灌了水泥一樣，動彈不得，他只能眼睜睜的望著女妖雙手雙腳被綁起，嘴被塞入布條，而尖銳的叫聲戛然而止。她被那群士兵押出去，送往地獄般的命運，推向深淵的盡頭。

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姐姐離他而去。

人世萬物，唯情不死？

真是個笑話。

情之一字，真是一言難盡。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今日，洛某報滅門之仇，以牙還牙，

送你們下地獄。」

## 十二·寒刀

那些老爺們完全不是他的對手。

他們的護衛早就被宋嵌湫糊弄離開，那些老爺在放下刀劍告別勇武的時代，身手早已生疏而遲鈍，瞬間就倒在洛欽羽的劍下。

血濺三尺，血跡斑斑；殘破不堪，七零八亂。

與十二年前的婚禮似乎有些相似。

這就是天意嗎？

如果天意就是無長久無平息的混沌與盛極必衰的悲憤——

那這就是命中注定吧。

洛漆燦——不，她已經不能被稱之為洛漆燦——披著一張陌生的人皮坐在地牢裡。她身上披著的囚服殘破又骯髒，頭髮凌亂，雙眼佈滿血絲，整臉是滴著鮮紅的血，如受困的惡魔般猙獰又狼狽。

地牢空蕩、黑暗、又淒涼。

她孤身跪在其中。

厚實的鐵圈阻隔外面的大雪紛飛，可她還是盯著那漆黑中的純白出了神。

她已經很久沒平靜地觀賞如此呼嘯又優美的冬天。

洛欽羽站在大廳中，胸口劇烈起伏，他大口大口地喘著氣，淺灰的衣冠已變得鮮紅，像是剛經過決一死戰的鏖戰，而不是輕而易舉地了結了四個老頭。

他臉上沒有什麼表情，明亮的燈光如審判的光芒般打在他身上，將他照得無處躲藏。泛黃的燈火將他扇子般烏黑的睫毛拉出長長的影子，將他的雙眼埋沒在黑暗中。他依然站立在那裡，但本來緊繃

的筋骨已經放鬆了，帶著些許脫卸後的灑脫。

只是，宋嵌浠知道，對他自己來說，這場雪恥之戰才剛開幕。

他來到洛欽羽的身後，伸手撫過他的背脊。望著洛欽羽，他笑了。一眨眼，一把短刀依偎著洛欽羽的靜脈，靜靜的聆聽著他的脈搏。

「那天，整整五十多人喪生在那場婚禮。生命就這樣毫無價值的淪落在你姐姐的手下。有多少名門貴族，本可以享受一生的榮華富貴，與愛人相守白頭偕老，壽終正寢。有多少小孩，還未經歷過人生的悲歡離合，還未走過人生的道路，全都毀於一旦。先不說你利用哪種下賤的手段逃離那場殺戮，又怎麼找到我。你，洛家的殘渣餘孽，你還有臉要求我幫你報仇。實在荒唐，荒唐！」

他笑了，溫潤的低音中是解脫的自由與封閉已久的瘋狂：「這場好戲，是時候落幕了。」

他的氣息落在洛欽羽耳畔邊，洛欽羽身體緊繃著，低垂著眼，看不出任何情緒。只有他內心知道，緊張、憤怒、傷心、委屈、僥倖等混雜的情感在心裏湧動著，但沒有驚訝，因為似乎他心底從始至終便心存宋嵌浠的背叛，只是他不願相信、不願觸及那看似很小實則很大的可能。

他們兩個站在血跡斑斑的大廳中，身旁圍繞著四具面目全非的屍體。

外面大雪飄飄，白雪皚皚，一片純白。

院子外，人煙稀少，北風呼嘯。

天凝寒，瀉浪終於陷入徹骨嚴寒。

雪花慢慢的飄下，輕輕地落在大地。

洛欽羽輕輕啓唇：「你很恨我吧。」

他的語氣肯定，似乎帶著竭力掙脫後放棄抵抗時那麼點決絕的嘆息。

刀尖沿著洛欽羽的脈搏漸漸移下，刀尖飄過他的鎖骨，洛欽羽

只感到刀尖似有似無地劃破脆弱的皮膚而流露出鮮紅的血。刀順著身體往下，漸漸從腰處劃過，最後繞到他身後又再次升起，輕輕地頂著他的心臟。宋嵌浠將刀向前刺，刀尖穿過衣服，而他另一隻手繞過身體緊緊地扼住洛欽羽的喉嚨，低聲說：「是。」

### 十三 · 喜喪

「你走吧，瀉浪容不下你。」宋嵌浠對洛欽羽道。

洛欽羽望著他走過血流成河的遍地紅，消失在敞開的大門外那大雪紛飛的深夜中，流下一排鮮紅的腳印，在潔白的血中綻放出朵朵紅梅。

洛欽羽有些恍惚，他覺得自己又回到了十二年前，宋嵌浠那堅強不屈的背影似乎與十二年前的宋昱曄重合，同時緩緩地離開，漸漸地從他的人生中消失，卻永遠留在他的回憶裡周旋。

也許這就是最後的情份吧。或許這份情分，是同為被害者的憐憫，也是來自同胞的寬恕。

瀉浪。

一個黑色身影翻窗而出，在跳落的瞬間前頓了一下，望向房中桌上的一罈桃花酒。

罈子已幾乎見底，房中縈繞而瀰漫著淡淡的桃花香，甜甜的，令人陶醉。

他好像無聲笑了一下，然後躍入黑暗的夜色中。

又回到了那個樣子。好像，只是繁華入夢，大夢一場而已。

而現在他醒了，應該走了。

他走向硝煙彌漫的世界。

今天的瀉浪，燈籠高掛，白雪茫茫，紅梅傲雪，是萬家燈火，



是喧囂人間。

可是在他眼裡，這一切最終還不全都淪落為天命的笑話。

洛欽羽被通緝為殺害商界要人的頭號殺人犯。

據說，他連夜逃離瀛浪，前往老家韶華。也許，他去了現在已經成廢墟的汐府，告訴了還留守人間的靈魂，他為他們復仇了，他們可以安息了。

宋嵌浠聽聞洛欽羽趕到韶華的消息時，為洛欽羽的荒誕舉止笑了，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笑中帶著苦澀與悲憐的譏諷。他心裡有個小小的聲音嘆道：他果然還是沒有放下。

那夜，他臥在窗前，一宿夜色伴無眠。他看著黑夜中落下的雪，皎潔完整的明月，明明滅滅的萬家燈火，捧著桃花酒買醉，嘗試在瀾漫的桃花香中尋找當時的那份暢快舒心。

可那種感覺消縱即逝，他再也找不回來了。

終有一別。

一地之隔，兩相無眠。

原來，又過了一年。

第十三年了，那糾纏不放的執念，終於放過了他，讓他走向自己的人生。

洛欽羽遍體鱗傷地仰望著黑夜中端正莊嚴的滿月。

他腳下是懸崖，而懸崖遠遠的底部是等待他的命運。後面是提著刀槍穿過密林追殺上來的士兵。

他想，別做無謂的掙扎了，死得體面些。

他閉著眼，讓潔白的月光照在他精緻的面龐上。

這光，就是人間最後的溫暖了吧。

可是月光是冰涼的。

看來，世間也沒什麼好留念的。

就這樣結束了吧。

他輕輕一躍，跳下懸崖。

他在空中劃出一道美麗的弧線，像一直優美的白鶴妄圖逃離世俗的羈絆。

白衣飄飄，如月亮般純淨皎白，美得似一幅畫。

他跳得瀟灑淋漓，落下時臉上浮起隱隱笑意。

月光與嘯風，讓他心上潰爛多年的傷口結了痂。

願來世有緣再見。



· 請掃描左方二維碼  
與作者交流讀後感 ·

### 作者的話

這部小說設定靈感來源於《聊齋誌異》〈畫皮〉，和中國古代神話鬼狐怪談的元素；這些結合成為了前傳中講述的姐姐的故事，並且帶入正傳成為暗中推動故事的前因。正傳中，兩位主角因為十二年前結下的冤仇，成為後來的羈絆與「天命弄人」的故事。兩人本來能夠成為知己，因為雙雙放不下對於復仇的執念，因此此生無緣。

創作過程艱辛但很有成就感，思如泉湧時能一時寫下一大篇文章，毫無頭緒時卻只能盯著空白的一頁感到挫敗。故事中某些句子摘引自我所看的小說。小說也是我一大靈感來源，能夠渲染我寫作時的情感，讓我將這份情境帶入自己的作品中。創作時，我為了更合適的人物行動而屢屢改動情節發展，漸漸失去了原本初次下筆時的那種韻味，卻又能重新帶著故事走向另一個方向，如人生一樣，最後帶它走向了應有的結局。

這個故事，對我來說意義很大。這篇故事從一開始空白的紙張，後來成為讓我宣泄悲憤等多種五味雜陳的心情，也成為一個糾纏不放的作業。但它也同時帶給我豐富的寫作經驗，與一篇終於令我自豪的成品。希望以後能像這樣繼續寫作，也能以筆墨創作出更激動人心的人物及故事。



# 荷怨

章舒卿 著  
(九年級)



我瞄了一眼銅鏡中的美貌，嘴角忍不住往上勾。我走在空蕩蕩的大街上，思緒也在回憶中穿梭。

七年前。

那天清晨，天剛破曉。我從被窩中探出一隻手，從床下取出微皺的宣紙，自製的毛筆和沖淡的墨水。我把它們小心翼翼地鋪在床上。這些若被爹娘看到，肯定又會收走。在他們眼裡，窮苦出生的我何必附庸風雅，不如做些刺繡女紅，或者納些鞋底出去售賣補貼家用。

我用毛筆輕輕地沾了點墨汁，看向窗外的老榕樹。幾隻雛鳥在巢裡張著淡黃的鳥喙。我觀察著牠們，在晨光下開始每天的繪畫。可能因為我的名字裡有個荷字，我也最鍾情畫荷花，百畫不厭。繪畫是我和自己相處的寧靜時光，不為俗事煩擾。

不知過了多久，隔間外響起腳步聲。我急忙把畫具塞入床底，然後用垂下的被子遮蓋住微濕的宣紙。

「來，乖女兒，今天是個重要的日子。我呢，先給你打扮打扮。」娘親的聲音從木門下傳來。她把門推開，笑著走了過來，手中拿著幾隻簪子。我疑惑地瞄了一眼鏡子中的母親。爹娘平日常常愁眉苦臉，嘀咕沒家底給正在書院讀書的大哥討媳婦，有時還不滿地看著我，彷彿我活在世上就只是浪費了他們的錢。此時鏡中的娘親嘴角不住地往上揚，但我心中還是閃過一絲不安。

我一動不動地等著她把我的頭髮紮起，用眼角撇著娘親的異常舉動。這時爹爹也推門而入，手中拿著一條我從未見過的紅裙。我剛想開口，他們就把我帶到裏屋，忙碌著幫我換裝。看著銅鏡中的映象，我感到莫名的興奮，將之前的困惑暫且拋之腦後。從小就生在貧窮之家的我，從未感受過梳妝打扮的滋味。正當我在靜靜地享受這突如其來的快樂時，門外傳來了一陣馬蹄聲。

「哦，他們來了。」娘親拽著我的胳膊，把我拉到門前。我邊往走，邊側著臉問今天為何要打扮，「阿荷，前幾個月範姨來拜年，不是說了要給你找個好婆家嗎？她還真給你找了個好人家，吃穿不愁呢。」

「記得之前娘帶你去報恩寺許願時偶遇的那位富態夫人嗎？她就是來相看的，說你溫婉懂事，是個能處的……」說話間爹娘已經把我推到轎前。「今天呢，就是你的好日子。快，上轎子。」「娘，到底是哪家？怎麼這麼倉促？」但我回頭時，爹娘已經不見蹤影，而我的聲音也被淹沒在喧嘩中。

我遲疑著坐進轎子，先前的不安又在腦海中浮現。我摸著絲滑柔順的紅裙，越想越害怕。我攥緊綢布，然後鬆開手指，看著指縫間的褶皺。

「停轎！車夫！停轎！」我突然抑制不住心中的恐懼，叫了出來。

「停轎？停什麼轎啊……」他朝著我嘿嘿地怪笑。

「你今天要嫁給城南章家的貴公子做小妾！」

「什麼？」我額頭瞬間冒出了冷汗。

「對呀。」

「我今天要嫁入豪門？還做妾？」怪不得爹娘今天這麼高興。我嫁到別處後他們就少了這個負擔，而且說不定還會收入一筆豐厚的彩禮錢可以給大哥娶妻。不，我可不能讓自己被賣出去。想到這裏，我撥開窗簾，準備從小小的窗戶中跳出去。但這時，車夫反手圈住了我的腳踝。

「想跳出去？別傻了。我勸你還是乖乖地坐好，別亂動，知道嗎？否則我用繩子把你綁起來，看你往哪裡逃。」然後往裡一拽，我被拉回了原位，只能絕望地看著街尾的那座朱門越來越近。

拜堂，行禮。我一路默然。掀開蓋頭看到夫君微醺，但姿容不凡，談吐儒雅，我心裡一塊石頭悄悄放下，但轉眼瞥到門口站立的富態美婦，剛松下的心弦又不由繃了起來。「這是大夫人，以後你要向她日日問安。」夫君順著我的眼神看過去。美婦對我笑了笑，但眼光清冷如刀。

我不以為然。我一貫逆來順受，日日請安又有何難。

大夫人執掌後院，規矩繁冗，對我這個新人更是挑剔多多。每每看到夫君對我輕言細語，就免不了後幾日對我的使喚和無理遷怒。

兩年後。

嫁過來兩年有餘，我已習慣逆來順受。夫君雖然對我尚能溫言和語，但他出仕後交際越來越頻繁，不僅時常晚歸，還帶著酒意和脂粉香，大夫人對此頗有異議，主院紛爭不斷，我也常淪為兩人爭執後的遷怒對象。

我微微側著身子，從門簾中的縫隙窺探兩人。大夫人正兩眼圓睜，雙手緊緊攥著拳頭。我雖然聽不清楚他們的對話，但見她情緒越來越激動，伸手揪住了夫君的衣領。夫君滿臉嫌棄地把她的手腕掀開，粗暴地把她推倒在地上。他蹲下身子，指著她的臉破口大罵，唾沫橫飛。

我在門簾後聽到了一連串的咒罵，不禁倒吸了一口氣。剛進府時他和善的言詞下竟藏著如此凶惡的面目。我正陷入思緒，大夫人突然從地上爬了起來。我趕緊往後退，但不巧還是與她四目相對了。

她拉了一把夫君，滿臉通紅地指著我。「她是不是也曾是你金屋藏嬌的鶯花？」她尖叫著。我站在牆角，屏住呼吸。夫君厭煩地對我揮了揮手。「你在這裡摻和什麼，還不如去準備今晚的宴席佈置。快去！」我嘆了口氣，默默轉身離開。

當日宴後我拖著疲憊的步伐回到小院，心情忐忑地坐在床邊。晚宴上，夫君不停地命令我給他倒酒，他今晚肯定又喝了太多。我正揉著發酸的手腕時，走廊傳來了一陣腳步聲，正是大夫人。「你！今天他又喝多了，都是你的錯！你以為他醉了就會更喜歡你嗎？你以為你把他灌得神智不清後就能騙取他的憐愛嗎？你這個……」

我已習慣地把她的聲音當成耳旁風。她看我對她的責罵已經麻木了，突然從侍女那裏掏出一條鞭子。我當時正對著紙窗發愣，突然感到後背那火辣辣的疼痛。大夫人一言不發地對我下手，而我無法反抗，只能蜷縮在床上。在模糊的淚水中我看到她猙獰的面孔和微微上揚的嘴角。

不知多久後，她漸漸打厭了。看著我背後傷痕累累，她滿意地一笑，轉身離開。我聽到木門「啪」的一聲撞在門框上，身子又抖了一抖。不知過了多久，我把疲憊的身子拉了起來，踉蹌著朝西邊的荷塘走去。

我癱坐在水邊，輕輕地撫摸著那朵我精心照料的白荷，帶著血跡的羅裙沾著水面，一絲絲殷紅消散在水中。我剛被賣到這裡時，每當受了委屈都會來這裡哭泣，眼淚便會落在寬大的荷葉上。如今我已經很久沒有落淚了，可能已經落盡了吧。但每次心裏難過時，我還是會帶著畫具來這裡坐坐，從描畫白荷中獲得難得的寧靜。久而久之，這朵孤單的荷花與我之間似乎有了感應，每次我來的時候好像都會往我來的方向延伸。

半旬後。

大夫人面色薑黃，躺在床上。「我今天早上喝了她端上來的一碗粥，沒多久就變成這個樣子了……肯定是她下的藥，我平時對下人們都很寬厚，家裏只有她，每天都在嫉妒我，盼我死。」「我已讓下人去請大夫來診治了，先聽大夫說說緣由，再看是否有必要送官追究吧。」夫君站在她的旁邊寬慰著她。

我默默地站一邊，一臉平靜地聽著她對夫君訴說我所謂的下毒罪行。今天大清早夫君就叫我去西市買布料，為他下一個宴會裁製華服，宴請的是京里來的達官貴人，據說還有未出閣的丞相之女。夫君心裏明白我忙了一天，哪有時間回到後院安排這些？多半是大夫人耍出來的花招，但他卻在那裏陰沉不語。

等大家都離開後，我走了過去，仔細地打量著她的臉色，但看不出什麼端倪。此時的她已經睡去，房中空無一人。我看著她一動不動地躺著，感到有些不對勁。我伸手把了把她的脈，赫然發現她已經沒有了心跳。我被嚇得倒退了幾步，不小心撞倒了身後的屏風。

「啪」一聲，門被打開，夫君從外面回來了。「怎麼了？你為什麼還在這裡？」

「她……她已經死了！」「什麼？我剛剛走的時候她才剛睡下，怎麼還沒到一盞茶的功夫，就死了？」他大步走了過去，探了探大夫人的鼻息，然後轉過身臉色陰沈地看著我。「你做了什麼？！你以為毒死她就能扶正了嗎？我堂堂世家之子，正配只能門當戶對！」我震驚地站在原地，半天沒說出話來，只是支支吾吾地重複著「我沒有……不是我……」。



當晚，我如常地準備入睡時，院門突然被踢開。「是她……老爺說是她毒死了大夫人！」前院的粗使丫環領了衙役進來。我感到害怕且無助，不自覺地奪門而出，往後院逃去。忽然感到背後一陣冰涼，接着一陣刺痛，我中了一刀。殺人滅口？我苦笑了一聲，我不顧一切地狂奔。如今人老珠黃且善妒的大夫人已經死了，而家裏有權有勢的只有他一人，凭他家世，再娶自是輕易。看來，這場陰謀都是他策劃的，不僅可以擺脫大夫人的妒火，也可以把我當作替罪羊，以後自可以隨心所欲。

想到這裡，我感到一陣傷感，決定最後去探望一次那朵陪我多年的白荷。我跌跌撞撞地走到荷塘邊，艱難地坐了下來。隨著傷口的鮮血汨汨而出，我的身體越來越冷，意識也逐漸模糊。當我的手指剛觸碰到伸展而來的白荷花瓣時，卻發現指尖開始發青。原來刺中我的凶器上淬有毒藥。我卑微而又痛苦的生命快要終結了嗎？不若葬身這荷花池與花相伴吧！我縱身躍下，意識模糊間只看到白荷柔軟的花瓣向我裹來。

過了不知多久，我慢慢恢復清醒，卻發現自己的靈魂已經和白荷合二為一，只是曾經潔白的花瓣顏色已然泛青。我看著自己毒發身亡的肉體漂浮在荷花池裡，被趕來後院的家僕和衙役指指點點說是畏罪自殺。我心裡既怨恨又悲哀，這不白之冤，這無妄之災！復仇之火在我心裡熊熊燃燒。

在花本有的靈性和我日夜修煉的加持下，我感到自己的活動範圍開始擴大，不再被全然困在荷花中，可以像鬼魅一樣自由活動。雖然我失去了原先的美貌，面色鐵青，但也重獲生命和自由。我選擇離開章府，在五十里外的山谷找到片隱世的荷塘居住下來。

五年後。

為了復仇，我沒日沒夜地盡力修煉。五年一瞬而過，我也修煉小有初成。忍辱負重多時，我決定報仇。

如今，我曾經的夫君已迎娶丞相之女，並憑此青雲直上，家資也愈加豐裕。不過他依舊不改眠花宿柳的習性，還經常收受他人的賄賂。我在一個新月的晚上，在他門外哀哀恫哭，使他在房中安睡

不了，出門查看。他看到我時失聲尖叫，而我則仰天大笑，露出了獠牙。「還記得我嗎？」我不等他回答，直接上去用指甲劃破他的皮膚，拉出了一條殷紅的血跡，然後慢慢地把他的皮膚一寸一寸地扒了下來。看到他的垂死掙扎和地上的血泊，我沉浸在一種不可理喻的快感中。

我抖了抖剝下的人皮，打量了一下他的屍體，他胸中的心臟還在緩緩跳動。我一手拎著他的人皮，一手掏出他的心臟。四周無人，我突然感到肚腹空虛，抬起手把人心送入口中，感覺一股熱氣順著喉嚨而下。解決了肚腹飢餓後，我再次打量了眼他的人皮，皺了皺眉，實在是不堪入目。

我把人皮捲起，裝進隨身布袋中，帶回隱居的山谷。我拿起自制的炭筆重新勾勒出一副五官，塑造出了新的面孔，把人皮披上自己的身體，轉眼變成了一個清秀的貴公子。

此時的晨曦剛照亮了東邊的天空，披上人皮的我消失在清晨的薄霧中。



## 作者的話

這篇短文受蒲松齡筆下《聊齋誌異》中〈畫皮〉影響，杜撰了一個女鬼復仇的故事。

蒲松齡筆下各種狐仙鬼怪、奇人異事，雖然落筆於人鬼之間，講述的卻是普遍的人性。我的故事裡也想藉用〈畫皮〉談及的表裡不一以及善惡之分，說一說人性的慾望，善惡的選擇及其因果的報應不爽。創作這篇短文相對流暢，用了倒敘開頭和類似劇本分段的結構。

我一直對玄幻懸疑很有興趣，有時也會腦洞大開，通過這次創作，可以把一些天馬行空的念頭落筆寫成行文流暢的短篇小說，還是頗有成就感。





# 大劫

柏皓仁 著  
(六年級)



「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散，以教神農，能入火不燒。」

「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乃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道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也。』」

——《搜神記》

「求你了，求你了，今天不要喚雨，要不然，根據我們巫師的預言，世界恐怕就又要滅亡了！」鮫人首領帶領著部落的十二位鮫人泣不成聲地懇求道。地面已鋪滿了鮫人哭下的珍珠。

赤松子依然不以為然地回應道：「我說了好幾次了，這是神農的命令，不能推辭。你們的巫師應該是預測錯了，你就不要擔心了。」赤松子似乎聽煩了，說完就站了起來，不辭而別。

這回鮫人首領可急了。他不肯善罷甘休，並帶著部落在赤松子家外埋伏起來，趁深夜起了一把火，把他家給燒了。但是他們可不知道，赤松子是服過冰玉散的。他不愧是神農的雨師，在烈火中任火燃燒，瞬即呼風喚雨，把火撲滅了。鮫人部落見勢不妙，趁赤松子不備，趁機逃走了。

然而，因為眼睛被煙薰到流淚，鮫人部落還是在現場留下了幾顆珍珠，而赤松子沿著這些蛛絲馬跡找到了他們。經過了一場激烈的鬥爭，赤松子運用法力把鮫人們都綁了起來，駕仙鶴運到了崑崙山上。赤松子認為西王母是會「公平」地處罰這幫鮫人的。

不出所料，西王母也對鮫人們的預言不以為然。為了處置他們，她用仙術把鮫人部落的十二鮫人都變成了笨重的巨人。他們身體上穿著無法脫下的鐵兵甲，導致居住在南海的他們不能自由自在地在水裡

游泳，一進水就沉。因為他們身上穿的鐵盔甲，他們統一被稱作「十二金人」。

十二金人惱羞成怒。他們決定逃離中原，改日東山再起。

第二天赤松子照樣幫神農喚雨。他認為和往常一樣，毛毛細雨會隨著溫暖的春風滋潤著世界萬物。天下大定，世界和平，大家都高高興興地生活著。可是他錯了。沒有春風，沒有細雨，連一片雲都沒有。

半年過去了，天下大旱，國家大亂。原本填得滿滿當當的國庫裡現在一顆米都沒有。百姓找到什麼吃什麼，連狗貓都不放過，甚至還會為了填飽肚子，吃掉自己的小孩。赤松子腦海裡充滿了疑惑。他是國家乃至世界最好的雨師，為什麼連一滴水都喚不出來？

他再次乘仙鶴拜訪了西王母，想要問個究竟。誰知，西王母的石室洞口被布紗封住，毫不透風。赤松子拿起一把刀，用力往布上砍，但怎樣使勁也劃不破。赤松子見不能用這個入口進石室，便飛上天，找其他的入口去了。可是，他剛剛開始往上飛，就撞到了某種網。赤松子往上看，摸了摸，感覺好像跟剛才堵住洞口的布料是一樣的。赤松子火冒三丈——竟然有人敢把青天遮住？哪個小子膽子這麼大，西王母為什麼不趕快處置他？

他大喝一聲，隨即一弧閃電如太陽照亮了大地，而緊接著是一陣驚天動地的響聲，搖晃了整座崑崙山。這時候，一場暴風驟雨就該開始了，但一滴水珠也沒有從天上掉下。赤松子腦筋一轉——滴水不漏的布匹——摸質地是鮫人所織的「鮫綃」無疑了，半年前發生的事——他把兩個放在一起便得下了結論：這都是那幫鮫人惹的禍端。

他怒髮衝冠，使盡全身的所有力氣，把法力都凝聚在一個點上。他把那個點壓得越來越小，直到壓力太大，所有能量都一起如大浪往外擴散。

鮫人的布匹被能量一分為二，而半年間被赤松子呼喚出來累積的

雨水全都一起往大地襲來。洪水如野獸一般什麼也不放過——無論是參天大樹，還是飛禽野獸，一個個都在洪水的擠壓下倒下。這種壓力就連不周山也受不了。在水的猛攻之下，不周山也不堪一擊。在一個山崩地裂的巨響中，不周山「光榮退休」。這下子事情可鬧大了。其他的天柱也受不了這麼大的壓力，一個個倒下。天掉了下來，先是滔天洪水，隨後是無邊火焰，一切化為烏有……正如鮫人巫師所說，此世又過「一劫」。

又不知過了幾千幾萬年，元狩四年，漢武帝為了操練水軍，在不周山倒下創造出的盆地上，想開挖一片人工湖——昆明湖。他從不周山盆地往下挖，挖到極深之處，挖到了一層灰墨色的土。大家疑惑不解，請教東方朔，而東方朔說他也不知道，不過將來會有一位西域僧人知道。

一百多年后，漢明帝時，一位西域僧人來到了洛陽。有人想起東方朔的話，向他問起武帝時這件奇事，僧人說：「經書上說，當世界歷劫毀滅時，有大火焚燒。那些灰墨色的土，就是上次劫火燒後的餘燼啊。」



### 作者的話

六年級時在書院課上學的《搜神記》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內容不但豐富多彩，而且語言也雅致清峻，是一本傑出的文學作品。裡面的故事大多是從民間摘錄而來的，記錄的是孔子最最愛說的「怪、力、亂、神」以及各種瑣聞雜記，與古人推崇的儒家經典有非常大的差距，展現了中華民族富有創意的另一面。《大劫》把《搜神記》中各個看似毫不相關的故事串了起來，雖然沒有《搜神記》的語言那麼精美簡練，但也富有自己獨特的創意。





# 冰玉散

陸安萌 著  
(六年級)



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赤松子悄悄來到後山的密室。他小心翼翼地走到一個擺著綠色琉璃盒的桌子前，敏捷地按下盒子上的一個按鈕，琉璃盒「啪」地一聲打開。赤松子整個人瞬間呆住了，瞪大眼睛，大叫：「我的冰玉散！我的冰玉散去哪裡了？！」他隨手拿了一個袋子，迅速地把琉璃盒塞進去，綁好網繩，衝出了密室。天空突然下起雨來。赤松子既快又沈重的腳步聲伴著「嘩啦嘩啦」的風雨聲，漸漸遠去。

赤松子來到大廳，頭上滿是雨水和汗水。他大聲高呼：「來人吶！將所有人帶到大廳！」眾人連忙衝進大廳，望著赤松子。赤松子清了清喉嚨，嚴肅地說：「你們有誰最近去了後山？」全場鴉雀無聲，大家都皺起眉頭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赤松子努力觀察著現場每一個人的表情，繼續說：「我的冰玉散被偷了！這是你們的師祖留給我的。我要是連續三天不吃冰玉散，世界就會有大劫！這可不是件小事！是誰做的？現在承認我就不追究！」還是一片緘默。赤松子只好對著大門外喊：「來人！請十二金人來！」

赤松子隨即來到了門外。雨已經停了，黑漆漆的夜色中，他難以辨別方向。就在那一刻，一道道金色的光映入眼簾。他抬頭一看，十二個金人一字排開，高高地矗立在眼前。每一個金人大約有五層樓那麼高，赤松子和他們相比顯得非常渺小。站在最中間的金人把赤松子從地上抱起來。赤松子手插著腰，急促地對十二個金人說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必須知道小偷到底是誰。十二金人們，你們有沒有覺察到最近有誰到了後山？」

最靠近他的金人用一個渾厚的聲音說：「這幾天我觀察到有幾位人士到了後山，不過他們只是去散散步而已，沒有進入你的密室。」

站在最左邊的金人張開口說：「我沒看到有誰到了後山，不過我在地上看到了一些腳印……但腳印在密室不遠處停了，好像沒進密室。那些腳印看起來一點都不像你的，我認不出到底是誰的。」

「除了你，我這幾天都沒觀察到有誰去了後山。」

「我想你問一問神農吧。他每天都在山裡採藥，可能會有些線索。」

金人們一邊說著，赤松子的眉頭一邊越來越緊皺，他把手放在下巴上，努力思考著：「小偷到底是誰？那些腳印到底是誰的？」

第二天一大早，赤松子把綠色的琉璃盒裝進他的袖子裡，出發到崑崙山找神農。走著走著，赤松子的腳變得愈來愈酸。他又餓又渴，不停地喘著氣。想到冰玉散，赤松子不禁又鼓起了勇氣。他翻過了一座又一座的山丘，汗流浹背，終於來到了神農所居住的崑崙山。在不遠處山腳的稻草堆旁，他隱約看到了一個身形，再往前走，那個身形變得越來越清晰，原來是神農。

「神農！」他一邊大口喘氣，一邊說：「你應該聽到了消息吧？」神農點了點頭。

「你知道最近有誰到了後山，進了我的密室嗎？」

神農面無表情地說：「我正想要告訴你。我前幾天在後山採藥時，在地上發現了幾顆又大又圓的珠子，一串血跡，還有一排排的奇怪的痕跡，一直延伸到密室外面不遠處。我想肯定有誰進了你的密室！」

赤松子沈思了一下，絞盡腦汁地想後山的地上為何會出現珠子。忽然，一道閃電划過他的腦海。他立刻轉身面向神農：「等一下……是不是……鮫人的珠子？」

神農張大嘴巴，瞪大眼睛看了赤松子一秒。「對！很有可能！血跡說明有人受傷了，而鮫人哭的時候能出珠子！我怎麼沒想到呢？」

「那就是她！是鮫人偷了冰玉散！」

神農跟著赤松子回到了赤松子的大廳。赤松子對著眾人高聲宣布：「我們找到犯人了，就是那個鮫人！我們必須用心全力去找她！」有一個人答道：「聽說鮫人住在昆明池那邊。」

「對，我們要齊心協力，把鮫人手中的冰玉散拿回來！」赤松子充滿信心地說，「必須在明晚前！」

就這樣，大家七嘴八舌地討論了起來。最後，赤松子站起來宣布：「神農熟悉地形，由他來帶路。十二金人帶領眾人圍住昆明池。我是雨神，負責進入昆明池裡抓鮫人。我們明天一大早出發！」

那天晚上，赤松子翻來覆去，睡不著，腦子裡一遍一遍地想著



明天的計畫。「我們必須成功。」他心想，「我們必須做到！誰都不想最壞的事發生。」

天剛亮，赤松子再也睡不著。他一個翻身下了床，走出房間。太陽剛剛升起，遠處的天空飄浮著幾絲白雲，是出行的好天氣。很快，眾人集合在大廳。神農一馬當先，在前面帶領著隊伍往山上走。赤松子望著浩浩蕩蕩的隊伍，有那麼多人的支持，幫他完成這個重大的任務，心裡感到暖暖的。每走一步，赤松子感覺他彷彿離自己的冰玉散又接近了一點。樹枝上的麻雀吱吱嘎嘎地叫著，好像在給他們打氣。走著走著，神農的眼睛一亮：「那就是昆明池！我們到了！」

昆明池不大，但池水灰墨色，看上去深不見底。十二金人立馬帶領人群把昆明池圍起來。赤松子深吸了一口氣，閉上雙眼，「撲通」一下跳進了池水裡。

赤松子憋著氣往池底的方向游去。他感覺往下遊了幾千里，甚至上萬里。眼前越來越亮，終於他看到了一片淺金色的沙灘，那是池底。赤松子放慢速度，把雙腳落到柔軟的沙子上。他抬頭一看，幾乎看不到岸。他嘆了一口氣，四處看了看他所在的環境。「看來昆明池也就那麼大，既然已經到了池底，應該很快就會找到鮫人，找到冰玉散了。」他心想，嘴角露出一絲笑容。他擺動雙腿，如閃電般向前飛快地游去，穿過急流，瞪大眼睛，努力尋找著。突然，一道綠色的光迅速地從他的眼前閃過。他的心猛跳了幾拍，立刻奮力遊向那道光。只見那道光時強時弱，在一大塊水下岩石後，一個如魚般的身形若隱若現。赤松子靜靜地游到岩石的背面，看到一個有著魚尾的人躲在岩石縫裡，手裡拿著那個發著光的小盒子。赤松子連想都不用想。「鮫人！她拿著我的冰玉散！」他的腦海裡快速閃出了一個計畫。他輕輕拿起一塊石頭，用力向鮫人的側面扔去。鮫人一驚，愣了一秒，幾乎同時，赤松子急速向前沖，一隻手去搶鮫人手中的盒子。鮫人大叫一聲，手中的盒子頓時落下。赤松子立刻往下想要撈住盒子，卻看見一隻大龜伸出脖子，一口咬住盒子，四腳飛快地划水，一下子就沒了！赤松子和鮫人全都愣住了。

赤松子用盡最後的一絲力氣，抓著鮫人的手臂，雙腳用力一蹬。不知過了多久，他看到的情景不再是既混濁又黑暗的池水，而是熱烈的大太陽，曬在他冰冷的臉上。他爬上岸，整個人精疲力盡。眾人圍上來，看到赤松子空空的手，臉色變得蒼白。

這天晚上，電閃雷鳴，大雨下了整整兩天兩夜。第三天，山體開始搖晃，裂縫中，有火焰噴出來。大火燒了整整一個月，把所有東西都燒成了灰燼。赤松子雖然能入火不燒，但屋頂燃燒的柱子倒下來，正好砸在他的頭上。他的世界就這樣結束了。

遠處的昆明池底，一隻大龜趴在大火留下的灰燼裡，靜靜地見證這世界末日。它的肚子裡裝滿了還未消化的冰玉散。



### 作者的話

這篇小說來自我六年級的一個單元創作評估。老師從《世說新語》和《搜神記》中選了十二個詞，讓我們改編一篇現代小說。我平時喜歡讀一些玄幻色彩的小說，也讀過不少偵探及尋寶的故事。看著這些詞，我腦子裡漸漸浮現出一些人物並開始有了故事的輪廓。我合併了單元故事裡的不同元素，發揮想象力，添加了許多細節，創作了這個奇幻的偵探小說。

創作這故事的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怎樣讓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顯得合理，以及如何給故事收尾等都讓我絞盡腦汁。不過，一旦我理順了所有的問題，終於寫完了這個故事時，心裡就感到十分滿足。我發現，只要構思清晰並有想像力，能夠讓讀者留下懸念和感悟，最後呈現出來的故事定是吸引人的。





# 末日重啟

白秋 著  
(八年級)



我們的歷史與未來，什麼時候會改變？

## 序幕

「我的小妖精，現在睡覺該安靜了。媽媽告訴你一個故事吧……」一隻妖精正躺在自己破舊的床上，全神貫注地看著母親，等待母親精彩的故事。她的外貌跟人類沒什麼太大的區別，一樣有一雙暖棕色的眼睛，烏黑的頭髮，一雙耳朵，一個鼻子和嘴巴。但是，像全部的妖精，他們脖子上會有一塊像紅楓葉的胎記。

她鑽進媽媽的懷裡，頭輕輕地安放在母親的手中。母親微笑著說：「我們的世界不一直都是像現在一樣的。很久很久以前……」

那位母親彷彿陶醉在自己的記憶中，想起當年自己的母親把這個故事傳給她。

「很久很久以前，上古時期時，妖精們都是自然之母為了幫助人類，使用幻術而生成的。」

「什麼是幻術啊？」

「幻術就是一種魔法，能夠把一樣東西的表面改變，但實際上沒有改變的它的本質。這就是你最近開始有的能力。記得嗎？你前天，不小心把小兔子娃娃變成勺子，但不久後它又變回娃娃，那就是幻術。你那時只改變了它的表面，但沒有改變它的本質。正常來說，大部分的妖精都會有這個能力。但是，曾經有些人類從我們這兒吸收了這個能力。從此，人類與妖精分裂——」

「啊！他們怎麼做的呀？是誰給我們的？我們為什麼——」

「慢點來，寶貝，你聽我說的故事就能夠回答你全部的問題了。」

「上古時的妖精就是我們的祖先，雖然不像我們一樣擁有實體，但他們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性格，會幫助照顧人類小孩或老人，保護

他們，等等。我們的祖先當時由於是自然之母用幻術生成，形狀不定。如果沒有自然之母的力量，他們不能長時間保持自己的存在。儘管如此，他們百變的優點很實用：他們以人的形狀時可以陪著小孩，整天都照顧著他們；當遇上不同危險的野獸，他們能變幻成更大更可怕的神獸或動物來把敵人嚇走。因此，在這段時候國泰民安，妖精與人類的關係也很好。

可是過了幾百千年，人類慢慢變得越來越貪心，想利用妖精獲得更多，權力、金錢……人類不像自然之母，他們的能力不來自於創造，而是毀壞。人類研究了一種能夠消滅妖精的能力，發現了這個新的能力之後，各國開始了戰爭，每個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這點來威脅並且控制妖精，送他們戰死沙場。自然之母無法忍受這麼殘暴的行為。於是，為了保護妖精們，自然之母把全部妖精都藏進了大自然。有些妖精變成大樹，有些變成花草，等等。妖精盼望著戰爭的終止，砰砰跳的脈搏似乎還在森林裡相互呼應。

又過了不知多少千萬年，自然之母的傳說隨著時間的流轉慢慢地消失。人類在無節制的貪婪和戰爭中，逐漸耗盡了大自然的一切。他們使用自動工具十分高效地鋸倒所有的樹木。每一棵樹倒下，似乎都伴隨大自然微微的嘆息。他們踩死一朵花，在幽靜的樹林中就能聽到一陣悲愴的哀鳴。結果，賦形在大自然中的妖精，被逼得變回人形，回到人界。

我們的祖先回到人界時，人間已過去五百萬年了，除了大自然的徹底毀滅，人類社會跟我們離開的時候沒有太大變化，戰爭仍然一個接著一個打到現在。我們自從沒了大自然的保護，變成了神與人之間的獨特存在，雖具人形，但仍然掌握著來自自然之母的幻術。」

在母親的講述中，小妖精已閉上眼睛，呼吸變得緩慢。那位母親看出窗戶，天不管是深夜還是白天，都是灰暗的。雲厚得把太陽的光芒和溫暖遮蓋住。人與妖精們都沒錢沒食物，眼底顯出即將殞

命的陰影，走到哪兒，死亡的影子都跟隨著人和妖精。

那位母親看著她小孩臉上的灰塵，衣服裡的破洞，眼角的笑紋，嘴角勾起來的微笑，自己也不發覺地笑。「無論如何，你永遠會在我的心裡。」她小聲地在小妖精的耳朵旁耳語著。她轉過身，看著自己的背影，悲愴地問：「時間到了嗎？」死亡點點頭。那位母親吞了口水，哽咽著。她的眼淚靜靜地留下她的臉蛋，一滴滴淚水落在土地上。淚水清脆的滴答聲在她腦海裡回聲。再見了，她心想。她不敢弄醒她的女兒，把黑暗和絕望帶進她女兒天真的夢想裡。轉身看著死亡的她，腦海裡浮現她的丈夫溫暖的笑容。她現在面對著的，再不是死亡了，而是她的丈夫。他牽著女子的手，溫柔的把他妻子的靈魂帶走。那位母親走後，抬起了頭，充滿了悔意地看了一眼小草屋。

## 一 · 崔家

一陣清風拂過我的臉，細雨默默地落在石頭上。那細雨與我的汗混合，從我額頭一縷縷地流下來。我的頭髮黏著額頭，衣服也緊緊地貼著身體。我心裡帶著畏懼，遠望模模糊糊的太陽，從地平線消失。

回想小時候，作小偷難死了，幸好現在的目標不再是金錢了，而是食物。我還很清楚地記得小時候我第一次偷錢時，同行的老手告訴我要首先把那人的電子手錶偷了，然後再採取指紋才能開動電子支付寶。一次次也只有那一點點的收穫，那時全部人都已經把錢寄入了線上銀行，作為對電腦編碼一點也不熟悉的小偷，只能搶到電子手錶上的那一點錢。我第一次帶回家給母親時，還被她罵了一頓。現在長大了，在真實世界裡，食物比錢還重要。如今，人工合

成的食物，由國家分配給每一個人。現在，如果要更多食物的話，只能悄悄地從別人的家裡來偷。

我猶豫地再次把黑色蒙面布戴上，專心地從籬笆的隙縫中觀察崔家的人。過了大約十分鐘後，我跨過他們其他的保安措施，在十秒鐘以內把電子鎖除了。我悄悄地在心裡歡呼。他們家裡面藏著能餵飽整個村子還有剩的食物，這根本不公平，我心想。高地位政府人員多數都已經有機會學到「人造幻術」，他們卻濫用「人造幻術」，從百姓的飢餓中得到利益。所謂的「人造幻術」跟幻術的效果一樣，讓這些幻術操縱者可以在缺糧的時候掩蓋自己的真面貌，換一下自己的身份與容顏就可以再收到多一份糧食。

他們在另一角落裡有火炭，還有冬天保暖的用品。我走進另一間房子裡時，見到整家人都睡在那裡。我匆忙地回到前廳，把他們的食物裝進袋子裡。確定拿夠食物後，就如黑影般轉身離開了，彷彿我從來沒來過似的。

突然，在我身後出現了一個人體的輪廓。一個少女的聲音傳到我的耳邊：「你給我站住！」我呆呆地看她從那棟樓跑出，手拿著一把槍，臉上掛了一副兇巴巴的表情，我瞬間轉頭跑了。我心裡非常清楚，如果被她抓到的話，一定會沒命。我連忙從崔家跑走，但是那位少女急速地追上來，與我之間只有幾米的距離。在驚慌失措的逃離間，我不小心地被地上的一塊石頭絆倒了。見那位少女也很快就趕到面前了，我氣喘呼呼地不斷後退，心被恐懼和悔意吞沒。那位少女把槍指向我流滿冷汗的額頭，威脅地說：「你從我家偷了東西，我保證你肯定會後悔。」我的身體不停地顫抖，「你……你……你們——」

「我們怎麼了？」

我把身體縮成一捲，不敢動，也不敢說話。

「如果沒什麼的話，請你現在放鬆，讓我給你個痛快的死吧。」



我看她的最後一眼，仍是一幅無情的臉色。我閉上眼睛，心裡準備一場永遠的長眠。「啪」一聲槍響了，但是那種劇痛的感覺從來沒有發生，只感受到一隻溫暖的手輕輕拉我到遠方去。當我張開眼睛時，面前不再是那冷酷的女子，反而是一位跟我年紀差不多的女孩。她的眼睛帶有柔光，幾縷頭髮翩翩地垂在她臉的兩側。她見我呆滯地看著她，嘴唇也微微的翹起，曾經緊張焦慮的眼光也消失了。我轉身看看周圍，發現已經遠離崔家。我再次轉向這位少女，卻只見她已經離開了。我瞥見她脖子上有葉子的胎記，心裡想：難道那剛才救我的是一位妖精？我搖了搖頭，見天色已晚，默默地回家。

「你終於回來了。」媽媽感嘆到。我的兄弟姐妹和父母皆坐在地上，啃著一塊不知道已經在地上流浪多少天的餅。妹妹與弟弟高興的抱著我的腿，問：「哥，你你你今天找到什麼吃的？今天爸爸在附近找到了一塊已經長毛了的餅，難吃死了。」他們嘻笑，爸爸卻不服氣地說：「還算是食物啦！真正的餅現在哪兒有？什麼植物也沒了，怎麼生出餅呢？」

「你這些藉口也改變不了現實呀——」

「這件事不要再說啦。你們快吃完吧，否則怪獸先生就會出來了！」爸爸立刻站起來，彎腰抱起弟弟妹妹，把家裡的這個空洞裝滿笑聲。

爸媽的皺紋一天比一天深，彷彿永遠都帶著那幅憂慮的臉色。每次我看到他們辛酸的表情，我也由不得心酸。我提醒自己要照顧他們，減輕他們的負擔，轉移責任到我身上。但在此刻，我的心被剛才的事情嚇得顫抖，還在感到害怕。我嘗試裝沒事，說：「不用擔心，我帶來了很多好吃的哦！」我戰戰兢兢地把我的「收穫」都放在地上。我心裡還祈求上天不要把我內心的不安展現在我臉上。「哇！哥真是太棒了！」弟弟妹妹手一邊拿著新鮮的餅，一邊稱讚。爸媽卻一點也不吃，反而持著懷疑的態度說：「你這些食物是哪裡

來的？」

「沒啦……就不是那……那」我變得越來越著急，心想媽媽難道知道剛才發生的事嗎？

母親憂心的皺紋又開始出來了。「這些是你從別人那兒偷來的，對吧？」

我心裡砰砰跳，不敢看著我媽的眼睛。這時弟弟妹妹也抬起頭來了。

「呃……是……」我靜靜地心數：三、二、一。

「你知不知道那有多危險，而且不應該？我跟你講多少次不要再偷東西了？」我的媽媽好像爆發了似的，爸爸雖然只在一旁看著，但我依然能感受到他失望的目光與媽媽的責備一起攻打我。

「我——」

「祁浩辰，你給我閉嘴！你這一次雖然是為了找多點食物，但你也給我們找麻煩啊！萬一他們發現了，誰知他們會不會傷害我們？」雖然媽媽罵我的聲音並不大，但她說的每一個字都刺著我的心。說完，她喘著氣看著我，整個人不斷地顫抖。她那憤怒的眼神彷彿一把火炬，灼燒著我。下一刻，她眼神變得疲倦，透露了她多年積累的絕望、痛苦、犧牲。她轉身，但我知道她在背後的眼淚慢慢地一顆顆掉下。她的手按著腦袋的兩側，呻吟一聲就暈倒了。爸爸立刻跑到媽媽身邊，弟弟妹妹也放下食物，撲倒媽媽身上，不斷地哇哇叫「媽媽，媽媽」。我的心慢慢地爬到嗓子，令我哽咽著，沒辦法說話，我的世界也彷彿停了。我的心跳停止了，我無論怎麼也呼吸不了，我什麼也聽不到了。眼淚也不知不覺地慢慢流出來了，它流到嘴唇，使那鹹鹹的味道侵入我的口中。這時，父親站了起來，冷漠地說：「我現在去解決你所弄出來的麻煩。有本事的，就別再回來了！」「砰」一聲，門就關了。我所弄出的「麻煩」？就是因為這個「麻煩」你們今晚有飯吃！我心裡恐懼與氣憤交加，手握成拳頭，不停地抖。弟弟妹妹也

已經沒在說話了，只在一旁靜靜地嗚咽。

我眨了幾次眼睛，咬緊牙齒，離開了家，丟下了對我重要的一切。我不斷地跑，不顧眼淚與汗刺著我的眼。藏在灰茫茫的烏雲後，太陽隨著我跑，步步升上天空。那個太陽，帶上十個太陽的火，一起聯合燒著我。太好了，連「昊」也要懲罰我，我心想。直至太陽在天上掛了好幾個小時，我才在一塊被假藤草抱緊的石頭上躺下。醒來的時候，不知南北，心裡只有一陣悶痛。雖然事件才發生不久，可是如今已是愁無數。我嘆了氣，垂頭喪氣地蹲在那兒，明朝且做莫思量。

## 二·崔姊

細雨綿綿，不斷地落在我的臉上，與我的眼淚融合成一體。連續有不同的妖精摸了摸我的肩膀，抱了我，喃喃地安慰我，雖然牠們都是出於好意，但他們沒有一個真正了解我媽媽，也沒辦法真正地解我的心情。

沒了自然之母的保護，妖精們隨時都能變成灰燼，消失不見。走回到草屋時，我自覺地坐回到我床上。我整個人變得麻木，手輕輕地摸冰涼的玉瓶，難以置信。她昨晚才跟我說故事，現在就變成我手中玉瓶裡的一堆灰。昨晚發了惡夢，想出去散一會兒步。不知道走了多遠，見到一位快被人殺了的少年，於是我立刻使用幻術把他救走。誰知我回來時，本來想跟媽媽講，卻沒想到媽媽已消失了。我緊緊閉上眼睛，彷彿還感受到她常常帶著的茉莉花香氣。我看看床邊小桌子上空空的花瓶，曾經裝著母親用幻術做出來的小萱草花。我們本來相依為命，現在卻也只剩下我自己一人了。我再看看手中的玉瓶，想好了母親最終的休息地。我溫柔地用手舀了一些灰，倒

在花瓶裡。我看著那些灰彷彿沙漏裡的沙子，一粒粒的掉下去。我放下玉瓶，推到我床底去了。我站起來，在家裡走了一圈，可是家裡沒了媽媽，也沒了溫馨感，使我的世界彷彿變得更加空虛，更加冷漠。

我決定睡個覺，可是夢鄉也不再是我的庇護所了。起床的時候，我只暗暗地發覺全身發抖，額頭上帶著不少銀銀的露珠，心跳也變得比山豹跑得還要快。我心裡想喊出「媽媽」，但醒後才發覺，現在只有我自己一個人了。

一星期已過，家裡一切也沒變。床頭邊的花瓶中的灰，現在與塵埃混合成一。家裡各式各樣的傢俬也被一張塵做的布蓋上。塵也落在我的頭上，彷彿我也是一個容易被代替的死物。有客來時，他們見到的不再是天真的一位小女孩了，而是一個被絕望控制的小孩。

可是無論如何，我心中被絕望覆蓋的光明仍然那麼亮。它不斷地叫我不要放棄，重新生活，繼續前行。我每一天都忽略它，讓它自己獨自呼喚，但有一天，它叫得特別響亮，心中的傷口也漸漸被治好了。於是，就在那天，命定的一天，我悄悄地行入高山裡。

在山中，每一天的生活也慢慢地變成一個無意義的定律。我藏進山裡的一個空谷。日復一日，除了我，沒有人走進我的山洞。秋風吹過孤單的山谷，遠離人間的塵俗。冬天來臨，依然無人遇見我。暴風雪在山谷之外吼著，幽居在遠方。山谷中，只藏著我和我媽媽的灰燼。

有一天，外面本來荒蕪的高山，出現了滿眼的芳草與樹木。在陽光的照耀下，一朵萱草花的花瓣變成日出的黃金色。它帶來濃濃的雲豆香氣，也在我腦海裡帶出沉痛的回憶。我眯著眼睛，望向遙遠的地平線。這一點也不合理，我心想。人類應該早就已經把全部的植物不是砍掉就是炸毀了，怎麼還會有如此茂盛的森林呢？而且之前這裡都是一片蒼涼的灰石，這一定是幻術。我擔心被人發現，



碰巧在附近找到了一條被人拋棄了的圍巾。現在如果有人見到我的話我能用圍巾來蓋住胎記，不會被人發現我是妖精。

到了中午，來了一位意外的客人。

我坐在洞口，遠望陽光明媚的山景。在附近，新出現了一棵桂花樹。桂花緩緩地落下，鮮豔的花瓣彷彿一點點蠟燭在地上，永遠不滅。輕風捲起了桂花，飄散到樹林中。突然，我的小世界被她打擾了。她載著笨重的背包爬上來。她喘著氣躺在土地上，向著天感歎：「終於爬到了。」我在那一刻，不知道該說什麼，只是警覺地盯著她。我從頭到腳看了她，很快分析出她是人類，不知道為什麼感覺上有點熟悉。世界彷彿也閉氣，看著接下來我們的動作。過了一會兒，她坐了起來，當她發現剛剛躺在土地的三分鐘被我盯著，跳了起來，退後了幾步。她本來驚慌的臉色很快被一副警惕的神情遮蓋，慎重地看看了我。我腦海裡出現了我媽媽以前給我的警告，說當遇到人類時要立刻把自己隱藏起來，千萬不要靠近人類。可是我的好奇心贏過我的謹慎。我戰戰兢兢地問：「你是誰？」

「你是誰？」她面無表情地反問。我立刻低頭不說話。她看我什麼也不說，準備轉身離開。但媽媽的聲音再次浮現出來：妖怪精靈都是大自然為了幫助人類，使用幻術而成。我脫口而出：「你需要的話，可以住在我的山洞裡。」我低頭看著我的腳，但這次她轉頭微笑了，說：「真的？謝謝！」她再次走向山洞，坐下來。我也猶豫地進去，一聲不吭。她從背包拿出一些東西：一塊用塑料線織出來的墊，一把普通的激光槍，以及一個塑料瓶。在這時代，一位少女拿著一把激光手槍也不讓人感覺離奇，反而她怎麼拿到這種古董我才驚訝。看到她從背包拿出來最後的東西，我睜大眼睛，問：「你哪裡來的塑料瓶？我以為那些早就被人類——」我立刻發現我說錯話，看看她有沒有發現但她只繼續目光呆滯著手中的膠瓶。

「……被聯合國沒收了，而且定為非法？」

「這點並不重要。」她很快地轉移了話題：「我叫崔平心。你呢？」

「嗯。我叫林紫靜。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我只想逃離一些事情。我可能會停留在這裡一段時間，可以嗎？」

「當然。」我每次開口都謹慎地回答，恐怕會說錯話。我瞄了瞄崔姊一眼，她正摩擦著兩隻樹枝，我的好奇心再次被勾起。慢慢地火從那兩隻樹枝升起，使我心砰砰跳。我聽說過人類是依靠太陽之火而生存的。可是，對妖精來講火是非常危險的。對人類，一點火碰到他們只會導致燒傷，但那一點火會使妖精死亡。她從背包拿出一顆圓形的東西，比手掌要小兩倍的東西，有些是紅的，有些是黃的。我指指她手中的東西，問了問她：「那些是什麼？」

「呵呵，你應該那時候還沒出生。我比你還要早幾年才出生，那時候，花草樹木還沒有完全滅絕。我小時候，有高壯的樹，一朵朵花，而且還有水果。水果就是一些樹或植物開了花之後會生出來的果實。那些果實裡面會有種子，種子就是所有植物的起源。有些植物生出來的葉子能被人吃，那是蔬菜。有些人會用這些生出來的植物與其他材料來做很多好吃的美食。可惜現在只有假的，用科技做出來的人造蔬菜水果，一點也不好吃。」

「哇——」

「我手中的其實是之前我離家出走——」當她意識到他說錯，停了。她本來興奮的表情變得如暴風雨過後般的平和。「是一些國家發給的食物。」她揮一揮手，手中裡的一顆顆東西變成一塊塊小小的餅。應該是她剛才所說用科技做出來的食物吧。「你也應該吃過了把？」我點點頭。事實上，妖精不用吃就能生存。我們跟人類生活習慣非常不一樣。她看我點點頭繼續講：「而當我裝上幻術時，它就會變成我想吃的東西。有些人喜歡用幻術把它變成米飯，蔬菜，等等。你爸媽以前會這樣做嗎？」

「沒有。」讓她覺得我知道的越少越好，我心想。

「這也不怪你。近幾年才研發出這種幻術，我是小時候參加了政府青年幻術培養計畫。」她解釋。

「我現在手裡的這些是水果。你想吃什麼就吃吧。你看紅色的，粗糙的，是荔枝。」我迫不及待的拿起整個東西放在我的口中，但一咬進那顆「荔枝」，我感覺到那顆硬硬的果核。我發現裡面中間的部分非常甜，但最外的一層和果核一點也不好吃。我勉強地吞了，露出一個嫌惡的表情。我嘟著嘴，看著崔姊，說：「你怎麼能喜歡這些東西？」只見她在我面前嘗試憋住她的笑，但最後哈哈大笑。看她笑得這麼開心，我疑惑的看著她。她笑著說：「荔枝的外皮和果核是不能吃的！來，我教你怎麼吃……」她指指點點給我看怎麼把那塊白色的果肉挑出來，剩下的皮和果核不能吃。再吃，那顆「荔枝」甜得像糖，汁液流到我滿手。

我們鬧了整天，待睡覺時，把火吹熄了。我們兩個都睡在洞裡的深處，聽著空山裡清脆的鳥聲。雖然山裡靜得能聽到外面桂花落下的聲音，但心卻彷彿是在雷暴裡的大船。我心裡的不安，隨著夜晚的來臨，侵入我的思想。腦子裡的那個聲音，不停地在我耳旁糾纏著：

「你知不知道你現在的情景有多危險？萬一她知道了你是妖精，她會怎麼對待你呢？媽媽常常都說，人類是說謊的怪獸。他們把世界上每一件的美好都消滅，而且還能消滅妖精。」

但我心裡反抗：

「平心不是這樣的。不會所有的人類都是邪惡的吧？平心雖然不知道我是妖精，但她對我非常好，而且還會教我各種各樣的東西。」腦子聽到這一句話，立刻頂嘴：

「危險的東西！她的幻術明顯比你強，誰知她會對你做什麼？」

「她不會——」

「那你問她是不是負責森林的幻術？」我的心這次沒回答。過

了一會兒，它再次開「口」：「就算是她造出來的，又怎麼樣呢？我不再想獨自一人生活在這……這可惡的山洞裡！到目前為止，她對我好，那就這樣不好嗎？」我這時已經累死了，於是對我腦與心中的兩個聲音喊停：「你們兩個夠了吧！」

那一天就這樣結束了，也就這樣開始我新的生活。

三年後……

「起床啦！」崔姊興奮地說。我皺起眉頭，不甘情願地嗯了一聲。

「快啊！」她一邊拉著我一邊催。我遲緩站起來，摸了摸脖子，焦急地問：「我的圍巾呢？你怎麼這麼早起床？」

她看了我好一會兒，令我心怦怦跳，冷汗流下我的脖子，最後她嘻笑著說了：「從三年前我認識你的那一天開始，你每天都帶著那破破爛爛圍巾。今天給我不行嗎？」我不服氣地把圍巾從她脖子拿回來。她繼續說：「今天我有些非常重要的東西要教你：打獵。」

「哈？！」當我才剛剛復原我的呼吸，我又再次被她嚇得起了雞皮疙瘩。「好，等我一下吧。」我跟她揮一揮手，希望他沒有看到我的胎記。這個問題，從三年前到現在，還掩蓋得挺好。可是現在出現了新的問題——打獵。妖精是不允許傷害任何生物的。唉，等一會兒再想吧。

到中午，崔姊說要走了，我焦急地問：「我為什麼要學這些呢？有你照顧我不就好了嗎？」

「呵呵，紫妹，如果有一天我走了，那你會怎麼找食物呢？」

「我不需要。」我提醒自己不能讓他知道我是妖精，「我是說，我也能吃餅啊。」

「那些是不能吃得飽的。來吧！我知道哪裡能獵到最肥美的流浪狗。」

過了一會兒，我們到了森林的深處。崔姊興奮地指指說：「你看，那裡有幾隻野狗，做晚餐挺好的！」



我勉強地笑一笑。看著手中的槍，他們感覺對我非常陌生。雖然我看過崔姊帶回來的死動物，我從來也沒見過她真正地傷害那些動物，而每次我都向神祈禱，希望他們死時沒有痛苦。現在槍在我手中，我整個身體再次感到麻木。「崔姊？」我喉嚨突然變得乾燥，卻全頭滿汗。看她轉身，我繼續跟她說：「我真的不想——」

「哎唷，看你一臉蒼白，真的不想打獵。不如我們現在用些假樹木來練習下吧？這樣好點嗎？」她甜得像一隻狐狸地說。我感恩地看著她，點點頭。「好吧。那——」

「好，你現在就把子彈放進去……嗯……嗯，嗯就是這樣了。」她幫我調整我的姿勢，最後再加上一句：「記得要專注，瞄好目標才發射。」我眯著眼，全神貫注地對準。最後，發射。

就是那一刻，使我整個生命帶上不可抹去，不可遮蓋的疤痕。

也許是她故意這麼做讓我心裡也感受到痛苦，但那顆子彈射出後，我看穿了崔姊的幻術。我瞄準的不是棵樹，而是一個令我後悔的東西——一隻動不了的流浪狗。我在那一刻，緊閉眼睛，默默地等著隨後痛苦的尖叫。可是下一秒的嚎叫，不僅有那隻狗的。出乎我的意料，我也陪著牠呼嘯。一個妖精，一隻狗。一個因為即將失去她所知的的生活，而一個因為失去他的生命。兩個也一樣的痛苦。那隻狗呼叫後，輕輕地嘆了氣，孤單的結束了不滿以及苦難。但我的苦難遠未結束。我立刻跪下，用手緊緊地鉗著臉。我的眼淚立刻如瀑布，滴滴答答地流過我的手，掉上土地。但這些眼淚一碰到地，變成灰，散到我膝蓋上。我的指甲鑽進皮膚，拼命也不放過我的臉。過了一會兒，在我背後，出現了崔姊的一聲冷笑。

「疼吧？我想也是。妖精最忌諱的就是傷害任何生物，但你卻把那隻野狗殺了。你也聽到他的呼喚吧。牢記，牠是因為你而死的。」崔姊圍繞著我，自滿地說。她臉上的表情充滿寒意，她尖尖的眼睛彷彿一把把刀刻進我的後腦。

「嘖嘖嘖，怪不得沒有人要你。看你這個，弱小，微不足道的怪獸。差點還令我可憐你呢。」

「你……你……你錯了，我不是——」我哽咽著說。

「對對對。我的確犯了錯誤。我的錯誤就是這三年以來相信了你，照顧了你，對你好。」

「呵呵，走！」她用力地踢我一下，把我趕到一個小水池旁。我整個人躺在沙地上，彷彿是一隻在鬥牛場的牛，被鬥牛士在一個小小的圈裡折磨，延長著一個必然的死。

「看看你現在什麼樣子。」她驕傲地說。我慢慢地撐著自己脆弱的身體，看著我模糊的倒影。在那渾濁的水裡，雖然只能模糊地看出我的輪廓，但有一個圖案非常清楚地倒映出來。我睜大眼睛，聲音嘶啞：「那是——」

「對，那就是罪人的標誌。例如你，犯了一個妖精界裡的戒律，才會有出現在罪人臉部的標誌。」

「我知道你很想知道我這樣做的原因，那我告訴你最後一個故事吧。這幾年以來你每一天都問我為什麼會來到石山裡，好煩啊！今天有這個美好的機會，怎能浪費呢？我本來有一個美滿的家庭。我們家裡都平平安安，而就算那場戰爭使國家裡大部分的食物缺少，造成巨大的損失，飢餓和死亡從來離我家遠遠的。但是自從一個妖精幫助了我爸爸的政治對手，使我爸沒了官位，沒了全家的財富，我們不得已要住進附近那臭村子裡。之後還被小偷偷我們全部的食物，再加上一隻妖精幫他逃跑，把災害帶到我家門。」

「我們少了這麼多食物，看著我的弟弟活活餓死，你知不知道有多苦？每天只有那一點點食物和無數的工作，我哥哥也要做夜班才能保護我家。最後，我爸被叫到戰場上的前線，全部都是因為妖精的存在！本來我來到這裡是為了逃避世界，怎知又遇到一隻臭妖精。」她彎下腰，用力地捏我的臉，厭惡地說：「我希望你會永遠

記住這一刻，林紫靜。這麼長時間我被你糊弄，現在就輪到你被騙，而最好的是這個罪惡的標誌會陪著你一生一世。」說完她嚴肅地看著我。過了一會兒，她的目光甩開我的臉，輕蔑地冷笑，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 三 · 母愛

自從幾年前的衝突，我已經很少再見我的父母。我只敢在遠方望著我曾經生活的地方，關注著家人的近況。當我離家出走，本來以為可以逃離我一家生死的責任，但我發現，這是我一生都逃離不了的事。作為他們的兒子，我無時無刻不關心著他們。即使我只能在遠方觀注他們，我還是對他們的生活瞭若指掌：弟弟妹妹現在稍微長大，早上通常會幫助母親整理家，覓食。父親為了還清之前我從崔家偷的食物的債務，每天都會去他們家做雜務。然而，每次我都不忍心去跟父親回到崔家，只是留在我家附近偷偷幫忙。過了這麼久，我心裡還未從上次衝突的傷口愈合，那晚的事情，記憶猶新。我心裡還是懷著那份內疚與悔恨，每天都因為我那些年，未能夠照顧好我的家人，未能夠完成我的責任，而厭恨自己。

突然，我背後傳來一把沙啞的呼聲。我轉頭，看見一位老婆婆，白髮如霜，皮膚皺得像樹皮。她嘶啞地說：「少年，你過來一下吧，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什麼？」

「我叫你過來就過來！」

「嗯……」

「小子，你要的，我可以幫你拿到。」

「你這是什麼意思？」

「幫助你的家，令你父母驕傲呀！」

「什麼？我沒說——你怎麼——」我困惑地問。

「噓！」

「可是——」

「噓噓噓！我還在說話呢！如果願意聽從我的指示，你就能夠改變你家的命運。」

「婆婆，我對你這個提議非常感激。但為什麼你在跟我說這些？你迷了路了嗎？還是你要些什麼？我可以幫你找。」

「我才不用你的幫助呢！至於為什麼我跟你說這些，你別管了。重點是，如果你想完成你做為一位兒子的責任，你聽我說吧。」

我猶疑不決，不知道該做什麼。這一位鬼鬼崇崇的老婆婆不知從何而來，就說她可以幫我解決生活裡的一切問題，能夠讓我家下半世都活得舒舒服服，吃得飽。我腦子傳來了一個警告，說如果我聽她的話，一定會有壞事發生。但是我又心懷僥倖，我記得一清二楚，之前肯定沒有遇過這位老婆婆，更沒聽過相似的對話，我怎麼會知道這件事的結局呢？再說，這個機會如果成功了，帶來的獎勵太大了，我又沒有值得失去的東西，不如就賭一下吧。我眼裡出現了一種堅決的光，向她點了頭。

她微微地笑，說：「呵呵。對金寶有興趣嗎？」

「甚麼？」

「金寶。寶藏。錢。」

「啊？」

「你聾了嗎？！寶藏，啊，小子。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日神，注意不是你們的昊，叫『曦和』。真不知道昊這個怪名是哪兒來的。從來就沒有昊，是曦和生出十個太陽嘛！」

「『曦和』？喔，好像小時候聽過。」

「聽過？唉，總之，她把黃帝給她的什麼金錢珠寶，把她全部



貴重的東西都藏了在一棵樹下面，叫扶桑樹。這個扶桑樹是在湯谷的上面，而湯谷就是現在沿海的日照市。聽懂了嗎？」

「嗯。等等，首先，錢現在有啥用呀？這些怎能幫到我家？還有，日照市不是在戰爭一開始被炸毀了嗎？扶桑樹不是應該在日本的扶桑嗎？」

「你說什麼？錢怎麼會沒用呢？你們人類只是沒用好，不懂真正的用法。當你找來了那些寶藏等，記得要把它獻給黃帝，後天早上就會在火爐前看到你穿的什麼衣服和食物了。……無知的人類好煩啊……你真的以為一棵神樹會留在一個位置幾兆年嗎？」

「呃……人類與地球不是只在歷史上只出現七百萬年左右嗎？」但那瘋老婆婆把我說的當作耳邊風。

「你想不想去就由你決定。哼！」

「嗯，謝謝婆婆。」我禮貌地鞠躬，正準備轉身離開時，從背後聽到了那位老婆婆自語：「真沒禮貌，只說一聲『謝謝』。我剛剛才幫你個大忙呢……」我不禁笑了。真奇怪，不知道為什麼感覺上跟她好像非常熟悉，好像見過好幾百次面了。但我很快就打消了這個想法。那沒可能是真的。

我興奮地立刻走到高鐵站，準備去找扶桑樹。

## 林紫靜

「媽？」在深夜裡的黑罩，一個發出微光的輪廓從森林中的濃霧出現。我顫抖著喃喃自語，緩緩地飄移到絕望現實。自從在森林裡，平心離開我後，濃霧開始吞沒樹林，在我的皮膚上形成一層薄薄的水。霧水令我窒息，寒冷令我麻木，而辜負與悲傷使我癱瘓。那隻靈魂的樣子慢慢地由一片光變得模糊，最後露出媽媽的面孔。

「媽媽！」我叫喚，撲進媽媽的懷裡。我不停地哭，重複說「媽媽」，感受著她溫暖的雙手，溫柔地擦走我的眼淚。她也緊緊的抱著我，讓她自己的眼淚流進我的頭髮裡。不知不覺，雲霧變成一滴一滴的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我們的身上。那細雨感覺彷彿奶油，柔軟地落在我們的身上，隨著時間流走。在那一刻，我發現這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我不用富貴的生活，我也不用榮譽或名聲，我要的只是我媽媽。但她卻突然把我拉走，說：「我只能留一會兒。」

「我特意找你，是因為我找到能讓我回到你身邊的方法了。」我睜大眼睛，焦急地問：「甚麼？怎麼呀？」

「冰玉散。」

我想起小時候，母親告訴我冰玉散的故事，猶豫地問：「但我怎麼能拿到呢？西王母不可能會這麼容易給我的。」

「呵呵。是的，找西王母拿冰玉散是非常難，但我有另一個方法。就是去——」

「——日照市湯谷裡的扶桑樹。」我脫口而出這個地方，感到非常驚訝。不知道為什麼，我感覺上跟她講這個好像講過幾十次了。媽媽的靈魂也瞬間皺起眉頭，繼續說：「嗯。在那裏把棵樹砍了，就能找到冰玉散。找到之後加些泉水，揉成一團，再加上我的灰燼就可以了。」我堅決地點點頭，嘗試握著她的手，但她彷彿變回空氣般，她的影像一抓就散成一片光芒的霧。她輕輕地說：「無論如何，你會永遠令我驕傲。」說完，她的樣貌完全融合成一片致盲的光，消失了。

我靜靜地在小澗裡把我媽媽的灰燼從石頭間的隱藏處拿出來，放在我的袋子裡出發了。

我發誓：我一定會把媽媽復活。

## 蠶侄的秘密

「靚麗山、靚麗山、靚麗山！」車長喊著。我計劃搭超級高鐵由濟寧市直達日照市，然後走到扶桑樹所在之處。我的心裡砰砰跳，為後面的路程和冒險而感到興奮。我從來沒有離開過濟寧市，而且自從大戰爆發，我也沒有來過超級高鐵站。當我來到時，破破爛爛的高鐵站簡直是鬼城，加上工作人員我想也不超過七個人。我看著車廂裡的白牆，幻想我今天回到家時會發生的事。在我幻想出的世界，媽媽與弟弟妹妹都會一起出來迎接我。弟弟妹妹依舊總會掙取最後一塊餅，媽媽總會在一邊偷偷地把自己的餅都分給孩子們吃，而我又會給她我的餅。爸爸一回來一定會很驚訝……但是，這些白日夢忽然被一個嬰兒的哭聲打擾。

有些人聽到後好奇地伸出頭來看，有些人只繼續看睡覺或做其他的。但緊隨其後的尖叫使大家警覺地下超級高鐵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我跟著人群，走到列車的首部。我們走過去時，聽到多次嬰兒的聲音，又聽到大人尖叫的聲音，令人毛骨悚然，放慢腳步，更加猶豫地前進。最後走到車廂的外面時，門外的喊聲越來越響亮，而且車長的命令變得更加緊急。我看到的就是東方之獸：蠶侄。

我只聽過他的故事，但現在真眼看到，蠶侄比我想像中更加恐怖。它帶有九隻尾巴，顏色彷彿夏季的烏雲，不時帶來千萬馬力的閃電。牠有老虎的爪子，比傳聞中的干將莫邪或魚腸劍還要鋒利。最後，最可畏的就是牠的九個狐狸頭。每一隻頭比上一個更恐怖，都有一排排鋒利的牙齒，被人血染成深紅色。

路過的人在逆向跑，我也準備轉身逃走，但在眼角中看見在蠶侄的前面，一位小女孩無奈地哭著。看到蠶侄的嘴邊掛著一個母親的手提包，很快就能推斷出那位嬰兒的母親發生了什麼事。我猶豫不決，最後跳下了高鐵，向蠶侄直衝。

## 林紫靜

我從天空中望下，皺起了眉頭。

自從我遇到母親的靈魂之後，我就開始搭鵬鳥向湯谷出發了。雖然我帶有罪人的標誌，全部的妖精因為不能遠行，而會駕鵬鳥或鯤魚來遠行。我本來打算在鵬鳥的背上深睡一頓，卻被一系列的尖叫與嬰兒的哭聲驚醒。我立刻撲到鵬鳥翅膀的最頂端，看到了一隻我希望我沒見到的怪獸——蠶侄。從小到大，母親每一晚臨睡前都會給我說一個故事，她說的故事是《山海經》裡的神獸或《搜神記》的故事，一個比一個更精彩。在母親告訴我的神獸之中，蠶侄是我長久以來最怕的。

現在，眼前的蠶侄快要把一位小女孩吃了，一跳輕功直升進雲霄裡，然後翻筋斗下來，我輕易地在蠶侄的背後降落，幸好沒有人發現。一位少年從高鐵跳下，好像也看到了那位小孩，於是跑去拯救她。正好看到蠶侄想撲上少年與女孩的身上，我立刻從身旁拿起一條長繩，用腳尖輕輕一推，就出現在蠶侄的前面。我把繩綁成一個圈，用力地拋在蠶侄的頭上。那條繩套進較高的狐狸頭，跟爪子的距離較遠，幸好蠶侄難以解開繩子。

之後發生的事一片模糊，恍惚中那位少年抱著小女孩，跑回車廂裡。外面現在只有我與那隻蠶侄。我們兩個彷彿跳舞，不時跳到周圍的小山丘去，我不時被蠶侄的爪子刮到。最後，我把蠶侄引到遠方的山丘去，把牠的尾巴和頭一個個都綁起來。他不再動了，放棄了掙扎。他的尾巴彷彿也暗了，變成現在恆久灰暗的天色，每一隻狐狸頭都沒了眼中的敏銳。他輕輕地嘆氣，等待著飢餓的死亡。本來已經開始轉身走了，但我的心慢慢的充滿愧疚及同情，於是我把他的繩子都解了。解了之後，蠶侄沒有再攻擊我了，反而撲在我的身上像一隻狗黏著我的臉，逗我笑。他開心地歡呼一下，如豹的



速度跑走了。

蠶侄被放走後，我依然站在那山丘上。那隻蠶侄，先是黏著我的臉，又迅速地跑走。突然，我整個世界好像播放舊式電影時，閃了一下，回到了前幾秒的情境。蠶侄再次黏著我的臉，然後迅速地跑走。我心裡非常疑惑，怎麼這一切的事都重複了？

忽然，我記回了一切。世界不停地重複，一切一次又一次同樣的結局，同樣的開頭，也就是同樣的事情。在那一刻我明白了為什麼一切都對我很熟悉，彷彿我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我不可置信地搖搖頭，但這個念頭在我的腦袋裡面，揮之不去。

我輕輕地跳回鵬鳥上，帶著充滿困惑與憂鬱的心境去日照市。

有時候，我會覺得我說的每句話彷彿說過幾十次，說得好順，而別人說的也一樣好熟悉，像之前我跟母親對話一樣。我現在領悟，那就是因為整個世界已經活過幾十次了。

在記憶裡，每次世界重啟了，地球一樣是由岩漿而成。也許在最近的幾次世界重啟中，裡面的人，裡面的事情會有所不同，例如有一次希特勒從來沒出現過，而是另外一位統治者給世界造成慌亂與戰爭。有些時候，就算世界正在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情況之下，每次重啟最終也都是在扶桑樹完畢。我心裡苦笑了一下，古時扶桑樹作為太陽的休息地，是日之所出的世界盡頭，但如今扶桑樹變成一切結束的地點。

## 祁浩辰

回到車廂，那位為了女兒流淚滿面的父親焦急地闖過來，緊緊地抱回他的女兒。他心裡見到妻子被蠶侄吞了，然後女兒也快被蠶侄吃了時候，心裡砰砰跳，被嚇得毛骨悚然。現在女兒又回到自己

手中，他不禁鬆了一口氣。車廂裡的人都說我很勇敢，但我只紅了臉，沒說什麼，心裡只好奇那從天上掉來的是誰。那位爸爸感激地說：

「少年，謝謝你啊。你剛才自告奮勇地把我女兒救回來，真的不知道怎麼能回報你。來，女兒，跟哥哥說聲謝謝吧。」那位小女孩，笑瞇瞇地說謝謝。突然，我整個世界好像播放舊式電影時，閃了一下，回到了前幾秒的情境。我耳朵裡再次傳來那句熟悉的話：「少年，謝謝你啊。你剛才自告奮勇地把我女兒救回來，真的不知道怎麼能回報你。來，女兒，跟哥哥說聲謝謝吧。」那位小女孩，再次笑瞇瞇地說「謝謝」。我心裡非常疑惑，怎麼這一切的事都重複了？但也是這個想法，這些事情，喚醒了我腦袋裡的一件事。

有時候，我會覺得我說的每句話彷彿說過幾十次，說得好順，而別人說的也一樣好熟悉，像之前那位老婆婆跟我說的對話一模一樣的感覺。我現在恍然大悟，那就是因為整個世界已經活過幾十次了。世界彷彿掉入了一個時間的螺旋，世界的事情大部分時候都一遍又一遍地發生，彷彿人類在這麼多次的歷史中沒辦法演變進步，也因此，世界不斷地重啟。

我記得小時候，有一天曾祖父跟我講過一個東西叫電影。它基本上是一些人演出一個故事，然後就被拍攝，而那錄影就是「電影」。他說他曾經看過一篇電影，關於一個人差不多不斷地重複每一天，每一天就是早上起床開始，而每次都是在一棵大樹前結束。當時他說：「我的曾孫子，這個就是世界的命運。它就像這個人一樣，世界一次又一次被重啟，有時候發生的事件會不一樣，但最終，這個童話的開頭與結尾是永遠不會改。」那時候我還小，只懂一半，因此也只傻笑了一下然後一溜煙跑走了。我之後跟爸媽說起這件事，日後也沒見過曾祖父了。聽說，曾祖父當時實際上已經變了瘋子，失去理性，而沒有一個人相信他說的話。

現在，我終於明白了。

妖精與那位少年到達了日照市之後，非常容易地找到了扶桑樹。雖然他們知道世界重啟的歷史，他們是不能預測未來的。本來的扶桑樹幾千年前在日本，但過了這麼長的時間，慢慢的扶桑樹遷移回中國本土，在日照市灰灰的城市裡。城市中間有個廟。廟的頂部有塊木板寫著「扶桑神樹」的大字，周圍有金黑紅的擺飾，彷彿在沙漠裡的綠洲。他們吸進的每一口氣也帶上期待之情，也混入了塵灰刺鼻的味道。那裡的土壤染上深黑紅色，一步步腳印在一條炸爛了的街上，停留在恆久的時間裡，一個個終究也會被人忘記。祁浩辰和林紫靜雖然各自從不同方向來，但說到底，他們總是會在扶桑樹遇見。

他們倆分別從廟前後的入口靠近扶桑樹，看到同一個景色。一顆黑色的樹，彷彿在一個小池塘上，壯觀地舉起九個太陽。那九個太陽一起閃耀，亮起灰灰的天空。雖然面前的九個太陽之間只離一米，但他們發出的溫暖像是夏天到沙灘玩耍的溫暖，不是沙漠裡熱氣透骨，無情的太陽。有時候，那九個太陽的光融合成一團，把下面的湯谷點燃了。林紫靜和祁浩辰最後達到目標了，表情卻是悲愴的，失望的，帶著哀傷的眼光來欣賞眼前的景色。陽谷的火猛烈地生起，一條條火焰不停地搖擺，隨著風，彷彿一隻蠟燭的火在晃悠。這把火彷彿把他們的外皮燒掉了，剩下一隻被背叛和死亡折磨的妖精，和一個面對這現實的苦難，被悔意和孝心吞沒的男孩。他們不知不覺，彷彿終於被自己的憂患逼瘋了，便微微地笑了。笑他們之前學不會對世界每一樣東西感到感恩；笑他們曾經以及其他人對世界的無知；笑他們這一生和其他人的一生活得多麼虛妄。

突然，從他們之間飛過一隻箭，隨後傳來了一個聲音：「謝謝你們帶我到我的寶藏。」林紫靜緊張地轉身，看到曾經是她好朋友

的崔平心。她心裡立刻暗想平心是怎麼來到這裡的，但屢次重啟的經驗很快就能回答她。平心這次應該是為了找寶藏而跟蹤我吧，她心裡迴應。

祁浩辰和林紫靜在此刻，已經不再想扶桑樹裡的寶藏了。崔平心臉上掛著一個可惡的微笑，無懼地直衝向林紫靜。自然的，紫靜心裡也想逃避，但心底裡，她知道如果崔平心把「寶藏」拿了，砍下扶桑樹，這個世界又會消失一次。想到這一點，她更加堅定地站在原位，準備著迎接她的敵人。眼見崔平心就要撞到林紫靜，從她肩上忽然飛過一顆小石頭。平心愣了一下，為了避開那塊石頭，反而被後面的廢墟絆倒。她得意的笑容被一副怨恨的表情取代，狠狠地說：「噢，原來我家的小偷也來了呀！那太好了，又能多消除一個罪人了！」說完她從口袋中拿出一把手槍，林紫靜與祁浩辰一起向左避子彈，匆忙地爬到一塊廢墟後避了避。他們倆個點了點頭，就已經達成默契。祁浩辰嚴肅地說：「我們一定不能讓她靠近那棵樹，否則——」

「否則整個世界會被重啟。嗯，我知道。」他們倆個相望，心裡本來好奇對方怎能知道這件事，又想到，「對了，之前的重啟都有我和他在場的，他知道也並不離奇。」但就是他們分心了的那一剎那，崔平心用了手上的激光槍，把那塊廢墟炸破了。他們都躲左躲右，時不時在空中出現一塊石頭或一顆子彈。平心手裡用幻術不斷地出招，對付她的兩位仇人。

最後，祁浩辰與林紫靜也累了，崔平心手裡的武器早就不再變，雙方也已經快放棄了。崔平心突然再次奮起精神，想回她本來的目標，因此鼓起最後的力量，把手中的槍扔向扶桑樹。林紫靜和祁浩辰也一起同時撲到槍上，結果卻只繼續飛進扶桑樹。

砰！那把槍支刺入扶桑樹的側邊，露出一陣燦爛的光芒。

當那道光散後一位女子在他們面前出現。她的頭髮黑如跋鳥，



衣服用夕陽的金絲織出。她的皮膚白如雲，她頭上的花還帶著銀銀的露珠。她的衣服彷彿是用日出的雲彩來織出來，她的容顏比百花之王更美。但是，那美麗的臉上卻掛著一副憤怒的表情，她怒沖沖地說：「祁浩辰，林紫靜，你們怎麼知道世界重啟的真相？」

但他們三個卻只能盯著女子，傻傻地說：「呃……」

女子翻了個白眼，悶地說：「真是的。人類好煩啊！不僅這次知道了地球重啟的歷史，你們還沒過關。總是通不過考驗，而且這次還要被吳那個假神取代。」祁浩辰與林紫靜只靜靜地低頭，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想。

「等等，什麼考驗？還有，你是誰呀？」崔平心困惑地問。在那片刻中，她彷彿忘了她身旁的兩人，只看著女子。

「哦，原來只有他們兩個知道重啟。唉，世界一樣是要重啟，我告訴多一個人也沒差別，就隨便吧。你們三個這一程是這次重啟的『復活測試』了。雖然紫靜不是人類，但妖精們現在到這個地步跟人類大大相似。」

「你們三個也就是這一次被選作代表整個人類種族的使者。每當考驗不通過，歷史會重新再回到人類最早出現的時候，人類再重新嘗試過關。」

「主要的考試就是大自然能否存在。如果等人類演化了這麼久，卻沒有把大自然燒毀並且能保護它們，那就通關。但你們幾十年前早就把所有植物都弄絕種了。第二個所謂『復活測試』的考驗就是你們最後會不會為愛與家人而爭奪這個寶藏。紫靜為愛而爭取扶桑樹，浩辰為了孝順父母以及為他的家，來冒險找扶桑樹。你，崔平心，卻只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找寶藏，表明你心裡只存貪婪。我是曦和啊，寶貝，聽懂了嗎？」

她說完，又好奇地問到：「但有一點我還是不明白。浩辰，紫靜，你們兩位既然知道扶桑樹不存有什麼特別之處，而你們需要或希望

找到的寶藏不存在，為什麼這麼辛苦防止崔平心來把那棵樹砍了，並且召喚我到此地？」

「我要多一次機會。」那兩位同時答到。浩辰解釋：「雖然我與父母家人之間有壞的時刻，但我更不想要的是失去我們一家曾經在一起的時光。還有，我們現在畢竟知道了真相，領悟到避免末日的要素，也許會對人類有幫助，改變到現在的境況。」

「我想要多一次機會生活，令我母親驕傲。我知道那是她想我做的事，而不是每一天都像活活等死般的吃苦。但我也跟浩辰一樣，雖然我知道世界腐敗的原因在於自然之母的毀滅，但現在我們終於可以有個機會，有個目標來開始做起，也許再過幾千年後，世界會變成我們的理想世界。」

「有意思，有意思……」曦和沈思，她最後點點頭，溫柔地說：「對不起，我的責任就是世界重啟的這一步，人類的本性變得夠『純潔』才能休止。但下一次重啟，為了你們所說的原因，我會讓你們出生時記得這一次重啟的內容，你們的家人也依然會一樣。雖然這一定會導致一些改變，但這是盡我所能能力滿足你們的希望。而且，希望你們能夠改變你們的世界，讓我不用常常都要浪費這麼多力氣來把世界重啟。」

崔平心還站在那兒，傻呆呆地嘗試理解這一切——她所生活的整個世界都是一個虛言。另外的兩位少年卻帶了一副笑容，感激地點了點頭。

「記得，人類的命運，就在你們手中。祝你們好運。下世見！」

連他們其中一個能反應的時間也不夠，世界燃燒起來了，重新退回七百萬年前，重複人類演變的過程。

## 尾聲

「陛下，昆明池內有人挖到黑土。」一位太監向漢武帝說。漢武帝一聽到這個消息，心裡暗驚，怎麼會在池裡的深處找到黑土？「好的。告訴我的使者，叫上大臣們立刻進行會議。」太監見皇帝需要立刻找來大臣，知不可拖延，瞬間喚來文武百官。

可是，當漢武帝問官員們昆明池裡為何有黑土，也沒有人能夠解釋這件事。因此，漢武帝再去詢問東方朔。他說：「你的大臣官員們的智慧都不足以懂這件事。你還是試一下問西域來的人吧。」

遺憾的是一直到漢武帝死都沒能弄明白原因。到了漢明帝時，終於有一位從西域的道人來到洛陽，再次提問這個謎團。那位道人曰：「佛經說：『天地的大劫快要結束的時候，也就是世界末日的時候，世界劫燒，把一切毀滅成灰燼。』這些黑土就是上一次世界末日重啟的大火所留下來的灰燼。」



## 作者的話

這篇故事的靈感來自於《山海經》裡的神話故事。短篇小說裡不但融合了一些未來的元素使故事更加精彩，其中的世界觀是與《山海經》裡的不同人物包括壘侄與曦和關係緊密。當我幾年前學習《山海經》裡的故事，我一直覺得他們非常有趣而且神秘，還留了不少空間給讀者自己想像其他的細節或情節等。此外，我從經典的詩歌裡面吸取畫面，增加故事文學風采。例如，在〈崔家〉這一章節的最後一句，「明朝且做莫思量」來自於周紫芝的《踏莎行·情似遊絲》。

短篇小說的創作過程苦樂參半。在一方面，修改的過程艱苦，有時候很容易遇到一些情節沒交代好，或漏字的現象也會困擾著我。更有些時候，寫到一半忘了要寫什麼或卡住，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其次，我在寫作過程裡會忽略了一些細節，而且寫出來的內容太虛幻，很難令人置信，因此大多時候我都難以把握故事風格與現實之間的「平衡點」。但最終寫完後，我會充滿成就感，非常滿意自己的作品，感覺之前的付出與努力到了最後都是值得的！

我認為這次的小說也許是我本來的目標太大，但沒忘了初心，本來創作這篇短篇小說的意義。希望讀者會欣賞而且喜歡讀我的作品！



# 尋根石

陳芋橿 著  
(七年級)



## 一 · 香港

我躺在床上，眼前拿著一塊綠色的寶石。

這塊寶石看得出，是經過了非常精心的設計——它的點綴精美，顏色鮮豔，非常美麗高貴。

我自己雖是女孩，可卻對寶石裝飾品不太感興趣，我是後來經過詢問周圍的人才發現，原來這不是普通的寶石，這是玉，是古代最高貴的人才能擁有的。

說到我拿到這塊玉的事故，要從一個月左右前說起……

當時我正在獨自逛書店，卻感覺到我被人跟蹤了但每次我轉頭時，並沒有發現什麼異常。

正當我以為是虛驚一場，有位穿著玄妙服裝的人從我旁邊的書櫃向我走來。如果這是另一位人，我一定會尖叫著逃走，但他穿的衣服告訴我，他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敵人。

很明顯，他是從西藏來的。然而，我心底好像一直都知道，任何西藏人都是我的朋友。也不知為什麼，看進他的眼裡，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想擁抱他，想保護他。

這種感覺太強烈了，要不是我及時控制自己，情況怕會弄得更加尷尬。

這人的行為極為奇特，他不僅沒有劫持我——這是我一開始以為他會做的，也沒有被我那瞬間奇怪的行為嚇走。

他看著我，彷彿我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人。我現在還記得我當時因他眼光而欣喜萬分。

他從口袋拿出那塊玉，我當時認為只是普通的寶石，雙手遞給我，微笑著道：「還給你了。」

這句話他講得十分清晰，不該讓我這麼疑惑，但由於我從來沒有見過那塊玉，也從來沒有遇過那位人，我非常困惑：「還」？

當我猶豫地從他手上把那玉拿來時，他再次真誠地看了看我。

但我還來不及問他任何問題，他就消失了。

當我把那塊玉拿在手上，我感覺一種溫暖的熱量，從手心散播到我的全身。我感覺這塊玉是我自己的一部分，當我觸摸到它時，感覺我們融合在了一起。

我有想過那位是認錯了人才給了我這塊玉，但他望向我的眼神讓我把這想法拋到九霄雲外。那眼神就是這麼令人信服，令我相信他要給的人，就是我。雖然我不認識他，但他彷彿認識我。再加上我拿起那塊玉的特殊感覺，還有看著陌生人那瞬間我感到的怪異情緒，於是我把它帶了回家。

也許是一場巧合，回到家後，我發現玉的顏色跟我眼睛的顏色一模一樣。

我是中國人，綠色眼睛的來源誰也不清楚。

再次審視過事情的經過後，讓我更加有決心：我要找到關於這塊玉的一切事情，我要揭開謎底。

晚上我在床上拿著這塊玉研究著，可是我不知不覺睡著了。

流著冷汗醒來時，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個夢。我平時是不會記得發了的夢的，所以可見這個夢是讓我多麼駭然。

使我更加困惑的是夢中發生的事。

夢裡我不是陳芋橦，而是另一個人。

夢發生在一個戰爭的區域，那裡有個瀑布。這瀑布非常美麗，但那時候彷彿沒人看見它。

對於戰爭這件事，我在夢裡一所無知。為了什麼來打，誰跟誰打……一切我都摸不著頭腦。

我知道的是只有我的父母都被迫去打仗，而自己負責保護我四五歲的弟弟，所以夢中已是青年的我非常為他擔心。

夢開始時，已經大吵大鬧。槍聲、叫聲、刀劍聲……全都令我畏敵如虎。我不是替自己擔心，而是我的弟弟。我寧願自己死了，也不願我弟弟受傷。

我抱著弟弟縮在一張放了塊玉的桌子底下，祈禱著沒有人會進木屋找到我們。



但不幸的是一群穿著武裝的部隊衝了進來，不顧寶貴的玉，只衝向我們。

士兵一喊道：「這裡有個小孩！」

領隊高興地叫了：「把他綁起來，當人質！」

我當時把弟弟抱緊了些，不顧一切，直喊著：「不要！不要！不要！」

領隊邊譏笑，邊嘲弄道：「好吧，那直接將他殺了，給人家做個榜樣！」

箭一射出，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身體當作護盾似的，躍到弟弟面前。

我遠遠聽見我爸爸喊一聲：「茉茉！」

可見我夢中的名字有個「茉」字。

事後我也不清楚，因為就是這一瞬間，我滿頭冷汗地驚醒過來。

直覺告訴我這不是尋常的夢，但由於我對這場夢的認識實在太不足了——連我在夢內的身分也不清楚，除了她的名字有個「茉」，我的研究結果不是很理想。

唯一我特別確定就是夢中桌子上的那塊玉，就是我現在手上的玉。問題是：那一塊玉是怎樣去到那位陌生人的手裏，然後到我的手上呢？

好消息是我對夢裡的瀑布的調查取得了些結果。

人家常說夢裡的內容是由日常生活中的片段組成的，而因為我自身不認識那瀑布，我只好向周圍人四處打聽，問了問是否認識這瀑布。

對於這場夢，我的記憶非常深刻。所以當他人要我形容它時，我可以毫不猶豫地回答。

一位中年女人告訴我，那瀑布有點像黃果樹瀑布，是中國最大的瀑布之一。她對於瀑布的歷史不太了解，但她對我說，瀑布在今天的貴州。

我從來沒聽過這瀑布，也從來沒去過貴州。這讓我更加確定，

我發的夢，不是一般的夢。

而且，我知道，如果要弄明白這一切，我必須要從女人所說的黃果樹瀑布開始。

## 二·貴州——黃果樹瀑布

「凡事隨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已十七歲，已經搬出了父母的家。再加上我相信這旅程不會超過一週，我認為不該誇大事情，不該把事情告訴父母——即刻去探一探究竟，不會有什麼不好的。

我簡單帶了幾日的必需品，再把那塊玄妙的玉放進口袋，然後出發。

這場探險，我的目標雖比較複雜，卻明確：我希望瞭解夢中的情境，我為什麼在夢中是另一個人？我為什麼這麼清楚地記得這場夢？夢中為什麼有我不久前得到的玉？我也希望釐清我那天在書店遇到的陌生人，以及初次觸摸那塊玉的奇異感覺——我為什麼對那個陌生人有奇怪的感覺？為什麼他彷彿認識我？我為什麼彷彿認識那塊玉？

在我眼中，這兩件事有一定的關係，我下定決心要揭開奧秘。

我用自己儲積中的錢買了去貴州最便宜的機票，再通過多次問路搭車到了那大名鼎鼎的黃果樹瀑布。

一抵達目的地，我初次的印象是：哇！黃果樹瀑布的名氣果然不是假的。我不曾看過這麼壯觀的瀑布。

水聲從四面八方劈裡啪啦地響來，條條白鏈從各方而降，而掛在眼前的銀簾，彷彿是從天上直射千萬支銀箭而成的。

再加上天然石頭綠樹，整個景觀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我一時沈浸在這烏托邦式的完美世界裡了，後來漸漸被來來往

往的人群拉出，這瞬間，我才記起我來這兒的原因。

說也不信，當我望向身邊，只見遠處有個攤子，攤子清楚地寫著「算命」這兩個字。我心裡想著那攤子的老婆也應該會解夢吧！

想著想著，我向攤子走去。

好不容易排到隊列的前頭，我坐在為顧客提供的凳子，望向老婆。

「你能幫我解夢嗎？」我緊張地問。

老婆的眼神從桌子移到我身上，我被她看得非常不舒服。她看上去有點蒼老。

她等了好一陣子，才開口：「可以。」

我吸了一口氣，開始講。

「夢中有一場戰爭，我不記得為什麼有戰爭，只知道情境發生於一場戰爭。」

我意識到自己講話太快，又開始漫談，於是停頓了一下。我又意識到夢中最重要的事，我還沒說呢！

「對了，夢中我不是自己，我是另一位人，一位名字有著『茉』字的人。」

我看著老婆，想知道她對此的看法。

只見她費力地從輪椅上起身，舉起手，食指顫抖地指著我。

「什——什麼？我不——我不懂——你只是認識——認識了另一個人，對吧？」

「不是，我是——我變成了另一個人！」

「什麼？真的——真的嗎？」老婆臉上的皺紋更深了。

她自言自語道：「從來——從來沒有見過耶——」本來已經衰老的她，看上去好像突然間又老了十幾歲。

就這樣子過了幾分鐘，我尷尬地站在老婆面前，老婆則搖搖晃晃，我不會把她弄瘋了吧。

我緊張地問：「您——您還好嗎？」

她身旁的警衛這才意識到發生了這回事，他趕緊安慰老婆，並兇狠地叫我走開。

看來，我這謎團仍未解開。

我快速地往另一方向走，一會兒後，放慢腳步，站在石頭邊，望向瀑布。

發生的這一切是真的嗎？

掛在眼前的瀑布嘩啦嘩啦地響著，伴著我沒盡頭的想法。

老婆這輩子好像真的沒聽過這樣奇怪的夢。

從客觀的角度來說，夢中我是另一個人這回事，肯定難以置信的。但我卻相信這一切。我親身體驗了那夢，我相信自己，對嗎？

我感覺不知所措，雙腳變重了，從口袋中拿出那天在書店拿到的玉。

對著壯觀的瀑布，我再也無心欣賞。我嘆了一口氣。看來，所有一連串的事情都不值得我的關注吧！

有了這個念頭，我自己也嚇了一跳。這陣子，我多麼投入於這次探險，而沒了它，我該做什麼呢？回去過我以前的無聊日子？

決定雖艱難，我卻屈服了。

「你還好嗎？」

身在瀑布美景，卻只想著自己多麼像白癡的我，過了幾秒鐘才反應過來。

只見一位穿著橙色布衣、光頭的中年男子滿臉關心地望著我。

「沒——沒有，只——只是——」我不知怎樣接下去。

男子卻了解地點點頭，沒有追問。

等了一會兒，男子顯然感覺尷尬，又開始和我談話。

「你手上的那塊玉……很美啊！」

「是——是啊，謝謝！」

「我能拿來看一下嗎？」

我點點頭，把玉交給他。他轉了轉玉，不時感嘆。

「另一半呢？」

「另——另一半——什麼？」

「玉佩的另一塊呀！」



我這時感覺困惑，「玉佩」又是什麼呢？我問了問他。

「你不知道嗎？那你這塊怎樣來的？」

見我沒回應，他繼續說下去。

「玉佩，顧名思義，也就是兩塊玉加起來成一對。這種玉非常值錢，也非常美麗高貴，古代是只有最有錢的人才有的。」

「你這裡這塊，顯然是一對玉佩中的其中一枚。你看玉上的設計——右面有半個心，明顯就是另一塊玉放在右面會連起一個完整的心。」

我恍然大悟！

那另一半該在哪兒呢？我這裡的這一塊，是那天書店那位西藏人給我拿來的。那表示他忘記給我另一半嗎？或許他自己有著另一半？也或許——

「我給你說啊，真正的玉佩現在很難找到。人們都喜歡用假的材料製作假的玉佩，但你這塊——是——是——世上罕有的啊！」男子用力地說出最後四字，把我從思緒中拉出。

男子似乎看不出我對他說的話失去了興趣，繼續滔滔不絕地說下去。

「這玉十分難得，我看你真的很很有緣份啊！」

我當時感覺更加愚蠢，我道：「緣份？」

男子看著我的眼神，彷彿我有三個頭似的。

「緣份呀！是學佛的基礎！」

我恍然大悟，他是佛弟子！難怪我感覺他的裝扮眼熟呢。

但對於緣份，他看著我滿臉糊塗的樣子，又開始解釋。

「在佛教裡面，緣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相信，所有事情都隨緣，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我們把信念全都交給佛。我們相信，偉大的佛，能夠給予我們最好的生命、最好的體驗。」

「也就是這樣，我們做事時不會擔憂，不會偏執地使事情成為我們心想中的那樣子。凡事都隨緣。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跟我們自己的緣份有關係。」

「而緣份是基於我們過去所做的事情，它建立於因果關係。噢，你不要只想你小時候、今世做過的事喔！在佛教裡面，我們相信前生——前生也就是我們之前靈魂的生命，我們過去死了這世才到這裡。我們前生做過的所有事情，都是現世發生的事情的原因。」

前生？我聽過這回事，但不知人們這麼相信它呢。

看我似乎懂，又似乎不懂的樣子，佛弟子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告訴我，一開始不太明白也沒關係。

「我只想跟你說，你得到這一半玉佩，也是跟因為緣份的關係。我覺得你應該去嘗試找一找另一半玉佩，這機會十分難得。我看這種玉，在四川附近應該有許多。但要記住，找不到也不要緊，隨緣。」

我感到十分有壓力，只專注於點頭。

「來！這給你！」

他把自己手上一條有著許多深藍小珠的手鍊取下來。手鍊中間有三條流蘇，配上紅色與金色，十分美麗。我猶豫地把手伸出來，好讓他把手鍊套在我手上。

「這是一條佛珠。你戴著它的時候，會感覺佛的力量。每次你望向這條佛珠，你會想起佛，也會想到：你不需擔心，因為佛會給你最好的安排。記得，一切隨緣。」

他開始微笑著離開，但我還有問題。

「你這佛珠真的要給我嗎？那你呢？」

「我看中了你，就是知道你和我有緣份。就當是我給你的一份小禮物吧。」

我低頭看著佛珠，感嘆著它的魅力。等我把頭抬起來時，佛弟子已消失。

通過和佛弟子的交談，我對整件事的想法一百八十度迴轉。

看來，這兩件奇妙的事——書店以及夢，不是無緣無故地發生在我身上的。是緣份讓這些事情發生。

雖然我還沒弄清楚書店發生的事，也沒解明白夢，但我學會了一個重要的概念——緣份。儘管我不是信佛的，但我卻覺得佛教中

的緣份非常有道理。而我知道，這會在未來無條件地幫助我，就像那佛弟子。

我決定遵循佛弟子的建議，去找玉佩的另一半。

令我困擾的還有奇怪的夢呢，找到完整的玉佩後，謎底也許也會揭開。

我彷彿整個人輕了許多，我微笑著掏出手機，給父母發了個愛心表情——他們不需要知道這回事，至少不是現在。

當我再次把玉佩放進口袋，把佛珠在手腕上系牢後，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下一步會是哪兒——四川。

### 三·四川——成都青城山

「做好事，得到善種子。做壞事，得到惡種子。」

佛弟子跟我說的是「四川」，但這範圍太廣闊了。四川最有名的地方是成都，因此我賭一把，買了駛往成都的高鐵票。

然而到了成都高鐵站後，我又不知要去哪兒。我對這地方非常陌生，看了看佛珠，搭上的士，告訴司機跟隨前面的那輛旅客巴士，決定隨緣。

的士跟著巴士上了高山，一同在一個城堡似的建築前停下。

這咖啡紅色的建築分為三部分，中間的地方比兩邊的高。每位部分都是以尖頂而建的，四面旋轉向上。偶爾的金色使建築更加動人、感人。建築的兩邊分別有隻石頭獅子。獅子的口是開的，彷彿要嚇走敵人似的。

建築的較高的位置有一個用金色字體寫著「青城山」這三個字的木牌，原來我到達了青城山。

我小心翼翼地踏過樹枝，來到青城山的山腳。望著眼前的高山，我想，既然我與它這麼有緣份，那走一走也不會不好吧。

就這樣，我開始上山。路上有青草，有樹枝，有樹葉，我沈浸於大自然的魅力。輕風吹著我的身體，讓我感覺非常非常輕；太陽溫柔地照著我的周圍，讓我感覺十分幸福；綠色的景色三百六十度圍繞著我，讓我感覺自己在個秘密花園。從上往下看見的海，上面的彩色日落，聞到的令人神清氣爽的新鮮空氣等等等等。我覺得大自然很有生命力，這使我一時豪情萬丈。

不久，我到了山頂。山頂給我的感覺截然不同。望下去，地平線下的海染上清澈且活潑的藍色，而地平線上的天空被日落染上鮮豔的粉紅。懸崖靜靜地坐在海旁，彷彿呼喚著遊客去探望它。原來，世界這麼大，我才這麼小……

一群鳥從我旁邊飛過，飛越天空。天空的粉，加上鳥群的灰，我知道，怎樣也好，我是不會把這經歷換給任何其他的玄幻旅遊的。

「喂，請問你知道回山腳的路在哪兒嗎？」

一位紮著辮子的小女孩碰碰我，我想也不想就擺了擺手，示意我想她離開。靜了一陣子後，我才察覺自己的行為有多麼不對，立刻轉頭找她，結果低下頭看見她仍然站在那裡。

我差點跳了起來，但嘗試鎮定下來。

「對不起，剛才沒聽清楚。我可以怎樣幫幫你嗎？」

「我想回山腳，我剛剛追泡泡追丟了媽媽，媽媽說如果和她走散的話，我要回去山腳等她。」對於一位小女孩，她的發音清楚而堅定。

「好吧。」我想著自己也差不多要走了，就點點頭，牽起她的手，準備帶她下山。

我們無聲地走著，我自己繼續欣賞著綠色美景，但女孩明顯地感到無聊，就和我談閒話。

「你知道嗎，一開始我問你時，你不理我，我本來要走，但我心底有一種想法，一種還是覺得我們有緣份的想法。而現在我感覺那想法多麼的對！」

我當時沈浸在與周圍美觀，但我卻聽到「緣份」這詞，這是我



認識的第二位說這詞的人。

「啥？」

「我說，我們之間真有緣份啊！」

「緣份？你也知道緣份？」我確定我沒聽錯了。

「當然啊！我媽媽是佛弟子，我長大也想皈依！」

「皈依？」

「對，皈依就是成為佛弟子的儀式。」

我再次看了看女孩，她真不只是眼前所見！

女孩顯然非常愛講話，開始跟我講她皈依後的事情，什麼穿的

「海青」會不會在她身上好看，又什麼要買一條新的佛珠……

「喂！」我抵不住了，叫停她。

「什麼？」

我知道我不能直接告訴她，她實在是太吵了……她只是位小孩！

於是我絞盡腦汁，想著可說的話題，不知不覺，思路又回到了和佛弟子的那番話：

「前生！」

女孩望著我，彷彿我有三個頭。

「前生。」我重複道，「前生是什麼？」

女孩顯然開始不好意思：「我不是太清楚，媽媽只給我說過某些事情……」

但我用眼神鼓勵她說下去。

女孩咳了咳，笑了笑。

「佛教中的前生，是佛教中最特別的原理之一。」

「你或許已知道，但佛弟子相信你死之後，雖然身體不能活動，但靈魂會在另一形式而繼續存在。以這原理，你現在的前生是你靈魂的上一生，你這一生的後一生會是你靈魂的下一世。

「那靈魂的形式會是什麼呢？在佛教裡面，有六道這回事，分別是三善道和三惡道。從善到惡，他們分別是：天道、修羅道、人間道、畜生道、餓鬼道，和地獄道。我們現在，明顯的，是在人間道。」

「如果你這一生死後，善種子比惡種子多，就會上一或兩道，向善而行。如果你的惡種子比較多，就會下去惡道。善惡種子數量差不多的話，會在同一道路環遊。」

小女孩一連串說了好多，令我更加駭然。

但我還是對某方面有些困惑。

「你說，善種子和惡——惡種子？」

女子點了點頭。

「你這一生死後，所有東西都會變得沒價值：金錢、遊戲、玩具……但唯一你可以保留的事情是你的種子。」

「在佛教裡，你做了好事，例如幫助他人、拜佛、尊重父母等，就會拿到善種子。相反，做了壞事，就會有惡種子。你可以想像自己有兩個瓶子，分別裝著善和惡種子。」

「這是個比較抽象的概念，但也非常重要。」

知識我是明白、吸收了，可我臉上既驚訝又好奇。

「你……你怎麼知道這麼多？好厲害呀！」

小女孩不好意思地抓抓頭，道：「沒什麼啦，都是我媽媽教我的，她才厲害耶！」

接下來她換上夢寐的表情，告訴我她長大想和她媽媽一樣有智慧。這時，我們眼見很快要下山了。

我還在想夢中我的身分，夢中我是從她的視角看見整件事的！

難道——她是我的前生？

我的前生是「茉茉」？

不對，事情不會這麼離譜。

但如果不是，那為什麼我夢中會是她？只是一個巧合吧？

不對，事情好不對勁……

不知不覺，我們到了山腳。

她奔向一位中年女人，我猜她應是女孩的媽媽。

我愣了一愣，我怎麼覺得我還有事情要問她呢……噢對！

我快速走向兩人，趁她們沒走，叫了女孩。

「喂——喂！」

「嗯？」

「你——你知道——道——附近有——有——玉——玉器商店嗎？」我邊喘氣邊問。

女孩用奇怪的眼神看著我，我也不怪她，問題非常突然。

「有的，山腳下這條路會帶領你到一條街，街上有位老人賣玉，店舖叫『老玉店』。全部人都覺得他怪，他都沒顧客了。哼，店名也這麼沒創意。」

眼見女孩快要開始漫談了，我擺擺手，示意感謝。

在她的媽媽感謝我把她女兒帶回她身邊時，我沒心思聽，只在嘀咕我的運氣：我這謎底，能透露於一位怪人嗎？但我沒有其他的選擇呀……

當我向路口走去時，我的思路由前生去到善惡種子，從玉佩去到怪夢。後來，都不知逃到哪兒去了……

女孩的話果然對：走了不久，我就到達了「老玉店」。

店口招牌歪歪地掛著，眼見很快要褪色，店門用木建成，但幾塊木板看起來特別鬆。整個店舖看起來跟電影中的垃圾廠沒有很大分別。

雖然店本身這麼破爛，店外的天空卻白雲飄飄、豔陽高照。

我現在卻明白了女孩一開始講的話：理智上，我是不該進去的，但我感覺我和店有緣份，就踏進店門。

「你好！」進了店舖，眼見裡面更加混亂，我不知該怎麼辦。

「要幹嘛嗎？」漆黑的店舖突然一亮，燈照中了一位老人。

我嚇了一跳，緊緊後退。

老人看起來虛弱，但同時也顯得強壯。白色的頭髮以及鬍鬚蓋住了他的面孔，穿著破舊衣服的他眼神雖嚴肅鋒利，卻友善。我有一種他也是信仰佛教的感覺。

「我——我想讓你看一塊玉——看看你認不認識它——」

我心想老人應該會拒絕：這是多麼奇怪的要求啊，他也不能賺錢。

誰知，他挽起袖子，點點頭，擺擺手示意我把玉給他。

我猶豫了一下，不知我應不應該信任他，但他的眼神非常有說服力，我從口袋中拿出玉，把玉給了他。

「啊！哇！啊！」

只見他連連驚呼，我在一旁不知所措，只好緊張地看著他怪叫。他再次望向我的時候，眼神充滿不可思議。

「你——你——這玉佩的一部分——怎樣——怎樣得來的？」

我搖搖頭，示意不方便解釋。我怎可以告訴他一位陌生人跟隨我一天之後，奇怪地把玉給我呢？

師傅把玉拿在手中，顯然比一開始更加小心，更加謹慎。

「這塊玉——這塊玉——是傳說中的呀！非常難得，多謝你把它給我看，真是榮幸，真是榮幸。」

我心中困惑，問道：「什麼傳說？能解釋解釋嗎？」

師傅道：「你不知道嗎？這是——這是非常有名的傳說呀！」

當我再次搖搖頭，師傅開始解釋。

「我們古玉師傅……有個傳說。傳說是關於一對玉佩的，也就是我手上的這一顆，以及它的弟弟。」

「那對玉佩在傳說中，本來只是一對普通玉佩，但一件事情發生後，使這對玉佩非常有價值。」

「那年有場戰爭，這場戰爭在學校歷史課不會學到，那場戰爭非常慘烈。聽說那天，有一對姐弟的父母出去打仗，姐姐和弟弟獨自留在家中。」

我吸了一口氣：這場景我彷彿認識啊！

「兩姐弟留在家裏，躲在一張桌子底下。桌子上面就是這塊玉。這塊玉是傳說玉佩的一半，另一半就在弟弟的口袋中。」

「很不幸，士兵們後來還是找到了他們，姐姐盡她所能保護弟弟。但是直到最後，姐姐沒有成功。就在士兵們放箭，要射弟弟時，姐姐英勇地飛越而出，以身擋箭。」

時間彷彿停止了。



「箭射中了她的心口，姐姐死了。」

我感覺雙腳變軟，像葉子似的落到了地上。

「弟弟身上一道痕跡也沒有，利用這機會逃跑，逃到河邊。」

「不幸的是他最後還是被士兵包圍了，但不想姐姐的最後行動被白費，寧願自殺，也不願被士兵虐待打死。」

「他從身邊拿了重石，跳進深河前，最後喊的是：『姐姐，我愛你！』」

我忍不住了，開始抽泣。

「佛認為太感人了，捨不得兩姐弟的分離，於是就把一股奇妙的力量放進玉佩內。」

「傳說中，不管怎樣，姐姐和弟弟的轉世也會得到他們的那一半玉佩。這玉佩也會令他們夢見自己的前生，讓姐姐不會忘記自己多麼勇敢，讓弟弟不會忘記自己有多麼愛自己的姐姐。」

故事講完了，師傅期待著我的反應，但我還呆呆地站在那裡，滿臉汗，滿臉淚水。

師傅不知所措，用詭異的眼神看著我，但我也無理。

原來我的推測是對的——茉茉是我的前生！我前生是茉茉！

我之所以會發夢——是因為我拿著玉佩睡覺！

夢中看見自己前生是玉佩的功能！

而我那天拿到玉佩時，產生莫名熟悉的感覺是因為——在前生這玉佩也是我的！

我的思路跑來跑去，在一切令我恍然大悟的同時，我也感到混亂。

我試著把心神集中在我來這裡的理由——要找到另一半玉佩。

「這玉佩的另一半還存在，對嗎？」我深吸一口氣，問道。

師傅雖因我的突然情緒改變而駭然，但沒有追問：「應該如此。」

「一對完整的玉佩在一起，有什麼特別嗎？」

「有的。傳說中，如果兩姐弟中的任何一人找到了完整的玉佩，那麼他們不僅能經歷前生的事情，還會獲得另一份特別的禮物。」

我思路又開始跑開了，禮物會是什麼呢？我覺得找到它想法好

吸引。

「你看見手上的這一塊玉，你知道她弟弟在哪兒嗎？」

「我不能確定。」

我心中嘆了一口氣。

也許因為我表情太失落，師傅趕緊補充：「但我能猜測。」

「這玉佩是從四川這裡的礦出的，沒錯。但傳說根本是從西藏來的，也許玉佩的另一塊在那兒。」

我立刻感謝師傅，在拿回玉佩的那瞬間，我感覺師傅還不捨得我把玉拿走。

我再次走到門口。

「還有一件事——這是傳說中的玉佩，你確定？」我拿起手上的玉，最後一次不可置信地問師傅。

「孩子，我這雙老眼睛看過多少塊玉呀，這傳說描述的玉也描述得多麼詳細呀。我可以確定，這就是傳說中的玉。」

我點了點頭。

「喂！」

師傅的叫聲使我停止走步，轉過頭。

「祝你好運。」

我笑了。這笑充滿感激，充滿自信，充滿歡喜。

走的時候，我的腳步輕了：謎底揭開了一大部分了。

我的怪夢是由於我拿著玉的關係才發生的，夢中的我是我的前生「茉茉」。

我現在要去西藏，找到另一半玉佩！

這念頭使我十分期待。

同時，我到了西藏，也希望知道為什麼那天在書店會遇見那個令我感覺特別熟悉的西藏人。

西藏，我來了！

## 四·西藏——拉薩大昭寺

「會關注我這掃地的老婆婆，才是位真正的佛教徒。」

二零二一年 六月八日·星期二·晴

自從我決定來到西藏已過了不知多久了，我也已經搭上了飛機。不過，舒服的座位並不能令我睡著，原因就是我太興奮了！

為了找另一半玉佩的，拿到特別的禮物，去到令我感覺熟悉的西藏——令我興奮的事情太多了！

好不容易等到兩個小時左右過去，我下了飛機，到了西藏拉薩市機場。就像上幾次一樣，我不知道該去哪兒。

我這幾天不停地遇見與佛教有關的事情，再想想，這謎團也與佛教有關耶！

「你好！」我把握機會，叫來機場助手。

機場助手轉過頭來。

「你知——你知道這附近有佛教的旅遊景點——點嗎？」我最後兩字猶豫了一下，原因很合理，因為我突然注意到他面對著我的表情一點也不和善，相反的，他看上去怒氣沖沖。

「你不會看地圖嗎？媽呀，全部人都問我東西在哪裡——那不是我的工作呀！你知道嗎？我只負責看看大家有沒有拿到自己的行李呀！哼——真離譜，自己去看地圖吧。」

助手從安靜的雕像變為火冒三丈的老虎，我快速地彷彿鞠躬那樣子低下頭，連聲道歉且退步走開。

我突然感覺一隻強大的手按在我肩膀上。我連忙抬起頭向上看，「哇」一聲——竟然是我爸爸！

我媽媽斯文地在他身後站著，她的微笑使我感到溫暖。我已經好久沒見過爸媽了呀！

在爸爸高大的身材的對比下，穿著綠色制服的助手感覺更加渺小。

「人們問你問題是因為他們對你的能力有信心，你自己又是在機場工作的，你有什麼可抱怨的？」

「但我明明就——」助手聲音愈來愈小。

「但什麼！快走！」

助手邊小聲嘀咕邊向後退。

助手走了，我和爸媽才可以正式招呼對方。

我問：「你們怎樣知道我在這裡？」

媽媽驕傲地笑了：「你曾生活在我的肚子裡，你沒什麼我是不知道的。」

爸爸連忙補充：「是你的手機定位系統沒有關啦，我們才找到你。」

我恍然大悟。

「現在應該是我們問問題才對呀，你為什麼來這裡？」我爸爸嚴肅地問我，我媽媽點點頭，示意鼓勵。

我嘆了一口氣，道：「事情較複雜，我們不如買杯飲料才談吧……」

二零二一年 六月九日·星期三·晴

出乎我意料，爸爸媽媽沒有責怪我這場探險。他們說，他們明白我的好奇心有多強。

那天與他們講完目前事項後，對話如下：

媽媽道：「那玉佩的另一部分在這裡？西藏？」

我道：「對的，我猜應該是佛教的地方。」

爸爸非常擅長運用科技，馬上上網查找西藏佛廟。

「有了！這裡附近有個叫『大昭寺』的寺廟！」

我當時不太樂觀，說：「即時我們找到了寺廟，在那裡找到另一半玉佩的機會也十分渺茫。」

媽媽微笑著拍拍我的背，道：「你不是理解了緣份嗎？你去到的寺廟，一定與你有緣份，或許是因為玉佩的緣故才與你有緣份。」



媽媽和平常一樣的冷靜使我放鬆，她輕鬆的語音使我感覺幸福。

「好吧。」我笑了。

經過一番討論，我們決定去大昭寺。

二零二一年 六月十日・星期四・雨

起床發現外面正下著雨，雖然感到失望，但這沒有消耗我的熱情。而爸爸媽媽和我的想法一致，他們認為不管怎樣，今天也應該去寺廟。

我們搭上的士，不久到了西藏大昭寺，路途中我很累，但睡不著。

到了寺廟，我們拿出雨傘，但發現其實不需要它。奇怪的就是，幾分鐘前外面還在下雨，但一到達目的地，彷彿就是從來沒下過雨似的！

媽媽說：「看來你與這地方緣份可不淺呀！」

我沒回答，但心裡暗暗同意。我望過去——哇！

大昭寺有著許多高高的金色屋頂，屋頂蓋著四面八方的拜佛地區，紅色的牆面給整個地方增加了高貴的氣氛。

我們進了寺廟，決定先到處逛一逛。於是，我和爸媽分開了。

進了「釋迦牟尼菩薩」的拜佛區，我看見周圍所有人都很忙碌：有的拜佛，有的捐錢，有的鞠躬。

我在中間看起來格格不入！

於是，我學旁邊的中年男人念佛，把手捧起來，做成拜佛姿態。這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我從來沒有拜過佛，也從來沒有聽人家拜佛，但我脫口而出的字詞和旁邊男人的一模一樣，甚至我說得比較流利！

「南無木師釋迦牟尼菩薩、南無木師釋迦牟尼菩薩……」

「喂！」男人用手示意想和我走開，一對一談話。

我對於剛才事情的發生還十分困惑：我哪裡學會拜佛的呢？

「你是新人嗎？看你拜佛多麼端正虔誠，但我在這裡從來沒有

看過你呀！」

「唔——」

「看來你和佛教很有緣份啊！他人拜佛好幾十年也沒有你剛才這麼像樣！」

「對——對吧——」

「看你真是新來這所寺廟，歡迎光臨！」

男子把手一起放在胸口面前，就像剛才他拜佛的樣子，道：「慈悲。」

他這就走了，讓我繼續感到駭然。

我為什麼彷彿會拜佛呢？也許——

我的思路不清晰，很快返回於之前的「前生」。難道——前生某某是佛教徒？

我甩了甩頭，我的思路真可笑，應該不會有這麼大的巧合。

我回去爸媽身邊。

二零二一年 六月十一日・星期五・晴

昨天我們沒發生任何有趣的事，也許因為我和爸媽都只顧著各自逛來逛去。今天，我們堅決要找到另一半玉佩的線索。

我們很早就再次到了大昭寺。這次，我和爸媽一起去了「藥師佛」的拜佛室。

進去後，我看見一位老太太在掃地，看起來非常可憐辛苦。

我小聲問爸媽：「我應該去幫她嗎？」

爸爸回答：「看起來她是在這裡工作的，就讓她繼續吧，我們去另一間佛堂。」

媽媽點點頭，開始跟著我的爸爸再次出去。

但我還是感覺應該幫老太太，於是過去了。

我邊用手示意我可以幫助她掃地，邊道：「您需要幫助嗎？」

「不——不用了，但謝謝啊！」

我這時留意到她衣服上面的標示，問：「你這衣服上的『極樂世界』是什麼？」

「這？」老婆婆指向文字。

當我點點頭，她開始解釋。

「你應該知道，佛教有六道，是人們每一生的輪迴。當中最好的天道後，有著極樂世界。

「能步入極樂世界是每位佛教徒的最終夢想。極樂世界是佛教的天堂：有著無數的食物，有著獨一無二的蓮花，有著無數教佛的師傅，最好的是每天沒有任何責任，可以每天不停地念佛。」

「只有最最最善的人死後才能去極樂世界。並且，即使你一生中常常行善積德，但如果你死的時候放不下執念，也去不了的。你要忘下一切，願意繼續前行。

「那怎樣去極樂世界呢？」

「聽說，人死的那瞬間，如果真的放下執著，佛祖會騎著光下來，接你去。」

哇！極樂世界聽起來非常烏托邦式的！

我道：「你所說的六道是循環的。那去了極樂世界，要回來六道嗎？」

「去了極樂世界的人可選擇回到人道再渡眾生，這稱為乘願再來。但你也可以選擇不回來，不受輪迴之苦。」

去了極樂世界的人為什麼會想回來，我也不清楚——應該要我以後去了親自體驗才行！

老婆婆這時說她要完成打掃任務，因為眾人來的時候寺廟應該乾乾淨淨。

離別前，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您這麼忙碌，為什麼要浪費這麼多時間和我解釋呢？」

「孩子啊，你這麼善良，會關心我這掃地的老婆婆，是位真正的佛教徒。時間不是浪費掉的，是用來幫助你理解，不管你有沒有皈依，你佛教徒的身分永遠會存在。」

我從眼角看見爸媽在門前等我，於是匆忙道謝，笑著走開。

「你是可以去極樂世界的，孩子。」我走到門旁時，老婆婆道。我點了點頭。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我在心中向佛道別，走出寺廟，我的心思混亂。

二零二一年 六月十二日 · 星期六 · 晴

昨天又是沒有進展的一天，但和老婆婆的對話卻給了我啟發。

我與她的對話，不僅讓我學會新的佛教知識，也讓我想起之前與其他人的對話。我應該利用當中學會的東西來克服一切困難。

在黃果樹瀑布，佛弟子教會我緣份。這次，我聆聽著我靈魂的渴望，我會去和我最有緣份的地方。我和爸爸媽進了大昭寺。

我走向「阿彌陀佛」的拜佛室。我的爸媽緊緊跟著。他們知道這對我而言有多麼的重要。

拜佛室的木門前有一張公告紙，上面整齊地寫著：「施工關係，暫時搬去『阿彌陀佛 2』房間，敬請諒解。」

我看了看手中的地圖，上面並沒有「阿彌陀佛 2」這房間啊！我應該去哪裡好呢？

我無目標地左看右看，然後朝著草地走——鮮綠色的草地，應該能幫我靜下來吧。

「啊，那位男孩還好嗎？」爸爸突然出聲，我向他指的方向看了看。有位男孩坐在輪椅上的看上去非常辛苦。原來，他的手機跌在地上了，自己撿不起來。

我想，我們不應該浪費時間在他身上，我們有個謎團要揭開呀！我開口道：「我們不要——」但我頓了頓。

這就像是「極樂世界」的老太太跟我說過的考驗啊！

如果我停下來，走過去，用我自己很少很少的力量去幫男孩撿起手機，那我就會種一個善種子。相反的，如果我當作自己沒有看



到他，見死不救，我會種惡種子。

我也想起和清潔阿姨說過的話，她相信我可以種很多很多善種子，她相信我能因此去極樂世界。既然陌生人都對我如此有信心，我自己怎能不告訴自己，我應該要做對的事情？

想到這裡，我走過去，「你需要幫助嗎？」我問。

男孩感激地回答：「真的嗎？謝謝！」

我彎腰把手機撿起來，遞給男孩。這時，我想，我自己是多麼幸福呀，手腳靈活。

「真的非常感謝您！你知道嗎？我每次需要幫助的時候，總是十個人中有九個不理睬我。感謝您幫助我。」男孩一連串話感謝我，我連忙笑了笑，告訴他不客氣。

眼見我幫男孩的這一舉動，對他來說非常有意義，他對我說：「我有什麼能幫到你嗎？我雖然不能自由走動——」他尷尬地笑了笑，繼續道：「但我對周圍非常熟悉啊！」

我興奮地告訴他：「這麼巧！我正好迷路了，你知道附近有『阿彌陀佛2』房間嗎？」

「有！」男孩笑著回答：「您看，靠著這木板向前走，向右轉就是啦！」

我趕緊道謝，和男孩道別後，沿著他指路走。

果然我看見面前有個我之前沒看見的門。根據標示，這就是「阿彌陀佛2」的拜佛室。

我推門走了進去。

哇！

哇！

我驚呼起來。

眼前的一幕使我簡直不可置信！

另一塊玉正在拜佛墊子上，而它和我從口袋中拿出的玉顏色一模一樣。

我向前一步，把我的玉放在這顆玉的左面，一個完美的心型便

掛在我眼前。這塊玉的設計和我的一模一樣，只是左右顛倒而已。

把玉拿在手上，我感覺到那天在書店那陣奇幻的熱量，再次從我的手臂傳到我的身體。

我知道，這就是另一半玉珮。

我一手拿著一半，手上拿著完整的玉珮——這就是整個冒險的寶藏。

我當時太緊張太激動，沒辦法睡著，但是我當時閉起眼睛，我重新體驗了之前的夢：和弟弟躲在桌子底下、士兵衝進來、我保護弟弟、箭射出、我飛躍而出護住弟弟的身體、爸爸一聲「茉茉」的尖叫——

就像之前，那個夢境在這裡停了。但我這次沒有醒來，而是進入另一個夢境……

西藏人甲道：「那姐姐名字是什麼？」

西藏人乙回答：「梁心茉——她真勇敢，用自己的性命救了弟弟。」

西藏人丙感嘆：「可惜都沒用，弟弟死了。」

西藏人甲反駁道：「他自殺了，不是敵人殺他的——差距很大。」

西藏人乙表示同意：「對，她救了整個西藏。她的精神鼓舞了將士，無論要冒過敵人的炮火，要發出多少的吼聲，西藏人沒有放棄。」

西藏人甲接下去：「是的，我們的精神使我們打敗敵人，贏了戰爭。」

西藏人丙最終還是贊同：「唉，對，梁心茉是英雄，沒有她，也沒有我們。」

眾西藏人舉起酒杯：「致茉茉！」

一陣深藍玄幻螺旋，到了那天書店我拿到玉的日子。

整個過程重新播過一遍，我對西藏人的感情也不例外。

但這次，他走的時候，我叫住了他。我再次想要擁抱他。

這瞬間，我想通了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有道理！

眼前的西藏人開始變形，變成茉茉的弟弟。弟弟開心地笑著，但又開始變形，變成西藏人。

就這樣變來變去，我的腦子都快破了——

啊！我的頭撞到地面，我在拜佛室醒來，我從夢中醒來了。

一切都想得通了。

我之所以對書店的西藏人有這麼奇怪的感覺，是因為他前生是我的弟弟，是我用生命保護的弟弟。

我之所以對西藏感覺莫名親切，是因為我上世是西藏人，茉茉的犧牲點燃了大家的鬥志精神，讓我們贏了戰爭。

而這寶藏——完整的玉佩帶來的特別的禮物就是——

「好久不見，姐姐。」

我轉過頭來，是那天在書店遇見的西藏人！

我這瞬間不知應該怎麼辦——我應是擁抱他，告訴他我愛他，還是……

他笑了笑，彷彿把我心裡的想法讀得通。

「你——你怎知道我在這裡？」我尷尬地問。

「自从我發現了我們前生的關係，把玉給你後，我便一直跟著你。我很想看見你是如何找到另一半玉佩的。」

我感覺更加尷尬：這麼容易的冒險我卻用了這麼多時間，他現在會不會小看我呢？會不會——

「我要承認，我揭開一切用了比你多整倍的時間耶。」

我笑了笑，心裏卻鬆了一口氣。

「所以——」我開口。

「我們的前一生——」他接下去。

我看著手上的那對玉佩，笑了笑，我知道，我們之間的冰塊已經開始溶掉。

看向爸爸媽媽，他們的表情非常駭然——我也不怪他們，事情發展的速度可快了！

## 五·香港

二零二一年 六月二十日·星期天·雨

距冒險結束已經一星期多了，爸爸、媽媽和我正快快樂樂地坐在我屋子內的沙發上，一起看著電視。

只不過，電視上的不是普通的電視劇——電視上的是西藏人、我前生的弟弟、我現在的哥哥，我們正打著電話視頻。現在，輪到他保護我啦！！

我前生的弟弟現在回到了西藏，我和爸爸媽媽也回到了香港。

我認為，這樣子才是最好的。西藏佛教是我弟弟——喔，不對，現在，他是我的哥哥——最癡迷的東西，而香港是我和爸媽的家。

節日的時候，我們會探訪對方。佛誕時，我和爸媽會搭飛機飛去西藏和哥哥一起過節，而春節的時候，就輪到哥哥來香港和我們一起看煙花啦。

不管平常我們物理的距離有多麼遠，我們的心總是連在一起的。不管我們相距有多遠，我知道，我哥哥永遠會愛我們的，我們也永遠會愛他。

我們就像烏托邦式的故事書一樣，大家庭開開心心地生活著。

冒險的艱難苦澀，現在只是我們開玩笑的一個話題而已，但是對我來說，這個過程更加珍貴。

我發覺，茉茉的身影依然跟著我，就像茉茉弟弟的身影依然漂浮在現在我的西藏哥哥身邊。

那晚，我手指描摹著玉佩上的道道痕跡，不知不覺又睡著了。

一陣光芒後，我感覺身體變得好輕好輕。

佛出現在我面前，祂用手指輕輕地碰了我的額頭，我感覺熱量從額頭散發到全身，這是我全生感到最溫暖快樂的時候。

在我們盛開周圍了五朵蓮花，散發出陣陣梵香。

光芒再次出現，但一點也不刺眼。突然間，一連串令我熟悉的



人出現在我眼前。

在黃果樹瀑布遇見的佛弟子向我微笑，我也還給他一個笑容；在青城山的小女孩羨慕地望向我，我拍了拍她的頭；老玉店的師傅上下打量了我，給了我敬佩的微笑，我以點頭的方式表達感謝；大昭寺的中年佛弟子的眼神對我刮目相看，我害羞地笑了笑；清潔老婆向我點了點頭，笑容告訴我她已知道這會發生，我的臉變紅。

我發覺自己的口開始動，但自己本身還是不太知道在幹什麼。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南無釋迦牟尼佛……」我們一連串說了好多佛號，我感覺好幸福，我感覺這次冒險好成功，我感覺生命好美好。

又一陣光芒，我從烏托邦回來。

我起來，坐在床上，微笑著。

我想著我冒險之前正是像剛才那樣在這張床上睡著、做夢，然後冒險，我感覺時間過得好快啊。

彷彿這場冒險之前我的生命是不完整的，但現在，我的生命卻充滿了意義。

這冒險的寶藏對普通人來說，也許是美麗的玉佩。但對我來說，寶藏是哥哥，我找到了我前生的身份，我和我前生的弟弟團聚了，我前生的弟弟現在變成我的哥哥，永遠關懷、保護，且愛我。

更珍貴的是，我了解了人與人之間的真情。我第一次在書店遇見西藏人的心情，同我現在和他一起吃年糕的心情是沒有變的。我們彼此的關係，是科學無法解釋的。

「喂！哥哥在打電話給你喔！」樓下的媽媽向我喊道。

佛弟子說的因緣沒錯。我前生身為姐姐保護弟弟，現在他以哥哥的身分照顧我。

看著現在在床上的玉佩，看著我手腕上帶著的佛珠，我笑了。

我知道我的後生一定會再次遇到與我有緣份的人，我哥哥也不例外。

雖然我不知會是以怎樣的方式再次遇見他，但我知道我們之間

的親情、默契，是永遠不會毀掉的。

我走下樓——我知道，我的哥哥會在屏幕的那邊迎接我，向我揮手。



### 作者的話

本文作者陳芋橿今年十三歲，曾就讀弘立書院。《尋根石》的小說是陳芋橿讀了《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得到啟發後寫的。這是陳芋橿在弘立書院最後的一次中文語文項目，個人投入非常高——所有書中的情節都建立在陳芋橿的個人經歷上。

這本探險小說的地點都是陳芋橿爸爸親自去過的，以確保書中內容符合現實。陳芋橿想以此對爸爸表示感謝：他為了工作到處出差，放棄與家人相處的時間，陳芋橿非常感謝他為自己做過的犧牲。

這本書也圍繞於佛教這個宗教典故。這是陳芋橿對她媽媽的感謝辭，書中所有有關佛教的知識都是她媽媽（佛家弟子）親自傳授於她的。雖然陳芋橿目前還未成為佛家弟子，她還是感謝她媽媽教她的每一件事。

最後，陳芋橿也要感謝她的妹妹。從妹妹出生那一刻起，陳芋橿就知道，她們是永遠的靈魂伴侶。陳芋橿感謝妹妹如陽光一樣，所散發的正能量照亮身邊的每一個人，同時給予陳芋橿無窮無盡的創作靈感和堅持寫作的能量，無論發生什麼，她都對妹妹不離不棄。

本書謹獻給陳芋橿的家人——沒有他們的支持，本書難以完成。





# 血染殘垣俠影孤

陳聰靈 著  
(七年級)



其時南宋末年，金兵將大宋半壁江山佔去，不時侵擾大宋子民，殺人放火、姦淫擄掠。大宋朝廷奸臣當道，似岳武穆等忠臣良將盡被奸臣誹謗，皇帝誤信其言，錯害了無數忠良之士，斷送了滅金的大好良機。朝廷腐敗，小人亂政，皇帝昏庸無道，百姓叫苦連天。昔年岳武穆將金兵打得血流成河，今日大宋百姓卻屍積如山，堂堂大宋之帝竟向女真蠻夷之國俯首稱臣，大宋顏面盡失，一日不如一日。

這日，在廣州謝恩橋鄉梨和村的一個食肆中，眾食客三五成群地聚於一桌，正津津有味地食著盤中餐，不時你一言、我一語地閒談著，不亦樂乎。餐館中一時嘈嘈雜雜，好不熱鬧。陡然間，遠方一陣馬蹄雜沓之聲隱隱傳來，眾人心中一凜，立時放下了手中筷子。杜洪傑見食肆中各人正自談笑風生，卻倏然臉色一變，面色凝重，甚是不解。他滿臉疑惑地瞧向坐在身邊的父親，只見他眼神中透露出隱隱的不安，他一向泰然自若，此刻竟雙手亂顫不已，方寸大亂。

父親示意杜洪傑不要吭聲。眾人面面相覷，杜洪傑見狀，心中也不禁感到惴惴不安。原本熱鬧非凡的餐館一時間氣氛凝固，竟是說不出的詭異。人人心中油生恐懼，對適才傳來的馬蹄聲暗生警惕。杜洪傑側耳傾聽，只聽得馬蹄聲愈來愈響，漸漸逼近，地面不住地震動，顯然來者聲勢浩大，馬匹約莫有數十匹之多。頃刻之間，馬隊又逼近數丈，一陣淒厲的嘶叫聲驀然響起，甚是刺耳。

「是金兵！」一人驚呼道。各人心中一駭，登時陷入一片惶恐。眾人爭先恐後地逃出餐館，場面混亂不堪。杜洪傑此時方知來者乃是金兵，心下不禁駭然，暗叫不妙。「兒子，快走！」杜洪傑手忙腳亂地隨著父親從餐館後門逃出，向前疾奔。但聽得背後馬蹄聲愈來愈響，杜洪傑父子二人儘管已竭盡全力，但終究與馬匹之速無法相提並論，與金兵的距離不斷拉近。杜洪傑之父杜遠謀自知大禍臨

頭，只怕今日便難逃一劫，尋思：「洪傑年紀尚輕，這一生大好前途只怕便要就此毀於一旦，身為父親，我寧可犧牲自己性命，也要為洪傑爭取逃生的機會。」心意既決，腳下一緩，當即便向兒子說道：「洪傑，你我今日再難逃生，待金兵追至，爹爹便盡力而為，抵禦敵人，你到時候便把握機會逃跑。兒子，希望你能逃過一劫，日後再為爹爹報仇雪恨。」杜遠謀雙眼中洋溢的盡是對兒子無限的憐愛，說至後來，聲音不禁有些許哽咽。「爹，你瘋了嗎！兒子自當和爹爹同甘共苦，共敵金兵。你讓我苟且偷生，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捨你而去，我於心何安？爹，兒子與你並肩作戰，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杜洪傑含淚說道。杜遠謀微微苦笑，道：「兒子，面臨生死難關，大丈夫能屈能伸。君子報仇，十年未晚。爹爹望你今日只盼你今日逃脫，日後為國家建功立業，為我大宋百姓出一口惡氣，也為爹爹報今日之仇。」杜洪傑默然不語，心中不勝悲痛，他長嘆一聲，隨即點了點頭。

杜遠謀臉露欣慰之色，又道：「洪傑，當年岳爺爺所向披靡，金兵無不聞風喪膽，但高宗被奸臣所誤，竟在岳爺爺為大宋取得節節勝利之時連發十二道金牌召岳飛撤回，終究功虧一簣。岳飛被小人誣陷，身陷牢籠，於逝世前曾著有一部《武穆遺書》，記載兵法要訣，此事甚是隱密，是以極少有人得知。《武穆遺書》現存於臨安皇宮翠寒堂東十五步處水簾石洞下，若能夠取得此秘笈，定能夠克敵致勝，大敗金兵。這是我對你最後的囑咐。爹爹今日只怕要被金兵亂刀分屍，兒子，一定不要忘記我對你的囑託。」杜洪傑淚流滿面，哽咽道：「是！」杜遠謀微笑道：「乖孩子！如此一來，我便死也瞑目了。」

驀地裏只聽得幾乘馬飛奔而至，金兵各個面目猙獰，手持長槍，朝杜遠謀刺去。杜遠謀腰間長劍出鞘，右手刺出，疾點一名金兵手腕。那金兵隨即右掌疾翻，從旁斜斜刺出，杜遠謀不等招數用老，向右橫跨一步，刺向另一名金兵的小腹。「兒子，走啊！」杜遠謀

喝道，手上長劍不緩，一圈一圈地揮出，將全身上下防守得水泄不通。杜洪傑霎時心如刀割，但不敢拂逆父親，朝遠方逃去。

杜洪傑心中怦怦直跳，生怕金兵追上，當下腳下狂奔，不敢有絲毫滯緩。過了良久，杜洪傑跑出三四十里，已是筋疲力竭，只感天旋地轉，眼冒金星。他腳下一個踉蹌，便即摔倒，待要站起，只覺手足酸軟，勁力全失。杜洪傑向四周張望，只見他深處一片荒山野嶺，杳無人煙，他料想此地應無金兵襲擊，暗自鬆了一口氣，但隨即想到父親此時生死未卜，只怕難逃一劫，不禁悲從中來。杜洪傑母親早亡，自小便和父親相依為命，多年來，杜遠謀對兒子的關照無微不至，疼愛有加，豈知世事難料，竟在短短的一日之內慘遭殺身之禍。念及此處，杜洪傑一時之間只覺心如刀絞，悲痛不已，淚水霎時如洪水決堤般湧出，哭聲甚是悲愴。

良久，杜洪傑漸感疲憊不堪，雙眼一合，便即睡去。



次日，杜洪傑醒來，眼見流落於荒野之中也不是辦法，便緩步而行，不久來到城中。甫入城門，只見人們熙來攘往，熱鬧非凡，四處皆是一片歌舞昇平之狀，杜洪傑自小便從未踏離過鄉村之地，只覺此處繁榮奢華，實令人大開眼界。

只見一條小河之之中停滿了船隻，陽光將河水映得波光粼粼，河面漣漪波動，不時濺起幾滴水花。陡然之間，一位身穿白袍的道士雙足交替飛出，竟由河面上凌空飛過，定睛一看，只見他雙足向河面不住疾點，甚是迅速，每一足點出，便藉著水面之力向上蹿躍。杜洪傑從未見過如此神功，只怔怔地瞧著那道士，大是驚訝。那道士於幾個起落之間便已橫越河面，輕輕落在船頭之上，杜洪傑不由

得瞧得呆了。只聽船中之人朗聲道：「陸兄露的這一手輕功高明得很啊！」那道人答道：「劉兄過獎了。」語罷，一艘小船疾駛而來，只見船夫身旁站著四個人，每一人均是衣衫襤褸，蓬頭亂髮。「長江五鬼到了！」姓劉的那人道。那道人先是一怔，隨即朗聲大笑，向五人連連作揖，道：「長江五鬼，久仰，久仰！素聞長江五鬼放蕩不羈，不拘禮節，沒料到竟是這等作法。」自是暗諷五人衣著髒亂不堪，不成體統。長江五鬼不以為忤，當先一人向二人抱拳敬禮。過不多久，又有許多武功高明之士陸續抵達，各人一一引見。來人中有「金刀銀鞭」崔龍華、「霹靂虎」秦百輝、「菊花仙」任婷莉、「百步穿楊」方無悔、「金龍王」胡定天、「笑裏藏刀」李紫荷等，均在江湖上頗具盛名。那位道人名叫陸坤則，道號玄冥子，乃是武林中輕功的一流高手，而那姓劉之人名劉謙燁，綽號「狂風驟雨」。一時間，船中沸沸揚揚，熱鬧之極，杜洪傑見群雄均是武功高強，神功非凡，心下驚嘆不已。過了良久，各人引見完畢，便來到一家餐館。杜洪傑見左右無事，只覺此事頗為有趣，便暗暗跟隨一行人。

眾人圍著一張大圓桌坐下，杜洪傑靠窗而坐，暗自留心劉謙燁等人的話語。只見劉謙燁站起身來，向群雄一一作揖，說道：「感謝各位前來赴約，賞足了劉某的面子，在下實是感激不盡。」「好說，好說。」各人均應道，滿臉堆歡，抱拳還禮。只見劉謙燁飲了一杯酒，隨即說道：「在下有一事欲向各位相告，此事與武林關聯重大，不知各位願不願意聽小弟詳述。」眾人聽此事事關重大，均是眼前一亮，意興盎然，各自凝神傾聽。劉謙燁道：「當年岳飛戰功卓著、聲名遠播，金兵無不望風而逃，可惜卻被奸臣秦檜所誣害，終關入牢籠之中。岳飛眼見金兵揮師南下，大宋岌岌可危，便在自己死前將自己畢生的用兵之道和武功奇學盡寫入一部名為《武穆遺書》的經書之中，盼後人能習得書中內容，打敗金兵。」

杜洪傑陡然之間聽到「武穆遺書」四字，不禁驚噫一聲，更加



凝神傾聽。群雄心中均暗道：「岳武穆兵法固然蓋世無雙，武功也是登峰造極，若能取得此書，習得其中武功，便能技冠群雄，獨步武林。」劉謙燁輕咳一聲，續道：「岳飛將《武穆遺書》寫好後，將它交予獄吏，埋藏起來。那獄吏便按他所言行事，爾後辭官回鄉，娶妻生子，從此便居於梨和村中。」杜洪傑聽劉謙燁提到「梨和村」，便是自己所居之地，不禁心頭大震。他隱隱感到不安，只覺此事甚是蹊蹺，杜洪傑尋思：「父親曾道《武穆遺書》甚是隱密，極少有人得知，這劉謙燁又怎會知道？那獄吏將《武穆遺書》埋藏好後便辭了官，娶妻生子，居於梨和村中，說的難道是爹爹嗎？」杜洪傑前思後想，倏忽之間便轉了好幾個念頭。

劉謙燁微微一笑，續道：「這位獄吏名叫杜遠謀，」杜洪傑禁不住「啊」了一聲。「金兵探知杜遠謀乃是看管岳飛的獄吏，心想他與岳飛關聯重大，若岳飛生前將克敵之法傳授予杜遠謀，定然對金國不利。金兵查知杜遠謀辭官後居於梨和村，便在梨和村殺人放火，打家劫舍，藉此機會抓捕杜遠謀。杜遠謀寡不敵眾，最終束手被擒，面對金兵的種種威逼利誘，寧死不屈，拔刀自盡。金兵闖入他家中，發現一本手記，手記中記敘了岳飛撰寫《武穆遺書》的前因後果，並在最後附上一行小字：『《武穆遺書》藏於臨安皇宮翠寒堂東十五步處水簾石洞下。』」劉謙燁道。眾人聽得劉謙燁吐露《武穆遺書》埋藏之處，登時譁然，而杜洪傑乍聞父親死訊，心中只是一陣悲痛。

只聽得長江五鬼中為首的蛟龍鬼說道：「在下有一事不甚明白，劉賢弟究竟何以得知此事？您當時恐怕並不在場，怎生描繪出這許多細節來？」劉謙燁微微一笑，道：「兄弟未免太小瞧在下，劉某向來說一是一，怎敢欺瞞各位？事情乃是這樣的：小弟日前在梨和村左近投店，途中遇到數騎金兵，那幾個膿包角色傲慢無禮，見我阻擋了他們的去路，便對小弟惡言相向、動手動腳。我心頭怒起，三兩下便將眾金兵的穴道制住，杜遠謀的那本記事簿恰巧從其中一

人懷中跌落，我不經意地瞥了一眼，見到《武穆遺書》的字樣。小弟不知此書為何物，只知其多半與岳飛有所關聯，於是便追問那幾名金兵。金兵三言兩語之間便將抓捕杜遠謀並得知《武穆遺書》一事的前因後果全盤托出。小弟今日相邀各位前來，便是因岳飛當年武功臻于化境，舉世無雙，在《武穆遺書》中所記載的武功自是非同小可，任誰獲得此書並練就了書中武功，便能獨步天下。此番話若在江湖上傳將開來，定會引起軒然大波。習武之人好鬧不好靜，這一番爭奪《武穆遺書》之戰，大家爭個你死我、活龍爭虎鬥，豈不熱鬧？」群雄連聲叫好。

杜洪傑霎時間只覺五雷轟頂，天旋地轉，暗叫不妙。他尋思：「父親囑咐我務必尋到《武穆遺書》，豈料此事竟被劉謙燁探知，今日眾人在此一聚，《武穆遺書》一事定會在江湖上傳將出去，鬧得個沸沸揚揚，人盡皆知。大家這一番你爭我搶，我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少年想取得《武穆遺書》，當真是難如登天。唉，這該如何是好？學武之人對國家之事往往半點不放在心上，人人皆為了一己之私而求取《武穆遺書》。若他們會胸懷天下，將經書送給宋軍，用以克敵，那可真是笑話奇談了。唉！」杜洪傑暗暗搖頭，不住嘆息。

只聽得群雄議論紛紛，陸坤則氣凝丹田，朗聲說道：「在下有一言，不知各位肯不肯聽。《武穆遺書》可非同小可，單憑一己之力人人勢單力薄，互相廝殺，實是大煞風景，只怕鷓蚌相爭，漁翁得利，最終經書落入他人手中。在下以為，若我們互相結盟，共同尋找這《武穆遺書》，定能夠大功告成，到時候《武穆遺書》如何處理，大伙兒再討論一番也不遲。」各人均是點頭稱。只聽一女子聲音委婉動聽，甚是清脆，在眾人耳邊響起：「小女子以為，既然是結盟，那自然要推出一個盟主，不知各位大人意下如何？」各人向說話之人瞧去，只見她明眸皓齒、冰肌玉骨，卻是「菊花仙」任婷莉。劉謙燁道：「如此甚好。這盟主當然不能隨隨便便定下來，小弟認為，

眾人中武功最高之人才能擔此重任。不如這裏每一個人露一手最得意的功夫，誰人武功最為高強便當選為盟主。」「金刀銀鞭」崔龍華道：「只露一手功夫，那也太也無趣了，不如大伙兒一個個上來比拼一番。雖說比武講究分寸，點到為止自然最好，但刀槍不見眼，受點皮肉之傷也是無法避免的。」「餐館中地方狹窄，施展起功夫不免縛手縛腳，大家還是移步到河邊比武。」劉謙燁道。



杜洪傑尾隨眾人來到岸邊，劉謙燁拱手道：「有哪一位英雄好漢願意率先出馬，好教大伙兒開開眼界？」只聽一人大喝道：「老夫願意迎戰！有誰願意和在下拋磚引玉，先過過招？」只見那人身材修長，童顏鶴髮、神采飛揚，雖然頭髮已半邊斑白，但精神矍鑠，顯是內功深湛，正是江湖上人稱「金龍王」的胡定天。一人從人群中緩步走出，皮色黝黑，滿面鬚髯，卻是「霹靂虎」秦百輝。只見他步履沈穩，身手矯捷，武功自也不弱。秦百輝道：「久仰胡前輩大名，今日有緣相見，在下實是不勝榮幸。在下這一點微末道行，在胡前輩眼中自是不足一曬，懇請前輩手下留情，多多指教。」

秦百輝當下更不打話，左足向前一邁，右手雷公錘向前點出，微微頷首，一招「開門見山」，乃是高手開招時的常用招式，旨在向對手敬禮。胡定天不敢怠慢，蛇鞭倏地向秦百輝疾點而去，分攻人中、鳩尾、臆中三處穴道，迅捷無倫，秦百輝向後一躍，避開蛇鞭。杜洪傑在一旁凝神觀看，雙目瞪圓，驚詫不已。他父親辭官後在梨和村中當上了中醫，對人的周身百穴自是盡皆熟記於心，閒暇之餘也常向杜洪傑傳授。日積月累之下，杜洪傑早已將人體各穴道背得滾瓜爛熟，只見胡定天認穴奇準，且所攻的每一穴道均為人體要害，

加之蛇鞭在電光火石之間便已出招，甚是迅速，委實不易。胡定天長鞭縮回，秦百輝當下欺身上前，一對雷公錘直上直下地砍去，風聲虎虎，竟微有嗤嗤之聲，卻是一招「飛流直下」，甚是威猛。胡定天向旁飄然退開，隨即將蛇鞭拍出。蛇鞭柔軟如繩，這時卻陡然之間伸得筆直，直取秦百輝左目。秦百輝矮身避過，一招「餓虎撲食」向胡定天挺去，右手雷公錘向胡定天疾砍，左手則籠罩他胸口穴位，招數巧妙之極。胡定天向上縱躍，飛起數丈，居高臨下地打向秦百輝背部破綻，疾點靈台穴。秦百輝大駭，縱身而起，雷公錘自下而上，一招「直沖雲霄」打向胡定天，破空而至。胡定天在半空中無從借力，即將蛇鞭抖出，環環纏住雷公錘，將秦百輝引去。秦百輝暗潛內力，掙脫蛇鞭束縛，以排山倒海之勢攻向胡定天。胡定天雙足落地，滴溜溜地一轉，將雷公錘力道盡數化去，手腕疾翻，蛇鞭斜斜拍向秦百輝肩頭，勢道甚是凌厲。兩人你來我往，一時打得難分難解，到得第三十餘招，胡定天將蛇鞭如狂風驟雨般施展開來，啪啪作響，周身捲起一道道金光，每一鞭均蘊含極高深的內力。他身形飄忽不定，不斷向秦百輝逼近，秦百輝氣勢渾雄，招數樸拙，蒼勁有力，但究竟不如胡定天如此迅捷狠辣，只被他逼得步步後退。只聽得胡定天大喝一聲「著！」，蛇鞭倏然點出，將秦百輝胸口穴道盡數封住。秦百輝悶哼一聲，坐倒在地。胡定天蛇鞭連點數下，將秦百輝穴道解開。秦百輝站起身來，向胡定天躬身道：「多蒙前輩手下留情，在下甘拜下風。」「閣下武功高強，老朽不過僥倖勝得一招半式，適才已拼盡全力，何談手下留情？」胡定天微笑道，向秦百輝抱拳還禮。

秦百輝退入人群中，胡定天又道：「有誰願意與在下切磋切磋武功？胡某自當奉陪。」群雄有不少人原本躍躍欲試，此時見二人武功如此高強，自忖功力不及，便打消了爭奪盟主之念。只見人群之中一人向前縱躍數丈，卻是「金刀銀鞭」崔龍華。崔龍華道：「在



下雖無勝過胡兄的把握，但接個幾十招也是可以的。」胡定天向他微微躬身，崔龍華嘴上掛上一絲冷笑，當下更不打話，拔刀出鞘，一把長刀倏地向胡定天挺進，鏗鏘有力。胡定天疾向旁閃去，倏忽之間便移開數丈。他隨即欺身向前，蛇鞭抖出，點向崔龍華臚中，卻是一招「直搗黃龍」。崔龍華刀鋒急轉，向胡定天蛇鞭砍去，胡定天手肘一沉，蛇鞭掃向崔龍華雙腿。崔龍華向上跳出數丈，半空中如旋風般疾轉，金刀向下砍出，力貫刀尖，勢道迅猛之極。兩人一時之間旗鼓相當，各自拼盡全力，不敢有絲毫怠忽。到得第七十餘招上，胡定天一招「橫掃千軍」向崔龍華金刀揮去，以山呼海嘯之勢攻去，這一鞭中蘊藏了極深厚的內力，只迫得崔龍華喘不過氣來。崔龍華心下大駭，暗潛內力，欲以金刀反砍蛇鞭，哪知蛇鞭來勢甚是凌厲，自己一口氣竟提不上來。胡定天蛇鞭拍在金刀之上，崔龍華只覺右臂隱隱發麻，虎口震裂，金刀登時脫手，飛出數丈。崔龍華一怔之下隨即哈哈大笑，向胡定天拱手道：「胡兄武功高明之極，『金龍王』之名當真是當之無愧啊！」胡定天微笑道：「不敢當，不敢當。崔兄的武功著實不凡，老朽實在勝得僥倖。」

杜洪傑遠遠站在一旁，見胡定天落落大方之餘又不失端莊穩重，兼之武功高強，待人謙遜有禮，不禁對他暗生親近之感。眾人見胡定天連勝兩場，武功臻至極高境界，自知無必勝的把握，均不敢公然挑戰。

只聽得人群中一人朗聲道：「愚弟不才，但願與胡前輩過過招，不足之處還請前輩多加指點。」說話之人卻是劉謙燁。胡定天微微一凜，心道：「江湖上人稱劉謙燁武功超群，我可要小心了。」

只見劉謙燁手握長劍，屏氣凝神，陡然間欺近胡定天，長劍直直刺出，疾點胡定天身體各處要害，每一劍均是嗤嗤有聲，寒氣逼人，快得令人匪夷所思。劉謙燁圍著胡定天四下遊走，長劍一招一招刺出，劍光霍霍，來勢直如萬馬奔騰。胡定天劍劉謙燁勢道如此

兇猛，心下驚駭不已，當即深吸一口氣，以鎮定心神。他運起內力，蛇鞭使將開來，宛若蛟龍般飄忽不定，在半空中拍至，剛柔並濟，力道直如山崩海嘯一般。劉謙燁長劍「唰」的一聲刺出，劍鋒微顫，疾取胡定天雙目。胡定天飄出數丈，蛇鞭向前抖出，捲向劉謙燁雙足。劉謙燁飛身而起，長劍連續三下刺向胡定天，半空中居高臨下，攻勢沉猛。胡定天身法靈動，將三劍一一避開，隨即蛇鞭劃成一道一道圓圈，朝劉謙燁疾攻。劉謙燁見胡定天這一道道圓圈當中所含蘊的內力甚是渾厚，威力至斯，不敢怠慢，當下躍起數丈，右手舞了七八個劍花，隨即長劍橫劈，攔腰向胡定天斬去。胡定天蛇鞭狂舞，招式繚亂，只將周身要害護得水泄不通。劉謙燁長劍斜劈，向蛇鞭斬去，胡定天應變奇速，手腕一抖，蛇鞭向上彈起，直擊劉謙燁面門，靈動至極。

二人堪堪拆了百餘招，胡定天招數愈發撲拙，每一鞭均含蘊極深厚的內力，他蛇鞭拍向劉謙燁手中長劍，只震得劉謙燁手臂隱隱酸麻，逼得他連連倒退，呈左支右絀之象，險象環生。劉謙燁大驚失色，額上汗涔涔流下，心道：「我萬萬不能落敗！」當即心下一橫，從袖中摸出一條幾乎微不可見得毒針，手臂一振，毒針脫手飛出，向胡定天射去，破空而至。胡定天正全神貫注於戰鬥，一條蛇鞭狂風驟雨般攻向劉謙燁，竟沒有提防他以如此卑鄙陰毒的手段傷人。凡武功高強之人，比武過招時正大光明，自不會使用如此細小且喂有劇毒的暗器。胡定天待聽得耳邊一陣風聲倏忽而過，已然不及，胸口登時中針，他霎時間只感一陣暈眩，登時向後跌倒。劉謙燁大喜若狂，覷準機會，長劍一刺，登時在胡定天胸膛上劃了一條長長的口子。群雄見胡定天本來正自大佔上風，陡然間卻情勢反轉，劉謙燁竟反敗為勝，心中均感狐疑。劉謙燁所射出的毒針細如毛髮，無人發現，眾人雖然心中隱隱感到不妥，但見胡定天確實敗在了劉謙燁手中，都連連喝起采來。

劉謙燁大喜過望，道：「承讓承讓，還有哪位高手願意與在下過幾招？」群雄見劉謙燁武功如此了得，均不敢挑戰。劉謙燁見他連問三聲，卻無人應答，朗聲大笑道：「小弟無德無能，原沒料得竟會當選為盟主，今日得勝實屬幸運，多蒙胡前輩手下留情。小弟擔此重任，實是不勝榮幸，定當為尋找《武穆遺書》竭盡所能、全力以赴。」

話音甫落，四周登時喝采如雷。「大伙兒日後相互合作，同舟共濟，一定能夠尋獲《武穆遺書》。有勞各位八日之後在潮州韓江畔相聚，屆時再行商討。」

眾人齊聲稱是，各自離開了，只有胡定天仍然萎頓在地，臉上一陣青一陣白，肌肉抽蓄，神情甚是痛苦。



杜洪傑雖和這群人乃是今日初識，但適才胡定天神威凜凜，大有英雄豪傑之范，杜洪傑早已對他暗生敬佩之心。他眼見胡定天受傷甚重，氣息奄奄，急忙跑過去。他精通醫術，連點數穴，將胡定天胸口創傷的血止住，手法頗為嫻熟。杜洪傑隨即又將隨身攜帶的藥膏塗抹在傷口之上，胡定天登時傷痛大減。他道：「多謝……多謝小兄弟。」他說話時氣息不勻，顯然在竭力抵抗痛楚。胡定天又道：「那劉謙燁……沒想到他竟如此卑鄙無恥……他敵我不過，竟暗發毒針，唉……」旋即暈死過去。杜洪傑大駭，從懷中拿出一盒粉末，用手指捏了些許塗抹在毒針傷口之上，接著拿出另一盒藥物，給胡定天服下了。

過了半響，胡定天悠悠轉醒，將內力運至周身百穴，逼出體內殘留的毒物。他運功數回，料之並無大礙，大感寬慰。「不知閣下

尊姓大名，向在下出手援助，老朽實是感激不盡。」胡定天說得甚是誠懇，杜洪傑連道「不敢」。「在下只不過是行了舉手之勞，前輩不必感謝。」「小兄弟，你我素不相識，你何以要出手相助？」胡定天問道。「在下適才見前輩武功卓絕，大為折服。劉謙燁暗算前輩，晚輩略知醫道，便急忙救治。」杜洪傑答道。「老朽此次死裡逃生，一條小命得以救活，真是多虧了小兄弟。不知小兄弟何以來到此處？」杜洪傑道：「此事說來話長……」

杜洪傑當即將杜遠謀被金兵殺死、自己淪落荒野、行至城中，直到在河邊觀看群雄比武的經過娓娓道來。胡定天起初聽得杜洪傑吐露自己為杜遠謀的兒子，後來聽聞金兵迫害杜遠謀，只聽得怒火中燒，不禁對金兵破口大罵。胡定天雖是武林中人，但他昔年乃是宋兵，他一心盡忠報國，對金國恨之入骨，待得杜洪傑源源本地講述了事情的經過，道：「閣下不必擔心，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更何況金國視我大宋子民如螻蟻，肆意欺壓，老朽但有一口氣，定會助閣下一臂之力。劉謙燁等一伙人一心為獲得武功秘笈而去尋找《武穆遺書》，這種卑鄙無恥之人老朽自不屑與之為伍。」杜洪傑霎時間心中大喜，當即向胡定天拜倒，道：「多謝前輩！」胡定天連連擺手，道：「閣下若要與武林中各高手抗衡，搶奪經書，只怕不易。雖然短時間內實難煉就技冠群雄的武功，但修習基本內功，學習武功招數，用以自保，想必是做得到的。」胡定天說著從懷中拿出一部經書來，道：「習武時須內外兼修，內功講究內力，外功則講究拳腳兵刃上的功夫。這武功秘笈乃是一部《龍嘯神功》，可供小兄弟學習內功。」杜洪傑雙手接過，心下甚是感激。胡定天又從懷中拿出一部書，道：「另外這一部，乃是《青龍劍譜》。若每日勤練武功，不久後必有小成。」說完從腰間解下一把長劍，將劍譜與長劍一齊遞給杜洪傑。

「多謝前輩指點。」杜洪傑站起身來躬身道。胡定天微微一笑，向他抱拳還禮，道：「如此便別過了。」語罷，胡定天立時便如鬼



魅般飄出，倏忽之間走出數丈。只見他足不著地，袍子在勁風中不住飄揚，當真飄飄欲仙，宛如巨龍一般騰雲駕霧。杜洪傑怔怔地瞧著胡定天遠去的背影，過了良久，他嘆了一口氣，緩步離去，消失在夜幕之中。

次日，杜洪傑從客店中早早醒來，著手練習內功。他翻開那部《龍嘯神功》，只見書中每一頁均繪有一副圖，圖中畫有一人，標明人的周身百穴，一旁寫著密密麻麻的註解，杜洪傑自小習醫，對人體穴道自是瞭若指掌。杜洪傑心中默念圖旁所註的內功心法，只見一行行小字寫道：「氣沉丹田，心神寧定，呼吸吐納，一片空明。運氣至百穴，開合有致。須知左虛則右實，陰虛則陽盛，氣息散於周身，一切為之平衡。氣由上而下，勁由內而外，氣勢騰挪，收發自如。」他聰明伶俐、天資聰穎，兼之對各穴位甚是熟悉，是以進展頗為迅速。午時及至，杜洪傑肚中感到一陣饑餓，便即走出客店，欲尋找一家飯店。

杜洪傑在城中漫步而行，走到了一片林子當中，陡然間青光一閃，一條碗口粗細的大青蛇從一旁的草叢中遊出。只見那蛇發出嘶嘶聲響，倏忽之間便前行數丈，當真形如鬼魅。杜洪傑大驚失色，拔腿就跑，但林中陸地凹凸不平，花草樹木鬱鬱蔥蔥，甚是茂密，他連滾帶爬地跑出，一個踉蹌，便即摔到。那青蛇粗壯有力的身子纏繞至杜洪傑勃頸，杜洪傑只感那青蛇冰涼的身軀緊緊纏住自己，身子緩緩移動，心中不禁打了一個寒顫。那青蛇愈纏愈緊，杜洪傑一時間氣息為之一窒，一張白皙的臉陡地漲紅，只將一張嘴張得大大的，盼能呼吸到空氣，但他的脖子被青蛇纏得緊了，任何掙扎都是徒勞。杜洪傑本已閉目待死，驀地想起早晨休習的內功心法中道：「氣息自丹田而外散，沿手三陰經而力貫指尖，凝力於少商、商陽、中沖、關沖、少沖、少澤穴，十指箕張，內息圓轉自如，則力道源源不斷。」杜洪傑按心法所記，暗潛內力至指尖，雙臂一抬，朝青

蛇疾抓，這一下只抓得那青蛇鮮血淋漓，疼痛不已，身子一陣蠕動，纏繞略鬆。杜洪傑一招得手，當下又運勁向青蛇抓去，蛇身上登現數條長長的血痕，如此過得二十餘下，那青蛇再也支持不住，只掙扎得數下便再無動彈。杜洪傑這一下死裏逃生，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杜洪傑這一番打鬥大費氣力，已是筋疲力竭，頭上汗水涔涔直流。他此時饑渴難當，隨手摘下樹上的水果便咬下口去。只見那水果巴掌大小，通體呈紫，果身帶刺，果肉晶瑩剔透、鮮美多汁，杜洪傑只吃得津津有味。陡然間，杜洪傑體內升起一股熱烘烘的氣體，杜洪傑駭然失色，只道他所食的水果中有劇毒，殊不知這水果名叫「紫霞槌」，乃是一種極稀有的果實，有增進功力之用。杜洪傑此時竟誤打誤撞，在機緣巧合之下尋到了紫霞槌，吃了十餘顆後功力陡增，他察覺體內異狀，只道自己中了毒，惶然無措之下從地上縱躍而起，登時躍出了一丈高。杜洪傑甚是驚詫，尋思：「我怎一下子便有了如此高明的輕功？」他此時又感到體內那股熱氣已散至四肢百骸，軟綿綿的，不勝舒適，方知自己無意中功力大進，心下又驚又喜。

杜洪傑再食得十餘顆紫霞槌，體內饑餓之感盡除，便回到客店繼續修習內功，如此練得兩個時辰，即到河邊練劍。只見他信步走至昨日劉謙燁等人的比武之地，拔出胡定天所贈予他的那一把長劍，將青龍劍法的一招一式舞將開來。他先是一招劍法中慣用的「白虹貫日」，長劍向前平平刺出，接著使了一招「鴛鴦腿」，雙腿飛出，藉著這一縱躍之勢，長劍向下連連橫刺。杜洪傑在空中挽了一個劍花，隨後雙足著地，一招「探囊取物」，長劍向下一刺，隨即向上挑去。他接著使了個旋子，雙臂揮出，身體朝下，旋即雙腿踢出，凌空疾翻，藉著身子旋轉之力，手中長劍忙不迭地刺出，勢道凌厲。杜洪傑此時雖修為尚淺，劍法甚見青澀，但青龍劍法何等威力，一招一勢仍不失精妙。

杜洪傑練得正是起勁，驀地裡聽得一聲喝采，他轉過頭來，只見一位身材頗長的老者正遠遠站在河邊，卻不是胡定天是誰？杜洪傑大喜過望，急匆匆地跑去，道：「胡前輩！」胡定天見杜洪傑不到一日內功已有小成，雖和尋常好手仍是天差地遠，但在一天之中便有所成就委實不易，心下甚感欣喜，道：「古人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少俠進展神速，老朽不勝欽佩。」杜洪傑連連搖手，道：「在下只不過是機緣巧合之下陡然內功大增，前輩謬讚，實不敢當。」當下略述自己誤闖林子、千鈞一髮之際殺死與自己久久纏鬥不下的青蛇，並無意中吞食紫霞槌一事。他又道：「小生不才，青龍劍法中有不少疑難之處，懇求前輩為在下指點迷津。」胡定天當下為向杜洪傑一一指教他劍法中不明之處，並商議一同趕赴潮州韓江，追蹤劉謙燁等人的行蹤，杜洪傑當即領首答應。

## 五

趕路途中杜洪傑發奮圖強、刻苦練功，兼之又吃了不少紫霞槌，武功一日勝過一日。待至赴約之日，天剛破曉，杜洪傑與胡定天便早早躲在韓江畔邊的蘆葦叢中，等待他們的到來。過了一盞茶時分，只聽得遠處隱有人聲，一行人朝著韓江江畔前行。杜洪傑一凜，知是劉謙燁等人到了，便即隱身於蘆葦叢中，心下登生警戒之心。只見劉謙燁一馬當先，身後有不少武功好手跟隨，行出數丈後便安頓下來，來人有二十餘個，來勢洶洶，各個都身手非凡。

但見劉謙燁站在群雄之首，四下連連拱手，朗聲道：「各位大英雄、大豪傑肯與愚弟在此一聚，在下甚感榮幸。《武穆遺書》一事此時已傳得沸沸揚揚，人人皆知，我們人多勢眾，若是能團結一心，定能取得經書。」群雄齊聲喊道：「《武穆遺書》，勢在必得！」

杜洪傑只瞧得咬牙切齒，心道：「哼！一件關乎大宋王朝榮辱勝敗的至寶，卻被你們這群毫無半分愛國之情的人所濫用，當真是大宋的不幸！」只見各人聽完劉謙燁的一番說詞之後，登時兩眼發光，貪婪之心溢於表面。杜洪傑心中忿忿，但自己的功夫實在和眾人差得太遠，實是有苦難言，一口怒氣無從發洩。

陡然間只聽得人群中一人聲如洪鐘，說道：「敢問《武穆遺書》中所記載的用兵之道該當如何處置？是獻給朝廷，讓大宋將金狗打個落花流水，為大宋百姓狠狠地出一口惡氣，還是私心私利，佔為己有？」那人正是「霹靂虎」秦百輝。杜洪傑心中暗喝一聲采，心道：「好一條好漢子！此人忠於大宋王朝，為百姓著想，不像其他人一般心胸狹窄，對大宋的存亡不管不顧。」只聽得長江五鬼中的蛟龍鬼怪聲怪氣地道：「哼，大宋的狗皇帝昏庸無道、懦弱無能，拱手將《武穆遺書》獻給朝廷又能有什麼用？」各人均連聲附和，只有秦百輝一人雙拳緊握，忿忿不平。

杜洪傑此時已然怒極，胡定天見杜洪傑按耐不住，欲教杜洪傑不可張聲，但杜洪傑心中不忿，呼吸粗重，人群中內功深厚者稍一凝神便聽了出來。只見一人目光如電，朝杜洪傑藏身之處射來，道：「那邊有人！」此時各高手均齊向蘆葦叢望去。杜洪傑大駭，登時六神無主，暗罵自己太過鹵莽。

但聽得蛟龍鬼道：「只怕來者不善。」隨即身形一晃，倏忽之間欺近杜洪傑。杜洪傑知自己武功甚淺，必然無法倖免，反正左右都是死，不如與他們誓死周旋。杜洪傑心下一橫，縱身而起，朗聲道：「岳爺爺昔年驍勇善戰、盡忠報國，打得金兵屁滾尿流，靠的便是一套精妙絕倫的兵法，他臨死前將畢生兵法全數記在《武穆遺書》當中，若能被朝廷所用，哪裏還需畏懼金兵？哪知各位前輩高人雖然見多識廣，武功高強，卻如此目光狹隘，只顧著自己眼前利益，卻不為大局著想，實在令人忍無可忍。在下不才，只不過是個



手無縛雞之力的大宋子民，但我懇求各位大人再三考慮。為了大宋、為了百姓，我只盼各位不要將那部《武穆遺書》據為己有。」

眾人見杜洪傑這一番言語說得慷慨激昂、豪情壯志，不禁氣為之奪，但武學高手大多都對學武甚是癡迷，為了增強武功，對任何武學秘籍都是求之不得，兼之平日勤於學武，自無暇去理會甚麼愛國之情，是以絲毫不為所動。蛟龍鬼道：「如今朝廷腐敗，奸臣當道，我等勢單力薄，難以扭轉乾坤重振朝綱。亂世之下，我們又能怎麼做呢？且我們是憑藉自己的本事爭奪《武穆遺書》，又不是以甚麼下三濫的途徑竊取，據為己有又何錯之有？」

語罷，他五指成刃，疾向杜洪傑手腕抓去。杜洪傑饒是早有準備，但這一掌迅捷無倫，凌厲之極，而他武功平平，只得閃身避過，頗為狼狽。杜洪傑心神稍定，當即拔劍出鞘，只見寒光一閃，他頃刻之間向蛟龍鬼刺了三劍，每一劍直取蛟龍鬼的胸口穴道，勁力雖弱，但認穴奇準，招數精妙，蛟龍鬼沒想到一個少年竟會有如此功力，不禁一怔。杜洪傑長劍向蛟龍鬼一輪搶攻，蛟龍鬼空手過招，連連招架，每一招都是輕描淡寫，顯是游刃有餘。胡定天知蛟龍鬼打敗杜洪傑必是綽綽有餘，心中不禁一陣擔憂。杜洪傑自知自己並非蛟龍鬼的敵手，是以一味搶攻，只盼能博得一線生機，故招式生猛，雖勁道薄弱，每一劍仍是十分狠辣。蛟龍鬼武功雖未臻至一流高手的境界，卻也是身手不凡，他連使「釜底抽薪」、「葉底穿蝶」、「泰山壓頂」等招式，只逼得杜洪傑連連倒退。

只聽得他大喝一聲，一招「金龍出洞」，身子猶如離弦之箭，一個箭步向前，雙掌以排山倒海之勢拍出，直擊杜洪傑面門。杜洪傑只覺胸口一滯，四肢登感酸然，一個踉蹌，不禁向後倒退幾步，他心中一凜，急忙提了一口氣，一招「嫦娥奔月」向蛟龍鬼勃頸疾刺而去。蛟龍鬼當下一個掃堂腿矮身避開杜洪傑的一劍，同時掃向杜洪傑下盤，變招之快當真是迅捷無倫。杜洪傑向後著地滾去，雖

僥倖未曾受傷，但已是左支右絀，狼狽至極。蛟龍鬼哪容得杜洪傑有絲毫喘息之機，當下一招「運轉乾坤」，雙掌畫圓，凝力推出，這一掌凝聚他數十年的功力，直有排山倒海之勢，氣勢磅礴，威猛霸道，勢不可擋。杜洪傑心下大駭，霎時間只感勁風撲面，一個「鐵板橋」，身子向後彎曲，竭力避開迎面而來的拳勢，局勢凶險至極。眼見杜洪傑險象環生，胡定天不禁暗暗擔心。只見蛟龍鬼雙掌奮力推出，杜洪傑於千鈞一髮之際將一大半力道盡數避開，但蛟龍鬼究竟非泛泛之輩，餘下的勁力已足將他擊倒，杜洪傑四肢立時不勝酸麻，動彈不得。

眼見自己勢必落敗，杜洪傑便欲坐以待斃。驀地裏，他腦中陡然想起父親大仇未報，登時猛吸一口氣，丹田中一股勁力不知如何竟冒將上來。他一個「鯉魚打挺」從地上翻身直上，劍尖亂顫，徑直朝蛟龍鬼鳩尾穴刺去。蛟龍鬼沒有料到他竟會如此倔強不屈，被自己一輪強攻後竟仍然不倒，不禁一怔，隨即身子如旋風般疾轉數下，化解杜洪傑長劍勢道。蛟龍鬼連連反擊，拳腳功夫甚是凌厲，杜洪傑被他內力所逼，連連後退，腦中一片暈眩，劍法愈發散亂。陡然間只聽得一聲「著！」，蛟龍鬼一拳猛擊過去，正中杜洪傑膻中穴。杜洪傑霎時間只覺地動天搖，頭昏眼花，喉頭一甜，旋即「咕咚」一聲摔落在地。

## 六

過了良久，杜洪傑悠悠轉醒。他雙眼一睜，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一堵黑黝黝的石牆。他四下張望，只見他身處一間昏暗的房間中，伸手摸去，只覺四周的牆壁濕漉漉的，房中說不出地悶熱潮濕，令人呼吸不暢。杜洪傑心中一凜，尋思：「是劉謙燁一伙人把我囚禁

在此處嗎？哼，他們竟如此心狠手辣。」他念及此處，不禁火冒三丈，怒吼道：「卑鄙無恥的劉謙燁，你給我過來！士可殺不可辱，你把我囚禁於此到底是什麼意思？我不把你碎屍萬段，絕不罷休！」陡然間，只見黑暗之中陡然閃現出一縷光芒，一人拿著火把緩步走來，卻不是劉謙燁又是誰？他臉上掛著一絲儒雅的笑容，顯得甚是和藹可親，但在杜洪傑眼中卻是說不出地令人憎惡。

但聽劉謙燁語氣平和地說道：「唉，你這小子當真是大膽妄為。憑你這點微末道行，竟然想去爭奪《武穆遺書》，當真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太也自不量力。」杜洪傑對劉謙燁的冷嘲熱諷充耳不聞，只微微「哼」了一聲，置之不理。劉謙燁昂首闊步，臉上神情高傲，續道：「你就給我安安分分地待在這裏，若稍有不從，那便是手起刀落，人頭落地，休怪我無情。」杜洪傑此時怒不可遏，恨不得將劉謙燁碎屍萬段，但眼見敵強我弱，情勢所迫，自己若不委曲求全，只怕當真就丟了一條小命，殺父之仇便無從報起，當下只好忍下了。劉謙燁露出滿意的微笑，又緩步離去了。

牢房又即陷入了黑暗之中，杜洪傑萎頓在地，回想起這數日來的種種變故，當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壞事一個個接踵而至，禍不單行。杜洪傑此時已疲憊不堪，合眼便睡。過不得多久，只聽得牢房門外大響數聲，杜洪傑正兀自呼呼大睡，此時赫然醒來，不禁心生警戒，道：「誰？」但見一人輕裘緩帶，信步走來，卻是陸坤則。陸坤則高舉火把，照向手中的一物，卻是一盤熱烘烘的雞腿，應道：「你命不久矣，多說無益。這份晚餐你快快吃了罷。」杜洪傑怒道：「你們以大欺小，恃強凌弱，好不要臉！你們要殺便殺，這般凌辱於我，到底居心何用？」陸坤則當下也不去理會，將晚餐放在牢房的門口，便即離開了。

杜洪傑這幾日來經歷無數大風大浪、大苦大難，初涉江湖便已是困難重重，眼見父仇未報，江湖上人人居心叵測，自己數日來所

壓抑的悲憤之情此時再也按耐不住，立時淚如泉湧，泣不成聲。許久，杜洪傑哭聲漸息，他拭了拭眼淚，坐倒在地，便即呼呼大睡。

三更時分，杜洪傑陡然醒來，只覺渾身麻癢難當，卻是被牢房中的蚊蟲叮得他滿身疙瘩。杜洪傑眉頭微蹙，攙著牆壁移了幾尺，以躲避角落中的蟲子。他一摸之下，觸手之處竟微微搖動，他不禁一怔，摸索了數下，卻發現牆壁中竟有一塊鬆動的磚頭。他右手前探，將那塊磚頭移動數寸，只聽得那磚頭一陣沙沙作響，底部似乎藏有一物。杜洪傑將磚頭取出，但覺磚頭下果藏有厚厚的一物，依稀便是一疊紙張。杜洪傑好奇心起，將那疊紙湊到牢房窗戶之前，月光下瞧得分明，竟是一簿武功秘籍，封面上題有「伏魔神功」四字，字跡古樸蒼勁，顯是內力登峰造極之輩所書。杜洪傑曾從不少見多識廣的江湖異士口中對「伏魔神功」有所耳聞，知那是一部失傳已久的武學著作，由前朝一位武功獨步天下的高手所創，後來卻在兵荒馬亂之中被後人所遺失，至今下落未明，眼見自己因禍得福，竟會在機緣巧合之下尋得，心中不禁大喜過望，在茫茫黑暗之中見到了一線生機。

杜洪傑當即聚精會神，學習書中的內功心法。只見他盤膝而作，面朝石壁，雙眼合攏，按書中所記的心法調養內息，過了一炷香時分已是汗如雨下。他在牢房中獨自一人，心無旁騖，內心一片空明，過了一兩個時辰，內功已有進益。杜洪傑再練了幾個時辰，只感精神奕奕、心曠神怡，他當即拔劍出鞘，將一套「青龍劍法」使將開來，果見自己膂力較先前更強，招式沉猛凌厲，在短短的一天之內竟大有提升。杜洪傑次後數日便在牢中修習「伏魔神功」，閒暇之餘也不忘練「龍嘯神功」和「青龍劍法」。





## 七

這一日醒來，杜洪傑有心試探自己武功進境。他站起身來，微微屈膝，穩紮馬步，隨即左手緩緩畫圓，將一身內力聚於胸口，右手由左手之底穿掌而出，「蓬」的一聲巨響，結結實實地打在了牢房牆壁之上。杜洪傑雖只練了數日「伏魔神功」，但內力已然非同小可，他這一掌挾帶風聲，威力至斯，只震得掌力所及之處凹下數寸。杜洪傑未曾料到自己武功竟會發展得如此之迅速，不禁驚喜交加。杜洪傑又發了幾掌，只將牆壁硬生生地鑿出一個破洞來，周遭磚頭搖搖欲墜，破洞大小足可容身。杜洪傑尋思：「我若此刻便逃出，未免太鹵莽。我若等到送飯之人來到牢房之中，一舉將他拿下，並將我和他的衣服對換，自己從洞中逃出，再將洞口處的磚頭稍稍修補一下，待下一個送飯之人前來，也至少拖延得數個時辰，而那人進來後見到牢房中的人服飾與我無異，牆中洞口也已大致恢復原相，絕難發現端倪。待劉謙燁等人猛然醒悟，我早已溜之大吉，哈哈！」杜洪傑心中精打細算，擬定好逃生之計。

當日午時，牢房大門「吱呀」一聲打開，杜洪傑正自運功，此時眼見良機已至，連忙跳起身來，身形倏爾一閃，轉瞬間便已欺近送飯的那人，定睛一看，卻是「金刀銀鞭」崔龍華。崔龍華一張馬臉登時煞白，他萬沒料到杜洪傑竟會如此迅捷無倫地欺向自己，心中大駭，疾退了幾步。「你幹甚麼——」崔龍華話音未落，杜洪傑手腕已向前一探，五根手指勢道凌厲，直抓向崔龍華胸口。崔龍華心中一凜，忙矮身避過，狼狽萬狀。杜洪傑一招得逞，更不容得對方喘息，雙手忽拳忽掌，頃刻之間已連攻了數招，每一招均朝崔龍華身上要穴抓去，去勢甚準，只嚇得崔龍華不住倒退。杜洪傑來去如電，十餘招之間已把崔龍華逼得手忙腳亂。眼見崔龍華此刻破綻百出，敗象已呈，他低喝一聲「著！」，右指凝力點出，「波」的

一聲已戳中了崔龍華的臆中穴。崔龍華悶哼一聲，一時間暈頭轉向，眼冒金星，倒在地上。

杜洪傑眼見大功告成，心下稍寬之餘一顆心也不禁怦怦亂跳，又驚又喜。杜洪傑這一指來勢凌厲兇狠，崔龍華少說也需要五六個時辰方可轉醒，杜洪傑心中甚喜，將崔龍華拉到牢房中的一角，並將二人的衣服對換。杜洪傑見一切已妥，當即從牆中洞口躍出，再將磚頭堆回原處。

杜洪傑眺望著遠方的天空，但見太陽冉冉升起，似乎便與《武穆遺書》正向他招手一般無異。他長嘯一聲，朝遠方絕塵而去。



## 八

杜洪傑四下打聽，從路人口中得知此地為泉州。這一日，他在城中四處遊蕩，來到了一家菜店，叫了一碟青菜和一壺酒。這時，只聽得店外一陣腳步聲隱隱傳來，杜洪傑內功深湛，耳力自然也頗為深厚，那人遠遠走來，杜洪傑早已察覺。只聽得行來的那人步履輕盈卻又不失凝重，下盤功夫顯然不弱，杜洪傑一知走來的是會武之人，不禁油生警戒之心，心中微微一凜。那人輕功高強，片刻之間便已近了數丈，杜洪傑見其依稀是個妙齡女子，身材苗條纖細，並非劉謙燁一夥人當中的人，心中稍安。只見那女子身穿紫衫，腰懸長劍，約莫十五六歲年紀，雙眼如漆，皓齒朱唇，容貌頗為俏麗。

那女子走進店來，眼見菜店中其他座位皆滿，唯有杜洪傑身旁尚有空座，她微微一笑，問道：「這位兄台，我坐在這裏，您不介意吧？」那女子說話聲音清脆動聽，神態落落大方，一雙眼睛靈動至極。杜洪傑欣然答應，那女子當即坐了下來，眼珠子一轉，道：「敢問兄台尊姓大名？」「在下姓杜，名洪傑，不敢請教姑娘芳名。」

「我叫楊翠晗。」「楊姑娘，幸會，幸會。」楊翠晗「咯咯」一笑，道：「你這人說話帶著口音，可是哪裡的人啊？」杜洪傑笑道：「楊姑娘說笑了，在下是廣東人。」楊翠晗道：「啊，原來是廣東人。杜兄弟此行來到泉州卻又是為何？」「唉，說來話長啊……」杜洪傑初出江湖，眼見對方是個天真無邪、心地純良的少女，而自己心中苦中正無處宣洩，心下也毫無防備之心，當即把自己一路以來的經歷源源本本地講述給楊翠晗。

楊翠晗在一旁只聽得驚心動魄，憤慨之情溢於言表。楊翠晗道：「那劉謙燁真是卑鄙無恥，他只顧著自己眼前利益，胸襟狹隘，當真是個小人。」杜洪傑連聲附和道：「楊姑娘說得太是了！」他遂將自己的苦衷一股腦地向楊翠晗全盤托出，耳聽得她對自己甚是同情，對劉謙燁低三下四的行徑鄙夷不屑，心中不禁一暖。楊翠晗沈默片刻，似是陷入了深思，即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小時，我父親乃是富甲一方的富豪。在我八歲的那一年，金兵在城中巡遊，他們貪圖財利，在三更半夜之時大舉搶入我們家中，大肆搶掠，殺人放火，一口氣殲滅了家裏所有人，就連僕役也難逃魔爪。雖然已過了十餘年，但當時的場景歷歷在目，金兵各各面目猙獰，臉露貪心之色，手起刀落，將家中的每一個人盡皆殺死，血濺滿堂。我那時方五歲，迭遇事故，最終僥倖逃過了一劫，但……但卻永遠都不能再見到父母了……」說到此處，楊翠晗不禁哽咽起來，杜洪傑連聲安慰，心中念及父親，一時間悲痛欲絕，也不禁潸然淚下。楊翠晗續道：「我自小便家破人亡，無依無靠，就只盼自己日後能夠為父母報仇，手刃金兵。杜兄，你若能夠奪得《武穆遺書》，為大宋效勞，讓金國不再恃強凌弱，讓百姓能夠重新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我父母在九泉之下必會不勝歡喜。」杜洪傑擦拭眼淚，點了點頭。楊翠晗續道：「杜兄，你若是不嫌棄在下，我和你一同去尋那《武穆遺書》，不知您意下如何？」杜洪傑見楊翠晗武功著實高強，又與自己志同道合，

若有她相助，奪取《武穆遺書》當是又多了一份希望，當下欣然答應。

飯罷後，二人走出客店，雇了兩匹馬，並轡而行，一路上有說有笑。兩人騎出了四十餘公里，已到了卯時，便又尋了一家飯店。甫一入門，杜洪傑赫然一驚，只見劉謙燁正坐在左首的一張桌子上，埋頭吃飯。杜洪傑急忙向楊翠晗連連招手，示意她要謹慎而行。楊翠晗不明所以，低聲道：「怎麼？」劉謙燁內功精湛，楊翠晗雖然說話時不甚響亮，但劉謙燁早已聽得清清楚楚。他抬眼望去，卻見說話之人乃是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站在她右首的人身材頗長，龍眉鳳目，顏如冠玉，但衣衫污穢不堪，頗有風霜之色，卻不是杜洪傑又是誰？劉謙燁微微一怔，柳眉一豎，杜洪傑心中暗叫不妙，拉著楊翠晗的手便往外疾奔。劉謙燁怒喝一聲：「你這個小賊，快給我站住！」

## 九

杜洪傑當日從牢中逃出，與崔龍華調了包，在一片昏暗之中絕難發現。劉謙燁為人謹小慎微，那一日來到牢房之中送飯，定睛一看，卻發現杜洪傑癱瘓在地，一動不動，心中不禁疑雲大起，他提著火把湊近瞧去，發現那卻乃是崔龍華，杜洪傑早已逃之夭夭，驚怒之下，立派遣各武林好手分頭尋找杜洪傑，卻均無功而返。

劉謙燁親自出馬，不想此時竟在客店中遇見了他。劉謙燁當下也不遑多讓，徑直朝楊翠晗欺去，離地數尺，居高臨下地向橫砍，長劍刺出，隱隱發出嗤嗤之聲。楊翠晗拔劍出鞘，眼見劉謙燁這一劍勢道凌厲，不敢硬接，於是一個劍花翻出，長劍刺向他腰眼。劉謙燁半空中無從借力，但見他應變奇速，雙腳一招「鴛鴦腿」直直飛出，借勢又飛上幾尺。劉謙燁見楊翠晗武功頗強，當下收起一副



心高氣傲的姿態，聚精會神，一個劍花將劍鋒直直削向杜洪傑左腿。杜洪傑眼見這一劍來勢凌厲，當下足底使勁，朝劉謙燁胸口飛踢數腳。楊翠晗於頃刻之間便已繞到劉謙燁身後，她雙足飛起，借力縱躍數丈，身子在空中一轉，長劍直刺向劉謙燁後心。但見她身子在空中連轉，紫衣在風中飄蕩，姿勢曼妙，飄然若仙。劉謙燁身形一轉，長劍從右首攻上，連連點向楊翠晗腰間。楊翠晗身法靈動至極，將劉謙燁攻來的劍招一一避開。雙方此來彼往，纏鬥得甚是激烈，一時三刻難分高下。

楊翠晗和杜洪傑今日乃是初識，始初配合得並無甚默契，但打到後來，楊翠晗和杜洪傑越來越得心應手，二人配合得絲絲入扣，登時將劉謙燁打得手忙腳亂，左支右絀。劉謙燁心中不禁一怯，出招時劍法滯澀，一時間險象環生。驀地裏劉謙燁向後躍出數丈，一聲長嘯發出，只震得杜楊二人耳中嗡嗡作響。杜洪傑和楊翠晗相對一視，均感疑惑，當下又向劉謙燁搶攻上去，劍招一個接一個地遞將出來。劉謙燁當下前趨後避，將劍招盡數避開，他只守不攻，顯是無心戀戰。

過得片刻，但見遠處趕來數人，瞧身形盡是劉謙燁的同夥，卻是聽得他一聲長嘯後趕來。杜洪傑心頭一震，向楊翠晗低呼道：「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劉謙燁見大援已至，心中一寬，當下且戰且退，不斷向後退撤。杜楊二人眼見情勢反轉，敵眾我寡，當即運氣輕功，向後逃去。跑出數里，杜洪傑見身後無人追至，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楊翠晗回想起適才之戰，仍是心有餘悸，向杜洪傑道：「剛剛那人便是劉謙燁麼？」杜洪傑點頭稱是，道：「他武功高明得緊，若是單打獨鬥，我們任何一人均非敵手。他剛剛那一聲長嘯，卻是去呼喚盟中的其他高手了，若我們逃避不及，只怕便會遇到殺身之禍。」楊翠晗道：「現下好啦，我們逃過了這一劫。」杜洪傑道：「我

們需得連夜趕出數十里，莫要給他們追上了。」楊翠晗連聲附和，二人當即顧了兩匹馬，一路馬不停蹄地向北疾馳而去。

翌日，二人在一家客店中投宿，在店中療傷。「伏魔神功」本就有強身健體之功，楊翠晗和杜洪傑一同修習，一整日下來，不但武功大進，內傷也盡已恢復。午後，二人即到市集中購買療傷之藥，治療外傷。過得數日，二人再向臨安趕去數十里。但見烈陽高掛，午時將至，杜楊二人已來到了城中。哪料街上冷冷清清，大反常態，氣氛詭異之極，二人心中疑雲大起。杜洪傑和楊翠晗緩步走入一條狹窄的街道，驀地裏只聽得頭頂簌簌聲響，數人齊聲大喝，還未等杜楊二人反應過來，那人已從街道旁的屋頂縱身跳下，居高臨下地攻向杜洪傑和楊翠晗。杜洪傑心中暗叫不妙，當即搶身向前，忙提起長劍朝其中一人刺去，定睛一看，卻是崔龍華。崔龍華見杜洪傑出招迅捷，他心下一怯，手中金刀威力立時受制。杜洪傑此時武功較當日又有所進展，頃刻之間便使崔龍華呈左支右絀之狀。

杜洪傑舉劍橫削崔龍華左臂，崔龍華閃身避開，杜洪傑劍鋒一轉，直直削下，崔龍華衣衫登時被劃了一道口子。這幾招兔起鶻落，其餘埋伏之人還未出手搭救，崔龍華已先敗了一招。只聽得一聲低喝，眾人立時纏鬥在一起。杜洪傑先朝其中的「菊花仙」任婷莉攻去，只見他長劍氣勢磅礴，鏗鏘有力，一招一式均是力道渾厚，只逼得任婷莉連連後退。這時，另外埋伏的玄冥子陸坤則和「笑裏藏刀」李紫荷刀劍齊施，搭向杜洪傑長劍。杜洪傑暗運內力，陸坤則和李紫荷只覺自己這一劍宛如石沉大海，一股內力竟消失得無影無蹤，心下不禁駭然。杜洪傑長劍飛舞，在眾人身邊游走，穿插於敵人招數之間，劍招沉猛至極，直把敵人逼得後退三舍，不敢冒進。杜洪傑內功深湛，長劍嗤嗤刺出，眾人只感勁風撲面，胸口一滯，手中一緩，登時落了下風。

另一邊廂，楊翠晗身法靈動，飄忽不定，長劍如靈蛇般舞動，

直逼得各人手忙腳亂。只見她劍尖亂顫，分向各人刺去，招數迅捷無倫，出手狠辣。楊翠晗半空中一個轉身，姿勢曼妙，朝「黑白分明」蘇慧泉直刺而去。蘇慧泉心中一凜，當即著地滾開，又即彈起身來，俯身一衝，朝她攻去。楊翠晗身形一轉，輕描淡寫地避開了這一劍，又在轉瞬之間轉身至蘇慧泉身後，一劍由上而下地砍去，在他背心長長地劃開一道口子，直有數寸之深。蘇慧泉尖聲大叫，不勝淒厲，令人聽得毛骨悚然。杜洪傑和楊翠晗武功雖已是爐火純青，但敵眾我寡，一時間卻無法逃脫。

陡然之間只聽得一大喝一聲，一把長劍徑直向杜楊二人刺去，劍氣逼人，當真如風馳電掣，勢道凌厲至極。二人心下大駭，一個轉身閃過，當即稍一凝神，齊攻向那人。那人身法迅捷無倫，如閃電般倏忽之間已蹤出數尺，瞧不清面目。杜洪傑長劍抖動，朝他面門刺去，力貫指尖，長劍嗤嗤聲響，將青龍劍法使發了，一招一式均有開天闢地之勢，朝攻來的那人橫砍豎劈。那人向後一退，招式一緩，杜洪傑此刻方將他面目瞧得清清楚楚，不禁脫口說道：「是劉謙燁！」楊翠晗一凜，一把長劍隨即朝劉謙燁右腰穴道刺去，來勢洶洶。劉謙燁雙拳難敵四手，只被逼得連連後退。他片刻後心神稍定，一把長劍連環搶攻，又前進數尺，杜洪傑揮劍一擋，手臂隱隱發麻，一個踉蹌，向後退了幾步。楊翠晗見杜洪傑略占下風，忙不迭地欺近劉謙燁，一劍朝他咽喉刺去。劉謙燁手腕疾翻，朝楊翠晗面門直刺。楊翠晗嬌叱一聲，劍鋒一轉，朝他小腹一刺。劉謙燁一個劍花將她長劍勢道化解，又一招「夜叉深海」向楊翠晗下盤攻去。楊翠晗足下一蹬，身法靈動，向後縱躍數尺。杜洪傑當下劍招遞進，朝劉謙燁腿下一砍。劉謙燁只守不攻，劍尖罩著全身穴道，當真是水泄不通，杜楊二人長劍抖動，狂風驟雨般疾攻劉謙燁，但他防守得極是嚴密，兩人一時也奈何不了他。

驀地裏但聽得一聲震天的怒吼，一位白髮飄飄的老者從天而降，

一條長鞭直直朝劉謙燁百會穴疾刺。只聽得風聲虎虎，一條金鞭挾帶風聲，矯若游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刺向劉謙燁，蛇鞭破空而至，勁力渾厚已極。劉謙燁心中震駭，急忙轉身，回身擋格。但聽得「錚」的一聲巨響，劉謙燁和那人雙劍一交，劉謙燁驚聲慘叫一聲，虎口震裂，鮮血直流，長劍脫手飛出，他一跤坐倒在地，一口鮮血登時噴出，暈死過去。



半響後，劉謙燁悠悠轉醒，瞥清對方面目，脫口道：「胡定天！」

那老者正是胡定天，他打探至劉謙燁一行人的行蹤，一路上暗暗跟隨，見劉謙燁遣人埋伏在城中，欲偷襲杜楊二人，立時出手回擊。劉謙燁跪倒在地，向胡定天連連磕頭：「胡前輩，小生當日比武推舉盟主時對您老人家暗下毒手，後悔莫及，實是好生過意不去。今日小生栽在您手下，望您高抬貴手，手下留情，放小生一條生路。」

「哼，卑鄙無恥、陰險狡詐之徒，老夫不殺你，免得玷污了我手中好好地一條蛇鞭。你走罷！」胡定天喝道。劉謙燁眼見自己死裡逃生，心下寬慰，當下向胡定天阿諛數聲，便即一跛一拐地走了。

杜洪傑仍是驚魂未定，陡見胡定天挺身而出，將劉謙燁打得落敗而逃，心中不勝驚喜，道：「胡前輩！」楊翠晗雙膝跪地，向胡定天道：「小女久仰胡前輩大名，今日得以相見，小女實是三生有幸。」胡定天連忙還禮，道：「不敢當，不敢當。」三人按轡徐行，在城中一家客店中投宿。

當晚，胡定天、杜洪傑、楊翠晗三人說起這幾日中所發生的變故，險象環生之餘，不乏精彩與收穫。這一晚，杜洪傑睡得頗為安穩，將數日之中的動盪不安渾然忘卻，酣睡中美夢連連。次日一覺



醒來，杜洪傑只感全身舒泰，當即練起功來，盤膝而坐，練氣吐納，內息繞行周身百穴，竟是暢通無阻，練了約莫一個時辰，汗水已是涔涔而下。驀地裏一陣清脆笑聲陡然傳來，只見楊翠晗正站在門外，身旁一人身材頗長，童顏鶴髮，面目慈祥，卻是胡定天。「杜小友，時候也不早啦，咱盡早上路吧，莫要被別人捷足先登，搶走了那《武穆遺書》。」胡定天說道。杜洪傑微微一笑，點頭應道：「是！」

三人騎上了馬，不疾不徐地朝臨安行去，一路上有說有笑。約莫兩個時辰後，三人步至市集，只見街上熙來攘往、人山人海，好不熱鬧。楊翠晗道：「杜兄弟、胡前輩，咱們行了這麼久，不如到店中歇歇，點幾道菜，不知您二位意下如何？」胡定天和杜洪傑均有此意，當下連聲附和。三人揀了個酒家，將三匹馬拴在門外。楊翠晗便欲叫店小二送上幾道菜，甫一開口，陡然間遠方馬蹄雜沓之聲大作，各人心下俱是一凜，面面相覷，一時間不敢作聲，酒家中的客人也均是一怔，隨後面色凝重，不約而同地默然不語。馬蹄之聲先是隱隱約約，片刻之間逼近數丈，到後來竟如焦雷一般震耳欲聾，各人眼見馬數眾多，心下不禁惴惴，駭然不已。

杜洪傑回想起數月前父親遭金兵慘害時也是這般情境，當日情境歷歷在目，一時間如墜冰窖。只見杜洪傑眉頭緊蹙，喃喃地道：「金兵，是金兵！」楊翠晗「啊」的一聲，便即不語，凝神傾聽，只聽得前來的馬匹蹄聲有如悶雷，一時間心旌搖曳，不知如何是好。胡定天耳聽得金兵不下百餘名，饒是修養極佳，也不免心驚肉跳。「唉，今日當真是大難臨頭啊……」胡定天心道。

只聽得人群騷動，一陣陣殺豬般的驚叫聲此起彼伏，顯是金兵闖入市集大肆殺害百姓。各人耳聽得金兵迫害百姓，皆不禁慘然變色，爭先恐後地朝店外逃竄，唯恐避之不及，瞬時間逃得一乾二淨。他們向窗外瞧見街道上人人落荒而逃，金兵面目猙獰，各使兵刃攻向路旁百姓，連老弱婦孺也毫不留情。杜洪傑眼見金兵如此無法無

天地殘害漢人，又想起金兵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心中一團怒火不禁油然而生，霍地喊道：「金人恁地歹毒，如此欺侮我大宋子民，實在是令人忍無可忍！」只見他神威凜凜，幾個起落便縱身來到門外，朝著遠處飛奔而來的馬匹怒目而視，足不著地地朝金兵奔去。胡定天和楊翠晗耳聽得驚叫聲此起彼落，間歇不斷，還時不時夾雜著嬰兒的哭啼聲，一時間怒不可遏，身形倏地一閃，與杜洪傑奔出酒家外。三人輕功均已臻至化境，轉瞬間便已在數丈之外。

三人猛喝一聲，各自亮出兵刃，徑直朝一隊金兵殺去。只見胡定天蛇鞭在烈日之下金光閃閃，各人眼前一花，蛇鞭已倏然前伸，拍向一名身材矮小、蛇頭鼠腦的金兵。那金兵大駭，欲俯身避過，哪料得蛇鞭去勢如閃電一般，鞭身夭矯，勢如猛龍，這一下打去，直擊那金兵頭顱，饒是他頭戴盔甲，仍是被打得腦漿迸裂。只見楊翠晗左臂爆伸，左掌使出空手奪白刃之術疾取當中一人長槍，用力回奪，那金兵見楊翠晗不過是一個嬌怯怯的姑娘，只道她人小力弱，不禁「嘿」的一聲笑了出來，緊緊抓住長槍不放，哪知楊翠晗稍一運勁，那人立時拿捏不定，只覺一股陰柔之勁傳將過來，長槍立時脫手。那邊廂，杜洪傑也是對金兵下手毫不留情。只見他手中長劍如花枝般亂顫，使對方瞧不清來路，接著長劍倏地向一名瘦骨如柴的金兵刺去。這一劍挾帶風聲，以風捲殘雲之勢攻來，左右的金兵皆是駭然變色，兵刃立時揮出，擋向杜洪傑長劍。這一劍中含蘊的內力委實非同小可，但聽得「噲啞」「錚」數聲巨響，眾金兵兵刃甫一觸到杜洪傑長劍，皆被他雄厚的內勁所激盪，不是兵刃脫手，便是斷成數截。金兵眼見三人武功深湛，出手狠辣，心中大駭，不禁勃然大怒，百餘名金兵立時便將三人圍了個滴水不漏。胡定天赤膽忠心，盡忠報國，對金兵恨之入骨；楊翠晗全家老小在她八歲之時盡被金兵所屠；而當日杜洪傑之父為保兒子大難不死而以一己之力與金兵拼死拼活，終被金兵所殺，這殺父之仇焉能不報？三人同

仇敵愾，眼見此刻四面楚歌，敵眾我寡，均起了以命相搏之心。

只聽得三聲呼叱，楊翠晗、杜洪傑、胡定天相繼出手。眾人驚愕之間，胡定天便如背後生了眼睛一般，反手一鞭點向一人胸口膻中穴，分毫不差。那金兵陡然間只覺有萬鈞之力向自己襲來，胸口一滯，氣血翻湧，一口氣竟提不上來。驀地裏膻中穴被點，那金兵重重地摔落下馬，竟已斃命。金兵見他頃刻間連敗二人，不禁駭然，當下上前疾攻。但見劍光霍霍，約莫二十柄長劍齊刷刷地刺向胡定天，胡定天冷笑一聲，蛇鞭以眾人意想不到的方位捲出，只聽得「乒乒乓」數聲輕響，胡定天身形如陀螺一般疾轉，長鞭飛出，在每人的劍上奮力一擊，內力激盪之處，長劍脫手飛出。胡定天隨即身形疾閃，各人眼前一花，長鞭倏伸倏縮，便已點中了眾人穴道，身法之快，實是匪夷所思。被點中穴道的士兵紛紛摔落下馬。胡定天暗運內息，力貫右臂，蛇鞭揮出，這一鞭當中挾帶風聲，勁道剛猛霸道，勢不可擋，眾人一時間只覺一股無形的石牆以排山倒海之勢逼近，竟不下數百斤之力，立時向後疾退。胡定天不等對方有喘息之機，手腕一振，蛇鞭脫手飛出，直朝一名短小精悍的金兵面門飛去，破空而至。蛇鞭去勢迅捷無倫，那金兵眼前一花，待得猛然驚覺，已然不及，蛇鞭貫腦而穿。胡定天這一鞭中使了巧勁，蛇鞭竟復又飛回，穩穩落入他手中，宛如變戲法一般。

另一邊廂，杜洪傑眼見敵人眾多，當下不敢怠慢，凝神應戰，左足一蹬，身子登如騰雲駕霧般飛起。他居高臨下地將長劍揮出，迅猛無倫地刺向一人頭頂百會穴，長劍「嗤嗤」有聲。那人但覺眼前一花，長劍已然逼近，待得斜身閃避，已然不及。杜洪傑長劍倏地一刺，那金兵於頃刻之間便已斃命，他臉上不禁現出得意之色，縱聲長笑，只震得一旁屋瓦泥沙滾落，眾金兵見之盡皆駭然。杜洪傑但聽得背後風聲響動，知有金兵暗中偷襲，當下也無暇轉身，反腳便是一踢，只聽得背後悶哼之聲響起，那金兵癱倒在地，便已斃命。

他右臂長劍旋即「唰」地一聲刺去，將一人挑落下馬，隨即左肩一沉，身形一轉，劍尖已刺右首向一名身材頹長的金兵咽喉，長劍鋒芒萬丈，勢道凌厲至極，那金兵待要閃避，咽喉已然被刺。杜洪傑以左足為軸，右足矮身一掃，登時有數匹馬跪倒在地。杜洪傑隨後一個筋斗翻出，半空中左腿猛然一計，只踢得一人腦漿迸裂，他借勢躍起數丈，身形滴溜溜地在空中旋轉，飄逸之極，手中長劍倏地揮出，連連砍向金兵，劍劍挾帶風聲，勢道凌厲。但聽得「啊」「啊」數聲，七八名金兵被一一斬落下馬。杜洪傑雙足著地，氣寧丹田，下盤穩扎馬步，右手「砰」的一掌打出，直將身前數名金兵打得直直飛出數丈，慘叫之聲不絕於耳。

杜洪傑、楊翠晗、胡定天三人武功爐火純青，只見他們在眾金兵之間前趨後避、穿插來去，竟是游刃有餘，饒是金兵人多勢眾，卻絲毫奈何不了三人。

過了約莫一盞茶時分，三人已將圍攻的金兵殲滅了一小半。胡定天在三人當中內力最為渾厚，此時一條蛇鞭使發了，發出龍吟般的巨響，身旁的金兵只覺勁風撲面，連連倒退，金兵兵刃被胡定天內勁悉數彈回。楊翠晗雖然內力不及胡定天，但一柄長劍橫七縱八，將身前身後守得嚴嚴實實、滴水不漏，金兵竟連她半片衣角都無法觸及。杜洪傑報仇心切，又憎金兵肆意欺辱，下手毫不留情，一柄長劍虎虎生風，以橫掃千軍之勢攻向敵兵。金兵見三人如此來勢洶洶，心下早已怯了，眼見同胞一一倒下，哭聲四起，當下無心戀戰，且戰且退。三人勢如破竹，乘勝追擊，見金兵連連敗退，當下緊追不放，意欲趕盡殺絕。杜洪傑雙足一蹬，雙足鴛鴦腿連連飛出，點向金兵背心穴道，只聽得數聲悶哼，六七名金兵摔落下馬。胡定天拾起地上石子，在手中一彈，展臂一揮，數十枚石子倏然飛出，發出「咻咻」之聲，破空而至，貫腦而穿。三人同心，威力陡增，四周的金兵退避三舍，不敢與三人正面交鋒，杜洪傑、楊翠晗、胡定天又大佔上風。



如此廝殺扭打了半個時辰，三人竭盡全力與金兵周旋，不敢有絲毫懈怠。只眼見金兵大半非死即傷，只餘下寥寥數人。餘下的金兵均跪地求饒，連連磕頭，驚惶之色溢於言表。杜洪傑心地善良，本欲饒其性命，但轉念想起殺父之仇，心下一狠，手起刀落，將最後數名金兵趕盡殺絕。霎時間，一股豪氣在杜洪傑心中油然而生，他仰天長嘯，以丹田之氣將嘯聲遠遠送出。但聽得杜洪傑這一聲長嘯由高而低，漸漸轉為哭號之聲，哭聲悲愴至極，撕心裂肺，令人聞之惻然。



當晚，三人在城中找了個客店住了下來。城裏被金兵大舉入侵，已是十室九空，三人好不容易覓到了一個殘破不堪的客店，眼見別無他選，只好在此處住了下來。翌日，三人啟程向臨安行去，一路上馬不停蹄，兩日後便即抵達。待到傍晚，三人暗暗摸到臨安府外。

但見府內服外戒備森嚴，當真是滴水不漏。三人躡手躡腳地繞著臨安府走動一圈，眼見東門看守的侍衛最為鬆懈，當下悄聲走去，三人輕功出神入化，若非內力高強者，要辨其腳步之聲當真是千難萬難，當下以夜幕為掩，朝臨安府東門走來。但見門外的十餘名侍衛齊刷刷地排成兩排，對三人竟絲毫未有發覺，杜洪傑、楊翠晗、胡定天眼神相交，相互點了點頭，身形陡地一閃，食指倏伸倏縮，頃刻間已點了八名侍衛的穴道。

三人悄聲打開東首大門，潛入臨安府內，環顧四周，見每隔四五米便有兩名侍衛，不禁大駭，均暗道：「臨安府內防衛得如此嚴密，我們如何能逃過侍衛法眼？」杜洪傑低聲道：「我來打頭陣。」語罷，他運勁於全身，呼吸片刻，心神稍寧，隨即運起輕功，欺向

最近兩名侍衛，手指倏然點出，點向二人胸口璇璣穴。二名侍衛略窺得武學門道，欲要閃身避開，哪知杜洪傑身法靈動，有如鬼魅，兩名侍衛只覺眼前一花，胸口一滯，猛然間宛若被千斤重錘所擊中，眼前一黑，便即暈倒。杜洪傑一招得手，見府中侍衛武功不過爾爾，心中略寬，招手示意胡楊二人前來。胡定天和楊翠晗見他面露喜色，料得無礙，當即運起輕功奔來。三人身形疾閃，轉瞬間便出手將走廊中的數名侍衛點倒。三人這幾下一氣呵成，輕手輕腳，乾淨利落，並未有人發現。

三人拐至牆角之處，掩身於數棵桃花樹之後，放眼望去，卻見一條走廊排滿了侍衛，每人之間不過豪厘差距，密密麻麻，人數眾多，三人心下大駭，一時間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硬拼了。」胡定天嘆息道。楊翠晗黑漆漆的眼珠子一轉，心中一動，道：「我倒有個計策，但不知是否湊效。」「願聞其詳。」杜胡二人道。「咱們將一枚石子彈至別處，侍衛必會聞聲趕至，這一來調虎離山，咱們便可俟機闖出。」「妙啊！」胡定天、杜洪傑二人均讚楊翠晗機敏。胡定天當下拾起一枚石子，運勁猛擲，內力到處，石子遠遠飛出，甫一落地便被這一股渾厚的力道擊得支離破碎，響聲大作。眾侍衛聞到異聲，立時便有約莫半數湧向聲音來處查看動靜。杜胡楊三人互相使個眼色，足底使勁，如離弦之箭跑出。餘下的數十名侍衛急忙搶上，三人前趨後避，閃轉騰挪，眾侍衛武功粗淺，自趕不上三人。

三人東一轉，西一拐，逢見侍衛便悄然默聲地封住穴道，三人自重身份，下手均輕。陡然間猛聽得一人縱聲喝道：「有刺客！」一隊侍衛闖將出來，手握銀刀，氣勢洶洶，徑朝三人奔去，竟有百人之多。三人心下俱是一凜，一時間不知所措。「包圍起來！」領頭之人猛喝道。其餘侍衛均應了一聲「是！」，一百人之聲整齊劃一，勢氣凌人，顯是訓練有素，三人登時被團團包圍。杜洪傑心下一橫，當胸一拳打向身前一侍衛，拳風虎虎，將那人胸口穴位盡數籠罩。

那侍衛只覺胸口一滯，一口氣立時轉不過來，心下大是驚駭。左右的侍衛挺刀直刺，杜洪傑左拳去勢不衰，左腿驀地向左首飛踢一腳，右手長劍一個弧形揮出，左右侍衛見這一腿一劍去勢凌厲，直被逼得連連後退。杜洪傑這一拳打去，結結實實地打中那侍衛胸口，但聽得「喀啦」數聲，那人肋骨斷裂，五臟六腑皆被震爛，眼見是不活了。

另一邊廂，楊翠晗和胡定天也與侍衛酣鬥起來，但見楊翠晗身形飄逸，倏進倏退，一柄長劍宛若靈蛇，招式狠辣，身法輕盈，在半空中居高臨下地與侍衛相鬥，超然脫俗，宛若仙女在空中翩翩起舞。只見楊翠晗內勁到處，侍衛長刀立斷。她衣襟帶風，身法快極，劍招陰柔細膩，看似薄弱，實則凌厲兇狠。只見楊翠晗騰空而起，左手捏個劍訣，右手長劍疾刺，手腕一抖，長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刺中四人的手腕，四名侍衛銀刀脫手。楊翠晗左足陡然踹向一人胸口，那侍衛驀地裏只覺勁風撲面，一個無形的千斤重錘襲向胸口，這一驚委實非同小可，待得要矮身避過，這一腿已然將那侍衛踢得飛起數丈，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聲劃破夜空，眾侍衛慘然變色，心下大駭。楊翠晗借勢躍高數尺，身形在半空中悠然一轉，衣裙如紫羅蘭般綻開，端麗無方，婀娜多姿。楊翠晗長劍抖出，但見銀光閃閃，長劍發出嗤嗤微響，「啊」「啊」數聲，七八名侍衛被長劍所擊，應聲而倒。胡定天舞起蛇鞭，大開大闔，氣勢磅礴，內勁渾厚，勢不可擋。但見蛇鞭時而彎曲，時而直挺，招招挾帶風聲，破空而至。

此時三人與侍衛酣鬥之聲大作，引來其他兵衛，三人眼見對方援手流水般增至，心下凜然，暗叫不妙。臨安府中的侍衛武功比起三人日前所邂逅的金兵略勝一籌，拚鬥良久，侍衛援手不斷湧來，杜洪傑身上已被劃傷了七八刀，左臂衣袖也被劃出了一道長長的口子，但見他步履蹣跚，雙腿血流如注，一時間搖搖欲墜，竟似支持不住。楊翠晗身中數刀，右臂血流不止，長劍已交到左臂，但見她裙底鮮

血淋漓，顯是腿部中刀，腳步踉蹌，漸落下風。另一邊廂，胡定天蛇鞭虎虎生風，他內勁悠長，受傷輕微，料來並無大礙，眼見杜楊二人勢急，於是催動內力，一條蛇鞭以風捲殘雲之勢攻向侍衛。又過了半炷香，侍衛只剩下寥寥十餘人，但杜楊二人此時已是體無完膚，筋疲力竭，已是油盡燈枯，連體內殘存的一絲氣力也已用盡了。而胡定天饒是武功登峰造極，獨步天下，也已漸漸支持不住，勁力大不如前，這一來情勢急轉直下，三人今日眼見難逃一劫。



「《武穆遺書》現存於臨安皇宮翠寒堂東十五步處水簾石洞下，若能夠取得此秘笈，定能夠克敵致勝，大敗金兵。這是我對你最後的囑咐。爹爹今日只怕要被金兵亂刀分屍，兒子，一定不要忘記我對你的囑託。」

父親死前的囑咐陡然間在杜洪傑耳邊響起。一股熾火赫然在他心中生起，杜洪傑只覺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霎時間充盈於周身百穴，氣力陡增，眼中精光大盛。只見他凝聚平生之力，雙掌齊推，一陣掌風排山倒海般攻去，雷霆萬鈞，宛若萬馬奔騰，勢不可擋。但聽得「嘭」「嘭」數聲震天動地的巨響，餘下的侍衛被杜洪傑掌風一陣，飛起數丈，破窗而出，響聲夾雜著幾聲歇斯底里的慘叫聲，不勝淒慘。宮中的牆壁由泥石所造，原是無堅不摧，但此時在杜洪傑如此渾厚的掌力之下，竟如紙片一般倒塌下來。杜洪傑眼見敵人已盡數退去，不禁仰天長嘯，嘯聲只震得四周草木搖曳不止，屋頂泥沙滾落。嘯聲甫畢，杜洪傑再也無力支持，「咕咚」一聲暈死過去，倒地不起。

待得他再次醒來，卻聽得身旁隱有轟轟之聲，直如焦雷巨響。他心念一動，霍然坐起，見身旁站著胡定天、楊翠晗二人，身前竟是





一個波瀾壯觀的瀑布，「啊」的一聲道：「此處莫非便是翠寒堂東首的水簾洞？」胡定天笑道：「不錯！《武穆遺書》便是在水簾洞中了。」杜洪傑大喜過望，一顆心怦怦直跳，道：「事不宜遲，咱快進去一探究竟。」想起殺父大仇，杜洪傑心中豪氣登生，朗聲地道：「金人大肆欺辱我大宋子民，掃我大宋之顏面，幹那傷天害理之事，今日奪得《武穆遺書》，日後將金兵殺個落花流水，當可一雪前恥，為我大宋狠狠地出一口惡氣！」語罷，杜洪傑、楊翠晗、胡定天三人縱身躍入水簾洞。

但見水簾後別有天地，卻是一個寬廣的石洞，居中一座石台上放置著一個毫不起眼的木箱。杜洪傑緩步走去，用顫抖的雙手揭開了木箱。箱中橫擺著一部經書，封面上提著古樸蒼勁的四個大字。

兩行清淚自杜洪傑雙頰滑落。他怔怔地凝視著經書，全身未有一絲動彈。

良久，只見他雙唇微顫，緩緩地吐出四字：「《武穆遺書》。」

## 作者的話

寫這部小說極大一部分靈感來自於金庸所著的《射雕英雄傳》，故事時代背景與《武穆遺書》的設定均與《射雕英雄傳》契合。《射雕》是我閱讀的第一部武俠小說。在我十歲的那年，它為我打開了武俠世界的大門，帶我與書中的角色遊歷江湖，沈浸於武林中的紛紛擾擾，欣賞俠客與官府之間的對衝，仰慕那些為國為民的俠義之士。武俠小說帶给了我無窮的樂趣，時而令我開懷大笑，時而令我惻然淚下，時而又令我驚訝、憤怒、惋惜，與書中的一個個角色產生共情。一直以來，我對《射雕》的喜歡未曾冷淡，屢屢反覆觀看，對其愛不釋手。這部小說雖未反映出金庸寫作的最高水平，但所傳達的家國情懷和民族大義卻深深地打動了我。郭靖所展現出的俠義精神完美地詮釋了他其後在《神鵰俠侶》中所言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血染殘垣俠影孤》本是我七年級的中文寫作評估中依老師要求所創作的尋寶記。幾經斟酌後，我選擇借用《射雕英雄傳》的情節與背景，講述一名不諳世事的少年在父親被金兵所殺後，按其遺囑尋找《武穆遺書》的故事。這樣的設計一方面是為了貼合評估要求，在另一方面更是為了表達我對武俠小說這一文學體裁的熱衷，並彰顯出民族精神的價值與意義。

這次創作經歷了數月的嘔心瀝血，更傾注了我多年以來對金庸武俠小說的熱愛。從七年級初見雛形的未完成作品，到在暑假期間完成的第一版五萬字初稿，再到最後經歷了數次打磨、刪改的完成品，我無不享受著創作的過程，也對結果的呈現頗為滿意。





# 尋寶記

馬浩軒 著  
(九年級)



香港，一個奇妙的城市。世界各地的習俗與文化都交會於這個令人矚目的大都市，形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

我現在就住在香港。前幾年我從內地搬來住時，就被香港這獨特的文化所吸引。我喜歡嘗試新的東西，體驗不同的文化，所以，香港對我來說是一個不錯的居住之地。

最近，我開始研究古埃及的文化。埃及對我來說是一個神秘的地方，那裡土著的歷史雖然沒有中國歷史長，但卻比中國的歷史早幾千年。埃及也是我一直想要去的一個國家。奇怪的是，當我開始研究古埃及文化時，晚上總是做夢，夢中還經常浮現一個神秘的符號，我很是不解。

某一天，我跟著媽媽去買菜，經過厚和街時，突然發現了一家埃及餐廳。它濃厚的中東氣息立刻吸引了我。

我對我媽媽說：「我們去嘗試一下那家餐廳的食物吧！」

「哦？我可不想去，聽說埃及的食物很難吃的。」

雖然媽媽一開始不想去，但經過我的百般勸說，還是跟我一起去了。

埃及餐廳在厚和街一個角落裡，門口擺著阿努比斯神像。

「歡迎光臨！您們想吃點什麼？」門口熱心的埃及服務員說。

我開始點菜，點了茄子泥蘸皮塔餅，中東小米飯配塔吉鍋燉菜，炸鷹嘴豆丸子，果仁千層酥，還有兩杯洛神花茶。但點完以後，我突然注意到了服務員脖子上的項鍊。項鍊上掛著一塊石頭，上面還刻著一個奇怪的符號。



竟然和我夢中的符號一模一樣！

「那是什麼？」我問。「你的項鍊挺獨特的！」

服務員沒說話。我就沒再追問。

「這什麼呀，像麵粉一樣？」媽媽指著中東小米飯說。

「這是中東小米飯。」我說。

「我不會吃的。」媽媽說。

「這位女士，這中東小米飯可是我們精心製做的哦！吃一點吧，很好吃的！」服務員不知道從哪兒又冒出來了，把我們嚇了一跳。

我媽媽顯得很尷尬，勉強吃了一小口。服務員立刻消失在了一個簾子後面，還朝我眨了下眼。

我突然感到四周氣氛有些詭異。「那個服務員到底要幹什麼？」我想。

我們結了帳，結帳時那個服務員還是原來的樣子，特別熱情。

「可能是我想多了。」我吁了一口氣，如釋重負。

突然，我媽媽倒在了地上，不動了。服務員立刻抓住了我的手。

「你到底要幹什麼？！」我朝服務員吼道。

「放鬆，放鬆，不要生氣，你媽媽一會兒就會醒過來的。我往她的洛神花茶裡放了藥，避免她洩露我們之間的秘密。」服務員又把我拉進了一個小屋。

屋子的設計很有古埃及的氣息，到處都是壁畫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牆角擺著一把匕首。在屋子的正中央地板上，畫著一隻荷魯斯之眼。



在正中央，有兩把古埃及式的椅子。我和服務員一起坐了下來。

「我已經占卜得知我的時間不多了，我們得長話短說。」服務員嚴肅地說，「我其實是古埃及法老的後代，我叫艾哈邁德。我找了好久了，終於找到了你這位真正的尋寶者。你能阻止罪惡的暴行。」

「我是尋寶者？什麼？」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肯定是！」艾哈邁德坦承到，「不然為什麼你能一眼注意到我的項鍊？！」

還在我納悶的時候，艾哈邁德把項鍊剪斷，取下了上面的刻著♀符號的石頭給我。

「留著它。一定要留著它。你可能不知道我現在在說什麼，但

以後你會明白的。就說到這裏吧。」

突然，這個小屋的門翻開了，走進一個兇狠的大鬍子阿拉伯人，手裡拿著槍。

「不好！是阿拉法特！快跑！」艾哈邁德提醒我，並拿起了牆角的匕首。我迅速帶著那塊石頭逃離。

「小孩！把石頭給我！」阿拉法特開了一槍，把餐廳裡的吊燈打得稀爛。

艾哈邁德拿著匕首大吼一聲，從肩上交了阿拉法特一刀。阿拉法特回過頭來，艾哈邁德又拿起古埃及椅子，砸中了阿拉法特的後背。與此同時，牆角裡另一個沒被發現的員工顫抖著報起了警。

「一會兒再收拾你！」阿拉法特咬牙切齒地說，隨即便追我去了。

「小孩！放下石頭！」阿拉法特又朝我開了一槍，我連忙用門口的阿努比斯神像擋住。槍子打碎了阿努比斯神像的腦袋。我往後退了一步，結果卻踩到了店舖旁未乾的水泥，拔不出腳來。

「小孩，準備去死吧！」阿拉法特一臉壞笑，舉起了手槍，對準了我的心臟，準備用他的最後一顆子彈結束我的生命。

「不要！」艾哈邁德義勇地衝到了我前面，為我擋下了子彈。

「咪郁！舉高雙手！」香港警察也趕到了現場。阿拉法特被帶上了警車。

「進金字塔！進金字塔！別……忘了……我說的話。」地上的艾哈邁德呻吟到，然後合上了眼睛。

艾哈邁德的屍體被抬上了救護車。香港警察幫我從水泥地裡抽出腳來。我立刻地返回了亂七八糟的餐廳。

「哦？發生了什麼？」媽媽也醒了過來。「哦？你這是怎麼了？」

「趕緊走吧，」我嚴肅地說。「這裡殺人了。」

「我就說了不要吃埃及餐吧！好好的吃個飯，差點把命丟了！」媽媽特別生氣。

「你先冷靜一下。」我勸她，「還有，那個被槍打死的服務員是埃及法老的後代，他交給我一樣東西，讓我去阻止一個人，我想應該就是那個殺人者。」

我把那塊石頭給她看了看。「你知道這是什麼嗎？」我問她。

「當然不知道，我又不是考古學家。趕快去睡吧，別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媽媽說。

夜裡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我站在一座輝煌的大殿裡，埃及眾神站立在我兩邊。左邊站著奧西里斯，伊西斯，賽特，奈芙蒂斯，舒，泰芙努特，努特和蓋布，右邊站著阿努比斯，荷魯斯和他的四個兒子，托特，哈索爾以及梅斯赫奈特。

太陽神拉緩緩地從大殿的台階上走了下來。

「孩子，」他說，「我召集九柱神和冥界諸神歡迎你的到來。」

「在埃及有一份寶藏，等著你去發掘。」賽特說。

「你並不孤獨。一路上會有很多人向你伸出援助之手。」荷魯斯說。

「你需要克服眾多困難。而我的責任是往你的腦子裡灌輸信息和知識。」托特說。

「放心吧，孩子，我們會幫助你的。」拉又說，並把艾哈邁德的石頭放在了我的手上……

突然之間，我醒了。

我看了看四周，一切黑暗，沒什麼特殊的。「並沒有什麼拉神，也沒有寶藏。我就是做了一個怪夢。」我想。

但艾哈邁德和那些眾神的話語又響起在我耳邊：「你能阻止罪惡的暴行……」

「寶藏……」

昨天晚上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已經預示著我要做什麼了。「到埃及去。」我想，「到金字塔裡，說不定寶藏就在裡面。」

「不行！」我又想，「阿拉法特應該是恐怖分子，我惹來殺身之禍怎麼辦？！」

正當我一時做不出決定時，突然我的手機響了一聲。

我趕緊把它打開，發現有人給我發了封郵件：

埃及的尋寶者：

請立刻到拉薩找我。



穆罕默德

「看來我真得走了。」我對自己說。我迅速把一些生活用品都裝進了書包，包括那塊石頭，給媽媽留了一封信，就趕快走了，去拉薩尋找這位叫穆罕默德的人。



幾天以後，我終於站在了拉薩的布達拉宮腳下。布達拉宮及八廓街這一帶有著濃濃的藏族和佛教氣息。掛著經幡的八廓街熱鬧非凡，到處都是藏族小店和各地遊客。我準備先不去找那個叫穆罕默德的人，而是在這個街區歇歇腳。

我進入了金頂黑牆的大昭寺。整個寺廟籠罩在香煙中，喇嘛們跪在大佛面前，虔誠地念經。我借用了一個喇嘛的轉經筒，在大佛面前搖著它，心中祈禱佛祖能保佑我順利去到埃及。

出來以後，我準備從八廓街上找一份暫時的工作，因為我隨身攜帶的錢已經用完了。我隨便找了一家牛骨飾品店，走了進去。

這家店的老闆就坐在櫃檯前面，看著藏文報紙。他穿著藏族傳統的服飾，看樣子是個藏族人。

「早上好老闆，我是個大學生，正在打工，能不能從這裡工作一段時間？」我半撒謊地問到。

老闆這才把他的目光從報紙上移開。

「你想幫我做什麼？清潔嗎？還有，你來得正好，我們正好缺人。」他說。

「清潔就行了。」我說。

「哦，好吧，每星期付給你 1000 元，行吧？」

「好的。」

「拿著這瓶清潔劑，和一塊抹布，去清潔這些飾品吧。」老闆給我了一些清潔用具，「還有，如果我發現你把這些飾品偷了賣錢，我決不輕饒！」老闆嚴厲地說，隨即又看起了藏文報紙。

雖然老闆的態度不太好，但至少我掙到錢了。兩個星期後，我已經掙到了足夠的錢。

但在第三個星期星期五的晚上，我在店裡休息時，突然被物品打碎的聲音吵醒了。我睜開了眼睛，看到了一個小偷在偷骨質飾品。

「嘿！你在幹什麼？」我大喊一聲，小偷立刻轉過頭來，並拿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小鬼，你給我聽好了，你要是現在敢叫人，我立馬殺了你！」他威脅到。

我手裡沒有任何反擊武器，只好答應了他。小偷把我捆在一張椅子上，偷完東西以後就走了。

「嘿，店裡怎麼這麼亂，玻璃櫃子都碎了！」老闆一大早就嚷嚷，「哦，天哪！！我的飾品！！怎麼都不見了？」

老板欲哭無淚。他看向牆角被捆住的我。他若無其事地剪開捆我的繩子，隨即兇狠地揪住我的領口。

「說！是不是你幹的？！」

「沒有。」我說，「昨天我看到了一個小偷，他在偷東西，捆住了我，還差點把我殺掉！現在報警吧！」

「就是你！就是你幹的！我的店都開了三年了，從來沒有丟過東西，怎麼你一來，就出現了賊？！」老闆更加暴躁了。

「不是我！！」我辯解道。

「你到底是什麼人？說！」

「我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要到埃及尋寶，走到拉薩時沒有錢了，就從你這裡掙了些錢。」我一不小心把我真正的意願說漏了嘴。

老闆怪笑起來。

「哈哈！還去埃及尋寶，就憑你？做夢去吧你！為了實現你那個愚蠢的夢想，就跑到我店裡偷東西賣錢，今天我就把你這個該死的小偷送進警察局，還沒收所有你的工資！」說罷，他就掏光了我所有的錢。

「還有……」

一股憤怒感湧上我的心頭。

我控制不住自己，握緊拳頭，照著老闆的臉打了下去。

突然，我感覺時間倒流了，老闆先是哇了一聲，又攥緊了我的領口，接著手中的錢又飛回到我的口袋裡。老闆開始倒著說話，倒著笑了三聲，然後停住了。

我又注意到外面的時間也停住了。汽車不動了，外面的人也如雕像一樣。

「我出現幻覺了嗎？」我說。

我腦子裡出現了一個聲音。「不，你沒出現幻覺。還有，我在門外。」

我往門外看了看，發現了一個全身包裹的嚴嚴實實，戴著奇怪的面具的人。

我接著走出了門，站在了那個人前面。

「終於找到你了。」那人開始說話，「本人是穆罕默德，胡夫法老王的後代，變種人，擁有超能力。順便說一下，世界上也有其他像我一樣的神人，都是小時候就展現了神力。很榮幸見到你。」他鞠了一躬。「我們現在要去喜馬拉雅山。攥緊我的手。」

我抓住了他的手，接著我感覺風在我耳邊呼嘯而過，然後我站在了另一個城市裡。

「還沒到呢。」他說，「現在我們在日喀則，先讓我喝口水。」他從手心裡噴出一個水柱，射進了嘴裡。「好了，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我又感覺風在我耳邊呼嘯而過，接著我們站在了一個小屋子裡。

小屋應該就是穆罕默德的家了。屋裏擺放著一些穆罕默德自己的奇怪的收藏品，還有一些看起來被施了魔法或詛咒的東西。

「現在，我們在中印邊境的喜馬拉雅山！」穆罕默德說。

「你就是給我發郵件的那一個人！謝謝你救我！」我興奮地說。

「我們一會兒再探討，先讓你看看外面的風景。還有，我已經把你的肺調成了『不缺氧模式』。」穆罕默德說，接著我就站在了小屋外面，這才發現我站在白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上，只不過天上下的雪還是靜止不動的。

「好了，我們該回去了。」穆罕默德的聲音又出現在腦子裡，

然後我坐在了小屋裡的沙發上。

「我剛才注意到時間還是靜止的。」我提醒了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打了一下響指，窗外的雪又開始下了。

穆罕默德摘下了他的斗篷和面具。沒錯，他也是典型的阿拉伯人長相，但他的棕色眼睛比阿拉法特更溫和一些，頭上披著一條白色的頭巾，身穿一條黑色的長袍。

「要不要喝酥油茶？」穆罕默德問。

「好的。」我說到。

穆罕默德直接用手從外面一頭犛牛的乳頭裡抽出了奶，用另一隻手把它在空中濃縮成酥油，接著不知道從哪裡抽出一些茶葉，把它和酥油放在空中停留。最後，他從水桶裡抽過來一點水，從空中把酥油，茶葉和水融為一體，並從手心裡噴出火把它們加熱。他打了一個響指，茶葉立刻消失了，酥油茶直接落進了我的杯子裡。杯子裡又飛進來一小撮鹽。

我不禁鼓起了掌。

「哈哈，沒必要這樣。」穆罕默德善意地笑了起來。「現在，我來告訴你關於這個寶藏和阿拉法特的更多信息。真可惜艾哈邁德沒有告訴你這些。」

「很抱歉他死了。阿拉法特已經越獄了，我在去往拉薩的路上還見到過他，他差點要了我的命。」我說，並喝了一口茶。「你和艾哈邁德是兄弟嗎？」

「準確來說是親戚，還是最好的朋友。我們都是古埃及胡夫法老王的後代。你要尋的寶藏，其實就是屬於我們祖先的。」穆罕默德說，「我和艾哈邁德，都曾是『皇室珍寶保衛隊』的一員。」

「那是什麼？」我問。

「這個『皇室珍寶保衛隊』的隊員們都是胡夫的後代。他們散布在世界各地，保護著珍寶不被阿拉法特搶去。我以前就負責看護你的那塊石頭，後來我搬家到西藏，就把它轉交給艾哈邁德保管。孩子，你應該還不知道這個哈桑·阿拉法特是誰吧？」

「我只知道他得到這塊石頭。」



「看來你是不知道的，那我要給你講一講這塊石頭和阿拉法特的故事。幾千年以前，一個小偷得罪了胡夫法老，也就是我的祖先。法老把那個小偷百般折磨，最後把他折磨成了瘋子。他的兒子懷恨在心，立下毒誓要讓自己的後代把法老的後代一個接一個的殺掉，並搶奪法老留下的財寶。法老死後留下一大堆財寶，交給自己的兒子們，並讓他們老了後傳給自己的兒子，兒子再傳給他們的兒子……但只有一件東西，也就是你要尋的寶，被埋藏在金字塔深處。不幸的是，法老的遺囑在歷史長河中不知為何被丟失了，我們法老後代只知道法老死前告訴了他的兒子們寶藏是一瓶藥水，寶藏被存放在哪個位置也無從考證，所以寶藏對我來說仍然是個謎。但幸運地是，法老把一塊石頭，也就是你手上的石頭，交給了他的一個兒子，告訴他這就是能找到那個寶藏的鑰匙，並且告訴他：『尋找有緣人。』幾千年終於過去了，那個小偷的後代，也就是阿拉法特，牢記著他祖先的使命，去世界各地殺法老的後代，並搶奪法老的財寶。後來，他不知道從哪裡聽說了這個寶藏和鑰匙的故事，於是準備去香港找艾哈邁德要石頭，接著準備去尋找那份寶藏。艾哈邁德通過占卜，終於找到了命中注定擁有那神秘寶藏的人。」

「就是我！」我說到。

「對，就是你。於是就發生了後來的這些事。阿拉法特已經殺光了所有的法老後代，現在只剩我一個天生擁有神力的後代。所以，你的任務就是竭盡全力到達埃及，想辦法阻止阿拉法特，然後擁有那個寶藏。」

「順便提醒你一下。」穆罕默德說，「阿拉法特是全世界最強大的黑幫老大之一，尤其以甩飛刀出名，人稱『飛刀殺人魔』，他的背後有一整個團隊，主要做些調查工作。他殺人的方法神出鬼沒，讓人難以琢磨，我雖至今還沒有和他交過手，但恐怕我的超能力也難敵他甩飛刀的功夫。只要擋他道的，不論男女老少都殺，除了警察，因為他認為頻繁地進監獄，再頻繁逃出來，警察才能見識到他的厲害。你要多加小心！」

這時，我突然想起來我去往拉薩發生的種種驚險的事情，以及

那個無理的老闆說的話。

「對不起，我雖然想去尋寶，但我實在做不到。」我對穆罕默德說，「路上說不定會遇上惡劣天氣，和種種難以預料的情況。還有，阿拉法特也去往埃及，他還有這麼強的功夫，萬一我還沒去到埃及就被阿拉法特殺了怎麼辦？」

「孩子，那你有沒有聽說過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問我。

「什麼意思？」我說。「你不就是穆罕默德嗎？」

「不，我說的是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我的同名者。」

「沒有。我不是伊斯蘭教信徒。」

「穆罕默德奉真主的旨意去人間散播基本信息，經歷了無數困難和迫害，才征服了阿拉伯，創立伊斯蘭教的！孩子，沒有困難和挑戰的旅程是毫無意義的，正是這些困難，才能讓你成為更堅強的人。所以，只要堅定目標，盡力向前衝，不怕一切困難，才是這個旅程真正的意義。」

聽了穆罕默德這番話，尋寶似乎成了我的使命，不再是之前的半被迫狀態。我的意願也更加堅定。

「該吃飯了。」穆罕默德聲音響起了。

我這時才發現我已經坐在了小屋的餐桌前，餐桌上擺著烤羊肉，青稞麵粉，奶渣和酥油茶。

「烤羊肉直接吃就好，青稞麵粉和奶渣要和酥油茶拌在一起捏成糰吃，叫做糌粑。」餐桌那頭的穆罕默德提醒到。

我吃了口羊肉，又吃了口糌粑，感覺唇齒間飄著酥油的香味。

晚上睡覺時，我做夢又來到了埃及眾神居住的地方。

這一次，我來到了一間講堂，智慧之神托特拿著莎草紙和蘆葦筆，站在一面刻滿象形文字的牆邊。

「謝謝你的到來。」托特說，「孩子，請看一下這面牆。你看到了什麼？」

「象形文字。」我說。

「沒錯，這面牆上刻的就是所有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和你們中國的古文字一樣，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我們今天就來討論一

下這塊石頭上的『安卡』。」

他把石頭遞給了我，指著上面的「♀」說：「這就是『安卡』。這是古埃及最神聖的符號之一，也是一個象形文字。它象徵著生命、健康和力量。在參與重大的儀式時，眾神都會手握『安卡』，因為我們掌管循環在世間的生命之力。」

托特把他的左手舉了起來。我可以看到他手裡也握著一個「安卡」。

「我想穆罕默德已經告訴你石頭的用途了吧？」

「是的。這塊石頭是一把能找到寶藏的鑰匙。」

「既然石頭上刻著『安卡』，那寶藏就是關於生命的東西。」

「穆罕默德告訴我，他只知道寶藏是一瓶藥水，和生命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把這兩個詞彙結合在一起，會怎麼樣呢？」

我恍然大悟。

「睡得還好嗎？」腦子裡的穆罕默德聲音又說話了。接著穆罕默德瞬間出現在了我的床邊。

「我昨天晚上夢見托特神給我講課，說寶藏可能是一瓶永生藥水。」

穆罕默德吃了一驚，拿起艾哈邁德的石頭仔細看了一下。

「安卡！」他叫到，「我怎麼沒想到？！寶藏真的可能是一瓶永生藥水！你得趕緊走了，盡量趕在阿拉法特前面拿到那瓶藥水！」

穆罕默德伸出手來，把一杯水用手給吸了過來，又喝了一口。「我最多只能讓你再待三天。還有，去往埃及時，你會經過很多地方，我得提醒你，除了巴比倫古城，其他地點盡量不要停留。巴比倫古城有我的一個好朋友阿里婭，是考古學家，她或許能給你些幫助。」

穆罕默德突然就不動了，也不說話了。

幾秒鐘以後，他才把頭轉向我。

「剛才我通過我的神識向阿里婭轉告你要去巴比倫古城的消息。這是我經常運用的超能力之一。」

「我們現在要幹什麼？」我問。

「去金字塔內部尋寶，必須熟悉內部的結構。」穆罕默德念念

有詞，「現在，我要把你置入金字塔的幻像，好讓你熟悉金字塔的結構，方便以後尋寶。」

他把我拉到木屋的正中央。

「現在，請配合我，把眼睛睜大。」

我立刻把眼睛睜得大大的。

穆罕默德用食指和中指緩緩地按住我的雙眼。我頓時感覺頭暈目眩，再睜開眼睛時，發現自己已經在胡夫金字塔的入口處了。

「別被你眼前的幻象給騙了，你還在小木屋裡，只是我現在施的法術有一點像現代的高科技 VR 罷了。」穆罕默德說。「這是金字塔的新入口，原本的入口已經被石頭封住了。你可以往前走了。」

我往前走了幾步，接著來到金字塔內部通道的一個三岔口。

「注意啦，這裡是重點。你右手邊往上走的通道是通往胡夫法老和王后的墓室的，寶藏很有可能藏在那裡。如果你再往前走的話，就會來到法老廢棄的地下墓室。現在，我希望你往上走。」

我朝著我右手邊剛邁了一步，就直接被傳送到上方的另一個三岔口。

「這裡也是重點！你左手邊橫向的小通道是通往王后墓室的，寶藏應該不會在那裡。現在，我希望你走往上斜的那個大甬道，是通往胡夫法老的墓室的。」

最後，我順著大甬道往上走，終於來到了胡夫法老的墓室。

「現在，我需要你把法老的墓室全面檢查一遍，看看四周有沒有什麼線索，或者一些暗門之類的。」

我上上下下都仔細地檢查了一邊。可是，除了法老的空棺材和一些無關的銘文以外，並沒有什麼線索。

「穆罕默德，」我問，「為什麼法老的棺材是空的？」

「沒人知道法老的遺體在哪裡。」穆罕默德說，「這仍然是個謎。好了，既然你沒找到任何線索，那只好等你自己到了埃及再尋找吧！我們該回去了。」

我又感覺頭暈目眩。但在我退出「VR 遊戲」的那一瞬間，我似乎看到了法老廢棄的地下墓室牆上，有一個不顯眼的錘子的符號。



「那是什麼？」我問，但穆罕默德沒有回答我，我就又站在小木屋裡了。

幾天之後，穆罕默德和我站在了西藏阿里地區，一個荒蕪，無人的野外。

「這裏就是中印邊境。過去吧，孩子。」

穆罕默德打了一個響指。我瞬間站在了印度的土地上。

「走吧，孩子。這就是印度了，你自己能應付得了，印度人會說英文的。」

「穆罕默德，」我說，「你為什麼不直接把我傳送到埃及呢？」

「孩子，你可別忘了我前幾天說的話。」穆罕默德說，「看看那塊石頭，想想它的意義。你的任務不能由別人幫你完成，寶藏需要你自己去尋找。再見了。」

說完，他就消失了。

我看了看手裡的石頭，開始朝著埃及的方向前行。



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穆罕默德正在他的小屋裡休息。

突然，他聽見有人敲門。他用念力把門打開了。

門口站著一個穿著藍衣服的小孩。由於外面黑暗，穆罕默德看不清他的臉。

「小朋友，你需要幫忙嗎？」他問。

「我——不——需——要——任——何——幫——助。」小孩一字一頓回答道。

「那你敲我的門幹什麼？」

「你——是——不——是——穆——罕——默——德？」

「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穆罕默德有點恐慌了。

「主——人，他——在——這——裡。」

小孩像殭屍一樣走了進來。他的身體是被縫在一起的，他的眼

睛和頭髮已經被去除，看起來特別詭異。他的脖子上戴著殘餘的拴狗鍊子，胸口上插著一把刀。

「要不是我的助手檢測出這個小屋裡有變種人類居住，我還不知道你住在這裡呢。」男孩身後走進來一個披著黑色斗篷的人。

「你們到底是誰？」穆罕默德雖然有點害怕，但語氣還是很硬。

黑衣人摘下了斗篷，露出了阿拉法特的頭。

「驚不驚喜？」阿拉法特嘲諷地說。

「是你！」穆罕默德驚叫，「這個像殭屍一樣的孩子又是誰？」

「這是在廣西殺的一個小孩，我找人把他做成了智能機器人。我看你天生有神力，就放你一條生路，但你得先告訴我，那個男孩去哪裡了？」

「我死也不會告訴你的！」穆罕默德說。

「那，準備受死吧！」阿拉法特大叫一聲，把刀子從男孩身上抽出來，扔向了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用手開啟了一對傳送門。刀子飛進了傳送門裡，又從另一個傳送門裡飛了出去，但阿拉法特用手直接把刀子抓住了，然後拿刀衝向他。穆罕默德在刀子刺穿他的一瞬間試圖把阿拉法特傳送到其他地方去，但由於阿拉法特的速度實在太快，沒能把他傳送到其他地方，反而傳送到了小屋外面。阿拉法特戳死了一頭犛牛。

「啊啊啊啊啊！氣死我了！」阿拉法特在小屋外面大喊。

接著他眯起一隻眼，好像要瞄準什麼似的，就以這個姿勢這樣站了三秒後，把手中的刀子扔了出去。

刀子正好打中了穆罕默德窗口的鈴鐺，被反彈進小屋，又戳爆了屋裏掛的羊皮囊，被爆炸的衝擊力反彈。刀子被彈上了房頂，刺穿了房頂上的吊燈。吊燈轉了幾圈，刀尖指向了穆罕默德的角度。

吊燈從房頂落了下來，摔得不成樣子。衝擊力又把刀子彈了出去，刺穿了屋裏穆罕默德的心臟。

外面的阿拉法特聽到慘叫聲，就進屋查看。

穆罕默德坐在牆腳，嘴裡開始流血。

「哈哈！你是永遠打不過我的！」阿拉法特得意地說。「我終

於把所有的埃及法老後代都殺死了！現在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取藥水了！哈哈！先讓我喝口酒慶祝一下！」

阿拉法特喝了一口酒壺裡的酒，接著用耳朵上的對講機聯繫他的手下。

「你不會……得逞的！」牆腳的穆罕默德呻吟道。

「嘻嘻！那個小孩能把我怎麼樣？最終他的下場也是跟你一樣的！」

「你絕不會……得逞的！」

「閉嘴！」阿拉法特掄起一把大斧頭，照著穆罕默德的脖子砍了下去。

鮮血濺了一牆。穆罕默德的頭顱滾到了地板上。

「這傢伙終於住嘴了。收拾東西，走人！」阿拉法特把刀子從穆罕默德的屍體上抽出來，又插進了機器人男孩的胸口。他們接著走出了鮮血淋漓的小屋，去往埃及。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附近的一片乾旱地帶，屹立著巴比倫王國都城的遺跡——巴比倫古城。

去往巴比倫古城的路上有一隻駱駝在行走著，上面坐著兩個人，一個是我，一個是駱駝夫。

「快到了嗎？」我問駱駝夫。

「快了！前面就是！」

在我去往伊拉克的這幾天裡，穆罕默德已經被阿拉法特殺死了，這是夢裡的托特告訴我的。總之，我得找到穆罕默德口中說的阿里婭。

「好，這裡就是了！」駱駝停在了一棟古老的都城遺址前面。我從駱駝上跳下來。

「謝謝您！」我說。駱駝夫騎著他的駱駝走了。

我抬頭望了望這座古老的建築物。巴比倫古城雖然已經失去了

曾經的輝煌，但還是給人一種富麗堂皇的感覺。我走向大門，有兩個門衛守護著。我向他們打聽阿里婭，他們指了指古城旁的小房子。

我走到房子前，敲了敲門，沒人應答。我看著門沒鎖，就推開門進去了。

房子裡面的裝修很有阿拉伯的風格，到處擺著昂貴的瓷器和一些發掘出來的文物。我正愁著找不到阿里婭時，突然聽見書房裡傳來了抱怨的聲音。

「哎呀！書怎麼那麼重啊！哎呦！好險啊！」

「找到了。」我微笑著打開了書房的門。裡面的梯子上站著一個女人，在擺放一些沈重的書。

「阿里婭！」我叫了一聲。

「噢！」那女人嚇了一跳，然後從梯子上摔了下來。

我趕緊跑進書房。還沒等我去幫她，阿里婭已經從書堆裡鑽了出來。

這女人行為舉止有些奇怪。她有一頭雜亂的頭髮，穿著一身花花綠綠的衣服。

「哦！你好！穆罕默德！」她和我握了握手。

「呃，我不是穆罕默德。」我說。

「哦，對，你當然不是穆罕默德，你是……那個誰來著……哦！對了！你是穆罕默德那天給我說的孩人！那個要去尋寶的人！」阿里婭似乎反應過來。「熱烈歡迎你！我得給你好好說說！」

「你還沒吃飯吧？」她去了廚房，接著端來了皮塔餅和鷹嘴豆泥。我們邊吃飯邊聊。

「穆罕默德和艾哈邁德，現在怎麼樣了？」阿里婭問道。

「都死了。」我說。

阿里婭突然大叫了一聲，然後發出了一串類似於貓頭鷹的叫聲。

「啊呀，我好傷心啊！」她捂著胸說。

「你尋找的東西，想必穆罕默德已經告訴你了吧？」阿里婭又恢復了正常。

「嗯，對。」



「我特別喜歡考古，研究古文化。穆罕默德是法老的後代，我能跟他做朋友真是太幸運了，他也告訴了我一些法老的秘密。穆罕默德應該是叫你來尋求一些幫助吧！但我可能後天才能幫你了，因為明天我得考古。不過既然來了，多呆幾天體驗一下伊拉克的生活也沒事。」阿里婭說，我點了點頭。

「你知道這塊石頭嗎？」我把艾哈邁德給我的石頭給她看了一下。阿里婭的眼中透處一絲貪婪。

「啊！我知道！這是通往法老寶藏的鑰匙！」她神神叨叨地說，「這神秘的寶藏！啊！這神秘的寶藏！啊！」她開始大吼大叫。

「阿里婭？」我叫了她一聲。阿里婭這才反應過來。

「嗯哼！」她清了清嗓子，「但是，我認為，這石頭一定有什麼玄機在裡面。在你去尋寶之前，必須要把這塊石頭研究透徹！我認為，一個合格的考古學家或者是尋寶者，必須要有很強的思考能力和判斷能力，這樣子會節省很多的時間，我認為……」

「今天就到這裡吧，我有點睏了。」我實在有些無法忍受這麼多的我認為。

「吼吼吼！」阿里婭發出一段奇怪的笑聲。「哈哈，我這人就這樣，一開口就沒完沒了，我就是這樣的人，我……咦？你怎麼走了？」

我沒等阿里婭給我鋪床，就睡在了沙發上，因為我不想再聽這個女人叨叨了。

睡到半夜，我突然被人叫醒。

「穆罕默德？」我驚訝地看著客廳裡站著的男人。「你沒死？」穆罕默德對我笑了笑。

我戰戰兢兢上前想要摸他。他消失了。

「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我突然醒了過來。

我看了看四周。沒有什麼穆罕默德。

「原來是夢。」我說。

「但你可把我嚇慘了！」我接著看到了坐在客廳裡寫文件，被潑了一身茶水的阿里婭。「我剛要喝茶，你就叫了一嗓子，然後我

就成這樣了！」

阿里婭又走到我面前。「夢到穆罕默德了？」她問。

「嗯，對，對。」我滿頭大汗地說，我看見他了。」

「你是太想他了，趕緊睡覺吧。」阿里婭又回到她的辦公桌前。

第二天，我和阿里婭都早早地起了床。

「今天你願意跟我一起去一趟巴比倫古城空中花園嗎？」阿里婭問。

「嗯，當然願意。」我說。

「現在我們走行嗎？」

「嗯，可以。」

「那你就大錯特錯了！」阿里婭突然喊了一嗓子，把我嚇了一跳。「你還沒有了解巴比倫王國呢！你只有了解了巴比倫王國，考古的時候才有意思！」

我有些莫名其妙。

她不知道從哪裡抓來一個遙控器，然後用幻燈片放起一些圖片來。

「公元前 23 世紀，一個雖然誕生得比較晚，但有著輝煌的歷史的國家誕生了，」她用一種戲劇的語氣說，「那就是巴比倫王國！」

她又按了一下遙控器。

「巴比倫王國經歷了很多次重要的轉折，曾經被亞述化，希臘化，也誕生了許多著名的國王，像古巴比倫時期的漢穆拉比，新巴比倫迦勒底帝國時期的尼布甲尼撒二世。」

最後一張幻燈片上是一個古代花園的遺址。

「巴比倫的國王們建造了許多令人嘆為觀止的建築！像通天塔，以及我們今天要去考古的巴比倫空中花園！現在我們就走吧！」阿里婭關掉幻燈片，戲劇性地結束了她似乎有些短的演講。

我們前往空中花園遺址。

「有人說，今天我們所說的『巴比倫空中花園』不是真正的『巴比倫空中花園』，但我覺得是！」阿里婭繼續著她的絮叨，「它簡直太美了……啊！我們到了！」

我看著我面前這棟宏偉的建築。雖然空中花園已經是殘垣斷壁，

但還能讓人感受到它曾經的輝煌。

阿里婭和我走向花園的入口。門口兩個守衛把我攔住了。阿里婭和門衛低語了幾句，門衛讓我進去了。

到了空中花園，阿里婭掏出了一些考古用的裝備。

「我前幾天挖出來一些石板，它們是用作記事的，上面的文字對於推測空中花園的用途極其重要，我們還得繼續挖掘，看能不能再找出一些石板來。」阿里婭邊說邊給了我一些小刀，刷子之類的東西。

阿里婭跪在一個牆角，而我跪在另一個牆角。說實話，對於挖掘這種活，我確實不太擅長，也沒那個耐心。我拿著小刀在地上挖了一會兒，什麼石板都沒見到，就有些不耐煩了。我直起身，跺了跺腳，似乎發現地面有一種空空的感覺。

「阿里婭，快過來，這裡有些奇怪！」我衝著阿里婭喊道。

阿里婭過來，我給她說了說我的感覺。她也跺了跺腳，也發現有些異樣。

「趕緊拿鏟子來！」我遞給她鏟子，她開始小心翼翼地挖起來。挖了大約五十公分深。露出一個洞來，黑咕隆咚的。

她掏出了手電。

「石頭！是一塊石頭！」她叫到。

「我知道底下有石頭。」我對阿里婭說，「還有別的發現嗎？」

「不，我說的石頭不是一般的石頭！是一塊和你的那塊石頭長得一模一樣的石頭！」

我吃了一驚。「天哪，埃及的石頭怎麼會出現在伊拉克？」

阿里婭掏出一副長夾子，把石頭夾了出來。果真，石頭長得和艾哈邁德給我的石頭一模一樣，只是沒有生命符號，還有四行字，看著像是古埃及文字。「你能看懂嗎？」我問阿里婭。

「不，我看不懂！但我敢肯定，這一定與那寶藏有關！巴比倫和古埃及一定有什麼聯繫！啊！天哪！我們發現了驚天大秘密！」

這回我在心裏沒有嘲笑阿里婭大喊大叫了。因為我同樣也很震驚。

「你知道能破譯古埃及文字的人嗎？」我問。

「我當然知道，但我暫時不想見他，因為他正處於情緒低谷期。」阿里婭說，「但為了方便你尋寶，我們只好到巴格達城區去一趟了！」

晚上的巴格達夜景很美。清真寺的藍色圓頂在月光下顯得很閃耀。清真寺一旁的小街裡，我和阿里婭正要去拜訪能破譯古埃及文字的人。阿里婭穿著一身黑色的罩袍，戴著頭巾和面紗，只露出眼睛。她稱自己是一名虔誠的穆斯林。

我們走到一座小屋前。屋子很簡陋，門口掛著一個牌子，用阿拉伯文寫著「古文字破譯」。

「這家店從 1990 年就已經開了。但現在已經冷冷清清。」阿里婭說。

我們推開了小木門。屋裏擺放著一些亮閃閃的裝飾品，和一些書。到處都瀰漫著香料的味。在屋子的盡頭，有一張躺椅，上面有一個男人在睡覺。

「易卜拉欣？」阿里婭問。那人沒有答應。

「哇！」阿里婭大喊了一聲，那個人被嚇醒了。「嚇死我了！是誰呀！」他不耐煩地喊道。

「是我，你的朋友阿里婭！」

「哦！是你呀。」易卜拉欣說。「我上一次見穆罕默德和艾哈邁德的時候，他們還提起過你呢！」

「那你來幹什麼？」易卜拉欣喝了一口濃茶。「你來肯定是報告什麼壞消息的吧！」

「我理解你的心情！」阿里婭說，「自從那次意外發生後……」

還沒等她說完，易卜拉欣就揪住了她的衣領。

「不許你說！那樣只會使我的心情更糟糕！」

「自從你爸媽被阿拉法特當成胡夫法老的後代殺了以後。」阿里婭立刻捂住嘴，因為她不知為何又說漏了嘴。

易卜拉欣頓時發起瘋來，把屋裏的一些裝飾品都砸了個稀巴爛，然後又開始踢櫃子。



「易卜拉欣！冷靜下來！」阿里婭急忙勸阻，把易卜拉欣又拉回了躺椅上。

「唉！」易卜拉欣嘆了一口氣。「自從我爸媽被誤殺後，我店裡的生意就變得很冷清，一年的收入都不到 1000 第納爾，房主又催著我交房租！我怎麼這麼慘呀！」

「聽著。」阿里婭說，「你的店馬上就不冷清了。我在考古的時候，發現了一塊有古埃及文字的石頭。只要你能給我們破譯，我把我這個月的工資都給你。」

易卜拉欣一下子坐起來。「好耶！」他歡呼道。他一邊跳著一種舞蹈，一邊走向對面的牆，按了一下其中一塊磚頭。牆上的暗門立刻打開了。裡面有一張圓桌，上面擺著本破舊的字典似的書。

我們都走進去後，阿里婭才談起正事來。

「易卜拉欣，你知不知道那個『胡夫法老的寶藏』的故事？」

「哦，知道，雖然我是另一個法老的後代，但穆罕默德跟我講過。那位命中注定的人找到了沒有？」

「找到了，近在眼前。」她指了指我。

「哦，很榮幸見到你！」易卜拉欣和我握了握手。

「我剛發現了一塊石頭，應該與寶藏有關，上面有些字，好像是古埃及文。」我把新找到的那塊石頭交給易卜拉欣。

易卜拉欣拿起一旁的放大鏡。「哦，這應該是很古老的埃及文吧！讓我再看看。」

他翻起了那本破舊的字典，仔細查看上面每一個符號，嘴裡不知道在嘟囔著什麼。

「往左，不對，往右，轉三圈……」

「財寶，寶藏的秘密……」

「在外面，在中間，在……裡面。」

等了大約十五分鐘，易卜拉欣突然跳起來，說：「這應該是一首小詩：

往左轉四圈，  
往右轉三圈，  
寶藏的秘密，  
就在這裡面。

「這首詩聽起來毫無異義！你是不是翻譯錯了？」阿里婭有些生氣。

「等一下，他可能沒錯！」我湊著燈光使勁地觀察這塊石頭，終於，我在石頭中部發現了一條極為微小的裂痕。我一陣驚喜，左手握住它的一半，右手握住它的另一半試著擰動，沒想到石頭沿著縫隙真的能擰動起來。我把石頭往左擰了四圈，往右又擰了三圈。只聽「啪！」的一聲，石頭分為兩半，一把腐朽的很厲害的木頭鑰匙掉了出來，阿里婭小心翼翼地將它收好。原來它是空心的。裡面有一片莎草紙，邊角有些腐爛。

易卜拉欣把它拿了出來。上面寫滿了僧侶體的古埃及文。

「哦，這麼長，我可不想翻譯！」易卜拉欣有些不耐煩了，手伸到桌子底下，拿出了一個像手機一樣的東西。

「這是一個發明家研發出來送給我的古埃及文翻譯器！」易卜拉欣按下開啟鍵。「手機」屏幕上出現兩個方塊，一個寫著「聖書體」，一個寫著「僧侶體」。易卜拉欣選擇了「僧侶體」，屏幕上出現了一個掃描方框。

「只需輕輕一掃！」易卜拉欣掃描了莎草紙。屏幕上立刻出現了一大堆翻譯後的文字。

「尋寶者，」易卜拉欣讀到，「你現在將要揭曉寶藏的秘密。請到你發現石頭的洞口，繼續往下挖，你會發現一個洞，洞裏有著秘密，每次只能進一個人。」

「所有人注意！」阿里婭突然說話，「明天一早，我們每人都得去空中花園。」她又看向我：「帶上你的石頭。是時候揭開古埃及和巴比倫之間的秘密了。」

第二天，我們三人如約而至。

阿里婭還是穿著那身罩袍，拿著筆和記錄本，而易卜拉欣則拿著古埃及文翻譯器，手電筒和一把鐵鍬。巴比倫空中花園裡的洞還在。

「易卜拉欣，往下挖吧。」我說。

易卜拉欣點了點頭。這裡的土質真的很鬆軟，不一會就被易卜拉欣挖開了。差不多挖了十來分鐘，洞裡的沙土開始往下流，慢慢地，一個看不見底的洞展現了。

「哇，我好激動哦！」阿里婭說道，又往洞裡看了看。「呃，這好深啊！我們該怎麼下去呢？」她緊張地顫抖了起來。

「你先下去吧！」站在旁邊的易卜拉欣做了個惡作劇，直接把阿里婭推了進去。「哇啊啊啊啊啊啊！」洞裡迴響著阿里婭的尖叫。我心想，完了。我朝著洞口大喊：「阿里婭，阿里婭！」過了一會兒，聽見阿里婭的聲音：「我還好，沒事！你們下來吧！」

易卜拉欣做了個滑稽的表情。「我也該下去了。」他接著跳進了洞，「嗚呼！」

我一開始還有些緊張，但最後還是吸了一口氣跳了下去。大約一分鐘後，我落在了一張滿是灰的軟床上。我揉了揉眼，往四周望了望，發現周圍全是金銀財寶。我又往左邊看了看，結果被嚇了一跳：旁邊的床上躺著一具乾骷髏，手裡拿著一張莎草紙。我顧不上金銀財寶，只想著骷髏手中的莎草紙。

我跳下床，膽怯地碰了碰紙，骷髏發出吱吱呀呀的聲音，嚇得我又把手收了回去。什麼事也沒發生。骷髏的下頷骨掉了。

我正要去拿那張紙，易卜拉欣阻止了我，說：「上面沒有什麼，只寫了『出門』。」

我四處張望，找到了一扇小木門。打開門後，我們來到了一個巨大的地下石窟。西邊擺著一些殘缺不全的石像。東邊則是一個池塘，被灌滿了水。池塘裡也有一個站台，站台上有一個U形軌道，軌道的轉彎處和一頭分別刻著兩個古埃及文詞彙，易卜拉欣告訴我，它們是「夜晚」和「清晨」。軌道的另一頭則立著一枝鐵製的，象徵生命輪迴的蓮花。阿里婭正站在站台上。

「哇，我們發現了空中花園地下的密室！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巧

妙的機關！」阿里婭感嘆道。一旁的易卜拉欣正拿著翻譯器翻譯石牆上的古埃及文。

「啊，你終於來了！」阿里婭對我叫道。「易卜拉欣剛才告訴我，牆上的古埃及文說，要讓我們進到那裡面跑。」她指了指站台旁邊一個我還沒注意到的像巨型倉鼠滾輪的裝置。「你就站在那裡吧，我們倆要進去跑了，你幫忙看看周圍會發生什麼變化。」

我點頭示意。阿里婭和易卜拉欣進到了滾輪裡面，然後像兩隻小倉鼠一樣在裡面拼命地跑。我往四周看了看。什麼也沒發生。

「怎麼什麼也沒發生啊？」滾輪裡跑步的阿里婭喘吁吁地問道。

「我也不知道，但我覺得你們可能需要跑快一點。」我猜測道。

阿里婭和易卜拉欣跑得更快了。他們加速後，我立刻就注意到鐵製蓮花開始緩慢移動到軌道標著「夜晚」的轉彎處，到達轉彎處後，它的花瓣就折疊起來，主幹也彎曲成九十度，不動了。

我把情況告訴了阿里婭。「怎麼回事，蓮花不動了？」當阿里婭和易卜拉欣下了滾輪，正要查看，鐵製蓮花又開始往回移動了。

「快上滾輪！蓮花又往回走了！」我大喊，阿里婭和易卜拉欣趕緊進了滾輪，以平生最快的速度跑了起來。鐵製蓮花又移動到了轉彎處。

「看來我們得一直跑，才能使蓮花固定在轉彎處。」易卜拉欣說。

「我認為蓮花可能被什麼東西卡住了！」阿里婭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你趕緊去池塘那裡看看！」

我狂奔到了東邊的池塘。雖然裡面都注滿了水，但我透過水可以看見，最東邊池塘壁上有一個開關之類的東西。

我正想跳進去，忽然注意到一隻老鼠爬到岸邊，似乎想要喝水。只見它探下頭，嘴剛碰到水，立即化為一灘血水。

「好厲害的毒！」我大驚失色。

應該有解決的辦法，快，找線索！我想。

我回頭看了看那頭的阿里婭。她已經跑了將近十分鐘了，累得臉色慘白。

我急忙四處奔跑找線索，但由於石窟內的光線黑暗，我什麼也



沒有找到。

我開始著急了，又圍著石窟跑了三圈，同樣什麼也沒有找到。

「你——放鬆——下來。」阿里婭連說話都困難了，「你——想想——有什麼——找線索——的——辦法——想一想……」

我只好坐在地上仔細想。突然，那天我考古的時候挖掘畫面浮現在我腦海裡。我跪下來，開始用手指挖掉整個池塘邊上的灰，結果還真的找到了一些線索。池塘邊上的灰被我蹭掉了，露出了底下的古埃及文字。

「易卜拉欣，快，把翻譯器扔給我！」我喊道，同樣累得滿頭大汗的易卜拉欣艱難地把翻譯器扔給我。翻譯出來後，我發現這是一首小詩：

太陽神拉乘坐的太陽船，  
帶領他穿行於天地之間。  
而你馬上要發現的船，  
則會帶著你渡過難關。

詩的旁邊還有一個箭頭的符號。我忽然明白了什麼。我開始朝著箭頭的方向一直走，最後走到了石窟北面的盡頭。那裡有一面石牆，上面只有一個小孔，和一個頭骨的符號。我一開始還不懂什麼意思，後來想起了小木屋裡的骷髏。

「你們再堅持一會兒！」我衝著快要虛脫的阿里婭和易卜拉欣喊道。

我飛奔進小木屋。除了無數的金銀財寶，那具沒了下頷骨的骷髏還在床上。我立刻衝向它，然後把它的整個頭都擰了下來。

我晃動著骷髏的頭，裡面發出喀啦喀啦的聲音。沒錯，裡面有東西。我拿起骷髏頭，朝石牆砸去，一把鑲了裝飾的埃及匕首掉了出來。

我又迅速跑到石牆那裡，把匕首投進了小孔裡。我首先聽到的是匕首下落的聲音，接著隨著繩子被斬斷的聲音，石牆下面開了一

扇門，詩裡所說的一艘小木船伴隨著一隻槳滑了出來。

我欣喜若狂，把小木船放進池塘裡，飛快地劃向東面，用槳把開關一撥。正如我所料，鐵製蓮花緩緩地移動到了另一頭，花瓣展開，主幹也重新直了起來。這時，西邊的陰暗角落發出了聲響，一扇石門慢慢展現出來。我趕緊划船返回岸上，直奔那扇門。只見門中央有一個圓盤，圓盤中有一個鑰匙孔，孔的形狀很像我在花園牆角得到的那把木鑰匙。我一陣興奮，趕緊掏出鑰匙，試著插進鑰匙孔，完全吻合！我用力向右一擰。「嘭」的一聲，門開了，原本就要腐爛的木鑰匙也斷了。

我正要告訴阿里婭和易卜拉欣好消息時，卻發現他們已經倒下了，昏迷不醒。我只好拖著他們到小木屋裡，把那具骷髏扔下床，然後把他們兩人抬上去。不一會，他們兩人醒了，我給他們餵了阿里婭放在包裡的水，兩人氣色明顯好多了。

「我只是看見西邊開了一扇門，然後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易卜拉欣說。

突然，阿里婭的手機響了，是一個叫哈桑的男人打來的。

「阿拉法特？」我潛意識地來了一句。阿里婭哈哈大笑。「你說那個正在追你的殺人狂魔？」

「嗯，對，他可是我的惡夢！」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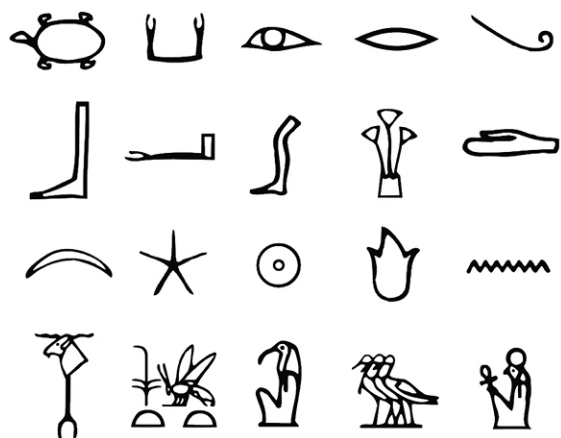
「呵呵呵，這肯定不是他咯，哈桑在阿拉伯是一個很常見的名字……」阿里婭似乎有些緊張，她跳下床，走出屋子，接電話了。

不一會兒，阿里婭回來了。

「我們一起去看看那扇打開的門。」我提議道。

我領著他們走進那扇門。只見一條長長的走廊不知通向何處。走廊裡擺放著一些缺胳膊少腿的人像和神像，在昏暗的燈光下顯得極為恐怖。走廊的盡頭又是一道石門。

「這門上也有機關！」易卜拉欣說。果然，門上有四個方形的凹槽。門的旁邊有一個圓形的石桌，上面有二十個凹槽，每個凹槽都有一塊活動的，有著圖案的小石板，大體是這樣的：




「看，這是托特！」我指著其中一塊石板說。


「這些石板和凹槽一樣大……」易卜拉欣盯著這些石板嘀咕道。



阿里婭卻關注者門上的把手。她試著拉把手，天花板的一角移動了，一縷陽光照了進來。

「我知道了！」易卜拉欣突然靈光一現，嘴裡嘟囔起一些古埃及文。「陽光……不行，太陽……」

易卜拉欣又看了看這些石板，接著注意到了最後一塊刻著太陽神拉的石板。「哦！拼成『拉』可以！」

易卜拉欣拿起  石板，嵌進左上方的凹槽。

他又拿起  石板，嵌入左下方的凹槽。

最後他拿起  石板和  石板，嵌入右側的兩個凹槽中。

一聲巨響，這扇門向右側劃開了。阿里婭不禁興奮地叫了起來。

我們小心翼翼地摸索著從石門進去。我本以為裡面藏著一些壁畫、文物之類的東西，結果進去後只是一個普通的房間，房間正中有一個用稻草編的箱子。但箱子的右邊是一個畫滿了古埃及文字的拱門，拱門中有一股暗物質一般的神秘力量，似一團黑霧，又像水一樣起著漣漪。

「哇，好神奇的門呀！」阿里婭叫到。

阿里婭把箱子打開，裡面又有一些莎草紙。易卜拉欣把它們拿

出來讀，口中念念有詞。大約過了十五分鐘，他說出了一個連穆罕默德都不知道的秘密。


原來，這些莎草紙上寫的是：胡夫的一位祭司，秘密地為胡夫調製永生藥水。不幸藥水還沒調好，胡夫就要死了。胡夫死的前一晚命令祭司把永生藥水和他一起埋藏在金字塔深處。而祭司通過占卜得知，藥水要傳給一位「有緣人」，否則將會被未來的仇人盜走並服用。胡夫將死，非常看重藥水的存亡，雖一心想獨佔藥水，卻也欣然同意。祭司又造了一塊有「安卡」的石頭，石頭可以選中未來的「有緣人」，法老臨死前叮囑孩子們「尋找有緣人」，並把石頭傳下去。祭司死後，他的兒子將尋找寶藏需要的第二個道具埋藏在埃及境外的地下，並建造了這座機關重重的地下石窟，地下石窟裡的考驗也在靜靜地等待著「有緣人」。

原來空中花園跟這個寶藏並沒有什麼關係，巴比倫的空中花園只是巧合地建在了這座石窟上面。

「雖然跟我們預想的不太一樣，但這也是一個重要發現！我一定要寫一篇文章，把我的親身經歷告訴考古界！」

「阿里婭！」我警示到，「這事還是不要說出去了吧！我們要替這些法老的後代保守秘密！」

「但是莎草紙上寫的道具有在哪裏呢？」易卜拉欣問。



我的目光突然轉移到右邊的神秘拱門，發現拱門上的一個  符號似乎在閃光。我出於好奇，試著摸了一下它，一把長柄從拱門中間顯現出來。我抓住長柄往外一拉，發現了一把輕巧的錘子。

「啊哈！」阿里婭大叫一聲，「你還記得我說過的話嗎？你獲得的石頭肯定有什麼玄機，現在我們發現了一把錘子，所以，你可以試試……用它來砸石頭。」

我先是想了想，然後點了點頭，掏出艾哈邁德給我的石頭，放在地上，掄起剛剛發現的錘子狠狠地朝石頭砸去。什麼事也沒發生。

「尷尬了。」阿里婭開玩笑似地說。「既然沒有把石頭砸開，但我想這錘子一定也有用處。」她又加入了研究莎草紙的易卜拉欣隊伍中。



我又把頭轉向右邊的拱門，感覺它一定有什麼特別之處。突然我發現了  符號， 符號我以前見過，我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它。只見暗物質中間鼓了起來，慢慢形成了一個驚人的頭。是古埃及神托特，我在夢中見過。

「好久不見。」托特說。


「為什麼這段時間你沒有給我聯繫呢？」我問。

「因為我發現你已經吸取了以前的教訓，不再膽小，不再被迷惑，變得睿智多了。」托特解釋道，「我要提醒你，時間不多了，阿拉法特馬上會趕來。是時候前往埃及了。再會。」托特消失了。

「我看見了托特。他提醒我阿拉法特馬上會趕過來。我們得趕緊走了。」我向還在研究莎草紙的阿里婭和易卜拉欣說。他們臉上對莎草紙內容的驚奇立刻消失了。

「快，阿里婭，我們得趕緊走了。」易卜拉欣沈著冷靜，連忙把還在研究莎草紙的阿里婭拉起來。

阿里婭似乎有些慌張。「既然我們要離開了，這座石窟的出口在哪裡呢？」

我又在拱門上看到了一個代表門的  符號，摸了一下。暗物質裡立刻現出巴比倫空中花園的景象。「我們應該可以從這裡出去。」我指著拱門說。

易卜拉欣趕忙收起莎草紙，遞給阿里婭，接著我們三人一同跑進了拱門裡，被神奇地傳送到了地面上。

我低頭一看，地上被我們挖開的入口還在。為了保守秘密，我和易卜拉欣就用沙土把洞填平了，看起來跟原本的地面一模一樣。

我們快步跑出巴比倫古城遺址。我意識到已經是分別的時候了，就說：「我很高興認識你們，阿里婭和易卜拉欣。」

「我也很高興認識你。祝你一切順利。」易卜拉欣和我握了握手。我示意他們回去時，阿里婭突然抓住了我的手。

「再待幾天好不好，我不想讓你離開呀！」她苦苦哀求到。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說，「但我真的得走了。」

「我求求你了！你是一個聰明，活潑的男孩，你留下來吧！我

很喜歡你！」

「不管你怎麼說，我還是得走了，不然阿拉法特會抓到我的！」

我想離開，但阿里婭仍然把我的手攥得緊緊的。我用力把我的手掙脫出來，說了聲對不起，就只好眼睜睜看著阿里婭失落地離去。

阿里婭和易卜拉欣返回了阿里婭的小屋。阿里婭不禁啜泣了起來。

「你真有那麼喜歡他麼？」易卜拉欣問。「還有，我感覺你跟以前我見過的阿里婭不太一樣了。當時我們幾人分別時，你也沒有像現在這樣，變得多愁善感了。」

「不！不是！」阿里婭哭得更厲害了，「我沒有完成我的任務！我讓他跑了！」

「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咦？你怎麼說話方式也變了？」易卜拉欣一臉迷茫。「我們不是幫助那個男孩了嗎！他很快就會尋找到屬於他的寶藏！」

阿里婭已經哭得說不出話了。易卜拉欣只好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她，又替她整理整理有些凌亂的罩袍。這時，突然發現她的罩袍領口的裡側繡著一行字樣。易卜拉欣湊近一看。

### عرفات

「阿……拉……法……特。」易卜拉欣滿臉驚訝。「你原來跟阿拉法特是一夥的！」他吃驚且憤怒地說。

「是！我是！」阿里婭喊道，「我是阿拉法特的手下！我誤殺了你的父母！對不起。」

易卜拉欣不可置信地看著阿里婭好一會兒，他才敢確定阿里婭說的是真的，臉色變得昏沈。

「我不敢相信，阿里婭，我親愛的朋友，」他用低沈的聲音說，「雖然你是我的好朋友，但我必須這麼做……」

隨即立刻抓起他背包裡的一把小刀，向阿里婭的心臟刺去。阿里婭絕望地閉上了眼睛。

一聲槍響，隨即是小刀落地的聲音。阿里婭睜開眼，發現易卜拉欣的頭已被子彈打穿，汨汨地冒血。他接著無力地倒在了地上，手裡的古埃及文翻譯器掉在地板上，屏幕被摔得粉碎。

阿里婭轉頭一看，一個黑衣人和一個機器人男孩出現在她旁邊，黑衣人的槍口還冒著煙。

「好久不見，阿里婭。」阿拉法特摘下了斗篷的帽子。「怎麼樣，那個小孩在哪兒？」

阿里婭胡亂地把罩袍扯了下來，跪在阿拉法特面前。

「對不起，哈桑！」她哽咽著說，「那個男孩……沒留住……跑了！」

「沒用的廢物!!!」阿拉法特給了阿里婭一巴掌，「當初讓你和穆罕默德交朋友，順便殺他，他有超能力，讓你謹慎處事，你左耳朵進右耳朵出，最後殺穆罕默德還有那個艾哈邁德時，你卻誤殺了易卜拉欣的父母，你真是蠢到極點啊！」他又給了她一巴掌。

阿拉法特越說越氣，直接把阿里婭踹倒在地上，「你一直在巴格達偵查情況，好不容易給你戴罪立功的機會，你又把它白白浪費了！你口口聲聲說你永遠支持我，永遠是我的手下，但我一直在想，我是神經病嗎？為什麼我要庇護你這一個沒用的傢伙？還不如把你殺了算了！」

阿拉法特抽出了機器人男孩胸口的刀，準備把阿里婭的頭顱刺穿。阿里婭趕緊爬起來，給阿拉法特磕起了頭。

「哈桑！我求求你了！你就再原諒我這一次吧！我已經找到了有用的信息！我會追蹤那個男孩的！我也會做計劃！你就再相信我這一次吧！」

「你這爛人已經不值得相信了！」阿拉法特已經把刀向她揮去了。

「我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阿里婭也不知說什麼好了，就一直啊啊啊地叫喊，她的前額已經鮮血淋漓了。

「別叫了！」阿拉法特氣得跳腳，把刀子一扔。「你這樣一直啊啊啊的，我頭都快炸了啊！」

「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阿里婭還磕著頭。

「但是……」阿拉法特從背後抽出一把大斧子。「把小指頭伸出來！快點！」

阿里婭戰戰兢兢地把小指伸出來。阿拉法特掄起斧子，把她的

小指頭砍斷了。阿里婭疼得昏了過去。

「那小孩往哪裡走了？」阿拉法特問機器人男孩。

「電——量不——足，我——無——法偵測！」

阿拉法特把手伸進包裡，發現裡面的充電器消失了，有可能落在了沙漠。他失望地嘆了口氣，一股憤怒湧上心頭。從背包裡拿出斧頭，暴怒地把機器人男孩胸前的電力設備砍爛了。

「阿布，巴——！系統故障！系統故障！阿——巴——阿布拉——阿——系統故障！」機器人男孩渾身冒火花。隨著全身著火的機器人男孩最後一次發出聲響，阿拉法特仰著頭無奈地狂笑起來。



我夢裡又來到了埃及神們的大殿裡。跟第一次的情景一樣，左邊站著奧西里斯，伊西斯，賽特，奈芙蒂斯，舒，泰芙努特，努特和蓋布，右邊站著阿努比斯，荷魯斯和他的四個兒子，托特，哈索爾以及梅斯赫奈特。

太陽神拉緩緩地從大殿的台階上走了下來。

「孩子，」他沈著地說，「好久不見。但我相信你和托特應該已經見過好多次面了，在廣西時也短暫地和阿努比斯見過。」

站在一旁的托特和阿努比斯向我眨了一下眼。

「嗯，是的。」我回答。

「這將是我們埃及眾神最後一次和你相聚。今天，我將會有很多事情向你交代。所有挑戰必須由你來完成。」

「好的，我會認真聽的。」我說。

「你已身處以色列。前方不遠處就是埃及。我希望你能為接下來面臨的最後挑戰做好準備。天氣，對金字塔內部結構的熟悉程度，你的心態，這些都是能影響成敗的因素，阿拉法特也馬上要追上你了，你生死就在一念之間。」

我不禁起了一身冷汗。



「你的最終試題與埃及文化有關。我個人認為，說一些長篇大論的指示有時沒有作用，所以，我只能簡單明瞭地和你說：『沈著冷靜，巧妙思考。』留意你身邊的人和事。記住我說的話，孩子！記住我說的話。」

拉示意我離開，並又加了一句：「我們會幫你的，一定會。」

我醒來了。我現在正躺在以色列沙漠中的一個小帳篷裡。我看了一下手機，凌晨五點。錘子在我的身旁躺著，它是我在巴比倫古城找到的，雖然我不知道它有什麼用，但想著先把它帶上。

我翻來覆去，難以再入睡。自從與拉的最後一次會議後，我才意識到，我的最終挑戰終於開始了，離阿拉法特越來越近了，我必須想一個天衣無縫的計劃來得到寶藏。我突然想起了阿里婭，不知道這個「怪朋友」在巴比倫古城會怎麼樣。我的思緒最終被六點鐘闖進來的駱駝夫給打斷。

「你——你——你……」他操著蹩腳的英語，「你——我——要——走！」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趕路了。「為什麼這麼早？！」

「你——我——九點——開始！」他接著做了一個很誇張的動作，「你——我——不——我的意思是——需要——真的……」

我有點疑惑，雖然沒搞清楚他在說什麼，但還是簡單收拾一下，把帳篷一合，跟他繼續趕路了。

與此同時，一個黑衣人和一個穿著罩袍的女人也在這片沙漠偏遠的一角。

「阿里婭，為什麼你還是沒有脫下罩袍呢？」阿拉法特問。

「我現在時刻做好殺戮的準備！」阿里婭一臉認真地說。

「哼？殺戮的準備？那個小孩在哪兒都不知道！」阿拉法特憤怒地大吼，「你都偵查了三天了，怎麼現在都沒找到那個小孩？！你還想再失去一根指頭嗎？還是……」

阿里婭嚇得又給阿拉法特跪下了，「哈桑，我發誓！下個星期我一定會找到他的蹤跡的！」她接著恐懼地看了看殘缺的小指頭。

經過好幾個星期的奔波，我跨越以色列，西奈半島，終於到了

我朝思暮想的地方——埃及。在一個路邊長椅子上睡了一夜後，第二天我就坐巴士前往吉薩。吉薩的市場和我想像中的一樣，各種賣香料，珠寶的攤位，小販們用阿拉伯語吆喝著，一些拱門上還繫著繩子，精美的羊毛毯掛在上面。我向路人打聽離金字塔最近的酒店。路人給我推薦了「埃及金字塔酒店」。我又坐巴士趕往這個酒店，但我知道我不能入住，一是口袋中的錢不多了，二是也擔心阿拉法特找到我。我在酒店附近的小巷中轉悠，尋找住處，但尋找無果。我接著開始想我前幾天定下來的計劃，準備先去金字塔看看。

我順著一條小街一直走，走到盡頭時一下子就看到對面沙土色的平地上那日日夜夜都盼望的三個大金字塔，人頭獅身的司芬克斯若隱若現。我欣喜若狂，毫不猶豫就衝向我的最終目的地。走近了才看見，金字塔被一道鐵柵欄包圍著，男男女女都排成一長隊，等待著從入口進入。我差點忘了還要買票了。

我趕緊把手伸進口袋中摸了摸，結果發現我在坐巴士時花光了所有的錢，所以什麼都沒準備，我開始慌亂。我首先想到的是打工，但我不能再把時間浪費在打工上了，不然寶還沒有尋到就要被阿拉法特抓走。

現在，我和我的目的地只隔著一道門，金字塔卻變得遙不可及。我只好坐在一個石階上，用手捂著頭，不知所措。

我忽然感覺有人在拍我的頭。我抬頭一看，竟然發現托特站在我面前。

「艾哈邁德。」他說，然後消失了。

托特的忽然出現及忽然消失使我有新的想法。我開始琢磨他說「艾哈邁德」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他要說艾哈邁德？艾哈邁德已經死了呀……難道我的新名字叫艾哈邁德？不，這不可能……

我繼續細想。我想起了我在以色列沙漠裡的那幾天，拉說「留意你身邊的人和事」，這和艾哈邁德有什麼關係呢……

可能他們之間並沒有關係，拉只是叫我「留意身邊的人和事」……

我照著拉的指示去做了。我開始深呼吸，讓心情平靜下來，然後認真聆聽我身邊的人互相交談。

「媽媽，我想吃冰淇淋！」一個小女孩說。

「對不起了寶貝，這裡沒有賣的……」

不行，沒有什麼用。我繼續聆聽。

我聽見兩個人在用奇怪的語言交流。不行，根本聽不懂。

「這家店是關門了嗎？」一個男人問，指著我旁邊的餐廳。

「對，我可喜歡這個餐廳了，幾年前經常在這裏吃飯。」他的導遊說，「據說是叫艾哈邁德的人開的……」

我好像被電了一下似的，打了一個激靈。我想都沒想就站了起來，直接奔往我旁邊的餐廳。餐廳門鎖著，我有些著急，突然發現大門前也有和香港埃及餐廳一樣的阿努比斯神像，我繞著神像看了一圈又一圈，似乎發現神像微微張開的嘴裡有著什麼。我把手伸進神像的嘴裡，摸出了一把鑰匙，心頭一喜，趁沒人注意用鑰匙開了門，進去了。

我頓時感覺回到了在香港埃及餐廳遇見艾哈邁德的那天晚上。餐廳內無人管理，但收拾得井井有條。牆上相框的照片中，有我認識的艾哈邁德！

艾哈邁德肯定在這裡留了什麼線索，我想，接著跑進了後廚房附近的房間裡。

房間也跟香港的那個一樣，都是古埃及風格，地上有荷魯斯之眼，房間中央有兩張椅子。其中一張椅子上放著一張特別古舊，佈滿灰塵的日記。

我把它拾起來。日記上有小孩歪歪扭扭用鉛筆寫的「艾哈邁德」，看起來這本日記在艾哈邁德小時候就存在了。我把它翻開，裡面全都是阿拉伯文。我看不懂，只好拿起翻譯器拍照翻譯。

「1988年6月12日。我和我那個很酷的會魔法的堂哥穆罕默德在院子裡玩。」我讀道，「他手裡噴出水來，做了很多冰雕。我們回家時，爸爸給了穆罕默德一塊石頭……」

暫時沒用。我已經知道那石頭是幹什麼用的了。

「1999年10月3日及4日。我在店裡工作，前幾天去巴比倫古城考察的穆罕默德和易卜拉欣回來了，帶回來一個少女，他們說那是他們結識的考古學家朋友阿里婭。穆罕默德有一種預感，巴比倫古城裡可能藏著什麼與寶藏有關連的信息，阿里婭偵查過了，但都一無所獲。第二天，易卜拉欣發現他的父母死在床上，兩人胸口上都插著阿拉法特的專屬銀刀。他們並不是胡夫法老的後代，應該是被阿拉法特當成我和穆罕默德誤殺了。我和穆罕默德都很震驚。我意識到了阿拉法特已經開始追蹤我們了，所以我讓穆罕默德和阿里婭暫時住在我這裡。易卜拉欣抱著他父母的屍體哭了一整夜，默默地把他們埋了後，就不告而別，回伊拉克打理他的店去了……」

還是暫時沒用，我大概知道穆罕默德，艾哈邁德，阿里婭和易卜拉欣之間的關係。

「2003年4月13日。我下午在整理店舖時，順便又用穆罕默德給我留的一些魔法物品占卜了一次。幸運的是，我獲得了更多關於那位尋寶者的信息。突然，我的店裡傳來槍響，我一回頭，發現玻璃炸裂，鮮血飛濺，顧客們之間一片混亂，他們有些逃離了我的店，有些則當場被亂槍打死。開槍的人是一個黑衣人，我立刻認出他是阿拉法特。阿拉法特也認出了我，就不管那些顧客們了，立刻衝向了吃驚的我，向我扔了一個飛刀。我馬上一閃身子，但刀還是穿了我的肩膀。我痛得倒在地上，渾身無力。阿拉法特抽出了一把大斧頭，準備把我的頭給砍下來。就在這時，又是一聲槍響，我看見阿拉法特先是眼睛瞪圓，接著似乎思考了一下，背後噴出了血，然後他倒在了地上。原來是不知哪個員工報了警，警察把他擊斃了。我被救護車上的人抬上擔架，正慶幸阿拉法特終於死了時，我突然感覺濺在身上的血不太對勁，我仔細看了才發現假血。原來阿拉法特只是假死，他還會捲土重來的……」

真是驚心動魄，我想。這就是為什麼這家店關門了吧。

日記的主要內容在這裡就結束了。我又往後翻了一頁，驚訝地發現了一大摞鈔票，和一封用英文寫給尋寶者的信。



尋寶者，

我雖然還不知道你具體長什麼樣子，但我已經通過占卜得出你會在2007年的5月出生，你性別是男，你是亞洲人，你熱愛各地的文化。我根據你的特性已經知道了你就是那個尋寶者，你完全有能力阻止阿拉法特和他那邪惡的團隊。不管你以後將會出生在哪裡，如果你有機會看到這封信，我要告訴你，你代表的正義終究會戰勝阿拉法特的邪惡。這些鈔票是給你用的，你用它做什麼都可以，但我希望是做有意義的事情。不要恐懼即將來臨的惡魔，大膽去擊敗他吧！

我默默把鈔票收起來，臉上又露出了笑容。我知道該用它們做什麼了。

剛要離開這裡的時候，發現牆角裡擺著一個我似乎從來沒有注意到的盒子。

我好奇地走了過去，仔細端詳。盒子上裝飾線條很多，還有很多星座圖案，旁邊標註著拉丁文。我把盒子打開，發現裡面擺著一個有很多鑲金鐵片組成的，錯綜複雜的金球。金球是和盒子鑲在一起的，所以裡面應該還有東西。我注意到金球右側有一個小旋鈕，我把它一擰，金球立刻被打開了，裡面擺著一枚鑲金的鏡片，鏡片閃出幽幽的藍光。跟鏡片同時擺在金球裡的，是一張折得很小的紙，我把它展開，發現它似乎是穆罕默德寫給艾哈邁德的信。

艾哈邁德，

這是一個「窺視鏡」。一個荷蘭的男巫製作了成千上萬個這樣的鏡片，我也收藏了兩三個。它可以讓你看到你肉眼看不到的東西。請合理使用它。

穆罕默德

我小心翼翼地將鏡片取出來。「真有這麼神奇嗎？」我問。

我把鏡片的夾子夾在上衣的口袋上，然後把鏡片卡在右眼眶裡。

透過鏡片看到的東西只是藍色的而已，但我馬上發現了一些異樣：我竟然可以透過牆壁，看到牆後面的一個密室，和牆上的一個隱密開關。

我疑惑地走近那面牆，然後用手按了一下那個開關。

牆從中間裂了一個大縫，露出了裡面的密室。

「果真管用！」我摘下了鏡片，把它放進我的口袋裡，接著走進了密室。

密室裡羅列著各種魔法物品或一些被詛咒的物品，且旁邊都有穆罕默德的標示卡片。

我一件一件仔細觀察著這些令人大開眼界的物品，並讀著穆罕默德的標語。

「在德國一處森林裡發現的鼠王屍體，可能是人為的。此物為瘟疫的不詳之兆。」

「在一個摩洛哥市場古董店發現的綠寶石雕刻的護身符，戴上此物百鬼不侵。」

「在加拿大努納武特地區友人送我的魔臉皮，戴上此物並集中精力想著一個人的外貌，臉就會被重新塑形成那人的臉，聲音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我可以用這個魔臉皮把我的臉重新塑形，我想。我把這張用海豹皮裁成的面具從抽屜裡拿出來，並貼在臉上。奇怪的是，雖然沒有用來套頭的皮筋，魔臉皮卻在我的臉上貼得緊緊的。

我出了密室，又坐在古埃及式椅子上，閉上眼睛集中精力地試著給我自己的臉塑形，腦中同時想著一個老頭的外貌。當我再次睜開眼，瞄了一眼旁邊的鏡子時，我發現我的鼻子變成了鷹鉤鼻，臉上佈滿了皺紋，和我的未成年人的身子配在一起看起來十分不協調。我試著說了一句話，一個老年男人的聲音出現了。我把魔臉皮撕下來，我的臉又變回了原來的樣子。

太好了！不費吹灰之力我就發現了這麼多有用的器具，有了魔臉皮，阿拉法特再也發現不了我了，我想。我再次進入密室繼續尋找我可以利用的東西。在一個桌腳上，我發現了一個工具箱。打開

以後，發現了一些假髮，還有一些偽造名片，偽造身分證等。這些應該是以前艾哈邁德去做關於寶藏的調查時，用來隱藏身份的，我把它們裝進包裡。

我又在牆角發現了一個大木櫃子，裡面有很多與名片的身分配對的服裝，我也拿了幾套。我最後在架子頂層找到了一個箱子，上面寫著「藥劑」。我打開箱子，裡面都是各式各樣的試管，還有一些燒杯，注射器之類的。其中在三個試管的旁邊擺著一份說明書，寫著「強力麻醉劑，一人劑量，可加入食物中，藥效一天，與油不相溶。」

其他的試管旁邊的說明書，寫著「吐真劑，一人劑量，可加入食物中，藥效一小時，與油不相溶。」雖然他們對我來說暫時沒有用，但我還是取了幾支麻醉劑，幾支吐真劑，以及注射器。

一切都準備好後，我準備換一個身份去金字塔內部考察。由於我不會說阿拉伯語，我只能選外國遊客的身份。我從眾多身分證中翻找，最終選擇了一個二十多歲的男遊客的身份，接著戴上魔臉皮，再睜開眼睛時我的臉已經變成了年輕小伙子的樣子。我又選了一個合適的假髮戴上。

我對著鏡子笑了笑，接著走出艾哈邁德的店，把門鎖上。

於此同時，黑衣人和一個穿著罩袍的女人還在沙漠中苦苦尋找著什麼。

阿拉法特臉上全是憤怒。他攥緊拳頭，接著賞了阿里婭一巴掌。

「你這個謊話連篇的廢物！！我們又尋找了一星期，還是沒有找到！！」

「哈桑，對不起，我……」

「閉嘴，你這個臭女人！」阿拉法特又給了她一巴掌。「我真的再也不能相信你了！！給我跪下！」

阿里婭乖乖地跪在阿拉法特面前。

阿拉法特接著拿出了一把大斧子，準備把阿里婭的頭砍下來。淚水流下了阿里婭的臉頰，她絕望地閉上了眼睛。

突然，沙漠裡的狂風把一張廢紙刮了過來，貼在了阿里婭的臉上。

阿拉法特把目光聚焦在了那張紙上。

阿里婭把紙從臉上揭下來。「一，藏在小巷裡，不要讓阿拉法特發現。不行，這個主意爛透了。」她讀到。「哈桑，這好像是與你有關的。」她把紙交給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讀了讀。「那小孩的愚蠢計劃。」他嘀咕到，接著把那張紙一撕兩半，然後突然轉向阿里婭，激動地說：「這張紙是哪裏刮過來的？」

「東，東南。」阿里婭說。

「太好了！」阿拉法特拉著阿里婭的手，朝著東南方跑去。

傍晚，駱駝夫在帳篷裏燒茶。

突然，一顆子彈射穿了帳篷的門簾，一下子就把茶壺給打爛了。滾燙的茶水濺到了駱駝夫的手上。他大叫一聲，臉上滿是驚恐。

「這槍還挺好用的。」門簾後一個男人的聲音說到。接著門簾打開了，阿拉法特和阿里婭走了進來，手上的槍還冒著青煙。

「待在那裡別動。我不會殺你的。我只需要一個答案。」阿拉法特平淡地說。

「你想幹什麼？！」駱駝夫憤怒地衝向了阿拉法特，但馬上被阿拉法特掐住脖子摀在了牆上。

「我不許任何人對我無禮。」阿拉法特嚴肅地說。「說，你在前兩個星期內有沒有載過一個小男孩？走的是哪條道，嗯？」阿拉法特恫嚇地吼道。

「我不說！」駱駝夫勉強擠出幾個字。

「好！」阿拉法特氣得發抖，「阿里婭，拿挖眼刀給我！」

阿里婭敏捷地遞給了阿拉法特自創的像冰淇淋勺一樣的刑具，阿拉法特接著狠狠地把挖眼刀刺向了駱駝夫的眼眶。一聲慘叫，接著駱駝夫的右眼球滾到了地板上。

駱駝夫滿臉是血，疼得在地上打滾。「我載過一個男孩，走的是正東往埃及方向。」他終於不堪折磨，虛弱地說。

「謝謝你。」阿拉法特一臉壞笑，「阿里婭，我們走。」他說，「還有，為了避免他報警，我們該怎麼辦來著？」他問阿里婭。

在一旁的阿里婭拿出手槍，砰的一聲，駱駝夫不動了。



阿拉法特鼓起了掌。「我差點忘了你曾經是個殘暴的殺手！」

「現在也是！」阿里婭說。

大金字塔並不是那個最大的金字塔，我知道。它是那個位置居中的。

我出示了假身份證，用艾哈邁德留給我的鈔票付了錢，就激動地快速衝向了胡夫的大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的門口排滿了人。我大約在燥熱的人群中等了半個小時，才終於鑽進了金字塔的狹小的洞口。

由於穆罕默德還在世的時候用他的超能力讓我了解了金字塔內部的結構，所以我在金字塔裡探索時毫不費力。「大甬道。」我喃喃自語。「可能大走廊裡有個暗門之類的，通往我要尋的寶藏。」

我隨著人群登上了大甬道，注視著牆上的壁畫，嘗試著去在凌亂的線條和圖案間尋找「安卡」或任何其他線索。但儘管我找到了一些「安卡」，甚至趁人不注意把手放在上面按了按，任何事都沒有發生。

我站在甬道一旁，仔細回憶那天我和穆罕默德做的練習。

突然，一個幻象從我腦中一閃而過。那天做練習時，我隱約看到地下墓室的牆上有錘子的圖案。

錘子的圖案……

錘子……

我想都沒想就朝著人群的反方向奔跑，跑出大甬道後就急忙右轉，無意間和一個戴著類似保安帽子的男人相撞了。

「你跑這麼快幹什麼？」男人生氣地抱怨道。

「對不起。」我連忙道歉。「我想要參觀法老的地下墓室。」

「抱歉，地下墓室暫時關閉，請參觀金字塔其他部分。」男人指了指他旁邊的告示牌。

我閱讀了上面的文字，頓時驚得目瞪口呆。

「地下墓室暫時封閉。」

我又望了望通往地下墓室的走廊，發現裡面有著工作人員和考古學家。這名男子也戴著工作人員執照。一股恐懼感籠罩心頭。

考古學家馬上要發現胡夫的寶藏了。

我不能為法老後代保守秘密了。

我最終會被發怒的阿拉法特殺死。

「怎麼辦？」這三個字一直在我腦子裡迴盪著，我苦思冥想，仔細回憶我在去往埃及前的生活，和一路上的種種經歷，哪怕只有一點點希望，我也會把握住的。

我還真的想出一個似乎有些愚蠢和幼稚的解決方案。我可以合理利用穆罕默德留下的用來隱藏身份的物品。我不知道這個方案行不行得通，但經歷了驚心動魄的旅程的我早已不再像以前一樣膽小，決定放手一搏。

「你還好嗎？」工作人員在我眼前揮了揮手。我這才回過神來。

「哦，沒事！」我笑著說，接著瞟了一眼他的工作人員執照。他叫賈馬爾·阿勒-哈達德。是考古隊請來的挖掘工。

我花了三秒記住了他的名字和長相，然後就離開了金字塔，留下後面一臉疑惑的賈馬爾。

晚上十點，工作人員賈馬爾下班了。

他走進金字塔旁的小街，經過一家餐廳，就轉彎走了，絲毫沒有發現餐廳裏的一名男子詭異地看了他一眼。

「現在，跟上去！」我自言自語，立刻走出餐廳，沿著賈馬爾走過的路線跟蹤他。我自從離開金字塔後，就又偽裝成一名本地男子坐在附近的餐廳裡等他。我計劃的第一步是在不被他發現的情況下跟蹤他，這樣可以尋到他的地址。

當我轉過街角時，賈馬爾又出現了，我跟著他來到了一條叫阿勒-哈拉姆路的主路。賈馬爾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不再轉彎了，想必他家應該就在這條路上吧。

阿勒-哈拉姆路特別長，這其實對我不利，因為賈馬爾隨時都可能發現我在跟蹤他。跟我預想的一樣，我們走了大約二十分鐘後，賈馬爾似乎已經注意到異樣了。他時不時轉頭看我，臉上露出懷疑的表情，腳步也慢了下來。我下意識地把手伸進包裡，掏出了一條頭巾和一條肥大的裙子，臉上的魔臉皮也開始顯現出皺紋。

賈馬爾突然一轉頭，男人已經不見了，路邊則坐著一個老太婆，看起來好像精神失常。

賈馬爾繼續往前走。

我舒了一口氣。差一點就被發現了，我想。

我把頭巾和裙子脫下來，又悄悄跟蹤了他一分鐘。終於，賈馬爾進了一座矮矮的居民樓，我接著又假裝這個樓的住戶，和他一起上了電梯。等賈馬爾下了電梯後，我才敢下，走到他家門前，並記下了他的門牌號碼和樓層地址。

第一步計劃完成！我想。

我走出居民樓，準備以年輕小伙的假身份去入住「埃及金字塔酒店」，那個酒店挺便宜的，並且有了魔臉皮，阿拉法特也不會發現我的。雖然我是這麼想的，但悶熱的天氣還是讓我脫掉了魔臉皮。

我穿過一個又一個黑暗的街區。夜晚的埃及街巷空蕩蕩的，蝙蝠飛來飛去，垃圾桶裡有流浪貓犀利的眼睛盯著我，讓我感到毛骨悚然。窗口前正在剝雞的主婦看起來就像殺人魔，配合另一家裡的醉漢們打牌的狂笑，顯得格外詭異。我有點躊躇不前了。

正當我站在那裡發愣時，在我左邊一個穿著罩袍的黑影一閃而過。我嚇得往左看了看，穿著罩袍的黑影卻在我身後出現了。我又往後看了看，只見層層疊疊的黑布裡，伸出一支瘦骨嶙峋，斷了小指的手，伴隨著一個熟悉的女人聲音說：「你逃不掉了。」

「啊啊啊啊啊！」我嚇得尖叫起來。尖叫了一分鐘後，我這才發現那個罩袍黑影變成了剛才在樓上剝雞的主婦。

「有……有鬼。」我指著剛才罩袍黑影出現的地方說。

她用阿拉伯語抱怨了幾句，然後踩著腳上了樓。

我目瞪口呆了一會兒，確保沒有任何妖魔鬼怪再出現後，就當我是這幾天太過勞累出現幻覺，但我還是有些不放心，戴上魔臉皮，套了一個外套，疑惑地繼續走了。

來到酒店，我戴上假髮，又變成了那個年輕遊客，登記後，我就入住了一間還不錯的房間。

我沒有立即入睡，而是繼續想著我的計劃。

「既然我已經有他的地址了，下一步該如何接近他呢？」我自問道。這幾天我準備試圖接近他，用吐真劑使他說出一些關於他的信息後，就偽裝成他進入地下墓室。

我接著就想到了一個絕妙的計劃。「加薪……」我自言自語。

但我馬上眉頭一皺。「怎麼下藥呢……」我嘟囔道。我把包打開，拿出一支吐真劑。突然，我想到了吐真劑「可加入食物中」的特性。

我露出一絲笑容。我知道該怎麼做了。

第二天，我以那個小伙子的身份出了酒店後，就把昨天晚上寫好的一封信寄到賈馬爾的地址。接著我轉了一個彎，開始走向一條陌生的街道。

昨天晚上我用瀏覽器搜到了吉薩最近西餐廳的地址，那裡正好招聘服務員，因為我想到我可以利用服務員的身份去給賈馬爾下藥。當然，我本可以去埃及餐廳的，可惜我不會說阿拉伯語。

我找到了西餐廳，立刻進去表明了自己的意圖。很快，服務員就把餐廳老闆找來了。所幸，老闆英文很流利。經過一番商談後，我成功成為了一名服務員，並配備了一套制服。我謝過老闆後，就興高采烈地回去繼續準備明天的計劃了。

晚上十點，賈馬爾回到家，立刻就注意到門口的一封信。

他把信拾起來，進屋後拆開信封，信紙上用阿拉伯語寫著：

賈馬爾，

我是你上級的朋友。最近我們聊天時聊到了你，他說你是個吃苦耐勞的挖掘工，非常優秀，想給你加薪。他這幾天比較忙，派我去轉告你這件事。明天是星期六，如果你有空的話，請中午到「左岸西餐廳」來找我，我們詳細探討一下這件事，我會把結果匯報給你上級。如果你明天另有別的安排，請立即寄信至「埃及金字塔酒店」通知我。謝謝。

祝好，

安東尼·諾頓

（再啟：我不會說阿拉伯語，這是我從翻譯軟件上抄下來的）



賈馬爾讀完信後半信半疑，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從他上級那裡聽說過這個叫安東尼·諾頓的人。但想到加薪，再想想這人信中正式的文筆，決定明天還是去「左岸西餐廳」看一下。

第二天，我穿好服務員制服，從艾哈邁德的店裡拿出的衣服裡挑了一身考究的服裝放進背包裡備用，背上背包，帶好魔臉皮，然後以小伙子的身份出了酒店，趕往「左岸西餐廳」。我昨天以賈馬爾上級朋友的身份寄給賈馬爾的信裡說到了他上級希望給他加薪，目的就是為了引誘他來到西餐廳，吃下被我下了藥的食物。昨天一晚上賈馬爾都沒有回信告訴我他有別的安排，說明他很有可能今天有空。我到餐廳後，就開始耐心地給客人們上菜，順便等待著賈馬爾。大約服務了一個小時後，我看時間也差不多了，就說要上個廁所，把手中的菜交給另一個服務員，就匆忙離開了。

在廁所裡，我脫掉了服務員制服，換上了一身黑色西裝，穿上一雙黑皮鞋，化身成賈馬爾上司的朋友「安東尼·諾頓」，走出來坐進雙人座位。

不一會兒，賈馬爾就來了。我立刻站起來，走向他，進行自我介紹後，我們握了握手。

「很高興認識你，賈馬爾。你懂英文吧？」我問。

「嗯，是的，一點點。」賈馬爾用英文說。

「好的，那我們就開始吧。」我說。

賈馬爾似乎想問我一些問題，但話到嘴邊又忘記怎麼用英文說了。

接下來的一段對話十分困難，借助翻譯器後，我才得知他想問的是我是怎麼認識他上級的，於是編造說，我們是在一次聚會上認識的，雖然語言不通，但借助翻譯仍然聊得很開心，從此以後我和他上級成了最好的朋友。

聽到這裡，賈馬爾才完完全全放下戒心。

「諾頓先生，」他說，「你昨天提到的加薪，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請你來餐廳商談。」

我示意服務員拿出菜單。

「我們在詳細商談前，先來點菜吧。我喜歡邊吃飯邊聊天，這

樣會使氣氛顯得輕鬆愉快。」我說，「賈馬爾，請開始吧。」

賈馬爾點了洋蔥湯和其他的一些食物，我也隨便點了一些。我看計劃的第一部分進行的很順利，就假裝要去洗手間。

我一邊在附近的洗手間裡換衣服，一邊回味著剛才自己的表現。

從洗手間走出來後，我又變成了那個服務員走進餐廳，帶著一臉歉意。

「對不起啊，我這幾天腸胃不舒服。」我道歉道。那些服務員聽不懂我說的話，看都不看就把更多盤菜遞給我了。

上完菜後，賈馬爾的洋蔥湯也做好了。我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下藥的好機會，就擺了一個「讓我來」的手勢，把洋蔥湯接了過去。

現在，就到了最關鍵的時刻了。我找了一個人少，又是監控盲區的地方，接著掏出藏在口袋裡的吐真劑，單手擰開試管的蓋子並快速加進洋蔥湯裡面。所幸，經過在酒店裡的練習，整個動作是一氣呵成的，沒人發現。我給賈馬爾上了洋蔥湯後，就又趕去洗手間換裝了。

下藥的經歷讓我心驚膽顫，我再一次回到洗手間時，發現服務員戴的帽子都讓汗水打濕了。

不過吐真劑是成功被加進賈馬爾點的湯了，我想，臉上露出欣慰的表情，並再次假扮成「安東尼·諾頓」，出了洗手間。

「對不起，讓你久等了！」我邊走向賈馬爾邊說。

「沒關係。」賈馬爾說。

「啊！你的洋蔥湯已經做好了！」我假裝驚訝，「賈馬爾，請吃吧！」

賈馬爾開始喝洋蔥湯，而我繼續聊著那個從來都不存在的加薪計劃。

「賈馬爾，如果把你的薪水增加兩倍，你樂意嗎……」

「對不起，我沒聽懂你剛才說的英文……」

我用翻譯器艱難地和他聊這個計劃時，我故意說了些像「別光說話呀，請品嚐洋蔥湯」，「他家的湯熬得可好了，再喝一點吧」之類的話，引誘他來喝被我下了藥的洋蔥湯。終於，當我們商定好時，洋蔥湯也被他喝得一乾二淨。賈馬爾立刻目光呆滯，望著天花板。

我先是慌了一下，然後才知道是藥效發作了。

「你叫什麼名字？」我為了檢測藥效，膽怯地問了一句。

「賈馬爾·阿勒·哈達德。」他說。看來藥效真的發作了。

「別目光呆滯的啊，看著我。」我盡力把我的語氣放輕鬆。

「嗯，好……的。」賈馬爾正處於精神恍惚的狀態，只能對人言聽計從。

我們點的其他菜也上來了。我讓賈馬爾趕緊把它們吃光，就結帳了。

我攙扶著還迷迷糊糊的賈馬爾一路走到了他家。

「你不覺得應該開門嗎？好讓我進去。」我在我們到賈馬爾的家門口時說。

「嗯，好……」賈馬爾翻找出鑰匙，開了門。

進屋後，我立刻將賈馬爾安置在沙發上。

接著的半個小時，我都在翻譯器的幫助下（這樣答案可能會準確一些）審問賈馬爾，比如說關於他到底在金字塔裡做什麼工作，他的朋友有哪些及他們的個人信息，他自己的一些個人信息及他進金字塔時穿的衣服。我甚至操控賈馬爾讓他把他的朋友和上級的頭像畫了下來，好方便明天認出他們。我審問完賈馬爾後，掏出盛滿了足夠讓他睡到明天下午的麻醉劑的注射器。賈馬爾瞬間陷入昏迷之中。

把賈馬爾安置在床上後，我抓起他畫的那些頭像，我的筆記，從他的衣櫃裡拿了一套工作服，就在沒人注意的情況下逃走了。

已經是夜裡十二點了，外面路燈的光芒已經消失了。

而在我的房間裡，我還沒有睡覺，因為我知道，明天將會是我最終得到寶藏的一天，這想想就激動。我不敢說金字塔藏寶藏的密室裡沒有機關，所以我手中托著電腦，膝蓋上攤開一本關於古埃及文化的書，像備考一樣複習著關於古埃及的所有知識。我也用翻譯軟件把明天假扮成賈馬爾的台詞翻譯成阿拉伯語並背熟。

我的旁邊還放著這幾天一直沒拿出來，但明天終於要派上用場的石頭。它是我路上唯一的旅伴，然而明天我們就要分別了，我還

真有些不捨，一晚上我都把它握在手心。那個我在巴比倫古城發現的錘子還擺在牆角，它明天也有用處。

我就這樣複習了一遍又一遍，等待著明天最終的挑戰，直到天快亮了才睡著。

我感覺我剛入睡沒多久，鬧鐘就響了。

我猛地從床上坐了起來，看了看表，發現已經是上午六點了。我要去尋寶了。

想到這裡，我又激動又緊張，連忙在我自己的衣服外面套上了賈馬爾的工作服，拿出了魔臉皮，變成賈馬爾的樣子。我裝好石頭，又把錘子提上。我又望向了桌子上這幾天一直沒用的窺視鏡，覺得它應該能幫到我，於是也把它帶上了。

我喝了口水，連早飯都沒吃，匆忙跑出了房間。

我現在成了賈馬爾，所以通過安檢時比普通人員要容易的多，我出示工作執照時，保安就讓我進去了。

鑽進金字塔窄小的入口後，我徑直走向法老的地下墓室。

通道口還站著一名保安。我出示了證件後，他就讓我進去了。

我簡單和所有考古學家和工作人員打了招呼。但他們立刻就注意到我手中的錘子。

「那是什麼？賈馬爾？」一個考古學家問。

「哦，這是用來移除大石塊的。」我撒謊道。

「賈馬爾，我覺得我們暫時不需要它。你先把它放在牆角吧。」

在牆角放下錘子後，我終於進入了法老的地下墓室。地下墓室中有一部分是不規則的大石塊，是地下墓室修建到一半遺留下來的。我一眼就看到牆上不容易發現的錘子符號，也證實了我那天和穆罕默德模擬金字塔內部環境時看到的一切細節都是真實的。

我接著按照考古隊的指揮，和其他挖掘工人一起把一些堅硬的小石頭砸掉，正好這又苦又單調的工作讓我可以保持清醒。不知不覺，就到中午了。

考古隊離開去吃午餐了，我趁人不注意留了下來。

我脫下了工作服，撕下魔臉皮裝進口袋，拿起放在牆角的錘子，



尋找著可以打開暗門的線索。我發現錘子符號連著一條長長的裂口，一直通到地板上的一個角落。似乎經過幾個世紀的挖掘，探險家和考古學家們仍沒有對這個不起眼的符號和裂口產生注意，但我覺得它們似乎對找到暗門有幫助。

我想起在巴比倫空中花園時的那次無意中的踩腳讓我發現了地下石窟，趕緊用腳把那個角落踩了踩，但什麼事也沒發生。我接著又看了一眼錘子，發現錘柄的末端呈倒三角形，像一個錐子。我又有了一個想法。

我舉起錘子，然後用錘柄狠狠地刺進那個角落。頓時，隨著一聲巨響，眾多大石塊碎裂，地面被砸出一個大洞。而錘子的錘柄也開始剝落，錘頭裂成兩塊，露出裡面的帶尖鐵芯。

原來錘子是這麼用的！我把我暫時不知道怎麼用的鐵芯抽出來，接著走到那個剛被創造出來的大洞前面。我想，這就是密室的入口吧。

我深吸一口氣，邁進了深不見底的洞中。

我瞬間感覺腿涼涼的。很快，我落進了齊腰深的水裡。

我趕緊把窺視鏡摸索出來戴上。發現我落進的是密室入口前的積水洞。

我又看向四周，窺視鏡立刻標出了岸上一扇門的輪廓，想必那才是密室真正的入口。我立即走向了它的方向，才發現門被沙土給堵住了。我試圖挖開沙土，但在沙土後面的只是一面白石牆。

「真奇怪！」我感嘆道。我又注意到沙土堆上還陳列著一塊風化嚴重的石板。我把頭轉過去，發現我的窺視鏡只辨認出上面「……王權……凱布山納夫之……」的字樣。

我開始思考石板上字樣的意思。石板應該是在描述什麼東西，上面還出現了一個名字「凱布山納夫」，他是誰呢……

一開始我還以為「凱布山納夫」是某位法老的名字，但我腦中突然閃過昨天晚上複習的古埃及人製作木乃伊的過程。我立刻就想到了用來裝死人腸子的卡諾皮克罐代表的神，他就是荷魯斯四子之一——「凱布山納夫」！

得到關鍵線索後，我立刻又把思緒轉移到荷魯斯上面。石板上

也出現了「王權」兩個字，而荷魯斯就是王權之神，又是「凱布山納夫」的父親。石板上到底在描述什麼的答案呼之欲出……

「荷魯斯！」我大叫一聲。這時，神奇的事情發生了：被我挖開的沙土自動又聚在一起，然後沙土上漸漸顯現出代表荷魯斯的鷹隼符號。接著沙土炸開，後面原本什麼也沒有的白牆上竟然出現了一道門！

我激動地走上前，把門拉開，走了進去。

沒想到我剛走進去，門就關上了，接著傳來一陣沙沙的聲音，我知道外面的沙土又聚在一起了。

而迎接我的，是前方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我只好硬著頭皮往前走。

我走著走著，就撞在了一張桌子上。桌子上有一個打火裝置。我摸到了它，生火後，火苗把一根長長的導火線點著了。

我於是順著導火線上燃燒的火前進。火苗把我帶到了一個屋子裡後，導火線開始分岔，分別點著了屋裡的兩盆木炭。一瞬間，整個屋子燈火通明。

我這時才發現屋子的天花板上有一個類似轉盤的裝置，上面畫著古埃及人能觀測到的所有星座，還有一個古埃及詞語，是「五月」的意思。

我一開始還不知道我到底該做什麼，但看到牆兩邊的壁畫時，我就明白了：天空之神努特用整個身體籠罩著一片應該是埃及的土地，周圍是滿天的繁星，她的身體下方還有兩艘太陽船，太陽神拉乘坐著其中一輛在天地之間航行。

我突然看到壁畫上的努特朝我笑了笑。我嚇了一跳，揉揉眼，努特又恢復了以前的狀態。

根據壁畫的內容，我要完成的任務應該是觀星，然後紀錄下各種星座所在的位置，並繪製一張天體圖。

我抬頭看了看天花板，發現轉盤移動了一些，「五月」也變成了「六月」的字樣。

我接著看了一眼我旁邊，發現有一個小凳子，上面擺放著一個

古埃及觀星瞄準器，還有標著子午線的莎草紙和蘆葦筆以及墨水。

看來，我這趟旅程接觸過的一些古埃及知識，終於要派上用場了。我拿起了瞄準器，把它舉到眼前，接著像一個古埃及祭司一樣認真地觀起星來。

這對於對計時學幾乎一無所知的我有些艱難，但窺視鏡使這項艱巨的任務變得輕鬆了一些。瞄準器是一個中間開裂的木板，上面有一根系著重物的繩子，用來確定垂直方向。每當有一顆星移動到裂縫中間時，我就拿起蘆葦筆，蘸了墨水以後在莎草紙上根據對應的子午線位置把它標出來。標完了北面的星後，我又轉去標南面的星。六月的星標完後，轉盤就移動到七月了。

就這樣觀了一會兒星後，我成功地把一至十二月所有肉眼可見的星都標在了一張張莎草紙上。為了防止我錯標或漏標了某顆星，我又觀了一會兒星，並畫上了一些我漏標的星，順便欣賞一下星座的美麗。最後，確保所有星都標正確了以後，我就拿著標好的星圖走到了屋子的盡頭。

屋子的盡頭有十二個標有橫縱座標的鐵質星圖，每一個上面都有對應月份的星星，只不過位置不對。上面用寶石鑲嵌著的星連接著鐵絲，可以移動，我按照我標好的星的位置來調整星圖。調整好後，整面牆就裂開了一個大縫，我也如它所願地走了進去。

我又來到了一個房間。房間裡的整面牆上都是刻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按鈕。房間另一頭的壁畫上，托特正在拿著筆做紀錄。我走到壁畫前面，發現托特手中的筆其實是一個把手。我拉了一下，托特突然神奇地向我眨了一下眼，然後左面的一面牆被打開了，一個流水的裝置滑了出來。這個裝置由兩個圓盤組成，水從天花板上的一個小壺流出來，流到大圓盤裡再從盤底的孔洞漏進小盤中，最後，從小盤的缺口處再流進地板的一個大盆裡。

很顯然，這個房間的挑戰是關於我對古埃及文明最喜愛的部分：象形文字。而這個流水的裝置是幹什麼用的呢？它的形狀使我想到了古埃及計時儀器。難道，我需要在水都流完之前完成某個關於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任務？

想到這裡，我就趕快四處尋找線索。我在壁畫上找到了三個古埃及文字，旁邊還分別標著「一，二」，並且很快發現了它們分別是表音符號，表意符號。

我又望向了那一牆的按鈕。這段話的意思難道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種類決定按按鈕的次數？我想。

第一個按鈕上是一個水波的符號，這是水的意思，屬於表意符號。我把它按了兩下，符號發出了光芒。看來，如果按照指示去按按鈕，如果按對了，上面的符號就會發出光芒。

於是，我繼續根據規則按其他的按鈕。這項任務一開始還比較簡單，但按完第一排的按鈕後，一些我不太熟悉的符號陸續進入了我的視線。我思考就浪費了很多時間，再加上有時會按錯，不但符號不會發光，計時用的流水裝置的水流速度還會加快，必須等我重新按按鈕並且對了時，符號才會發光，水流的流速才會減小。很快的，水已經沒有多少了，而我還有兩排按鈕要按！

我又慌張了起來，但想到拉前一個月對我的忠告，我開始想辦法讓自己冷靜下來，而不是像之前遇到困難一樣繼續慌張。我坐下來，閉上眼睛，腦中接著浮現出一張象形文字列表。第六排第一個按鈕也在其中。我想像著把那個象形文字單獨挑出來，把其他的去掉。

現在，我腦中只剩下這個象形文字了。乍一看，這個象形文字外型是貓頭鷹，可它又表示的是「m」音，所以根據這個信息，我推測出了這個符號是表音符號。我睜開眼，把相應的按鈕只按了一下，還真的對了。

就這樣，我按照這個邏輯分析的方法，終於趕在最後一滴水滴進盆裡前把所有按鈕都按完了。當所有符號都亮起來時，對面的壁畫中間就裂了一道縫，剛好能容下一個人。

我明白怎麼做了。我把身子蜷縮起來，擠進了裂縫中……

地下墓室裡的保安還坐在一張塑料椅子上守門。考古隊此時都已回來，驚訝地看著地面上賈馬爾的衣服和被我不開的大洞。

突然，一個蒙面人和一個穿著罩袍的女人出現在保安的面前。

「您好，請問有什麼可以幫……」他還沒說完，就被那人一刀



子刺穿了眼睛。他接著倒在地上顫抖著死了。

「沒用的傢伙，哈！」蒙面人一聲冷笑，摘下了面罩。「阿里婭，準備行動！」他命令道。

兩人接著邁開步奔向地下墓室。阿拉法特手拋銀刀，阿里婭則拿槍著考古學家和工作人員瘋射。等到最後一個考古學家被阿拉法特的銀刀刺穿後，走廊裡已經血流成河，到處都是人的殘缺的屍體，慘不忍睹。

阿拉法特一眼就注意到了那個被我開啟後的大洞。「我就猜到了！寶藏肯定就在這裡！阿里婭，我們走！」

他們一齊跳進了大洞當中，落進了水裡。

「哈桑，我怎麼什麼都看不見啊！」阿里婭問道。

「你個傻子，當過考古學家都不知道。這裡是地下啊！要是能看見就有鬼了！」阿拉法特抱怨道。「幸虧我帶了火把！」阿拉法特掏出背包裡的火把，把它點燃了。

「阿里婭，相信你現在應該看得見了吧。」

他們順著火苗的光找到了那個被沙土堵起來的暗門。阿里婭也注意到了那塊風化的石板。

「王權……如果代表的是王權之神……不是拉就是荷魯斯。」她說道。

話音剛落，沙土機關就被觸發，暗門也顯現了出來。

「胡夫的煩人的把戲……氣死我了！」暴脾氣的阿拉法特一腳就把那塊石板踹碎，踢落水中。他隨即看了看那扇暗門。「小孩肯定就在裡面……時間不多了，我們走！」他命令道。

我從牆壁的縫隙裡鑽出來後，就來到一個長走廊裡。走廊裡擺了一些木乃伊棺材，身份不明。

這裡似乎沒有任何複雜的機關，只有一些神像。我想，這就是最後一關了。

想到這裡，我拿出了還被我放在口袋裡的石頭，這當初選中了我的通往寶藏的鑰匙，馬上就要派上用場了。我內心五味雜陳，又激動，又恐懼。

走廊裡的壁畫描繪著祭司如何熬制藥水，法老臨死，石頭被代代相傳等場景。我一邊欣賞壁畫一邊順著它走。我在走廊中部發現了一個跟巴比倫古城地下的那個石窟一樣的拱門，只不過這個的上面只有☞符號，中間的那股神秘力量也映出金字塔的場景，看來這是密室的出口。我最終驚訝地發現最後一幅壁畫上畫著一個我不太熟悉的場景：一個孩子拿著一根鐵制的工具，準備把它刺進石頭裡。

我一開始很疑惑，但看了看手裡一直攥著的帶尖鐵芯和石頭後，我才明白，畫中的孩子是我。

我仔細檢查了一下石頭。上面並沒有出現我以前沒有發現的東西，只是「安卡」圓環和十字交叉的地方有一個仔細看才能看見的小圓孔。

但說不定這個小圓孔也發揮著作用呢！

我下一步知道怎麼操作了。原來這個石頭需要被打開，而打開方式不是像在巴比倫古城時阿里婭所說的那樣用錘子砸開，而是……

我把帶尖鐵芯刺進了這個孔裡。雖然我有些捨不得，但艾哈邁德給我的石頭還是在我手中裂成了碎塊。我張開手，發現一直藏在石頭裡的一個黃金安卡形小飾品已經在我手心裡了。我想它就是穆罕默德曾經說過的鑰匙了。

我望向走廊盡頭的門。門上畫著一隻長著翅膀的聖甲蟲，托著一輪初生的太陽。聖甲蟲在古埃及文化中是日出之神凱布利的化身，也代表著新生。聖甲蟲的下面，畫著阿努比斯處理木乃伊，死者冥界闖關，正義女神瑪特的羽毛稱心臟等關於古埃及人對於生死認知的壁畫。壁畫上有一個空缺，我把黃金飾品拼上去，門就開了。

懷著激動的心情，我進入了前面的房間。房間裡陳列著一具幾個世紀來考古學家都沒有發現的木乃伊，被鍍了金，鑲嵌了各種寶石，異常精美。根據旁邊陳列的各種祭司用的藥物和像傑德柱，荷魯斯之眼，烏沙布提俑等護身符來看，這具木乃伊應該是那位祭司的。緊貼著木乃伊的是一個小木盒子，裡面擺著四個卡諾皮克罐，裝著祭司的胃，腸，肺和肝。牆角擺著一根瓦斯權杖，有著古埃及神話生物塞特獸的頭和尾，象徵著王權。祭司的木乃伊前還陳列著

各種他生前的日常用品，像香水瓶，鏡子之類的，以及一隻被製成木乃伊的貓。在古埃及，貓由於會吃毒蛇來保護法老被視為很神聖的動物，這具貓木乃伊應該為祭司生前的寵物。而擺在房間正中央的大理石櫃子上的，閃著神秘的紫光的是……

那瓶幾千年來法老後代一直在守護的永生藥水正靜靜地站在那裏，等著我的到來。這次，我沒有飛奔過去，而是一步一步地，莊嚴地走向它。

我在走向它的同時，回想起了我一路上的經歷。我躲過阿拉法特的追擊，見識過神奇的穆罕默德，同時又與阿里婭和易卜拉欣在巴比倫古城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都是為了在最終時刻從胡夫法老的金字塔裡找到這瓶藥水。而現在，我終於趕在殺人魔阿拉法特前面拿到了這瓶藥水，完成了埃及眾神給我的使命。我把藥水從櫃子上抓下來的那一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欣慰，就好像艾哈邁德終於找到尋寶者的那一刻一樣，即使在潮濕狹小的金字塔密室裡，也會感到心中舒暢的。

我仔細端詳著這瓶美麗的藥水。由於當時舊王朝時期還沒有燒製玻璃的技術，所以藥水的容器應該是用一種透明的礦石打磨而成的。我可以清清楚楚看到裡面如紫水晶一般的有些黏稠的液體。我突然有一種強烈的，想把裡面的液體喝個精光的衝動。懷著有些不安的心情，我慢慢地把瓶塞拔掉，把瓶口舉到嘴前，然後傾斜瓶頸，任由裡面甜美的瓊漿玉液滑下來……

「啊哈哈哈哈哈！」一陣惡魔般的狂笑把我喝藥水的過程打斷了。我嚇得趕緊後退，把藥水的塞子塞上，一手抓住了眼鏡蛇石像的頭。

「從前，胡夫那個傢伙把一個小偷折磨成了瘋子。」一個熟悉的聲音說話了。「他的後代牢記著復仇的使命，祖先的命令傳了一代又一代。」

我起了一身雞皮疙瘩。這聲音……是阿拉法特的！我要完了！我想。

「孩子，『復仇是一到涼了才上的菜』這句話你一定聽說過吧。」

而我，就是那個要復仇的人，把胡夫的後代一個一個地殺光，在今天，終於要把那道涼菜上：奪走胡夫的最後一件寶物。」

腳步聲離我越來越近了。終於，門再一次的被打開，大魔頭阿拉法特一臉邪笑走了進來。「哦，哈哈，你的裝束好滑稽！哈哈！」他對著還戴著窺視鏡的我嘲諷道。

「你不要過來！不然我……」我順手抓起我旁邊的護身符，狠狠地丟向阿拉法特。阿拉法特瞬間掏出槍，把迎面而來的護身符打碎了。

「你想殺了我？到底是誰殺誰你心裡沒數嗎？」阿拉法特狡猾地抬了一下眉毛。「孩子，更驚喜的還在後頭呢。阿里婭，把他摠牆上！」

「是！」一聲答應，接著我被一個跑進來的，穿著單袍的女人摠在了牆上。

她的單袍如此熟悉……

「阿里婭？」我不敢相信地問。

「對，是我，我就是那個瘋瘋癲癲的，考古學家阿里婭。但，我更喜歡被稱作『單袍殺手』。」女人冷靜地回應道。

「不可能！你是站在穆罕默德那邊的！你不是考古學家嗎？你怎麼會投靠阿拉法特？」

「我其實從很久以前就是哈桑的同夥了。再說我是殺手，被安排在穆罕默德身邊當間諜好多年了，只是我的演技使你信服我是一個神經質的考古學家罷了。我的權威和金錢都是哈桑給的。還有，易卜拉欣的父母也是我錯殺的。在巴比倫古城時你知道為什麼我不想讓你走嗎？因為你差點就被哈桑抓到了！當時他在趕來的路上，我打給電話的那個叫哈桑的朋友其實也是他。你走後，易卜拉欣也被我們殺了。」

「不可能！」我太驚訝了，「你是穆罕默德他們的朋友，不是嗎？」

「他們……根本就不是我的朋友。」阿里婭猶豫了一下，然後冷冷地回答道。

「不可能！你還說了很多有用的關於寶藏的話，你還安撫過做



惡夢的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

還沒等我說完，阿里婭就掏出一把劍，架在我的脖子上。

「這一切都是我裝出來的！現在閉嘴，不然我就切斷你的喉管！」

阿拉法特已經開始用對講機聯繫他的手下們了，然後掏出酒壺，把一整壺酒都灌進了肚子裡。他頓時變得醉醺醺的。「這酒真不錯！」他打了一個嗝。

「小孩！」他用一種醉漢腔調說話，「驚不驚喜？阿里婭竟然是我的得力助手？好了，我現在對她的真實身份做一個簡單的介紹。阿里婭這個殺手，在黑幫圈子裡都沒太有人知道，因為她殺人時總是穿著罩袍，警方都不知道她的真實身份。由於她穿罩袍殺人的方法來無影，去無蹤，所以被人稱為『罩袍殺手』。在殺死你這個礙事的傢伙前，我先給你一個選擇。我看你身子靈活，幾次都能逃過我的追殺，是個當殺手的好苗子！你要不要考慮加入我的團隊呢？如果你同意的話，並把寶藏交給我，我們現在就可以成為好朋友！小孩，我想你一定也有很多討厭的人吧？你如果加入我的團隊，我可以給你提供刑具，你就可以在不被警察抓的情況下親手把他們折磨致死！哈哈！爽不爽啊？！」

「你想得美！」我心中的恐懼轉變成了氣憤，罵了阿拉法特一句，「我才不會加入你的團隊呢！我尋到寶是法老的遺囑和上天的旨意，守護寶藏是我的責任！」

「呵！責任！」阿拉法特冷笑了一聲，「那些所謂的什麼旨意，什麼責任都是騙你的謊言！小孩，你不要相信那些虛偽的人編出的鬼話，什麼穆罕默德，艾哈邁德，其實都是表裡不一的騙子！他們法老後代，表面上說自己怎麼怎麼高尚，純潔，背地裡執行著他們邪惡祖先的計劃。說實話，當個黑幫老大真的不容易，我犧牲了很多東西，但如果沒有他們，我能到今天這個地步嗎？！」

「阿拉法特，你是不是腦子有問題？！」我吼道，「祖先的錯誤不能被強加於後代身上！雖然胡夫法老犯了錯誤，把你的祖先折磨死了，但這並不代表艾哈邁德，穆罕默德他們也是錯的！還有，你心裡其實還是很喜歡當黑幫老大，對不對？因為你很享受殺人的

過程和復仇的過程，是嗎？」

「非常正確！」阿拉法特又狡猾地笑了笑，「但只有復仇，我的祖先的靈魂才能安息！胡夫殺了我的祖先，我殺了他的後代，我們都損失了一點東西，這不沒什麼大不了的嗎？還有復仇也能使他們這些人看見，他們所謂的一個小小的錯誤能造成的後果是多麼巨大！」

「不要再為你那些行為找藉口了！」我一邊試圖掙脫阿里婭的束縛一邊罵到，「你也不挺虛偽的嗎？！還有……」

話還沒說完，我就感到脖子一陣劇痛，發現阿里婭已經把匕首的利刃摳進了肉裡，血順著刀流了下來。

「你再詆毀哈桑，我就真的殺了你！」她說，「前幾天你在巷子裡時我就差點做到了！」

我這才明白過來，那天夜裡我在巷子裡見到的不是鬼，而是找到我蹤跡的阿里婭。

「你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我反罵阿里婭道，「你這個背信棄義的小人！當初穆罕默德就不該告訴你寶藏的事！」

「但是，這事情已經發生了，是不可逆轉的喲！」阿里婭恬不知恥地說，「誰讓我的演技如此高超呢？」

「你……」

「別吵了！！！」我的話又被阿拉法特的一聲吼叫給蓋住了。

「阿里婭，原來是你見著他了，但沒抓成，還謊稱你只查到了他的蹤跡？」

「對不起，哈桑，我還不太適應重新當殺手。」阿里婭慚愧地道歉。阿拉法特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小孩！我告訴你，寶藏不是留給弱者的，是留給強者的，因為強者最後永遠是勝者！現在我們是為了爭奪寶藏處於對峙狀態，你手無寸鐵，單憑一張口才挺好的嘴是打不過我的。根據『強者勝』定理，寶藏應該交給誰你自己應該很清楚吧？所以，只要交給我寶藏，我就暫且放你這個討厭的小孩一條生路。所以，這瓶藥水交不交給我呀？」

「不交！」我堅毅地說。

「交不交？！」阿拉法特換了一種威脅的口氣說。

「不交！」

「那好，阿里婭，殺了他！」

「哈呀！！」我把心中的怒氣轉化為力量，一下子就掙脫了阿里婭，然後立刻撞開阿拉法特，一溜煙跑出了這間屋子。

「追！」阿拉法特命令道，阿里婭一手持匕首，一手拿出一把散彈槍，阿拉法特則把黑斗篷一脫，只見他兩個袖子上分別別著近百多把銀刀，腿上也各有五把帶指環的刀，背上也交叉著兩把長刀。他們也跑出了屋子，看到了正在長走廊裡狂奔的我。

「殺！！等等，」他想起來了某個事，「阿里婭，我們倆的事還沒完結。」阿里婭皺了一下眉頭。

「殺！！！」阿拉法特這才把十指分別插進十個指環裡，把腿上的飛刀抽出來，阿里婭也把槍上了膛。

我在走廊裡狂奔著。

我以為我終於甩掉了阿拉法特，可是好景不常，我轉頭的那一剎那又看見了千萬顆子彈和飛刀穿過走廊向我飛去。我嚇得連忙胡亂躲閃。

有了窺視鏡的幫助，我很輕易地就能在槍林彈雨裡躲閃而不被射中。我躲閃的過程中起初只有胳膊被擦身而過的子彈和飛刀劃傷，但後來我體力不支，被一顆子彈射中了左腿，然後就跑不動了。

此時阿拉法特和阿里婭也追了過來。阿拉法特從背上抽出了一把刀，直接一刀射穿了我的一個肩膀，我也被強大的衝擊力彈到了牆上。阿拉法特又踢向那把刀，刀插得更深了一些，我也被釘在了牆上。阿拉法特又狠毒地抽出另一把刀，把我的另一個肩膀也固定在牆上。我疼得快暈過去了。

「小孩，這就是你的下場！」阿拉法特吼道，「唉，可悲呀，可悲呀！一個可塑之才，本來可以加入黑幫的，可是卻因自己的幼稚和無知早早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阿拉法特給了阿里婭一個眼神。「小姐，該上台咯！原本我親手殺死他的任務現在由你來執行咯！你不是感覺還是有些不敢殺人

嗎？這，就當作對你的懲罰吧！哈哈！」

阿里婭轉過頭來，對著我笑了一下，接著準備把她手中的匕首插進我的心臟……

「阿里婭。」我虛弱地喊了一聲。其實坦承地說，我認為阿里婭她能讓別人相信她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演技好，而是跟穆罕默德相處時的和諧，正面的氣氛曾經把她感染成了那個真正的考古學家阿里婭。我剛才罵她只是一時衝動，其實在跟她相處的過程中，我認為她還是一個不錯的夥伴的。

「幹什麼，你這個煩人的傢伙？！」她停下她手中的動作，罵道，「怎麼，還有臨終遺言麼？」

「你當初為什麼要選擇當阿拉法特的助手呢？」我強忍著疼痛，繼續問道。

「因為我出生於貧民窟，誰都看不起我，是哈桑給了我現在的一切，使我能報仇！」

「但……你難道在心裡一點都沒有把穆罕默德當朋友嗎？」

阿里婭愣住了，「刺呀！阿里婭，你這個笨蛋！刺呀！！」旁邊的阿拉法特氣得跳腳，對著阿里婭叫到。

「沒有！你胡說！」阿里婭努力辯解著，「我為什麼要跟他那個混蛋做朋友？」

「阿里婭，我能看出你在撒謊，」我繼續勸導著阿里婭，「你在心裡其實是喜歡他那一夥人的，對嗎？因為你能，從他那裏，感受到一種……正面的能量，對不對？」

阿里婭開始猶豫。「快點刺呀！不要聽他的，他在把你引向無知，快點消滅他呀！」阿拉法特還在那裡叫著。

「你知道為什麼嗎，阿里婭？因為他們身上的品德，使身邊的人變得更好。棄暗投明吧。」

「刺呀，阿里婭，快刺……」

「呀！！！」阿里婭大叫一聲，然後終於一刀刺穿了我的心。我閉上了眼睛。

我隱隱約約可以聽到阿拉法特在和阿里婭談話，說什麼這個藥



水喝了以後會長生不老，他要喝這個藥水……

我再一睜眼，發現我來到了埃及神域，而拉就站在我身旁。

「對不起，最終寶藏還是讓阿拉法特奪去了……」我道歉。

「沒事，孩子，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他還救了你呢！」拉說。

「為什麼這麼講？」我問。

「因為他的大笑阻止了你喝藥水的衝動。孩子，其實永遠在這個世上活著並不是明智的選擇。因為你可以花大把時間嘗試世間的一切東西，而這些東西都被你嘗試過後，你就會發現，生活開始變得沒有意義了。這時，你可能就會想死了，但你就會發現，你已經沒法死了。」

「拉，」我問，「阿拉法特說的寶藏是留給強者的，是真的麼？」

「確實是的，但你才是真正的強者。雖然阿拉法特有強大的肉體，但你擁有的，是一些高尚的品德，要比他強大的肉體更為強大。這也是為什麼當初石頭會選中你。孩子，你知道嗎，一些更珍貴的寶藏其實已經在路途中被你找到了，他們珍貴的程度要大於永生藥水。」

我有些疑惑。

「還有，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還沒死，只是受了重傷而已，阿里婭剛才的那一刀插偏了。你現在可以選擇消滅掉阿拉法特了。」

「怎麼消滅？」我問。

「很簡單，讓他喝下這瓶永生藥水就好了。」

「啊？這樣的話胡夫法老最不期待的事情不就發生了嗎？」

「祭司雖然算中寶藏需要有緣人擁有，可他沒有意識到，只有有緣人能擁有寶藏意味著其他人是不能擁有寶藏的，包括他的仇敵。所以，如果藥水真讓阿拉法特喝下去的話……一命抵一物，倒也公平，我相信現在在蘆葦田天堂的胡夫法老也會接受這個結果的。」

我思考了一會兒，然後就立刻懂得我接下來要做什麼了。

「但，你確定你能忍受我毀掉這瓶永生藥水？」

「我確定。至少瓶子保住了。」拉幽默地回答。

拉不見了。我發現我已經倒在地上了，很顯然阿拉法特已經把我肩膀上的兩把刀給拿掉了。我現在虛弱無力，只有右腿能動，但

藥水還緊緊地攥在手裡。

「現在沒人阻擋我喝藥水啦！哈哈！」阿拉法特走向我，一把把我手上的藥水奪過來。

阿拉法特打開藥水的封口，聞了聞。「哇，好香！」他說。

他把藥水的瓶口湊到嘴邊。「胡夫！你沒有想到吧？藥水最終竟然還是落在了我的手裡！我要長生不老啦！！哈哈哈哈哈！！！」

阿拉法特一口氣吞下了藥水瓶裡所有的藥水，阿里婭則是在一邊激烈地鼓掌。

「哈桑，感覺怎麼樣？」阿里婭在最後一滴藥水也滑進阿拉法特喉嚨時問道。

「我感覺我所向無敵了！」阿拉法特激動地把瓶子一摔，嚇得我不顧身上的疼痛趕緊用一隻手接住了藥水瓶，攥在了手中。阿拉法特由於興奮沒注意到。

阿拉法特繼續燦爛地笑著，但馬上他臉上的笑容轉變為了驚訝。

他開始劇烈咳嗽，都咳出了血，「哈桑，你怎麼了？！」阿里婭連忙上去扶阿拉法特。

「我，感覺，喘不過氣來！」阿拉法特抓著自己的脖子說道。

「哈桑，這個永生藥水，它不會有毒吧？！怎麼辦呀？！」阿里婭很是著急。

「我不知道！我……。」阿拉法特已經說不出話來了。

他全身開始冒火，接著更誇張的是，阿拉法特胸前立刻被火燒了一個大洞，心臟都燒沒了。他吐了一口血。

阿里婭頓時淚流滿面，「哈桑！你……來人吶！救命！哈桑，說話呀！！！」

阿里婭拼命搖著阿拉法特，但阿拉法特再也回應不了了。

這個十惡不赦的殺人魔頭就這樣在他最喜歡的助手懷裡化為了一堆焦黑的骨頭，為他的所做的一切惡行付出了代價。

正在阿里婭還在為阿拉法特的死而悲傷的時候，她聽見了牆角裡的我說話了。

「你沒死？！」阿里婭猛地轉過頭去，心情立刻轉變為驚訝。

「對，你的匕首插偏了。」我虛弱地小聲說到。「阿拉法特不該喝藥水的，因為藥水只有有緣人能擁有……」

「哈桑是你殺的?!」阿里婭又悲又氣地說到，此時的她已經失去了理智，聽不懂我在說的話了。「好呀，我再給你一次死的機會!!!」

阿里婭一刻也不猶豫地拿起她旁邊的匕首，刺向了我。我立刻發現了這個密室的出口就在我旁邊，於是一咬牙，用盡全身的力氣滾進了拱門之中。

我立刻感覺我躺在了炙熱的地面上，隱約還能看出旁邊拱門的輪廓，接著我就因失血過多昏迷了。

我最後聽到的是拱門裡傳來的一聲槍響……

我消失了。阿里婭什麼也沒刺到。

她氣憤地把匕首一摔，望了一眼她旁邊地上的焦黑骨頭，接著意識到了一個更慘痛的事實。

那個一直給她權威，金錢，一直包庇著她的阿拉法特已經死了。沒有阿拉法特，她什麼也不是。

阿里婭失望地坐了下來。她現在既不是殺手，也不是考古學家，而是一個被困在金字塔密室裡的普通人。

當她失去一切時，她才真正明白我勸導她的那番話。如果她投靠穆罕默德，做那個真正的活潑的考古學家阿里婭的話，她至少還能感覺到愉悅，有像穆罕默德一樣遠大的理想。即使死了也不會感到遺憾的。但她現在根本沒法棄暗投明了。

意識到已失去一切的阿里婭默默地掏出了一把背包裡的手槍，但這次手槍沒有對準別人，而是對準了自己。

她在給了她機會又毀了她一生的阿拉法特旁邊飲彈自盡了。

我睜開眼睛，發現我躺在一張病床上，渾身纏滿繃帶。我稍微一動，就立刻感到鑽心的疼痛，瞬間沒了力氣。

「我在哪裡？」我問。

「你在我的私人診所裡！我前幾天去金字塔參觀時發現了你，你當時是被新聞裡報導的殺人魔攻擊了，渾身是血，按理說應該是

救不活了，你能活過來真是奇蹟！」我旁邊的一位醫生說。

「謝謝你救我。」我說。

「不用客氣，這是我應該做的！」醫生說。

「還有，這個小瓶子是你的吧？」醫生遞給我一個熟悉的物體。是裝永生藥水的瓶子！我趕緊將它握在手裡。

「這幾天電視台都在報導企圖殺你的那個殺人魔。他自從進入金字塔殺了考古學家們就離奇消失了。有趣的是，考古隊又發現了金字塔下面的一堆沙，挖開以後是石牆什麼的。」醫生嘟囔道。我雖然知道阿拉法特的下落以及那塊石牆的事，但也默不作聲。

我想到昏迷前聽到的槍聲，思考著那是什麼。槍聲肯定是阿里婭製造的，但她試圖殺我時是用的匕首。我接著意識到了什麼。

「不！阿里婭！」我小聲叫道，幸好醫生沒聽見。

我一開始實在不懂為什麼阿里婭要自殺，但後來我想通了。她已經沒法棄暗投明，所以自殺也可以算是這個可憐的，誤入歧途的人的最終歸宿吧。

想到終於尋完寶了，我心中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我養完傷出院後，去了一趟艾哈邁德廢棄的埃及餐廳。

餐廳裡的艾哈邁德日記還在被我攤開的那一頁。我在那一頁上寫下了「我找到寶藏了」幾個字，也算是對已故的艾哈邁德，穆罕默德和易卜拉欣的轉告。

我把前幾週一直在用的魔臉皮還了回去。但我沒有還回窺視鏡。穆罕默德送給艾哈邁德的窺視鏡一開始是在那個牆角的小盒裡的，所以一定有什麼特殊意義。而艾哈邁德早已去世，我準備好好利用穆罕默德給他的窺視鏡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再過幾週，我已經在一架飛往香港的飛機上，準備返回我居住的城市了。

飛機降落在赤鱗角機場時，我又來到了這個多元，奇妙的大都市。提取行李後，我立刻坐地鐵到堅尼地城站。但這次我沒有直接坐車回家，而是走向了厚和街。

在街上走了幾步，我又發現我站在了埃及餐廳前面。



門口的阿努比斯神像只剩一尊，透過玻璃，我還能清楚看見裡面的仿埃及壁畫，彷彿我又回到了那天晚上。

我推開了門，老闆還是依舊熱情，只是早已不是艾哈邁德。我點了一些跟那天晚上相同的菜，望向了早已被封死的簾子後面的房間，石頭如何選中我，艾哈邁德與阿拉法特的激戰都歷歷在目。這個新老闆應該永遠不會知道，我的神奇的旅程就開始於此。

我簡單吃了些飯，就匆忙走了。

當我真正又一次站在家門口時，我才有一種比尋到寶藏更強烈的如釋重負感。

我看了一下走廊裡的表，指針不停地轉動，應該是壞了，但估計我媽媽還在熟睡。想必她一定很想念我。

我把包的拉鍊拉開，在滿包的繃帶和止痛片之間掏出了藥水的瓶子。在那一霎那，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我能順利地完成法老的使命了。

正如拉所說的，寶藏其實在穆罕默德的小木屋時我就已經得到了，因為在路上的種種經歷可以算成各種寶藏。而這些寶藏，則會陪伴我走向下一個任務——誰知道它是什麼呢？




## 作者的話

2020年的6月，在學完了《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這本書後，學校佈置了一個對我們來說較有挑戰的作業：從眾多地點中選擇一個，寫一個自己的短篇冒險故事。我選擇的是埃及金字塔，誰都沒有想到它會成為我的第一部長篇故事。

完成作業後，我依然有很大的興致。於是，我利用想象力，又添加了很多章節，來展現主人公在旅途中遇到的各式各樣的困難和他的解決方法。最終，經過數月的埋頭苦寫，一部多章節的故事《尋寶記》在2021年4月1日出爐。

我是一個愛好歷史和文化的人，所以小說里自然少不了這些元素，但不同於往常的中國風，這部小說有一股濃濃的埃及風味。由於故事涉及的最重要的地點是埃及，所以我必須要在裡面添加一些古埃及和現代埃及（中東地區）的元素。這其實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挑戰，因為我的特長不是古埃及文明研究，所以在寫小說的同時查了很多相關資料，從金字塔墓主人胡夫所在的舊王朝歷史，到古埃及神話和象形文字。幸運的是，經過反復調整後，小說達到了我想要的標準，並且尋寶途經的其他國家，也給小說帶來了一些不同的風味。小說中也添



加了一些以科幻電影為靈感的科幻和動作元素，在唯一一個有超能力的主角「穆罕默德」身上也能看到。我認為我的小說在文化和科幻元素之間，做了一個很好的平衡，就像書中兩種元素都擁有了智慧之神托特。

小說中的人物刻畫也總體使我滿意。從膽小懦弱的男孩變成一個勇敢的尋寶者，在危機關頭勇於放手一搏，主人公的成長也是小說中探討最多的內容。並且反派們也成功避開了非黑即白的弊病，更加有血有肉。像「阿里婭」，也是因為小時候出生在貧民窟，不受歡迎，誤入歧途。小說中的人物刻畫也反映出一些社會問題。

當然，小說中也有做得不夠好的地方。起初被當成作業做的一、三（原二）章節和二章節修改過後，文風還是稍顯幼稚。雖然和後來的章節對比，可以反映主角的成長，但還是有些違和。並且伏筆留得太多，到最後一章才解答。

總體來說，目前這部故事是我寫過的最滿意的作品，我也想繼續挑戰自己，接著寫這種類型的作品。



# 梧桐

第一輯

監 製：高小剛博士 弘立書院中國語言及文化總監

編 輯：張玉龍博士 弘立書院「書院中文經典項目」

校 對：黃詩琦

美術設計：林展喬

出 版：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  
(香港鯉魚涌華蘭路 20 號華蘭中心 24 樓)

印 刷：雅昌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978-988-8740-11-6

2022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弘立書院

First Edition, May 2022 ©The ISF Academ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